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曹禺(上)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曹禺

雷雨（四幕剧）

序 幕

景——一间宽大的待客厅。冬天，下午三点钟，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

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通外面；门身很笨重，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门前垂着旧得有斑点，褪色的厚帷幔，深紫色的；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右边——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有一扇门，通着现在的病房。门面的漆已蚀了去。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配起那高而宽，有黄花纹的灰门框，和门上凹凸不平古式的西洋木饰，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深紫的绒幔，半拉开，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左边也开一个门，两扇的，通着外间饭厅，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颜色更深老；偶尔有人穿过，它很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会发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象一个经过多少事故，很沉默，很温和的老人。这前面，没有帷幔，门上衰落，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靠中间门的右面，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划着半圆，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每棱角一扇长窗，很玲珑的；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可以放着东西，可以坐；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拉拢了，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看不见窗户同阳光，屋子里阴沉沉的，有些气闷。开幕时，这帷幕是关上的。

墙的颜色是深褐，年久失修，暗得腿了色。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像。——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壁炉上面没有一件陈设，空地，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火焰熊熊地，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映出一片红光，这样，一丝丝的温暖，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右边门左侧，挂一张画轴；再左，近后方，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倚在那里，斜放着一个紫檀，半人高的旧式小衣柜，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两只白饭碗，都搁在旧黄铜盘上。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在上面，和柜平行的，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以前大概为着摆设瓷器、古董……精巧的小东西，现在垒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白床单等物，刚洗好，还没有放进衣柜的。在正面，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壁龛之左，（中门的右面），是一只长方形的红木菜桌。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中门左面立一只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里面原为放古董，但现在空空，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离左墙角不远，与角成九十度，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沙发后是只长桌，前面是一条短几，都没有放着东西。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左墙靠前略凹进，与左后墙成一直角。凹进处有一只茶几，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茶几旁，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上面对放着，但是略斜地，两张大沙发；中间是个圆桌，铺着白桌布。

[开幕时，外面远处有钟声。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最好是 Bach: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it in nomine Domini——）屋内寂静无人。

[移时，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姑奶奶甲（寺院尼姑）进来，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头束着雪白的布巾，蓬起来象荷兰乡姑，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衣袍几乎拖在地面。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腰间悬一串钥匙，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她安静地走进来，脸上很平和的。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

姑奶奶甲（和藹地）请进来吧。

〔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
进门脱下帽子，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他的下颏有

苍白的短须，脸上满是皱纹。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进门后，也取下来，放在眼镜盒内，手有些颤。他搓弄一下子，衰弱地咳嗽两声。外面乐声止。

姑奶奶甲（微笑）外面冷得很！
老翁（点头）嗯。——（关心地）她现在还好么？
姑奶奶甲（同情地）好。
老翁（沉默一时，指着头）她这儿呢？
姑奶奶甲（怜悯地）那——还是那样。（低低地叹一口气）
老翁（沉静地）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姑奶奶甲（矜怜地）您先坐一坐，暖和一下，再看她吧。
老翁（摇头）不。（走向右边病房）
姑奶奶甲（走向前）您走错了，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您的太太在楼上呢。
老翁（停住，失神地。）我——我知道，（指着右边病房）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
姑奶奶甲（和气地）我不知道。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
老翁（迷惘地）嗯，也好。
姑奶奶甲您跟我上楼吧。
〔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
〔屋内静一时。外面有脚步声。姑乙领两个小孩进。姑乙除了年轻些，比较活泼些，一切都与姑甲相同。进来的小孩是姊弟，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脸色都红得象个苹果，整个是胖圆圆的。姐姐有十五岁，梳两个小辫，在背后摆着；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二人在一起，姐姐是较沉着些。走进来的时节姐姐在前面。
姑奶奶乙（和悦地）进来，弟弟。（弟弟进来望着姐姐，两个人只呵手）外头冷，是吧。姐姐，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
姊姊（微笑）嗯。
弟弟（拉着姐姐的手，窃语）姐姐，妈呢？
姑奶奶乙你妈看完病就来，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好吧？
〔弟弟的眼望姐姐。
姊姊（很懂事地）弟弟，这儿我来过，就坐这儿吧，我跟你讲笑话。（弟弟好奇地四面看）
姑奶奶乙（有兴趣地望着他们）对了，叫姐姐跟你讲笑话，（指着火）坐在火旁边讲，两个人一块儿。弟弟不，我要坐这个小凳子！（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
姑奶奶乙（和气地）也好，你们就坐这儿。可是（小声地）弟弟，你得乖乖地坐着，不要闹！楼上有病人——（指右边病房）这旁边也有病人。姊、弟（很乖地点头）嗯。
弟弟（忽然，向姑乙）妈，就回来吧？
姑奶奶乙对了，就来。你们坐下，（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望着姑乙）不要动！（望着他们）我先进去，就来。〔姊、弟点头，姑乙进右边病房下。弟忽然站起来。

弟 弟 (向姊) 她是谁? 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
姊 姊 (很世故地) 尼姑, 在医院看护病人的。弟弟, 你坐下。
弟 弟 (不理她) 姐姐, 你看, 你看! (自傲地) 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
姊 姊 (瞧不起地) 看见了, 你坐坐吧。(拉弟弟坐下, 二人又很规矩地并坐着)
〔姑甲由左边饭厅进。直向右角衣柜走去, 没看见屋内的人。〕
弟 弟 (又站起, 低声, 向姊) 又一个, 姐姐!
姊 姊 (低声) 嘘! 别说话。(又拉弟弟坐下)
〔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 将长几上的白床单, 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
〔姑乙由右边病房进。见姑甲, 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 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
姑奶奶乙 (向姑甲, 简截地) 完了?
姑奶奶甲 (不明白) 谁?
姑奶奶乙 (明快地, 指楼上) 楼上的。
姑奶奶甲 (怜悯地) 完了, 她现在又睡着了。
姑奶奶乙 (好奇地询问) 没有打人么?
姑奶奶甲 没有, 就是大笑了一场, 把玻璃又打破了。
姑奶奶乙 (呼出一口气) 那还好。
姑奶奶甲 (向姑乙) 她呢?
姑奶奶乙 你说楼下的? (指右面病房) 她总是那样, 哭的时候多, 不说话, 我来了一年, 没听说过她说一句话。
弟 弟 (低声, 急促地) 姐姐, 你跟我讲笑话。
姊 姊 (低声) 不, 弟弟, 听她们说话。
姑奶奶甲 (怜悯地) 可怜, 她在这儿九年了, 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 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欣喜地) 对了, 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
姑奶奶乙 (奇怪地) 怎么?
姑奶奶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
姑奶奶乙 (惊讶地) 哦, 今天三十? ——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 到这房子里来。
姑奶奶甲 怎么, 她也出来?
姑奶奶乙 嗯, (多话地) 每到腊月三十, 楼下的就会出来, 到这屋子里; 在这窗户前面站着。
姑奶奶甲 干什么?
姑奶奶乙 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 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 就没有回来, 可怜, 她的丈夫也不在了——(低声地) 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 ——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 死了的。姑奶奶甲 (自己以为明白地) 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 总要问一问楼下的。——我想, 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
姑奶奶乙 (虔诚地) 圣母保佑他。(又放洗物)

弟 弟 (低声, 请求) 姐姐, 你跟我就讲半个笑话好不好?
姊 姊 (听着有兴趣, 忙摇头, 压迫地, 低声) 弟弟!]
姑奶奶乙 (又想起一段) 奇怪, 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 为什么卖给医院呢?
姑奶奶甲 (沉静地) 不大清楚。——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
姑奶奶乙 (惊讶) 真的?
姑奶奶甲 嗯。
姑奶奶乙 (自然想到) 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 不把她搬出去呢?
姑奶奶甲 说是呢, 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 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
姑奶奶乙 哦。
〔弟弟忽然站起。
弟 弟 (抗议地, 高声) 姐姐, 我不爱听这个。
姊 姊 (劝止他, 低声) 好弟弟。
弟 弟 (命令地, 更高声) 不, 姐姐, 我要你跟我讲笑话!
〔姑奶奶甲、姑奶奶乙回头望他们。
姑奶奶甲 (惊奇地) 这是谁的孩子? 我进来, 没有看见他们。
姑奶奶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 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
姑奶奶甲 (小心地) 别把他们放在这儿。——万一把他们吓着。
姑奶奶乙 没有地方; 外头冷, 医院都满了。
姑奶奶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万一楼上的跑下来, 说不定吓坏了他们!
姑奶奶乙 (顺从地) 也好。(向姊、弟, 他们两个都瞪着眼望着她们) 姐姐, 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 我就找你们的妈来。
姊 姊 (有礼地) 好, 谢谢你! 〔姑奶奶乙由中门出。
弟 弟 (怀着希望) 姐姐, 妈就来么?
姊 姊 (还在怪他) 嗯。
弟 弟 (高兴地) 妈来了! 我们就回家。(拍掌) 回家吃年夜饭。姊姊弟弟, 不要闹, 坐下。(推弟弟坐)
姑奶奶甲 (关上柜门向姊弟) 弟弟, 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上楼去了。〔姑甲由左面饭厅下。
弟 弟 (忽然发生兴趣, 立起) 姐姐, 她干什么去了?
姊 姊 (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 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
弟 弟 (急切地) 谁是楼上的?
姊 姊 (低声) 一个疯子。
弟 弟 (直觉地臆断) 男的吧?
姊 姊 (肯定地) 不, 女的——一个有钱的太太。
弟 弟 (忽然) 楼下的呢?
姊 姊 (也肯定地) 也是一个疯子。——(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 你不要再问了。
弟 弟 (好奇地) 姐姐, 刚才他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
姊 姊 (心虚地) 嗯——弟弟, 我跟你讲笑话吧! 有一年, 一个国

王——

弟 弟 (已引上兴趣)不,你跟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这三个人是谁?

姊 姊 (胆怯)我不知道。

弟 弟 (不信,伶俐地)嗯!——你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

姊 姊 (不得已地)你别在这屋子里问,这屋子闹鬼。〔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铁链声,足步声,女人狂笑,怪叫声。

弟 弟 (略惧)你听!

姊 姊 (拉着弟弟手,紧紧地)弟弟!

〔声止。

弟 弟 (安定下来,很明白地)姐姐,这一定是楼上的!

姊 姊 (恐怕)我们走吧。

弟 弟 (倔强)不,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我不走。

姊 姊 你不要闹,回头妈知道打你!

弟 弟 (不在乎地)嗯!?

〔右边门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在屋中停一停,眼睛象是瞎了。慢吞吞地踱到窗前,由帷幔隙中望一望,又踱至台上,象是谛听什么似的。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

弟 弟 (平常的声音)这是谁?

姊 姊 (低声)嘘!别说话。

弟 弟 (低声,秘密地)这大概是楼下的。

姊 姊 (声颤)我,我不知道。(老妇人躯干无力,渐向下倒)弟弟,你看,她向下倒。

弟 弟 (胆大地)我们拉她一把。

姊 姊 不,你别去!

〔老妇人突然歪下去,侧面跪倒在舞台中。台渐暗,外面远处合唱声又起。

弟 弟 (拉姊向前,看老太婆)姐姐,你告诉我,这屋子是怎么回事?这些疯子干什么?

姊 姊 (惧怕地)不,你问她(指老妇人)她知道。

弟 弟 (催促地)不,姐姐,你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

姊 姊 (急迫地)我告诉你问她呢,她一定都知道!

〔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台全暗,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

〔弟弟声:(很清楚地)姐姐,你去问她。

〔姊姊声:(低声)不,你问她,(幕落)你问她!

第一幕

开幕时舞台全黑，隔十秒钟，渐明。

景——大致和序幕相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厅里。

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中间的门开着，隔一层铁纱门，从纱门望出去，花园的树木绿荫荫地，并且听见蝉在叫。右边的衣服柜，铺上一张黄桌布，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柜前面狭长的矮几，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墙上，挂一幅油画。炉前有两把圈椅，背朝着墙。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前面的小矮凳有绿花的椅垫，左角的长沙发还不旧，上面放着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

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屋皇家具非常洁净，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阴，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

〔开幕时，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背着观众滤药，她不时地挥一把蒲扇，揩着汗。鲁贵（她的父亲）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具，很吃力地；额上冒着汗珠。

〔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走起路来，过于发展的乳房很显明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粗山东绸的裤子，一双略旧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洁，举动虽然很活泼，因为经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她说话很大方，很爽快却很有分寸。她的大而有长睫毛，水凌凌的眼睛能很灵敏地转动，也能敛一敛眉头，很庄严地注视着。她有大的嘴，嘴唇自然红艳艳的，很宽，很厚，当着她笑的时候，牙齿整齐地露出来，嘴旁也显着一对笑涡。然而她面部整个轮廓是很庄重地显露着诚恳。她的面色不十分白，天气热，鼻尖微微有点汗，她时时用手绢揩着。她很爱笑，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但是她现在皱着眉头。

〔她的父亲——鲁贵——约莫有四十多岁的样子，神气萎缩，最令人注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肿眼皮。他的嘴唇，松弛地垂下来，和他眼下凹进去的黑圈，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他的身体较胖，面上的肌肉宽弛地不肯动，但是总能很卑贱地谄笑着。和许多大家的仆人一样，他很懂事，尤其是很懂礼节。他的背略有点伛偻，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是”。他的眼睛锐利，常常贪婪地窥视着，如一个狼。他很能计算的。虽然这样，他的胆量不算大；全部看去，他还是萎缩的。他穿的虽然华丽，但是不整齐的。现在他用一条抹布擦着东西，脚下是他刚刚好的黄皮鞋。时而，他用自己的衣襟揩脸上的油汗。

鲁 贵 （喘着气）四凤！

鲁四凤 （只做不听见，依然滤她的汤药）

鲁 贵 四凤！

鲁四凤 （看了她的父亲一眼）喝，真热。（走向右边的衣柜旁，寻一把芭蕉扇，又走向中间的茶几旁扇着）

鲁 贵 （望着她，停下工作）四凤，你听见了没有？

鲁四凤 （烦厌地，冷冷地看着她的父亲）是！爸！干什么？

鲁 贵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么？

鲁四凤 都知道了。

鲁 贵 （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只好是抗议似地）妈的，这孩子！

鲁四凤 （回过头来，脸正向观众）您少说闲话吧！（挥扇，嘘出一口

气)呵!天气这样闷热,回头多半下雨。(忽然)老爷出门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没有?(走到鲁贵面前,拿起一只皮鞋不经意地笑着)这是您擦的!这么随随便便抹了两下,——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

鲁 贵 (一把抢过鞋来)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将鞋扔在地上)四凤,你听着,我再跟你说一遍,回头见着你妈,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

鲁四凤 (不耐烦地)听见了。

鲁 贵 (自傲地)叫她想想,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还是她有眼力。

鲁四凤 (轻蔑地笑)自然您有眼力啊!

鲁 贵 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你在这儿周公馆吃的好,喝的好,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晚上还是听她的话,回家睡觉。

鲁四凤 那倒不用告诉,妈自然会问的。

鲁 贵 (得意)还有啦,钱,(贪婪地笑着)你手下也有许多钱啦!

鲁四凤 钱!?

鲁 贵 这两年的工钱,赏钱,还有(慢慢地)那零零碎碎的他们

鲁四凤 (赶紧接下去,不愿听他要说的话)那您不是一块两块都要走了么?喝了!赌了!

鲁 贵 (笑,掩饰自己)你看,你看,你又那样。急,急,急什么?我不跟你要钱。喂,我说,我说的是——(低声)他——不是也不断地塞给你钱花么?

鲁四凤 (惊讶地)他?谁呀?

鲁 贵 (索性说出来)大少爷。

鲁四凤 (红脸,声略高走到鲁贵面前)谁说大少爷给我钱?爸爸,您别又穷疯了,胡说乱道的。

鲁 贵 (鄙笑着)好,好,好,没有,没有。反正这两年你不是存点钱么?(鄙吝地)我不是跟你要钱,你放心。我说啊,你等你妈来,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叫她也开开眼。

鲁四凤 哼,妈不象您,见钱就忘了命。(回到中间茶桌滤药)鲁贵(坐在长沙发上)钱不钱,你没有你爸爸成么?你要不到这儿周家大公馆帮主儿,这两年尽听你妈妈的话,你能每天吃着喝着,这大热天还穿得上小纺绸么?

鲁四凤 (回过头)哼,妈是个本分人,念过书的,讲脸,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叫人家使唤。

鲁 贵 什么脸不脸?又是你妈的那一套!你是谁家的小姐?——妈的,底下人的女儿,帮了人就失了身份啦。

鲁四凤 (看了父亲半晌)爸,您看您那一脸的油,——您把老爷的鞋再擦擦吧。

鲁 贵 (汹汹地)讲脸呢,又学你妈的那点穷骨头,你看她,她要脸!跑他妈的八百里外,女学堂里当老妈,为着一月八块钱,两年才回一趟家。这叫本分,还念过书呢;简直是没出息。

鲁四凤 (忍气)爸爸,您留几句回家说吧,这是人家周公馆!

鲁 贵 咦,周公馆也挡不住我跟我的女儿谈家务啊!我跟你说,你的妈.....

鲁四风 (突然)我可忍了好半天了。我跟您先说下,妈可是好容易才回一趟家。这次,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您要是再给她一个不痛快,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都告诉哥哥。

鲁贵 我,我,我做了什么事啦?(觉得在女儿面前失了身分)喝点,赌点,玩点,这三样,我快五十的人啦还怕他么?

鲁四风 他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呢*—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钱,您偷偷地花了,他知道了,就不会答应您!

鲁贵 那他敢怎么样,(高声地)他妈嫁给我,我就是他爸爸。

鲁四风 (羞愧)小声点!这有什么喊头。——太太在楼上养病呢。

鲁贵 这使我心里难过。(滔滔地)我跟你讲,我娶你妈,我还抱老大的委屈呢。你看我这么个机灵人,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那一个不说我。

鲁贵 呱呱叫。来这里不到两个月,我的女儿就在这公馆找上事,就说你哥哥,没有我,能在周家的矿上当工头么?叫你妈说,她成么?——这样你哥同你妈还是一个劲儿地不赞成我。这次回来,你妈要还是那副脸子,我就当你哥哥的面上不认她,说不定就离了她,别看她替我养个女儿,外带来你这个倒霉蛋的哥哥。

鲁四风 (不愿听)哦,爸爸。

鲁贵 哼,(骂得上了兴)谁知道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

鲁四风 哥哥哪点对不起您,您这样骂他干什么?鲁贵 他哪一点对得起我?当大兵,拉包月车,干机器匠,念书上学,哪一行他是好好地干过?好容易我荐他到了周家的矿,熬到了工头,他又跟监工闹起来,把人家打啦。

鲁四风 (小心地)我听说,不是我们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了枪,他才领着工人动的手么?

鲁贵 反正这孩子混蛋,吃人家的钱粮,就得听人家的话。好好地,要罢工,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啦!

鲁四风 您听错了吧,哥哥说他今天自己要见老爷,不是找您求情来的。

鲁贵 (得意)可是谁叫我是他的爸爸呢,我不能不管啦。

鲁四风 (轻蔑地看着她的父亲,叹了一口气)好,您歇歇吧,我要上楼跟太太送药去了。(端起药碗向左边饭厅走)

鲁贵 你先停一停,我再说一句话。

鲁四风 (打岔)开午饭了,老爷的普洱茶先泡好了没有?

鲁贵 那用不着我,他们小当差早伺候到了。

鲁四风 (闪避地)哦,好极了,那我走了。

鲁贵 (拦住她)四风,你别忙,我跟你商量点事。

鲁四风 什么?

鲁贵 你听啊,昨天不是老爷的生日么?大少爷也赏给我四块钱。

鲁四风 好极了,(口快地)我要是大少爷,我一个子也不给您。

鲁贵 (鄙笑)你这话对极了!四块钱,够干什么的,还了点账,就干了。

鲁四风 (伶俐地笑着)那回头您跟哥哥要吧。

鲁 贵 四凤，别——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账？现在你手下方便，随便匀给我七块八块好么？

鲁四凤 我没有钱。（停一下放下药碗）您真是还账了么？

鲁 贵 我跟我的亲生女儿说瞎话干什么？

鲁四凤 您别骗我，说了实在的，我也好替您想想法。

鲁 贵 真的！？——说起来这不怪我。昨天那几个零钱，大账还不够，小账剩点零，所以我就耍了两把，也许赢了钱，不都还了么？谁知运气不好连喝带输，还倒欠了十来块。

鲁四凤 这是真的？

鲁 贵 （真心地）这可一句瞎话也没有。

鲁四凤 （故意揶揄地）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我也没有钱！（说毕就要拿起药碗）

鲁 贵 （着急）凤儿，你这孩子是什么心事？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

鲁四凤 （嘲笑地）亲生的女儿也没有法子把自己卖了，替您老人家还赌账啊？

鲁 贵 （严重地）孩子，你可放明白点，你妈疼你，只在嘴上，我可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都处处替你想。

鲁四凤 （明白地，但是不知他闹的什么把戏）您心里又要说什么？

鲁 贵 （停一停，四面望了一望，更近地逼着四凤，佯笑）我说，大少爷常跟我提过你，大少爷，他说——

鲁四凤 （管不住自己）大少爷！大少爷！——你疯了！我走了，太太就要叫我呢。

鲁 贵 别走，我问你一句，前天！我看见大少爷买衣料。

鲁四凤 （沉下脸）怎么样？（冷冷地看看鲁贵）

鲁 贵 （打量四凤周身）嗯——（慢慢地拿起四凤的手）你这手上的戒指，（笑着）不也是他送给你的么？

鲁四凤 （厌恶地）您说话的神气真叫我心里想吐。

鲁 贵 （有点气，痛快地）你不必这样假门假事，你是我的女儿。（忽然贪婪地笑着）一个当差的女儿，收人家点东西，用人家一点钱，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这不要紧，我都明白。

鲁四凤 好吧，那么你说吧，究竟要多少钱用？

鲁 贵 不多，三十块钱就成了。

鲁四凤 哦？（恶意地）那你就跟这位大少爷要去吧。我走了。

鲁 贵 （羞恼）好孩子，你以为我真装糊涂，不知道你同这混账大少爷做的事么？

鲁四凤 （惹怒）您是父亲么？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

鲁 贵 （恶相地）我是你的爸爸，我就要管你。我问你，前天晚上

鲁四凤 前天晚上？

鲁 贵 我不在家，你半夜才回来，以前你干什么？

鲁四凤 （掩饰）我替太太找东西呢。

鲁 贵 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

鲁四凤 （轻蔑地）您这样的父亲没有资格来问我。

鲁 贵 好文明词！你就说不出来你上哪儿去。

鲁四凤 那有什么说不出！

鲁 贵 什么？说！
鲁四凤 那是太太听说老爷刚回来，又要我检老爷的衣服。
鲁 贵 哦，（低声，恐吓地）可是半夜送你回家的那位是谁？坐着汽车，醉醺醺，只对你说胡话的那位是谁呀？（得意地微笑）
鲁四凤 （惊吓）那，那——
鲁 贵 （大笑）哦，你不用说了，那是我们鲁家的阔女婿！——
哼，我们两间半破瓦房居然来了坐汽车的男朋友，找我这当差的女儿啦！（突然峻厉）我问你，他是谁？你说。
鲁四凤 他，他是——

〔鲁大海进——四凤的哥哥，鲁贵的半子——他身体魁伟，粗黑的眉毛几乎遮盖着他的锐利的眼，两颊微微地向内凹。显着颧骨异常突出，正同他的尖长的下巴，一样地表现他的性格的倔强的。他有一张大而薄的嘴唇，正和他的妹妹带着南方的热烈的厚而红的嘴唇成强烈的对照。他说话微微有点口吃，但是在他的感情激昂的时候，他词锋是锐利的。现在他刚从六百里外的煤矿回来，矿里罢了工，他是煽动者之一，几月来的精神的紧张，使他现在露出有点疲乏的神色，胡须乱蓬蓬的，看去几乎老得象鲁贵的弟弟，只有再近地观察他，才觉出他的眼神同声音，还正是和他的妹妹一样年轻，一样地热，都是火山待爆发，满蓄着精力的白热的人物。他穿了一件工人的蓝布褂子，油渍的草帽在手里，一双黑皮鞋，有一只鞋带早不知失在那里。进门的时候，他略微有点不自在，把胸膛敞开一部的蓝粗布褂子，笨拙地又扣上一两个扣子。他说话很简短，表面是冷冷的。〕

鲁大海 凤儿！
鲁四凤 哥哥！
鲁 贵 （向四凤）你说呀！装什么哑巴。
鲁四凤 （看大海，有意义地开话头）哥哥！
鲁 贵 （不顾地）你哥哥来也得说呀。
鲁大海 怎么回事？
鲁 贵 （看一看大海，又回头）你先别管。
鲁四凤 哥哥，没什么要紧的事。（向鲁贵）好吧，爸，我们回头商议，好吧？
鲁 贵 （了解地）回头商议？（肯定一下，再盯四凤一眼）那么，就这么办。（回头看大海傲慢地）咦，你怎么随随便便跑进来啦？
鲁大海 （简单地）在门房等了半天，一个人也不理我，我就进来啦。
鲁 贵 大海，你究竟是矿上打粗的工人，连一点大公馆的规矩也不懂。
鲁四凤 人家不是周家的底下人。
鲁 贵 （很有理由地）他在矿上吃的也是周家的饭哪。
鲁大海 （冷冷地）他在哪儿？
鲁 贵 （故意地）他，谁是他？
鲁大海 董事长。

鲁 贵 （教训的样子）老爷就是老爷，什么董事长，上我们这儿就得叫老爷。

鲁大海 好，你跟我问他一声，说矿上有个工头要见见他。

鲁 贵 我看，你先回家去。（有把握地）矿上的事有你爸爸在这儿替你张罗。回头跟你妈、妹妹聚两天，等你妈去，你回到矿上，工头的事还是你的。

鲁大海 你说我们一块儿在矿上罢完工，我一个人要你说情，自己再回去？

鲁 贵 那也没有什么难看啊。

鲁大海 （没有办法）好，你先给我问他一声。我有点旁的事，要先跟他谈谈。

鲁四风 （希望他走）爸，你看老爷的客走了没有？你再领着哥哥见老爷。

鲁 贵 （摇头）哈，我怕他不会见你吧。

鲁大海 （理直气壮）他应当见我，我也是矿上工人的代表。前天，我们一块在这儿的公司见过他一次。

鲁 贵 （犹疑地）那我先跟你问问去。

鲁四风 你去吧。（鲁贵走到老爷书房门口）

鲁 贵 （转过来）他要是见你，你可少说粗话，听见了没有？（鲁贵很老练地走着阔当差的步伐，进了书房）

鲁大海 （目送鲁贵进了书房）哼，他忘了他还是个人。

鲁四风 哥哥，你别这样说，（略顿，嗟叹地）无论如何，他总是我们的父亲。

鲁大海 （望着四风）他是你的，我并不认识他。

鲁四风 （胆怯地望着哥哥，忽然想起，跑到书房门口，望了一望）你顶好声音小点，老爷就在里面旁边的屋子里呢！

鲁大海 （轻蔑地望着四风）好，好。妈也快回来了，我看你把周家的事辞了，好好回家去。

鲁四风 （惊讶）为什么？

鲁大海 （简短地）这不是你住的地方。

鲁四风 为什么？

鲁大海 我——恨他们。

鲁四风 哦！

鲁大海 （刻毒地）周家的人多半不是好东西。这两年我在矿上看见了他们所做的事。（略顿，缓缓地）我恨他们。

鲁四风 你看见什么？

鲁大海 凤儿，你不要看这样威武的房子，阴沉沉地都是矿上埋死的苦工人给换来的！

鲁四风 你别胡说，这屋子听说直闹鬼呢。

鲁大海 （忽然）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象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

鲁四风 （气）你，你，你——（忍着）他待人顶好，你知道么？

鲁大海 他父亲做尽了坏人弄钱，他自然可以行善。

鲁四风 （看大海）两年我不见你，你变了。

鲁大海 我在矿上干了两年，我没有变，我看你变了。

鲁四风 你的话我有点不懂，你好象——有点象二少爷说话似的。

鲁大海 你是要骂我么？“少爷？”哼，在世界上没有这两个字！
（鲁贵由左边书房进）

鲁 贵 （向大海）好容易老爷的客刚走，我正要说话，接着又来一个。
我看，我们先下去坐坐吧。

鲁大海 那我还是自己进去。

鲁 贵 （拦住他）干什么？

鲁四风 不，不。

鲁大海 也好，不要叫他看我们工人不懂礼节。

鲁 贵 你看你这点穷骨头。老头说不见就不见，在下房再等一等，算什么？我跟你走，这么大院子，你别胡闯乱闯走错了。（走向中门，回头）四风，你先别走，我就回来，你听见没有？

鲁四风 你去吧。
〔鲁贵、大海同下。〕

鲁四风 （自语）哦，妈呀！
〔外面花园里听见一个年青的快活的声音，唤着“四风”！快的步伐搀杂着，渐渐移近中间门口。〕

鲁四风 （有点惊慌）哦，二少爷。
〔门口的声音。〕
〔声：四风！四风！你在哪儿？〕
〔四风慌忙躲在沙发背后。〕
〔声：四风，你在这屋子里么？〕
〔周冲进。他身体很小，高兴地永远是十分快活，有着孩子样的一切空想。他年轻，（他才十七岁），他已经幻想过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实，他是在美的梦里活着的。现在他的眼睛快活地闪动着，脸色通红，冒着汗，他在笑着。左手挟着一只球拍，右手正用白毛巾擦汗，穿着打球的白衣服。他低声唤着四风。〕

周 冲 四风！四风！（四面望一望）咦，她上哪儿去了？（蹑足走向右边的饭厅，开开门，低声）四风，你出来，四风，我告诉你一件事。四风，一件喜事。（他又轻轻地走到书房门口，更低声）四风。
〔里面的声音：（严峻地）是冲儿么？〕

周 冲 （胆怯地）是我，爸爸。
〔里面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周 冲 嗯，我叫四风呢。
〔里面的声音：（命令地）快去，她不在这儿。〕
〔周冲把头由门口缩回来，做了一个鬼脸。〕

周 冲 咦，奇怪。
〔他失望地向右边的饭厅走去，一路低低唤着四风。〕

鲁四风 （看见周冲已走，呼出一口气）他走了！（焦灼地望着通花园的门）

〔鲁贵由中门进。〕

鲁 贵 （向四凤）刚才是谁在喊你？

鲁四凤 二少爷。

鲁 贵 他叫你干什么？

鲁四凤 谁知道。

鲁 贵 （责备地）你为什么不理他？

鲁四凤 哦，我（擦眼泪）——不是您叫我等着么？

鲁 贵 （安慰地）怎么，你哭了么？

鲁四凤 我没哭。

鲁 贵 孩子，哭什么，这有什么难过？（仿佛在做着戏）谁叫我们穷呢？穷人没有什么讲究。没法子，什么事都忍着点，谁都知道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

鲁四凤 （抬起头）得了，您痛痛快快说话好不好。

鲁 贵 （不好意思）你看，刚才我走到下房，这些王八蛋就跑到公馆跟我要账，当着上上下下的人，我看没有二十块钱，简直圆不下这个脸。

鲁四凤 （拿出钱来）我的都在这儿。这是我回头预备给妈买衣服的，现在你先拿去用吧。

鲁 贵 （佯辞）那你不是没有花的了么？

鲁四凤 得了，您别这样客气啦。

鲁 贵 （笑着接下钱，数）只十二块？

鲁四凤 （坦白地）现钱我只有这么一点。

鲁 贵 那么，这堵着周公馆跟我要账的，怎么打发呢？

鲁四凤 （忍着气）您叫他们晚上到我们家里要吧。回头，见着妈，再想别的法子，这钱，您留着自己用吧。

鲁 贵 （高兴地）这给我啦，那我只当着你这是孝敬父亲的。——哦，好孩子，我早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鲁四凤 （没有办法）这样，您让我上楼去吧。

鲁 贵 你看，谁管过你啦。去吧，跟太太说一声，说

鲁 贵 直惦记太太的病。

鲁四凤 知道，忘不了。（拿药走）

鲁 贵 （得意）对了，四凤，我还告诉你一件事。

鲁四凤 您留着以后再说吧，我得跟太太送药去了。

鲁 贵 （暗示着）你看，这是你自己的事。（假笑）

鲁四凤 （沉下脸）我又有什么事？（放下药碗）好，我们今天都算清楚再走。

鲁 贵 你瞧瞧，又急了。真快成小姐了，耍脾气倒是刮刮叫埃

鲁四凤 我沉得住气，您尽管说吧。

鲁 贵 孩子，你别这样，（正经地）我劝你小心点。

鲁四凤 （嘲弄地）我现在钱也没有了，还用得着小心干什么？

鲁 贵 我跟你说，太太这两天的神气有点不老对的。

鲁四凤 太太的神气不对有我的什么？

鲁 贵 我怕太太看见你才有点不痛快。

鲁四凤 为什么？

鲁 贵 为什么？我先提你个醒。老爷比太太岁数大得多，太太跟老爷不好。大少爷不是这位太太生的，他比太太的岁数差得也有限。

鲁四风 这我都知道。

鲁 贵 可是太太疼大少爷比疼自己的孩子还热，还好。

鲁四风 当后娘只好这样。

鲁 贵 你知道这屋子为什么晚上没有人来，老爷在矿上的时候，就是白天也是一个人也没有么？

鲁四风 不是半夜里闹鬼么？

鲁 贵 你知道这鬼是什么样儿么？

鲁四风 我只听说到从前这屋子里常听见叹气的声音，有时哭，有时笑的，听说这屋子死过人，屈死鬼。

鲁 贵 鬼！一点也不错，——我可偷偷地看见啦。

鲁四风 什么，您看见，您看见什么？鬼？

鲁 贵 （自负地）那是你爸爸的造化。

鲁四风 您说。

鲁 贵 那时你还没有来，老爷在矿上，那么大，阴森森的院子，只有太太，二少爷，大少爷住。那时这屋子就闹鬼，二少爷小孩，胆小，叫我在他门口睡。那时是秋天，半夜里二少爷忽然把我叫起来，说客厅又闹鬼，叫我一个人去看看。二少爷的脸发青，我也直发毛。可是我是刚来的底下人，少爷说了，我怎么好不去呢？

鲁四风 您去了没有？

鲁 贵 我喝了两口烧酒，穿过荷花池，就偷偷地钻到这门外的走廊旁边，就听见这屋子里啾啾地象一个女鬼在哭。哭得惨！心里越怕，越想看。我就硬着头皮从这窗缝里，向里一望。

鲁四风 （喘气）您瞧见什么？

鲁 贵 就在这张桌上点着一枝要灭不灭的白洋蜡，我恍恍惚惚地看见两个穿着黑衣裳的鬼，并排地坐着，象是一男一女，背朝着我，那个女鬼象是靠着男鬼的身边哭，那个男鬼低着头直叹气。

鲁四风 哦，这屋子有鬼是真的。

鲁 贵 可不是？我就是乘着酒劲儿，朝着窗户缝，轻轻地咳嗽一声。就看这两个鬼爬一下子分开了，都向我这边望：这一下子他们的脸清清楚楚地正对着我，这我可真见了鬼了。

鲁四风 鬼么？什么样？（停一下，鲁贵四面望一望）谁？

鲁 贵 我这才看见那个女鬼呀，（回头，低声）——是我们的太太。

鲁四风 太太？——那个男的呢？

鲁 贵 那个男鬼，你别怕，——就是大少爷。

鲁四风 他？

鲁 贵 就是他，他同他的后娘就在这屋子里闹鬼呢。

鲁四风 我不信，您看错了吧？

鲁 贵 你别骗自己。所以孩子，你看开点，别糊涂，周家的人就是那么一回事。

鲁四凤 （摇头）不，不对，他不会这样。

鲁 贵 你忘了，大少爷比太太只小六七岁。

鲁四凤 我不信，不，不象。

鲁 贵 好，信不信都在你，反正我先告诉你，太太的神气现在对你神气不大对，就是因为你，因为你同——

鲁四凤 （不愿他说出真有这件事）太太知道您在门口，一定不会饶您的。

鲁 贵 是啊，我吓了一身汗，我没等他们出来，我就跑了。

鲁四凤 那么，二少爷以后就不问您？

鲁 贵 他问我，我说我没有看见什么就算了。

鲁四凤 哼，太太那么一个人不会算了吧？

鲁 贵 她当然厉害，拿话套了我十几回，我一句话也没有漏出来，这两年过去，说不定他们以为那晚上真是鬼在咳嗽呢。

鲁四凤 （自语）不，不，我不信——就是有了这样的事，他也会告诉我的。

鲁 贵 你说大少爷会告诉你。你想想，你是谁？他是谁？你没有个好爸爸，跟人家当底下人，人家会真心地待你？你又做你的小姐梦啦，你，就凭你……

鲁四凤 （突然闷气地喊了一声）您别说了！（忽然站起来）妈今天回家，您看我太快活是么？您说这些瞎话——这些瞎话！

鲁 贵 哦，您一边去吧。

鲁 贵 你看你，告诉你真话，叫你聪明点。你反而生气了，唉，你呀！（很不经意地扫四凤一眼，他傲然地，好象满意自己这段话的效果，觉得自己是比一切都聪明似的。他走到茶几旁，从烟筒里，抽出一支烟，预备点上，忽然想起这是周公馆，于是改了主张，很熟练地偷了几支烟卷同雪茄放在自己的旧得露出黄铜底镀银的烟盒里）

鲁四凤 （厌恶地望着鲁贵做完他的偷窃的勾当，轻蔑地）哦，就这么一点事么？那么，我知道了。

〔四凤拿起药碗就走。〕

鲁 贵 你别说，我的话没说完。

鲁四凤 没说完？

鲁 贵 这刚到正题。

鲁四凤 对不起您老人家，我不愿意听了。（反身就走）

鲁 贵 （拉住她的手）你得听！

鲁四凤 放开我！（急）——我喊啦。

鲁 贵 我告诉你这一句话，你再闹。（对着四凤的耳朵）回头你妈就到这儿来找你。（放手）

鲁四凤 （变色）什么？

鲁 贵 你妈一下火车，就到这儿公馆来。

鲁四凤 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帮人，您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自然会看见她，您叫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鲁 贵 不是我，四凤小姐，是太太要我找她来的。

鲁四凤 太太要她来？

鲁 贵 嗯，（神秘地）奇怪不是，没亲没故。你看太太偏要请她来谈一谈。

鲁四风 哦，天！您别吞吞吐吐地好么？

鲁 贵 你知道太太为什么一个人在楼上，做诗写字，装着病不下来？

鲁四风 老爷一回家，太太向来是这样。

鲁 贵 这次不对吧？

鲁四风 那么，您快说出来。

鲁 贵 你一点不觉得？——大少爷没提过什么？

鲁四风 我知道这半年多，他跟太太不常说话的。

鲁 贵 真的么？——那么太太对你呢。

鲁四风 这几天比往日特别地好。

鲁 贵 那就对了！——我告诉你，太太知道我不愿意你离开这儿。这次，她自己要对你妈说，叫她带着你卷铺盖，滚蛋！

鲁四风 （低声）她要我走——可是——为什么？

鲁 贵 哼！那你自己明白吧。还有——

鲁四风 （低声）要妈来干什么？

鲁 贵 对了，她要告诉你妈一件很要紧的事。

鲁四风 （突然明白）哦，爸爸，无论如何，我在这儿的事，不能让妈知道的。（惧悔交集，大恸）哦，爸爸，您想，妈前年离开我的时候，她嘱咐过您，好好地看着我，不许您送我到公馆帮人。您不听，您要我来。妈不知道这些事，妈疼我，妈爱我，我是妈的好孩子，我死也不能叫妈知道这儿这些事情的。（扑在桌上）我的妈呀！

鲁 贵 孩子！（他知道他的戏到什么情形应当怎么做，他轻轻地抚着他的女儿）你看现在才是爸爸好了吧，爸疼你，不要怕！不要怕！她不敢怎么样，她不会辞你的。

鲁四风 她为什么不？她恨我，她恨我。

鲁 贵 她恨你。可是，哼，她不会不知道这儿有一个人叫她怕的。

鲁四风 她会怕谁？

鲁 贵 哼，他怕你的爸爸！你忘了我告诉你那两个鬼哪。你爸爸会抓鬼。昨天晚上我替你告假，她说你妈来的时候，要我叫你妈来。我看她那两天的神气，我就猜了一半，我顺便就把那天半夜的事提了两句，她是机灵人，不会不懂的。——哼，她要是跟我装蒜，现在老爷在家，我们就是个麻烦；我知道她是个厉害人，可是谁欺负了我的女儿，我就跟谁拚了。

鲁四风 爸爸，（抬起头）您可不要胡来！

鲁 贵 这家除了老头，我谁也看不上眼。别着急，有你爸爸。再说，也许是我瞎猜，她原来也许没有这意思。她外面倒是跟我说，因为听说你妈会读书写字，总想见见谈谈。

鲁四风 （忽然谛听）爸，别说话，我听见好象有人在饭厅（指左边）咳嗽似的。

鲁 贵 （听一下）别是太太吧？（走到通饭厅的门前，由锁眼窥视，忙回来）可不是她，奇怪，她下楼来了。

鲁四风 （擦眼泪）爸爸，擦干了么？

鲁 贵 别慌，别露相，什么话也别提。我走了。

鲁四风 嗯，妈来了，您先告诉我一声。

鲁 贵 对了，见着你妈，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听见了没有？（走到中门，又回头）别忘了，跟太太说鲁贵惦记着太太的病。

〔鲁贵慌忙由中门下。四凤端着药碗向饭厅门，至门前，周蓁漪进。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在那静静的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便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接着自己瘦弱的胸前。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明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整个地来看她，她似乎是一个水晶，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智，象只是可以供清谈的；但是当她陷于冥想中，就能忽然愉快地笑着；当着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播布在脸上，一对笑涡在心里深深的一笑之后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跟一切年轻的女人一样。她会来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恶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不喜欢你，便恨起你来也会象只恶狗狺狺地狂吠着一个陌生人。不，她就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静的，忧烦的，她会如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她觉得自己的夏天已经过去，自己是只残萎的玫瑰在秋风里摇落了，西天的晚霞暗下来了。

〔她，通身是黑色。素静，镶着灰银色花边。她拿着一把团扇，挂在手指下，走进来。她的眼眶略微有点塌进，很自然地望着四风。

鲁四风 （奇怪地）太太！怎么您下楼来啦？我正预备给您送药去呢！

周蓁漪 （咳）老爷在书房里么？

鲁四风 老爷在书房里会客呢。

周蓁漪 谁来？

鲁四风 刚才是盖新房子的工程师，现在不知道是谁。您预备见他？

周蓁漪 不。——老妈子告诉我说，这房子已经卖给一个教堂做医院，是么？

鲁四风 是的，老爷叫把小东西都收一收，大家具有些已经搬到新房子里去了。

周蓁漪 谁说要搬房子？

鲁四风 老爷回来就催着要搬。

周蓁漪 （停一下，忽然）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鲁四风 老爷说太太不舒服，怕您听着嫌麻烦。

周蕻漪 （又停一下看看四面）两礼拜没下来，这屋子完全改了样子。

鲁四风 是的，老爷说原来的样子不好看，又把您添的新家具叫搬走了。这是老爷自己摆的。

周蕻漪 （看看右面的衣服柜）这是他顶喜欢的柜，又拿来了。（叹气）什么事自然要依着他，他是什么都不肯将就。（坐沙发）

鲁四风 太太，您脸上象是发烧，您还是到楼上歇着吧。

周蕻漪 不，楼上太热。（咳）

鲁四风 老爷说太太的病很重，嘱咐过请您好好地在楼上躺着。

周蕻漪 我不愿意躺在床上。——喂，我忘了，老爷哪一天从矿上回来的？

鲁四风 前天晚上。老爷见着您发烧很利害，叫我们别惊醒您，就一个人在楼下睡的。

周蕻漪 白天我象是没见过老爷来。

鲁四风 嗯，这两天老爷天天忙着跟矿上的董事们开会，到晚上才上楼看您。可是您又把门锁上了。

周蕻漪 （不经意地）哦，哦，——怎么，楼下也这样闷热。

鲁四风 对了，闷的很。一早晨黑云就遮满了天，也许今儿个会下一场大雨。

周蕻漪 你换一把大点的团扇，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
〔四风拿一把团扇给她，她望着四风，又故意地转过头去。〕

周蕻漪 怎么这两天没见着大少爷？

鲁四风 大概是很忙。

周蕻漪 听说他也要到矿上去，是么？

鲁四风 我不知道。

周蕻漪 你没有听见说么？

鲁四风 倒是伺候大少爷的下人这两天尽忙着跟他检衣裳。

周蕻漪 你父亲干什么呢？

鲁四风 大概跟老爷买檀香去啦。——他说，他问太太的病。

周蕻漪 他倒是惦记着我。（停一下，忽然）他现在还没起来么？

鲁四风 谁？

周蕻漪 （没有想到四风这样问，忙收敛一下）嗯，——自然是大少爷。

鲁四风 我不知道。

周蕻漪 （看了她一眼）嗯？

鲁四风 这一早晨我没有见着他。

周蕻漪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鲁四风 （红脸）您想，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我怎么知道。

周蕻漪 哦，你每天晚上回家睡！（觉得失言）老爷回来，家里没有人会伺候他，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

鲁四风 太太，不是您吩咐过，叫我回去睡么？

周蕻漪 那时是老爷不在家。

鲁四风 我怕老爷念经吃素，不喜欢我们伺候他，听说老爷一向是讨厌女人家的。

周蕻漪 哦，（看四风想着自己的经历）嗯，（低语）难说的很。（忽

而抬起头来，眼睛张开)这么说，他在这几天就走，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

鲁四风 您说的是大少爷？

周蓁漪 (斜着看四风) 嗯！

鲁四风 我没听见。他，他总是两三点钟回家，我早晨象是听见我父亲叨叨说下半夜跟他开的门来着。

周蓁漪 他又喝醉了么？

鲁四风 我不清楚。——(想找一个新题目)太太，您吃药吧。

周蓁漪 谁说我要吃药？

鲁四风 老爷吩咐的。

周蓁漪 我并没请医生，哪里来的药？

鲁四风 老爷说您犯的是肝郁，今天早上想起从前您吃的老方子，就叫抓一副。说太太一醒，就跟您煎上。

周蓁漪 煎好了没有？

鲁四风 煎好，凉在这儿好半天啦。

〔四风端过来药碗。

鲁四风 您喝吧。

周蓁漪 (喝一口)苦的很。谁煎的？

鲁四风 我。

周蓁漪 太不好喝，倒了它吧！

鲁四风 倒了它？

周蓁漪 嗯？——好，要不你先把它放在那儿。不，你还是倒了它。

鲁四风 (犹豫) 嗯。

周蓁漪 这些年喝这种苦药，我大概是喝够了。

鲁四风 (拿着药碗)您忍一忍喝了吧。还是苦药能够治病。

周蓁漪 (心里忽然恨起她来)谁要你劝我？倒掉！(自己觉得失了身分)这次老爷回来，我听老妈子说瘦了。

鲁四风 嗯，瘦多了，也黑多了。听说矿上正在罢工，老爷很着急的。

周蓁漪 老爷很不高兴么？

鲁四风 老爷还是那样。除了会客，念念经，打打坐，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

周蓁漪 没有跟少爷们说话么？

鲁四风 见了大少爷只点一点头，没说话，倒是问了二少爷学堂的事。——对了，二少爷今天早上还问您的病呢。

周蓁漪 我现在不怎么愿意说话，你告诉他我很好就是了。——回头叫账房拿四十块钱给二少爷，说这是给他买书的钱。

鲁四风 二少爷总想见见您。

周蓁漪 那就叫他到楼上来见我。——(站起来，踱了两趟)哦，这老房子永远是这样闷气，家具都发了霉，人们也都是冒鬼气的！

鲁四风 (想想)太太，今天我想跟您告假。

周蓁漪 是你母亲从北平回来么？——嗯，你父亲说过来着。

〔花园里，周冲又在喊：“四风！四风！”

周蓁漪 你去看看，二少爷在喊你。

〔周冲在喊：“四风。”

鲁四风 在这儿。
〔周冲由中门进，穿一套白西服上身。〕

周冲 （进门只看见四风）四风，我找你一早晨。（看见蓁漪）妈怎么下楼来了？

周蓁漪 冲儿，你的脸怎么这样红？

周冲 我刚同一个同学打网球。（亲热地）我正有许多话要跟您说。您好一点儿没有？（坐在蓁漪身旁）这两天我到楼上看您，您怎么总把门关上？

周蓁漪 我想清静清静。你看我的气色怎么样？四风，你给二少爷拿一瓶汽水。你看你的脸通红。
〔四风由饭厅门口下。〕

周冲 （高兴地）谢谢您。让我看看您。我看您很好，没有一点病。为什么他们总说您有病呢？您一个人躲在房里头，您看，父亲回家三天，您都没有见着他。

周蓁漪 （忧郁地看着冲）我心里不舒服。

周冲 哦，妈，不要这样。父亲对不起您，可是他老了，我是您的将来，我要娶一个顶好的人，妈，您跟我们一块住，那我们一定会叫您快活的。

周蓁漪 （脸上闪出一丝微笑的影子）快活？（忽然）冲儿，你是十七了吧？

周冲 （喜欢他的母亲有时这样奇突）妈，您看，您要再忘了我的岁数，我一定得跟您生气啦！

周蓁漪 妈不是个好母亲。有时候自己都忘了自己在哪儿。（沉思）——哦，十八年了，在这老房子里，你看，妈老了吧？

周冲 不，妈，您想什么？

周蓁漪 我不想什么。

周冲 妈，您知道我们要搬家么？新房子。父亲昨天对我说后天就搬过去。

周蓁漪 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搬房子？

周冲 您想父亲哪一次做事先告诉过我们？——不过我想他老了，他说过以后要不就做矿上的事，加上这旧房子不吉利。——哦，妈，您不知道这房子闹鬼么？前年秋天，半夜里，我象是听见什么似的。

周蓁漪 你不要再说了。

周冲 妈，您也信这些话么？

周蓁漪 我不相信，不过这老房子很怪，我很喜欢它，我总觉得这房子，有点灵气，它拉着我，不让我走。

周冲 （忽然高兴地）哦，妈。——
〔四风拿汽水上。〕

鲁四风 二少爷。

周冲 （站起来）谢谢你。（四风红脸）
〔四风倒汽水。〕

周冲 你给太太再拿一个杯子来，好么？（四风下）

周蓁漪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冲儿，你们为什么这样客气？

周 冲 （喝水）妈，我就想告诉您，那是因为，——（四凤进）——回头我告诉您。妈，您跟我画的扇面呢？

周 蓁漪 你忘了我不是病了么？

周 冲 对了，您原谅我。我，我，——怎么这屋子这样热？

周 蓁漪 大概是窗户没有开。

周 冲 让我来开。

鲁四凤 老爷说过不叫开，说外面比屋里热。

周 蓁漪 不，四凤，开开它。他在外头一去就是两年不回家，这屋子里的死气他是不知道的。（四凤拉开壁龛前的帷幔）

周 冲 （见四凤很费力地移动窗前的花盆）四凤，你不要动。让我来。（走过去）

鲁四凤 我一个人成，二少爷。

周 冲 （争执着）让我。（二人拿起花盆，放下时压了四凤的手，四凤轻轻叫了一声痛）怎么样？四凤？（拿着她的手）

鲁四凤 （抽出自己的手）没有什么，二少爷。

周 冲 不要紧，我跟你拿点橡皮膏。

周 蓁漪 冲儿，不用了。——（转头向四凤）你到厨房去看一看，问问跟老爷做的素菜都做完了没有？
〔四凤由中门下，冲望着她下去。〕

周 蓁漪 冲儿，（冲回来）坐下。你说吧。

周 冲 （看着蓁漪，带了希冀和快乐的神色）妈，我这两天很快活。

周 蓁漪 在这家里，你能快活，自然是好现象。

周 冲 妈，我一向什么都不肯瞒过您，您不是一个平常的母亲，您最 大胆，最有想象力，最同情我的思想的。

周 蓁漪 那我很欢喜。

周 冲 妈，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不，我要跟您商量一件事。

周 蓁漪 你先说给我听听。

周 冲 妈，（神秘地）您不说我么？

周 蓁漪 我不说你，孩子，你说吧。

周 冲 （高兴地）哦，妈——（又停下了，迟疑着）不，不，不，我不说了。

周 蓁漪 （笑了）为什么？

周 冲 我，我怕您生气。（停）我说了以后，你还是一样地喜欢我么？

周 蓁漪 傻孩子，妈永远是喜欢你的。

周 冲 （笑）我的好妈妈。真的，您还喜欢我？不生气？

周 蓁漪 嗯，真的——你说吧。

周 冲 妈，说完以后我还不许您笑话我。

周 蓁漪 嗯，我不笑话你。

周 冲 真的？

周 蓁漪 真的！

周 冲 妈，我现在喜欢一个人。

周 蓁漪 哦！哦！（证实了她的疑惧）

周 冲 （望着他母亲凝视的眼）妈，您看，您的神气又好象说我不应该似的。

周 蓁 不，不，你这句话叫我想起来，——叫我觉得我自己……——
哦，不，不，不。你说吧。这个女孩子是谁？

周 冲 她是世界上最——（看一看蓁）不，妈，您要笑话我。反正
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她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最好的，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

周 蓁 可是你不是喜欢受过教育的人么？她念过书么？

周 冲 自然没念过书。这是她，也可说是她唯一的缺点，然而这并不怪她。

周 蓁 哦。（眼睛暗下来，不得不问下一句，沉重地）冲儿，你说的不是——四凤？

周 冲 是，妈妈。——妈，我知道旁人会笑话我，您不会不同情我的。

周 蓁 （惊愕，停，自语）怎么，我自己的孩子也……

周 冲 （焦灼）您不愿意么？您以为我做错了么？

周 蓁 不，不，那倒不。我怕她这样的孩子不会给你幸福的。

周 冲 不，她是个聪明有感情的人，并且她懂得我。

周 蓁 你不怕父亲不满意你么？

周 冲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周 蓁 别人知道了说闲话呢？

周 冲 那我更不放在心上。

周 蓁 这倒象我自己的孩子。不过我怕你走错了。第一，她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你要是喜欢她，她当然以为这是她的幸运。

周 冲 妈，您以为她没有主张么？

周 蓁 冲儿，你把什么人都看得太高了。

周 冲 妈，我认为您这句话对她用是不合适的。她是最纯洁，最有主张的好孩子，昨天我跟她求婚——

周 蓁 （更惊愕）什么？求婚？（这两个字叫她想笑）你跟她求婚？

周 冲 （很正经地，不喜欢母亲这样的态度）不，妈，您不要笑！她拒绝我了。——可是我很高兴，这样我觉得她更高贵了。她说她不愿意嫁给我。

周 蓁 哦，拒绝！（这两个字也觉得十分可笑）她还“拒绝”你。——哼，我明白她。

周 冲 你以为她不答应我，是故意地造作，虚伪么？不，不，她说，她心里另外有一个人。

周 蓁 她没有说谁？

周 冲 我没有问。总是她的邻居，常见的人吧。——不过真的爱情免不了波折，我爱她，她会渐渐地明白我，喜欢我的。

周 蓁 我的儿子要娶也不能娶她。

周 冲 妈妈，您为什么这样厌恶她？四凤是个好女孩子，她背地总是很佩服您，敬重您的。

周 蓁 你现在预备怎么样？

周 冲 我预备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

周 蓁 你忘了你父亲是什么样一个人啦！

周 冲 我一定要告诉他的。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如果她不愿意我，我仍然是尊重她帮助她的。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我的教育费分给她一半上学。

周蓁漪 你真是个孩子。

周 冲 （不高兴地）我不是孩子。

周蓁漪 你父亲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梦打破了。

周 冲 我不相信。——（有点沮丧）得了，妈，我们不谈这个吧。哦，昨天我见着哥哥，他说他这次可要到矿上去做事了，他明天就走，他说他太忙，他叫我告诉您一声，他不上楼见您了。您不会怪他吧？

周蓁漪 为什么？怪他？

周 冲 我总觉得您同哥哥的感情不如以前那样似的。妈，您想，他自幼就没有母亲，性情自然容易古怪。我想他的母亲一定也感情很盛的，哥哥就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周蓁漪 你父亲回来了，你少说哥哥的母亲，免得你父亲又板起脸，叫一家子不高兴。

周 冲 妈，可是哥哥现在真有点怪，他喝酒喝得很多，脾气很暴，有时他还到外国教堂去，不知干什么？

周蓁漪 他还怎么样？

周 冲 前三天他喝得太醉了。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他恨他自己，说了许多我不大明白的话。

周蓁漪 哦！

周 冲 最后他忽然说，他从前爱过一个他决不应该爱的女人！

周蓁漪 （自语）从前？

周 冲 说完就大哭，当时就逼着我，要我离开他的屋子。

周蓁漪 他还说什么话来么？

周 冲 没有，他很寂寞的样子，我替他很难过，他到现在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周蓁漪 （喃喃地）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周 冲 （听见门外脚步的声音，回头看）咦，哥哥进来了。

〔中门大开，周萍进。他约莫有二十八九，颜色苍白，躯干比他的弟弟略微长些。他的面目清秀，甚至于可以说美，但不是一看就使女人醉心的那种男子。他有宽而黑的眉毛，有厚的耳垂，粗大的手掌，乍一看，有时会令人觉得他有些戆气的；不过，若是你再长久地同他坐一坐，会感到他的气味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纯朴可喜，他是经过了雕琢的，虽然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滓渣经过了教育的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了；但是一种可以炼钢熔铁，火炽的，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蛮”力，也就因为郁闷，长久离开了空气的原因，成为怀疑的，怯弱的，莫名其妙的了。和他谈两三句话，便知道这也是一个美丽的空形，如生在田野的麦苗移植在暖室里，虽然也开花结实，但是空虚脆弱，经不起现实的风霜。在他灰暗的眼神里，你看见了不定，犹疑，怯弱同冲突。当他的眼神暗下来，瞳人微微地在闪烁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审阅自己的内心过误，而又怕人窥探

出他是这样无能，只讨生活于自己的内心的小圈子里。但是你以为他是做不出惊人的事情，没有男子的胆量么？不，在他感情的潮涌起来的时候，——哦，你单看他眼角间一条时时刻刻地变动的刺激人的圆线，极冲动而敏锐的红而厚的嘴唇，你便知道在某种时候，他会冒然地做出自己终身诅咒的事，而他生活是不会有计划的。他的唇角松弛地垂下来。一点疲乏会使他眸子发呆，叫你觉得他不能克制自己，也不能有规律地终身做一件事。然而他明白自己的病，他在改，不，不如说在悔，永远地在悔恨自己过去由直觉铸成来的错误；因为当着一个新的冲动来时，他的热情，他的欲望，整个如潮水似地冲上来，淹没了。他一星的理智，只是一段枯枝卷在漩涡里，他便昏迷似地做出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这样很自然地一个大错跟着一个更大的错。所以他是道德念的，有情爱的，但同时又是渴望着生活，觉得自己是个有肉体的人。于是他痛苦了，他恨自己，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敢做坏事的人，于是他会同情鲁贵。他又钦羨一切抱着一件事业向前做，有一般人所谓的道德，为模范市民，模范家长的人，于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是一个无瑕的男子。他觉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骗他的父亲是不对了，并不是因为他怎么爱他的父亲（固然他不能不说爱他），他觉得这样是卑鄙，象老鼠在狮子睡着的时候偷咬一口的行为，同时如一切好内省而又冲动的人，在他的直觉过去，理智冷回来的时候，他更刻毒地恨自己，更深地觉得这是反人性，一切的犯了罪的苦都牵到自己身上。他要把自己拯救起来，他需要新的力，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助一把，把他由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他愿意找。他见着四凤，当时就觉得她新鲜，她的“活”！他发现他最需要的那一点东西，是充满地流动着在四凤的身上。她有“年轻”，有“美”，有充溢着的血，固然他注意到她是粗，但是他直觉到这才是他要的，突然地他厌恶一切忧郁过分的女人，忧郁已经蚀尽了他的心；他也恨一切经过教育陶冶的女人，（因为她们会提醒他的缺点）同一切细致的情绪，他觉得“腻”！〔然而这种感情的波纹是在他心里隐约地颤抖着，潜伏着；他自己只是顺着自己的情感的流在走，他不能用理智再冷酷地剖析自己，他怕，他有时是怕看自己内心的残疾的。现在他不得不爱四凤了，他的得救将在她身上，他要死心塌地地爱，他想这样忘了自己。他要动，要生，拉着四凤的衣裾，随着她上无羁绊的岸，同时，他在四凤面前有时的确忘了自己，在她象小孩的圆脸前，时常把从前的疚错轻轻地放开，然而他也明白，他这次的爱不只是为求自己心灵的药，他还有一个地方是渴。但是在这一层他并不觉得从前的冲突，他想好好地待她，心里觉得这样也说得过去了。经过她那有处女香的温热的气息后，豁然地他觉出心地的清朗，他看见了自己心内的太阳，他想“这个大概是她吧！”于是就把生命交给这个女孩子，然而昔日的

记忆如巨大的铁掌抓住了他的心，不时地，尤其是在蘩漪面前，他感觉一丝一丝刺心的疼痛；他便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噩梦似的老房子，走到任何地方。而在未打开这个狭的笼之先，四凤不能了解也不能安慰他的疚伤的时候，便不自主地纵于酒，于热烈的狂欢，于一切外面的刺激之中。于是他精神颓丧，永远成了不安定的神情。

〔现在他穿一件藏青的绸袍，西服裤，漆皮鞋，没有修脸。整个是不整齐，他打着呵欠。〕

周 冲 哥哥。
周 萍 你在这儿。
周 蘩漪 （觉得没有理她）萍！
周 萍 哦？（低了头，又抬起）您——您也在这儿。
周 蘩漪 我刚下楼来。
周 萍 （转头问冲）父亲没有出去吧？
周 冲 没有，你预备见他么？
周 萍 我想在临走以前跟父亲谈一次。（一直走向书房）
周 冲 你不要去。
周 萍 他老人家干什么呢？
周 冲 他大概跟一个人谈公事。我刚才见着他，他说他一会儿会到这儿来，叫我们在这儿等他。
周 萍 那我先回到我屋子里写封信。（要走）
周 冲 不，哥哥，母亲说好久不见你。你不愿意一齐坐一坐，谈谈么？
周 蘩漪 你看，你让哥哥歇一歇，他愿意一个人坐着的。
周 萍 （有些烦）那也不见得，我总怕父亲回来，您很忙，所以周冲你不知道母亲病了么？
周 蘩漪 你哥哥怎么会把我的病放在心上？
周 冲 妈！
周 萍 您好一点了么？
周 蘩漪 谢谢你，我刚刚下楼。
周 萍 对了，我预备明天离开家里到矿上去。
周 蘩漪 哦，（停）好得很。——什么时候回来呢？
周 萍 不一定，也许两年，也许三年。哦，这屋子怎么闷气得很。
周 冲 窗户已经打开了。——我想，大概是大雨要来了。
周 蘩漪 （停一停）你在矿上做什么呢？
周 冲 妈，你忘了，哥哥是专门矿科的。
周 蘩漪 这是理由么，萍？
周 萍 （拿起报纸看，遮掩自己）说不出来，象是家里住得太久了，烦得很。
周 蘩漪 （笑）我怕你是胆小吧？
周 萍 怎么讲？
周 蘩漪 这屋子曾经闹过鬼，你忘了。
周 萍 没有忘。但是这儿我住厌了。
周 蘩漪 （笑）假若我是你，这周围的人我都会厌恶，我也离开这个死地方的。

周 冲 妈，我不要您这样说话。

周 萍 哼，我自己对自己都恨不够，我还配说厌恶别人？——得了，我还是回屋去吧。（起立）

〔书房门开。

周 冲 别走，这大概是爸爸来了。

〔里面的声音：（书房门开一半，周朴园进向内，露着半个身子说话）我的意思是这么办，没有问题了，很好，再见吧，不送。

〔门大开，周朴园进，他约莫有五六十岁，鬓发已经斑白，带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鸷的眼，在底下闪烁着。象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他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峻厉。他穿的衣服，还是二十年前的新装，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底下是白纺绸的衬衣，长衫的领扣松散着，露着颈上的肉。他的衣服很舒展地在他身上，却依然是严整，没有一丝尘垢。他有些胖，背微微地伛偻，面色苍白，腮肉很松弛地垂下来，眼眶略微下陷，眸子闪闪地放着光彩，时常也倦怠地闭着眼皮。他整个的脸带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是和倔强。年轻时一切的冒失，狂妄已经为脸的皱纹深深遮盖着，再也寻不着一点痕迹，只有他的半白的头发还保持昔日的丰采，很润泽地分梳到后面。在阳光底下，他的脸呈着银白色，这一般人说是贵人的特征。所以他才有这样大的矿产。他的下颏的胡须，已经灰白，常用一只象牙的小梳梳理。他的大指套着一个扳指。

〔他现在精神很饱满，沉重地走出来。

周 萍 周冲（同时）爸。

周 冲 周冲客走了？

周朴园 （点头，转向蘩漪）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完全好了么？

周蘩漪 病原来不很重——回来身体好么？

周朴园 还好。——可是你还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冲儿，你看你母亲的气色比以前怎么样？

周 冲 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

周朴园 （不喜欢儿子们这样答复老人的话，沉重地，眼翻上来）谁告诉你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来问你母亲的病么？（坐沙发）

周蘩漪 （怕他又开庭教训）朴园，你的样子象有点瘦了似的。——矿上的罢工究竟怎么样？

周朴园 昨天早上已经复工，不生问题。

周 冲 爸爸，怎么鲁大海还在这儿等着要见您呢？

周朴园 谁是鲁大海？

周 冲 鲁贵的儿子。前年荐进去，这次当代表的。

周朴园 这个人！我想这个人有背景，厂方已经把他开除了。

周 冲 开除！爸爸，这个人脑筋很清楚，我方才跟这个人谈了一回。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

周朴园 哼，现在一般青年人，跟工人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象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周冲 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努力，我们应当同情的。并且我们这样享福，同他们争饭吃，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

周朴园 （眼翻上来）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的多！

周冲 （被压制下去，然而）爸，我听说矿上对于这次受伤的工人不给一点抚恤金。

周朴园 （头扬起来）我认为你这次说话说得太多了。（向蓢）这两年他学得很象你了。（看钟）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嗯，你们自己有什么话说么？

周萍 爸，刚才我就想见您。

周朴园 哦，什么事？

周萍 我想明天就到矿上去。

周朴园 这边公司的事，你交代完了么？

周萍 差不多完了。我想请父亲给我点实在的事情做，我不想看看就完事。

周朴园 （停一下，看萍）苦的事你成么？要做就做到底。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叫旁人说闲话的。

周萍 这两年在这儿做事太舒服，心里很想在内地乡下走走。

周朴园 让我想想。——（停）你可以明天起身，做哪一类事情，到了矿上我再打电报给你。

〔四凤由饭厅门入，端了碗普洱茶。〕

周冲 （犹豫地）爸爸。

周朴园 嗯，你？

周冲 我现在想跟爸爸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朴园 什么？

周冲 我想把我的学费的一部分分出来。

周朴园 哦。

周冲 把我的学费拿出一部分送给——

周朴园 （四凤端茶，放朴园前）哦，四凤，——（向冲）你先等一等。——（向四凤）叫你跟太太煎的药呢？

鲁四风 煎好了。

周朴园 为什么不拿来？

鲁四风 （看蓢漪，不说话）

周蓢漪 她刚才跟我倒来了，我没有喝。

周朴园 为什么？（停，向四凤）药呢？

周蓢漪 （快说）倒了，我叫四凤倒了。

周朴园 （慢）倒了？哦？（更慢）倒了！——（向四凤）药还有么？

鲁四风 药罐里还有一点。

周朴园 倒了来。

周蓢漪 （反抗地）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周朴园 （向四凤，高声）倒了来。

〔四凤走在左面倒药。〕

周冲 哦，妈不愿意，您何必这样强迫呢？

周朴园 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向蓢漪，低声）你喝了，就会完全好的。（见四凤犹豫，指药）送到太太那里去。

周蓢漪 好，先放在这儿。

周朴园 不。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

周蓢漪 （忽然）四凤，你把它拿走。

周朴园 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周蓢漪 （声颤）我不想喝。

周朴园 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周冲 （反抗地）爸！

周朴园 （怒视）去！
〔冲只好把药端到蓢漪面前。〕

周朴园 说，请母亲喝。

周冲 （拿着药碗，手发颤回头，高声）爸，您不该这样。

周朴园 （高声地）我要你说。

周萍 （低头，至冲前低声）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周冲 （无法，含着泪，向着母亲）您喝吧，为我喝一点吧，要不然，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

周蓢漪 哦，留着晚上喝不成么？

周朴园 蓢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周蓢漪 （四面看一看，望望朴园，又望望萍。拿起药，泪落，忽而又放下）哦，不！

周朴园 萍儿，劝你母亲喝下去。

周萍 爸！我——

周朴园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萍走至蓢漪前。〕

周萍 （求恕地）哦，爸！

周朴园 （高声）跪下！（萍望蓢漪及冲；蓢漪泪痕满面，冲身体发抖）叫你跪下！（萍正向下跪）

周蓢漪 好，我喝，我现在喝！（拿起碗，一气喝下）哦……天哪！
（哭着，由右边饭厅跑下）
〔半晌。〕

周朴园 （看表）还有三分钟。（向冲）你刚才说的事呢？

周冲 （抬头，慢慢地）什么？

周朴园 你说把你的学费分出一部分？——嗯，是怎样？

周冲 （低声）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啦。

周朴园 真没有什么新鲜的问题啦么？

周冲 （哭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母亲的话是对的。（跑向饭厅）

周朴园 冲儿，上哪儿去？

周冲 到楼上去看看妈。

周朴园 就这么跑了么？

周 冲 （抑制着自己，走回去）是，父亲，我要走了，您有事么？
周朴园 去吧。（冲向饭厅走了两步）回来。
周 冲 爸爸。
周朴园 你告诉你的母亲，说我已经请德国的克大夫来，跟她看病。
周 冲 妈不是已经吃了您的药了么？
周朴园 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象是不轻。（回头向萍）
我看，你也是一样。
周 萍 爸，我想下去，歇一回。
周朴园 不，你不要走。我有话跟你说。（向冲）你告诉她，说克大夫是个有名的脑病专家，我在德国认识的。来了，叫她一定看一看，听见了没有？
周 冲 听见了。（走了两步）爸，没有事啦？
周朴园 上去吧。
（冲由饭厅下。）
周朴园 （回头向四凤）四凤，我记得我告诉过你。这个房子你们没有事就得走的。
鲁四凤 是，老爷。（也由饭厅下）
〔鲁贵由书房上。〕
鲁 贵 （见着老爷，便不自主地好象说不出话来）老，老，老爷。客，客来了！
周朴园 哦，先请到大客厅里去。
鲁 贵 是，老爷。（鲁贵下）
周朴园 怎么这窗户谁开开了？
周 萍 弟弟跟我开的。
周朴园 关上，（擦眼镜）这屋子不要底下人随便进来，回头我预备一个人在这里休息的。
周 萍 是。
周朴园 （擦着眼镜，看周围的家具）这间屋子的家具多半是你生母顶喜欢的东西。我从南边移到北边，搬了多少次家，总是不肯丢下的。（戴上眼镜，咳嗽一声）这屋子排的样了，我愿意总是三十年前的老样子，这叫我的眼看着舒服一点。（踱到桌前，看桌上的相片）你的生母永远喜欢夏天把窗户关上的。
周 萍 （强笑着）不过，爸爸，纪念母亲也不必——
周朴园 （突然抬起头来）我听人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周 萍 （惊）什——什么？
周朴园 （低声走到萍的面前）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么？并且——（停）——对不起你的母亲么？
周 萍 （失措）爸爸。
周朴园 （仁慈地，拿着萍的手）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愿意当着人谈这件事。（停，喘一口气，严厉地）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周萍（更惊恐）爸，没有的事，没有，没有。
周朴园 一个人敢做一件事就要敢当一件事。

周 萍 （失色）爸！
周朴园 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场里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
周 萍 哦，（喘出一口气）您说的是——
周朴园 这些事是真的么？（半晌）说实话！
周 萍 真的，爸爸。（红了脸）
周朴园 将近三十的人应当懂得“自爱！”——你还记得你的名为什么叫萍吗？
周 萍 记得。
周朴园 你自己说一遍。
周 萍 那是因为母亲叫侍萍，母亲临死，自己替我起的名字。
周朴园 那我请你为你的生母，你把现在的行为完全改过。
周 萍 是，爸爸，那是我一时的荒唐。
〔鲁贵上，由书房。
鲁 贵 老，老，老爷。客，——等，等，等了好半天啦。
周朴园 知道。
〔鲁贵退。
周朴园 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
周 萍 是，爸爸。
周朴园 来人啦。（自语）哦，我有点累啦。（萍扶他至沙发坐）
〔鲁贵上。
鲁 贵 老爷。
周朴园 你请客到这边来坐。
鲁 贵 是，老爷。
周 萍 不，——爸，您歇一会吧。
周朴园 不，你不要管。（向鲁贵）去，请进来。
鲁 贵 是，老爷。
〔鲁贵下，朴园拿出一支雪茄，萍为他点上，朴园徐徐抽烟，端坐。

——幕落——

第二幕

〔午饭后，天气更阴沉，更郁热，潮湿的空气，低压着在屋内的人，使人成为烦躁的了。周萍一个人由饭厅走上来，望望花园，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偷偷走到书房门口，书房里是空的，也没有人。忽然想起父亲在别的地方会客，他放下心，又走到窗户前开窗门，看着外面绿荫荫的树丛。低低地吹出一种奇怪的哨声，中间他低沉地叫了两三声“四凤！”不一时，好象听见远处有哨声在回应，渐移渐近，他又缓缓地叫一声“凤儿！”门外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萍，是你么？”萍就把窗门关上。

〔四凤由外面轻轻地跑进来。

周萍 （回头，望着中门，四凤正从中门进，低声，热烈地）凤儿！
（走近，拉着她的手）
鲁四风 不，（推开他）不，不。（谛听，四面望）看看，有人！
周萍 没有，凤，你坐下。（推她到沙发坐下）
鲁四风 （不安地）老爷呢？
周萍 在大客厅会客呢。
鲁四风 （坐下，叹一口长气。望着）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周萍 嗯。
鲁四风 你连叫我都不敢叫。
周萍 所以我要离开这儿哪。
鲁四风 （想一下）哦，太太怪可怜的。为什么老爷回来，头一次见太太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萍 父亲就是这个样，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
鲁四风 我——我怕得很。
周萍 怕什么？
鲁四风 我怕万一老爷知道了，我怕。有一天，你说过，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老爷的。
周萍 可怕的事不在这儿。
鲁四风 还有什么？
周萍 你没有听见什么话？
鲁四风 什么？（停）没有。
周萍 关于我，你没有听见什么？
鲁四风 没有。
周萍 从来没听说过什么？
鲁四风 没有——你说什么？
周萍 那——没什么！没什么？
鲁四风 我信你，我相信你以后永远不会骗我。这我就够了。——刚才，我听你说，你明天就要到矿上去。
周萍 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
鲁四风 （爽直地）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周萍 因为——（笑）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鲁四风 这边的事我早晚是要走的。——太太，说不定今天要辞掉我。
周萍 她要辞掉你，——为什么？

鲁四风 你不要问。

周 萍 不，我要知道。

鲁四风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我想，太太大概没有这个意思。
为了我，你别提这件事好吧。（停）萍，你带我去好不好？周萍

不。

鲁四风 萍，我好好地侍候你，你要这么一个人。我跟你抄东西，缝衣服，烧饭做菜，我都做得好，只要你叫我跟你在一块儿。

周 萍 哦，我还要一个女人，跟着我，侍候我，叫我享福？难道，这些年，在家里，这种生活我还不够么？

鲁四风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是不成的。

周 萍 凤，你看不出来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出去？——你这不是孩子话吗？

鲁四风 萍，你带我走！我不连累你，要是外面因为我，说你的坏话，我立刻就走。你——你不要怕。

周 萍 凤，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么？你不应该这么想我。——哼，我怕，我怕什么？这些年，我做出这许多的……哼，我的心都死了，我恨极了我自己。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的，我反而怕人家骂？
哼，让大家说吧，周家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怕什么，我喜欢她。

鲁四风 萍，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我也不怨你的。（想）

周 萍 你现在想什么？

鲁四风 我想，你走了以后，我怎么样。

周 萍 你等着我。

鲁四风 可是你忘了一个人。

周 萍 谁？

鲁四风 他总不放松我。

周 萍 哦，他呀——他又怎么样？

鲁四风 他又把前一月的话跟我提了。

周 萍 他说，他要你？

鲁四风 不，他问我肯嫁他不肯。

周 萍 你呢？

鲁四风 我先没有说什么，后来他逼着问我，我只好告诉他实话。

周 萍 实话？

鲁四风 我没有说旁的。我只提我已经许了人家。

周 萍 他没有问旁的？

鲁四风 没有，他倒说，他要供给我上学。

周 萍 上学？（笑）他真呆气！——可是，谁知道，你听了他的话，也许很喜欢的。

鲁四风 你知道我不喜欢，我愿意老陪着你。

周 萍 可是我已经快三十了，你才十八，我也不比他的将来有希望，并且我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鲁四风 萍，你不要同我瞎扯，我现在心里很难过。你得想出法子，他是个孩子，老是这样装着腔，对付他，我实在不喜欢。你又

不许我跟他说明白。

周 萍 我没有叫你不跟他说。

鲁四风 可是你每次见我跟他在一块儿，你的神气，偏偏——

周 萍 我的神气那自然是不快活的。我看见我最喜欢的女人时常跟别人在一块儿。哪怕他是我的弟弟，我也不情愿的。

鲁四风 你看你又扯到别处。萍，你不要扯，你现在到底对我怎么样？你要跟我说明白。

周 萍 我对你怎么样？（他笑了。他不愿意说，他觉女人们都有些呆气，这一句话似乎有一个女人也这样问过他，他心里隐隐有些痛）要我说出来？只好（笑）那么，你要我怎么说呢？

鲁四风 （苦恼地）萍，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你还这样欺负人。

周 萍 （他不喜欢这样，同时又以为她究竟有些不明白他）哦！（叹了一口气）天哪！

鲁四风 萍，我父亲只会跟我要钱，我哥哥瞧不起我，说我没有志气，我母亲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她一定恨我。哦，萍，没有你就没有了我。你是我的父亲，我的哥哥，我的母亲，他们也许有一天会不理我，你不能够的，你不能够的。（抽咽）

周 萍 四风，不，不，别这样，你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鲁四风 我的妈最疼我，我的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做事，我怕她万一看出我的谎话，知道我在这里做了事并且同你……如果你又不是真心的，……那我——那我就伤了我妈的心了。（哭）还有，……

周 萍 不，凤，你不该这样疑心我。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预备到你那里去。

鲁四风 不，我妈今天回来。

周 萍 那么，我们在外面会一会好么？

鲁四风 不成，我妈晚上一定会跟我谈话的。

周 萍 不过，我明天早车就要走了。

鲁四风 你真不预备带我走么？

周 萍 孩子！那怎么成？

鲁四风 那么，你——你叫我想想。

周 萍 我先要一个人离开家，过后，再想法子，跟父亲说明白，把你接出来。

鲁四风 （看着他）也好，那么今天晚上你只好到我家里来。我想，那两间房子，爸爸跟妈一定在外房睡，哥哥总是不在家睡觉，我的房子在半夜里一定是空的。

周 萍 那么，我来还是先吹哨，（吹一声）你听得清楚吧？

鲁四风 嗯，我要是叫你来，我的窗上一定有个红灯，要是没有灯，那你千万不要来。

周 萍 不要来？

鲁四风 那就是我改了主意，家里一定有许多人。

周 萍 好，就这样。十一点钟。

鲁四风 嗯，十一点。

〔鲁贵由中门上，见四凤和大少爷在这里，突然停住，故意地做出懂事的假笑。

鲁 贵 哦！（向四凤）我正要找您。（向萍）大少爷，您刚吃完饭。

鲁四凤 找我有何事？

鲁 贵 你妈来了。

鲁四凤 （喜形于色）妈来了，在哪儿？

鲁 贵 在门房，跟你哥哥刚见面。

〔四凤跑向中门。

周 萍 四凤，见着你妈，跟我问个好。

鲁四凤 谢谢您，回头见。（凤下）

鲁 贵 大少爷，您是明天起身么？

周 萍 嗯。

鲁 贵 让我送送您。

周 萍 不用，谢谢您。

鲁 贵 平时总是您心好，照顾着我们。您这一走，我同我这丫头都得惦记着您了。

周 萍 （笑）你又没钱了吧？

鲁 贵 （奸笑）大少爷，您这可是开玩笑。——我说的是实话，四凤知道，我总是背后说大少爷好的。

周 萍 好吧。——你没有事么？

鲁 贵 没事，没事，我只跟您商量点闲拌儿。您知道，四凤的妈来了，楼上的太太要见她，……

〔蔡漪由饭厅门上，

鲁 贵 一眼看见，话说了一半，又吞进。

鲁 贵 哦，太太下来了！太太，您病完全好啦？（蔡漪点一点头）

鲁 贵 直惦记着。

周蔡漪 好，你下去吧。

〔鲁贵鞠躬由中门下。

周蔡漪 （向萍）他上哪儿去了？

周 萍 谁？

周蔡漪 你父亲。

周 萍 他有事情，见客，一会儿就回来。

弟弟呢？

周蔡漪 他只会哭，他走了。

周 萍 哦。（停）我要走了，我现在要收拾东西去。（走向饭厅）

周蔡漪 回来，（萍停步）我请你略微坐一坐。

周 萍 什么事。

周蔡漪 有话说。

周 萍 （看出她的神色）你象是有很重要的话跟我谈似的。

周蔡漪 嗯。

周 萍 说吧。

周蔡漪 我希望你明白方才的情形。这不是一天的事情。

周 萍 父亲一向是那样，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的。

周蔡漪 可是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

周 萍 我明白你。那么你顶好不听他的话就得了。

周 蕻 萍，我盼望你还是从前那样诚恳的人。顶好不要学着现在一般青年人玩世不恭的态度。你知道我没有你在我面前这样，我已经很苦了。

周 萍 所以我就要走了。不要叫我们见着，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周 蕻 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

周 萍 我想，我很明白地对你表示过。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我想你很明白。

周 蕻 很明白。

周 萍 那么，我是个最糊涂，最不明白的人。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周 蕻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周 萍 我最对不起的人，自然也有，但是我不必同你说。

周 蕻 （冷笑）那不是她！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周 萍 你疯了。

周 蕻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

周 萍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

周 蕻 （气极）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你也说体面？（冷笑）我在这样的体面家庭已经十八年啦。周家家庭里所出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象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祸移在人身上，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周 萍 蕻，大家庭自然免不了不良分子，不过我们这一枝，除了我，……

周 蕻 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良家的姑娘。

周 萍 你不要乱说话。

周 蕻 萍，你再听清楚点，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周 萍 （惊异而无主地）你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周 蕻 请你问你的体面父亲，这是他十五年前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指桌上相片）你就是这年轻的姑娘生的小孩。她因为你父亲又不要她，就自己投河死了。

周 萍 你，你，你简直……——好，好，（强笑）我都承认。你预备怎么样？你要跟我说什么？

周 蕻 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年象刚才一样的凶横压迫，把我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象母亲，情妇不象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的我！

周 萍 引诱！我请你不要用这两个字好不好？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周 蕻 你忘记了在这屋子里，半夜，我哭的时候，你叹息着说的话么？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

周 萍 你忘了。那是我年轻，我的热叫我说出来这样糊涂的话。

周 蕻 你忘了，我虽然比你只大几岁，那时，我总还是你的母亲，你知道你不该对我说这种话么？

周 萍 哦——（叹了一口气）总之，你不该嫁到周家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周家有的是做过坏事杀过人的祖先。

周 蕻 对了，罪恶，罪恶。你的祖宗们就不曾清白过，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

周 萍 年轻人一时糊涂，做错了的事，你就不肯原谅么？（苦恼地皱着眉）

周 蕻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让你说，我该怎么办？

周 萍 那，那我也不知道，你来说吧！

周 蕻 （一字一字地）我希望你不要走。

周 萍 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样的家庭，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这样活活地闷死么？

周 蕻 你既然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放在家里？

周 萍 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

周 蕻 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周 萍 （冷冷地）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周 蕻 （没想到他这一句话，呆了一下）哦，你是你的父亲的儿子。——这些月，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周 萍 也可以说是怕他，才这样的吧。

周 蕻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把一个真正明白你，爱你的人丢开不管么？

周 萍 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周 蕻 （冷冷地）怎么说，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笑）父亲的儿子？（狂笑）父亲的儿子，（狂笑，忽然严厉地冷静）哼，都是些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早不曾知道你！

周 萍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我对不起你，我已经同你详细解释过，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我告诉你，我厌恶。我负起我的责任，我承认我那时的错，然而叫我犯了那样的错，你也不能完全无罪的。你是我认为最聪明，最能了解人的女子，所以我想，你最后会原谅我。我的态度，你现在骂我玩世不恭也

好，不负责任也好，我告诉你，我盼望你这一次的谈话是我们最末一次谈话了。（走向饭厅门）

周 蓁 漪 （沉重的语气）站着。（萍立住）我希望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我不是请求你。我盼望你用你的心，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屋子说的，（停，难过）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的欺侮，你可以想一想。

周 萍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我自己这些天的痛苦，我想你不是不知道，好，请你让我走吧。

〔周萍由饭厅下，蓁漪的眼泪一颗颗地流在腮上，她走到镜台前，照着自己苍白的有皱纹的脸，便嚤嚤地扑在镜台上哭起来。

〔鲁贵偷偷地由中门走进来，看见太太在哭。

鲁 贵 （低声）太太！

周 蓁 漪 （突然站起）你来干什么？

鲁 贵 鲁妈来了好半天啦。

周 蓁 漪 谁？谁来好半天啦？

鲁 贵 我家里的，太太不是说过要我叫她来见么？

周 蓁 漪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

鲁 贵 （假笑）我倒是想着，可是我（低声）刚才瞧见太太跟大少爷说话，所以就没敢惊动您。

周 蓁 漪 啊你，你刚才在——

鲁 贵 我？我在大客厅伺候老爷见客呢！（故意地不明白）太太有什么事么？

周 蓁 漪 没什么，那么你叫鲁妈进来吧。

鲁 贵 （谄笑）我们家里的是个下等人，说话粗里粗气，您可别见怪。

周 蓁 漪 都是一样的人。我不过想见一见，跟她谈谈闲话。

鲁 贵 是，那是太太的恩典。对了，老爷刚才跟我说，怕明天要下大雨，请太太把老爷的那一件旧雨衣拿出来，说不定老爷就要出去。

周 蓁 漪 四凤跟老爷检的衣裳，四凤不会拿么？

鲁 贵 我也是这么说啊，您不是不舒服么？可是老爷吩咐，不必要四凤，还是要太太自己拿。

周 蓁 漪 那么，我一会儿拿来。

鲁 贵 不，是老爷吩咐，说现在就要拿出来。

周 蓁 漪 哦，好，我就去吧。——你现在叫鲁妈进来，叫她在这房里等一等。

鲁 贵 是，太太。

〔鲁贵下。蓁漪的脸更显得苍白，她在极力压制自己的烦郁。

周 蓁 漪 （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自语）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

你们。（望着空空的前面继而垂下头去。鲁贵上）

鲁 贵 刚才小当差来，说老爷催着要。

周 蕻 漪 （抬头）好，你先去吧。我叫陈妈送去。

〔蕻漪由饭厅下，贵由中门下。移时鲁妈——即鲁侍萍——与四凤上。鲁妈的年纪约有四十七岁的光景，鬓发已经有点斑白，面貌很白净，看上去也只有三十八九岁的样子。她的眼有些呆滞，时而呆呆地望着前面，但是在那秀长的睫毛，和她圆大的眸子间，还寻得出她少年时静慧的神韵。她的衣服朴素而有身份，蓝旧布裤褂，很洁净地穿在身上。远远地看着，依然象大家户里落魄的妇人。

她的高贵的气质和她的丈夫的鄙俗，奸小，恰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她的头还包着一条白布手巾，怕是坐火车围着避土的，她说话总好微微地笑，尤其因为刚见着两年未见的亲儿女，神色还是快慰地闪着快乐的光彩。她的声音很低，很沉稳，语音象一个南方人曾经和北方人相处很久，夹杂着许多模糊、轻快的南方音，但是她的字句说得很清楚。她的牙齿非常齐整，笑的时候在嘴角旁露出一对深深笑涡，叫我们想起来四凤笑时，口旁一对浅浅的涡的影子。

〔鲁妈拉着女儿的手，四凤就象个小鸟偎在她身边走进来。后面跟着鲁贵，提着一个旧包袱。他骄傲地笑着，比起来，这母女的单纯的欢欣，他更是粗鄙了。

鲁四凤 太太呢？

鲁 贵 就下来。

鲁四凤 妈，您坐下。（鲁妈坐）您累么？

鲁妈不累。

鲁四凤 （高兴地）妈，您坐一坐。我给您倒一杯冰镇的凉水。

鲁侍萍 不，不要走，我不热。

鲁 贵 凤儿，你跟你妈拿一瓶汽水来，（向鲁妈）这儿公馆什么没有？一到夏天，柠檬水，果子露，西瓜汤，橘子，香蕉，鲜荔枝，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鲁侍萍 不，不，你别听你爸爸的话。这是人家的东西。你在我身旁跟我多坐一会，回头跟我同——同这位周太太谈谈，比喝什么都强。

鲁 贵 太太就会下来，你看你，那块白包头，总舍不得拿下来。

鲁侍萍 （和蔼地笑着）真的，说了那么半天。（笑望着四凤）连我在火车上白手巾都忘了解啦。（要解它）

鲁四凤 （笑着）妈，您让我替您解开吧。（走过去解。这里，鲁贵走到小茶几旁，又偷偷地把烟放在自己的烟盒里）

鲁侍萍 （解下白手巾）你看我的脸脏么？火车上尽是土，你看我的头发，不要叫人家笑。

鲁四凤 不，不，一点都不脏。两年没见您，您还是那个样。

鲁侍萍 哦，凤儿，你看我的记性。谈了这半天，我忘记把你顶喜欢的东西跟你拿出来啦。

鲁四风 什么？妈。

鲁侍萍 （由身上拿出一个小包来）你看，你一定喜欢的。

鲁四风 不，您先别给我看，让我猜猜。

鲁侍萍 好，你猜吧。

鲁四风 小石猴？

鲁侍萍 （摇头）不对，你太大了。

鲁四风 小粉扑子。

鲁侍萍 （摇头）给你那个有什么用？

鲁四风 哦，那一定是小针线盒。

鲁侍萍 （笑）差不多。

鲁四风 那您叫我打开吧。（忙打开纸包）哦，妈！顶针，银顶针！爸，您看，您看！（给鲁贵看）

鲁 贵 （随声说）好！好！

鲁四风 这顶针太好看了，上面还镶着宝石。

鲁 贵 什么？（走两步，拿来细看）给我看看。

鲁侍萍 这是学校校长的太太送给我的。校长丢了个要紧的钱包，叫我拾着了，还给他。校长的太太就非要送给我东西，拿出一大堆小首饰，叫我挑，送给我的女儿。我就检出这一件，拿来送给你，你看好不好？

鲁四风 好，妈，我正要这个呢。

鲁 贵 咦，哼，（把顶针交给四风）得了吧，这宝石是假的，你挑的真好。

鲁四风 （见着母亲特别欢喜说话，轻蔑地）哼，您呀，真宝石到了您的手里也是假的。

鲁侍萍 凤儿，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鲁四风 （撒娇）妈，您不知道，您不在这儿，爸爸就拿我一个人撒气，尽欺负我。

鲁 贵 （看不惯他妻女这样“乡气”，于是轻蔑地）你看你们这点穷相，走到大家公馆，不来看看人家的阔排场，尽在一边闲扯。四风，你先把你这两年做的衣裳给你妈看看。

鲁四风 （白眼）妈不希罕这个。

鲁 贵 你不也有点首饰么？你拿出来给你妈开眼。看看还是我对，还是把女儿关在家里对？

鲁侍萍 （向鲁贵）我走的时候嘱咐过你，这两年写信的时候也总不断地提醒过你，我说过我不愿意把我的女儿送到一个阔公馆，叫人家使唤。你偏——（忽然觉得这不是谈家事的地方，回头向四风）你哥哥呢？

鲁四风 不是在门房里等着我们么？

鲁 贵 不是等着你们，人家等着见老爷呢。（向鲁妈）去年我叫人跟你捎个信，告诉你大海也当了矿上的工头，那都是我在这儿嘀咕上的。

鲁四风 （厌恶她父亲又表白自己的本领）爸爸，您看哥哥去吧。他的脾气有点不好，怕他等急了，跟张爷刘爷们闹起来。

鲁 贵 真他妈的。这孩子的狗脾气我倒忘了，（走向中门，回头）你

们好好在这屋子坐一会，别乱动，太太一会儿就下来。

〔鲁贵下。母女见鲁贵走后，如同犯人望见狱丁走一样，舒展地吐出一口气来。母女二人相对凄然地笑了一笑，刹那间，她们脸上又浮出欢欣，这次是由衷心升起来愉快的笑。

鲁侍萍 （伸出手来，向四凤）哦，孩子，让我看看你。

〔四凤走到母亲面前。跪下。

鲁四风 妈，您不怪我吧？您不怪我这次没听您的话，跑到周公馆做事吧？

鲁侍萍 不，不，做了就做了。——不过为什么这两年你一个字也不告诉我，我下车走到家里，才听见张大婶告诉我，说我的女儿在这儿。

鲁四风 妈，我怕您生气，我怕您难过，我不敢告诉您。——其实，妈，我们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就是象我这样帮人，我想没有什么关系。

鲁侍萍 不，你以为妈怕穷么？怕人家笑我们穷么？不，孩子，妈最知道认命，妈最看得开，不过，孩子，我怕你太年轻，容易一阵子犯糊涂，妈受过苦，妈知道的。你不懂，你不知道这世界太——人的心太——。（叹了一口气）好，我们先不提这个。（站起来）这家的太太真怪！她要见我干什么？

鲁四风 嗯，嗯，是啊。（她的恐惧来了，但是她愿意向好的一面想）不，妈，这边太太没有多少朋友，她听说妈也会写字，读书，也许觉着很相近，所以想请妈来谈谈。

鲁侍萍 （不信地）哦？（慢慢看这屋子的摆设，指着有镜台的柜说）这屋子倒是很雅致的。就是家具太旧了点。这是？

鲁四风 这是老爷用的红木书桌，现在做摆饰用了。听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老东西，老爷偏偏喜欢用，到哪儿带到哪儿。

鲁侍萍 那个（指着有镜台的柜）是什么？

鲁四风 那也是件老东西，从前的太太，就是大少爷的母亲，顶爱的东西。您看，从前的家具多笨哪。

鲁侍萍 咦，奇怪。——为什么窗户还关上呢？

鲁四风 您也觉奇怪不是？这是我们老爷的怪脾气，夏天反而要关窗户。

鲁侍萍 （回想）凤儿，这屋子我象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鲁四风 （笑）真的？您大概是想我想的，梦里到过这儿。

鲁侍萍 对了，梦似的。——奇怪，这地方怪得很，这地方忽然叫我想起了许许多多事情。（低下头坐下）

鲁四风 （慌）妈，您怎么脸上发白？您别是受了暑，我跟您拿一杯冷水吧？

鲁侍萍 不，不是，你别去——我怕得很，这屋子有点怪！

鲁四风 妈，您怎么啦？

鲁侍萍 我怕得很，忽然我把三十年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想起来啦，已经忘了许多年的人又在我心里转。四凤，你摸摸我的手。

鲁四风 （摸鲁妈的手）冰凉，妈，您可别吓坏我。我胆子小，妈，妈，——这屋子从前可闹过鬼的！

鲁侍萍 孩子，你不怕，妈不怎么样。不过，四凤，我好象我的魂来过这儿似的。

鲁四风 妈，您别瞎说啦，您怎么来过？他们二十年前才搬到这儿北方来，那时候，您不是还在南方么？

鲁侍萍 不，不，我来过。这些家具，我想不起来——我在哪儿见过。

鲁四风 妈，您的眼不要直瞪瞪地望着，我怕。

鲁侍萍 不怕，孩子，不怕。孩子。（声音愈低，她用力地想，她整个人，缩，缩到记忆的最下层深处）

鲁四风 妈，您看那个柜干什么？那就是从前死了的太太的东西。

鲁侍萍 （突低声颤颤地向四风说）凤儿，你去看，你去看，那只柜子靠右第三个抽屉里，有没有一只小孩穿的绣花虎头鞋。

鲁四风 妈，您怎么啦？不要这样疑神疑鬼的。

鲁侍萍 凤儿，你去，你去看一看。我心里有点怯，我有点走不动，你去！

鲁四风 好，我看。
〔她走到柜前，拉开抽斗，察看。〕

鲁侍萍 （急问）有没有？

鲁四风 没有，妈。

鲁侍萍 你看清楚了？

鲁四风 没有，里面空空地就是些茶碗。

鲁侍萍 哦，那大概是我在做梦了。

鲁四风 （怜惜她的母亲）别多说话了，妈，静一静吧。妈，您在外受了委屈了，（落泪）从前，您不是这样神魂颠倒的。可怜的妈妈呀（抱着她）好一点了么？

鲁侍萍 不要紧的。——刚才我在门房听见这家里还有两位少爷！

鲁四风 嗯，妈，都很好，都很和气的。

鲁侍萍 （自言自语地）不，我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儿多呆。不成。不成。

鲁四风 妈，您说什么？这儿上上下下都待我很好。妈，这里老爷太太向来不骂底下人，两位少爷都很和气的。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

鲁侍萍 周？这家里姓周？

鲁四风 妈，您看您，您刚才不是问着周家的门进来的么？怎么会忘了？（笑）妈，我明白了，您还是路上受热了。我先跟你拿着这周家从前那位的太太的相片，给您看。我再跟你拿点水来喝。
〔四风在镜台上拿来相片，站在母亲背后，给她看。〕

鲁侍萍 （拿着相片，看）哦！（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手发颤）

鲁四风 （站在母亲背后）您看她多好看，这就是大少爷的母亲，笑得美，他们说还有点象我呢。可惜，她死了，要不然，——（觉得鲁妈头向前倒）哦，妈，您怎么啦？您怎么？

鲁侍萍 不，不，我头晕，我想喝水。

鲁四风 （慌，掐着她母亲的手指，搓她的头）妈，您到这边来！（扶鲁妈到一个大的沙发，鲁妈手里还紧紧地拿着相片）妈，您

在这儿躺一躺。我跟您拿水去。

〔四凤由饭厅门忙跑下。〕

鲁侍萍 哦，天哪。我是死了的人！这是真的么？这张相片？这些家具？怎么会？——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小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好不公平的天哪！（哭泣）

〔四凤拿水上，鲁妈忙擦眼泪。〕

鲁四风 （持水杯，向鲁妈）妈，您喝一口，不，再喝几口。（鲁妈饮）好一点了么？

鲁侍萍 嗯，好，好啦。孩子，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鲁四风 （惊讶）妈，您怎么啦？

〔由饭厅传出喊“四凤”的声音。〕

鲁侍萍 谁喊你？

鲁四风 太太。

〔周蘩漪声：四凤！〕

鲁四风 唉。

〔周蘩漪声：四凤，你来，老爷的雨衣你给放在哪儿啦？〕

鲁四风 （喊）我就来。（向鲁妈）妈等一等，我就回来。

鲁侍萍 好，你去吧。

〔四凤下。鲁妈周围望望，走到柜前，抚摩着她从前的家具，低头沉思。忽然听见屋外花园里走路的声音，她转过身来，等候着。〕

〔鲁贵由中门上。〕

鲁贵 四凤呢？

鲁侍萍 这儿的太太叫了去啦。

鲁贵 你回头告诉太太，说找着雨衣，老爷自己到这儿来穿，还要跟太太说几句话。

鲁侍萍 老爷要到这屋里来？

鲁贵 嗯，你告诉清楚了，别回头老爷来到这儿，太太不在，老头儿又发脾气了。

鲁侍萍 你跟太太说吧。

鲁贵 这上上下下许多底下人都得我支派，我忙不开，我可不能等。

鲁侍萍 我要回家去，我不见太太了。

鲁贵 为什么？这次太太叫你来，我告诉你，就许有点什么很要紧的事跟你谈谈。

鲁侍萍 我预备带着凤儿回去，叫她辞了这儿的事。

鲁贵 什么？你，你看你这点——

〔周蘩漪由饭厅上。〕

鲁贵 太太。

周蘩漪 （向门内）四凤，你先把那两套也拿出来，问问老爷要哪一件。（里面答应）哦，（吐出一口气，向鲁妈）这就是四凤的妈吧？叫你久等了。

鲁贵 等太太是应当的。太太准她来跟您请安就是老大的面子。（四凤由饭厅出，拿雨衣进）

周蓁漪 请坐！你来了好半天啦。（鲁妈只在打量着，没有坐下）
鲁侍萍 不多一会，太太。
鲁四风 太太。把这三件雨衣都送给老爷那边去么？
鲁 贵 老爷说就放在这儿，老爷自己来拿，还请太太等一会，老爷见您有话说呢。
周蓁漪 知道了。（向四风）你先到厨房，把晚饭的菜，看看，告诉厨房一下。
鲁四风 是，太太。（望着鲁贵，又疑惧地望着蓁漪由中门下）
周蓁漪 鲁贵，告诉老爷，说我同四凤的母亲谈话，回头再请他到这儿来。
鲁 贵 是，太太。（但不走）
周蓁漪 （见鲁贵不走）你有什么事么？
鲁 贵 太太，今天早上老爷吩咐德国克大夫来。
周蓁漪 二少爷告诉过我了。
鲁 贵 老爷刚才吩咐，说来了就请太太去看。
周蓁漪 我知道了。好，你去吧。
〔鲁贵由中门下。〕
周蓁漪 （向鲁妈）坐下谈，不要客气。（自己坐在沙发上）
鲁侍萍 （坐在旁边一张椅子上）我刚下火车，就听见太太这边吩咐，要我来见见您。
周蓁漪 我常听四风提到你，说你念过书，从前也是很好的门第。
鲁侍萍 （不愿提起从前的事）四风这孩子很傻，不懂规矩，这两年叫您多生气啦。
周蓁漪 不，她非常聪明，我也很喜欢她。这孩子不应当叫她伺候人，应当替她找一个正当的出路。
鲁侍萍 太太多夸奖她了。我倒是不愿意这孩子帮人。
周蓁漪 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知道你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一见面，彼此都觉得性情是很直爽的，所以我就不妨把请你来的原因现在跟你说一说。
鲁侍萍 （忍不住）太太，是不是我这小孩平时的举动有点叫人说闲话？
周蓁漪 不，不是。
〔鲁贵由中门上。〕
鲁 贵 太太。
周蓁漪 什么事？
鲁 贵 克大夫已经来了，刚才汽车夫接来的，现时在小客厅等着呢。
周蓁漪 我有客。
鲁 贵 客？——老爷说请太太就去。
周蓁漪 我知道，你先去吧。
〔鲁贵下。〕
周蓁漪 （向鲁妈）我先把我家里的情形说一说。第一我家里的女人很少。
鲁侍萍 是，太太。
周蓁漪 我一个人是个女人，两个少爷，一位老爷，除了一两个老妈子以外，其余用的都是男下人。

鲁侍萍 是，太太，我明白。

周蘩漪 四凤的年纪很轻，哦，她才十九岁，是不是？

鲁侍萍 不，十八。

周蘩漪 那就对了，我记得好象她比我的孩子是大一岁的样子。这样年轻的孩子，在外边做事，又生得很秀气的。

鲁侍萍 太太，如果四凤有不检点的地方，请您千万不要瞒我。

周蘩漪 不，不，她很好的。我只是说说这个情形。我自己有一个儿子，他才十七岁，——恐怕刚才你在花园见过——一个不十分懂事的孩子。

〔鲁贵自书房门上。

鲁 贵 老爷催着太太去看病。

周蘩漪 没有人陪着克大夫么？

鲁 贵 王局长刚走，老爷自己在陪着呢。

鲁侍萍 太太，您先看去。我在这儿等着不要紧。

周蘩漪 不，我话还没说完。（向鲁贵）你跟老爷说，说我没有病，我自己并没要请医生来。

鲁 贵 是，太太。（但不走）

周蘩漪 （看鲁贵）你在干什么？

鲁 贵 我等太太还有什么旁的事要吩咐。

周蘩漪 （忽然）有，你跟老爷回完话之后，你出去叫一个电灯匠来，我听说花园藤萝架上的旧电线走电，叫他赶快收拾一下，不要电死人。

鲁 贵 是，太太。

〔鲁贵由中门下。

周蘩漪 （见鲁妈立起）鲁奶奶，你还是坐呀。哦，这屋子又闷热起来啦。（走到窗户，把窗户打开，回来，坐）这些天我就看着我这孩子奇怪，谁知这两天，他忽然跟我说，说他很喜欢四凤。

鲁侍萍 什么？

周蘩漪 也许预备要帮助她学费，叫她上学。

鲁侍萍 太太，这是笑话。

周蘩漪 我这孩子还想四凤嫁给他。

鲁侍萍 太太，请您不必往下说，我都明白了。

周蘩漪 （追一步）四凤比我的孩子大，四凤又是很聪明的女孩子，这种情形——

鲁侍萍 （不喜欢蘩漪的暗示的口气）我的女儿，我总相信是个懂事，明白大体的孩子。我向来不主张她到大公馆帮人，可是我信得过，我的女儿就帮这儿两年，她总不会做出一点糊涂事的。

周蘩漪 鲁奶奶，我也知道四凤她是个明白孩子，不过有了这种不幸的情形，我的意思，是非常容易叫人发生误会的。

鲁侍萍 （叹气）今天我到这儿来是万没想到的事，回头我就预备把她带走，现在我就请太太准了她的长假。

周蘩漪 哦，哦，——如果你以为这样办好，我也觉得很妥当的。不过有一层，我怕，我的孩子有点傻气，他还是会找到你家里

见四凤的。

鲁侍萍 您放心。我后悔得很，我不该把这个孩子一个人交给她父亲管的。明天，我准离开此地，我会远远地带她走，不会再见着周家的人。太太，我想现在带着我的女儿走。

周蘩漪 那么，也好，回头我叫账房把工钱算出来。她自己的东西，我可以派人送去，我有一箱子旧衣服，也可以带着去，留着她以后在家里穿。

鲁侍萍 （自语）凤儿，我的可怜的孩子！（坐在沙发上，落泪）天哪。

周蘩漪 （走到鲁妈面前）不要伤心，鲁奶奶。如果钱上有什么问题，尽管到我这儿来，一定有办法。好好地带她回去，有你这样一个母亲教育她，自然比在这儿好的。

〔周朴园由书房上。〕

周朴园 蘩漪！（蘩漪抬头。鲁妈站起，忙躲在一旁，神色大变，观察他）你怎么还不走？

周蘩漪 （故意地）上哪儿？

周朴园 克大夫在等着你，你不知道么？

周蘩漪 克大夫？谁是克大夫？

周朴园 跟你从前看病的克大夫。

周蘩漪 我的药吃够了，我不预备再吃了。

周朴园 那么你的病……

周蘩漪 我没有病。

周朴园 （忍一下）克大夫是我在德国的好朋友，对于妇科很好的。你的神经有点失常，他一定治得好。

周蘩漪 谁说我的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

周朴园 （冷厉地）你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你自己有病，偏偏要讳疾忌医，不肯叫医生治，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

周蘩漪 哼，我假若是有病，也不是医生治得好的。（向饭厅门走）

周朴园 （大声喊）站住！你上哪儿去？

周蘩漪 （不在意地）到楼上去。

周朴园 你应当听话。

周蘩漪 （好象不明白地）哦！（停，不经意地打量他）你看你！（尖声笑两声）你简直叫我想笑。（笑，轻蔑地笑着说）你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啦！（又大笑，由饭厅跑下，重重地关上门）

周朴园 来人！

〔仆人上。〕

仆 人 老爷！

周朴园 太太现在在楼上。你叫大少爷陪着克大夫到楼上去跟太太看病。

仆 人 是，老爷。

周朴园 你告诉大少爷，太太现在神经病很重，叫他小心点，叫楼上老妈子好好地看着太太。

仆 人 是，老爷。

周朴园 还有，叫大少爷告诉克大夫，说我有点累，不陪他了。
仆 人 是，老爷。
〔仆人下。朴园点着一支吕宋烟，看见桌上的雨衣。
周朴园 （向鲁妈）这是太太找出来的雨衣吗？
鲁侍萍 （看着他）大概是的。
周朴园 （拿起看看）不对，不对，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旧雨衣，你回头跟太太说。
鲁侍萍 嗯。
周朴园 （看她不走）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
鲁侍萍 （看着他）不知道，老爷。
周朴园 你是新来的下人？
鲁侍萍 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儿来的。
周朴园 你的女儿？
鲁侍萍 四凤是我的女儿。
周朴园 那你走错屋子了。
鲁侍萍 哦。——老爷没有事了？
周朴园 （指窗）窗户谁叫打开的？
鲁侍萍 哦。（很自然地走到窗前，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
周朴园 （看她关好窗门，忽然觉得她很奇怪）你站一站，（鲁妈停）你——你贵姓？
鲁侍萍 我姓鲁。
周朴园 姓鲁。你的口音不象北方人。
鲁侍萍 对了，我不是，我是江苏的。
周朴园 你好象有点无锡口音。
鲁侍萍 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
周朴园 （沉思）无锡？嗯，无锡（忽而）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鲁侍萍 光绪二十年，离现在有三十多年了。
周朴园 哦，三十年前你在无锡？
鲁侍萍 是的，三十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周朴园 （沉思）三十多年前，是的，很远啦，我想想，我大概是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鲁侍萍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周朴园 嗯，（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
鲁侍萍 哦，好地方。
周朴园 你三十年前到过无锡么？
鲁侍萍 是，老爷。
周朴园 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鲁侍萍 哦。
周朴园 你知道么？
鲁侍萍 也许记得，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
周朴园 哦，很远的，提起来大家都忘了。
鲁侍萍 说不定，也许记得的。

周朴园 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我想打听打听。可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

鲁侍萍 如若老爷想打听的话，无论什么事，无锡那边我还有认识的人，虽然许久不通音信，托他们打听点事情总还可以的。

周朴园 我派人到无锡打听过。——不过也许凑巧你会知道。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鲁侍萍 姓梅的？

周朴园 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慧，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地投水死了，后来，后来，——你知道么？

鲁侍萍 不敢说。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周朴园 哦？你说说看。

鲁侍萍 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慧，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周朴园 也许，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鲁侍萍 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周朴园 （苦痛）哦！

鲁侍萍 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生了第二个，才过三天，忽然周少爷不要了她，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馆，刚生的孩子她抱在怀里，在年三十夜里投河死的。

周朴园 （汗涔涔地）哦。

鲁侍萍 她不是小姐，她是无锡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她叫侍萍。

周朴园 （抬起头来）你姓什么？

鲁侍萍 我姓鲁，老爷。

周朴园 （喘出一口气，沉思地）侍萍，侍萍，对了。这个女孩子的尸首，说是有一个穷人见着埋了。你可以打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

鲁侍萍 老爷问这些闲事干什么？

周朴园 这个人跟我们有点亲戚。

鲁侍萍 亲戚？

周朴园 嗯，——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鲁侍萍 哦——那用不着了。

周朴园 怎么？

鲁侍萍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周朴园 （惊愕）什么？

鲁侍萍 她没有死。

周朴园 她还在？不会吧？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

鲁侍萍 里面有她的绝命书，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

周朴园 哦，救活啦？

鲁侍萍 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以为她那夜晚死了。

周朴园 那么，她呢？

鲁侍萍 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周朴园 那个小孩呢？

鲁侍萍 也活着。

周朴园 （忽然立起）你是谁？

鲁侍萍 我是这儿四凤的妈，老爷。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她现在老了，嫁给一个下等人，又生了个女孩，境况很不好。

周朴园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 我前几天还见着她！

周朴园 什么？她就在这儿？此地？

鲁侍萍 嗯，就在此地。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老爷，您想见一见她么。

周朴园 不，不。谢谢你。

鲁侍萍 她的命很苦。离开了周家，周家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个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要饭，缝衣服，当老妈，在学校里伺候人。

周朴园 她为什么不再找到周家？

鲁侍萍 大概她是不愿意吧？为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过两次。

周朴园 嗯，以后她又嫁过两次。

鲁侍萍 嗯，都是很下等的人。她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爷想帮一帮她么？

周朴园 好，你先下去。让我想一想。

鲁侍萍 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老爷，您那雨衣，我怎么说？

周朴园 你去告诉四凤，叫她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检出来。

鲁侍萍 旧衬衣？

周朴园 你告诉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鲁侍萍 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哪一件？

周朴园 要哪一件？

鲁侍萍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周朴园 （惊愕）梅花？

鲁侍萍 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还有一件，——

周朴园 （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鲁侍萍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周朴园 哦，侍萍！（低声）怎么，是你？

鲁侍萍 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 你——侍萍？（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鲁妈）

鲁侍萍 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周朴园 （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侍萍 不是我要来的。

周朴园 谁指使你来的？

鲁侍萍 (悲愤)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周朴园 (冷冷地) 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鲁侍萍 (愤怨) 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我今天没想到到这儿来,这是天要我在这儿又碰见你。

周朴园 你可以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

鲁侍萍 哭?哼,我的眼泪早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了!三十年前,过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三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

周朴园 从前的旧恩怨,过了几十年,又何必再提呢?

鲁侍萍 那是因为周大少爷一帆风顺,现在也是社会上的好人物。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之后,我没有死成,我把我的母亲可给气死了,我亲生的两个孩子你们家里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周朴园 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么?

鲁侍萍 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自语)哦,天哪,我觉得我象在做梦。

周朴园 我看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

鲁侍萍 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三十年了!你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

周朴园 怪不得四凤这样象你。

鲁侍萍 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周朴园 你静一静。把脑子放清醒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亏心的事就会忘了么?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

鲁侍萍 (低头) 哦。

周朴园 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

鲁侍萍 (叹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傻话请你也不必说了。

周朴园 那更好了。那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谈一谈。

鲁侍萍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

周朴园 话很多。我看你的性情好象没有大改,——鲁贵象是个很不老实的人。

鲁侍萍 你不要怕。他永远不会知道的。

周朴园 那双方面都好。再有,我要问你的,你自己带走的儿子在哪儿?

鲁侍萍 他在你的矿上做工。

周朴园 我问,他现在在哪儿?

鲁侍萍 就在门房等着见你呢。

周朴园 什么？鲁大海？他！我的儿子？
鲁侍萍 他的小指头因为你的不小心，现在还是少一个的。
周朴园 （冷笑）这么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反对我！
鲁侍萍 他跟你现在完完全全是两样的人。
周朴园 （沉静）他还是我的儿子。
鲁侍萍 你不要以为他还会认你做父亲。
周朴园 （忽然）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
鲁侍萍 什么？
周朴园 留着你养老。
鲁侍萍 （苦笑）哼，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来敲诈你，才来的么？
周朴园 也好，我们暂且不提这一层。那么，我先说我的意思。你听着，
鲁 贵 我现在要辞退的，四凤也要回家。不过——
鲁侍萍 你不要怕，你以为我会用这种关系来敲诈你么？你放心，我不会的。大后天我就带着四凤回到我原来的地方。这是一场梦，这地方我绝对不会再住下去。
周朴园 好得很，那么一切路费，用费都归我担负。
鲁侍萍 什么？
周朴园 这于我的心也安一点。
鲁侍萍 你？（笑）三十年我一个人度过了，现在我反而要你的钱？
周朴园 好，好，好，那么，你现在要什么？
鲁侍萍 （停一停）我，我要点东西。
周朴园 什么？说吧？
鲁侍萍 （泪满眼）我——我——我只要见见我的萍儿。
周朴园 你想见他？
鲁侍萍 嗯，他在哪儿？
周朴园 他现在在楼上陪着他的母亲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下来见你。不过是——
鲁侍萍 不过是什么？
周朴园 他很大了。
鲁侍萍 （追忆）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我记得他比大海只大一岁。
周朴园 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鲁侍萍 哦，你以为我会哭哭啼啼地叫他认母亲么？我不会那样傻的。我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母亲只给自己的儿子丢人么？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这些年我也学乖了，我只想看看他，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你不要怕，我就是告诉他，白白地增加他的烦恼，他自己也不愿意认我的。
周朴园 那么，我们就这样解决了。我叫他下来，你看一看他，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
鲁侍萍 好，我希望这一生不至于再见你。
周朴园 （由衣内取出皮夹的支票签好）很好，这是一张五千块拿钱支票，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
鲁侍萍 （接过支票）谢谢你。（慢慢撕碎支票）
周朴园 侍萍。
鲁侍萍 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

周朴园 可是你——
〔外面争吵声。〕

鲁大海 的声音：“放开我，我要进去。”三四男仆声：“不成，不成，老爷睡觉呢。”门外有男仆等与鲁大海挣扎声。

周朴园 （走至中门）来人！（男仆由中门进）谁在吵？

仆 人 就是那个工头鲁大海！他不讲理，非见老爷不可。

周朴园 哦。（沉吟）那你就叫他进来吧。等一等，叫人到楼上请大少爷下来，我有话问他。

仆 人 是，老爷。
〔仆人由中门下。〕

周朴园 （向鲁妈）侍萍，你不要太固执。这一点钱你不收下，将来你会后悔的。

鲁侍萍 （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仆人领鲁大海进，大海站在左边，三、四男仆立一旁。〕

鲁大海 （见鲁妈）妈，您还在这儿？

周朴园 （打量鲁大海）你叫什么名字？

鲁大海 （大笑）董事长，您不要同我摆架子，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么？

周朴园 你？我只知道你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头。

鲁大海 对了，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才来拜望拜望您。

周朴园 你有什么事吧？

鲁大海 董事长当然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周朴园 我不知道（摇头）。

鲁大海 我们老远从矿上来，今天我又在您府上大门房里从早上六点钟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来问问董事长，对于我们工人的条件，究竟是允许不允许？

周朴园 哦，——那么，那三个代表呢？

鲁大海 我跟您说吧，他们现在正在联络旁的工会呢。

周朴园 哦，——他们没有告诉你旁的事情么？

鲁大海 告诉不告诉于您没有关系。——我问您，您的意思，忽而软，忽而硬，究竟是怎么回子事？
〔周萍由饭厅上，见有人，即想退回。〕

周朴园 （看萍）不要走，萍儿，（视鲁妈，鲁妈知萍为其子，眼泪汪汪地望着他）

周 萍 是，爸爸。

周朴园 （指身侧）萍儿，你站在这儿。（向大海）你这么只凭意气是不能交涉事情的。

鲁大海 哼，你们的手段，我都明白。你们这样拖延时间不过是想去疏通那些不要脸的工人，暂时把我们骗在这儿。

周朴园 你的见地也不是没有道理。

鲁大海 可是你完全错了。我们这次罢工是有团结的，有组织的。我们代表这次来并不是来求你们。你听清楚，不求你们。你们允许就允许；不允许，我们一直罢工到底，我们知道你们不到两个月整个地就要关门的。

周朴园 你以为你的那些代表们，那些领袖们都可靠吗？

鲁大海 至少比你们只认识洋钱的结合要可靠得多。

周朴园 那么我给你一件东西看。
〔朴园在桌上找电报，仆人递给他；此时周冲偷偷由左书房进，在旁谛听。〕

周朴园 （给大海电报）这是昨天从矿上来的电报。

鲁大海 （拿过去读）什么？他们又上工了。（放下电报）不会。

周朴园 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早上复工，你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么？

鲁大海 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三十个工人就白打了么？这群没有骨头只怕饿的东西，就会把我们四个代表不管了么？（又看电报忽然笑起来）哼，这是假的。你们自己假作的电报来离间我们的。（笑）哼，你们这种卑鄙无赖的行为！

周萍 （忍不住）你是谁？敢在这儿胡说？

周朴园 萍儿！没有你的话。（低声向大海）你就这样相信你那同来的几个代表么？

鲁大海 你不用多说，我明白你这些话的用意。

周朴园 好，那我把那复工的合同给你瞧瞧。

鲁大海 （笑）你不要骗小孩了，复工的合同没有我们代表的签字是不生效力的。

周朴园 哦，（向仆）合同！（仆由桌上递合同）你看，这是他们三个人签字的合同。

鲁大海 （看合同）什么？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他们怎么会不告诉我自己就签了字呢？他们就这样把我不理啦。

周朴园 对了，傻小子，没有经验只会胡喊是不成的。

鲁大海 那三个代表呢？

周朴园 昨天晚车就回去了。

鲁大海 （如梦初醒）他们三个就骗了我了，这些矿上没有勇气的工人们就卖了我了。哼，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们，你们的钱这次又灵了。

周萍 你混账！

周朴园 不许多说话。（回头向大海）鲁大海，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

鲁大海 开除了！？

周冲 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周朴园 （向冲）你少多嘴，出去！（冲由中门气下）

鲁大海 哦，好，好，你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只要你能弄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工人，你还——

周朴园 你胡说！

鲁侍萍 （至大海前）别说了，走吧。

鲁大海 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在叫江堤出险，——

周朴园 （厉声）下去！
〔仆人等拉他，说“走！走！”〕

鲁大海 （对仆人）你们这些混账东西，放开我。我要说，你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人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

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还——

周 萍 （气忍不住走到大海面前重重地打他两个嘴巴）你这种混账东西！（大海立刻要还手，但是被周宅的仆人们拉住）打他。

鲁大海 （向萍高声）你，你（正要骂，仆人一起打大海。大海头流血。鲁妈哭喊着护大海）

周朴园 （厉声）不要打人！（仆人们始停，仍拉着大海的手）

鲁大海 放开我，你们这一群强盗！

周 萍 （向仆人们）把他拉下去。

鲁侍萍 （大哭起来）哦，这真是一群强盗！（走至萍面前，抽咽）你是萍儿，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孩子？

周 萍 你是谁？

鲁侍萍 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鲁大海 妈，别理这东西，您小心吃了他们的亏。

鲁侍萍 （呆呆地看着萍的脸忽而又大哭起来）大海，我的儿子，走吧，我们走吧。（抱着大海受伤的头哭）

〔大海为仆人拥下，鲁妈亦下。台上只有朴园与萍。〕

周 萍 （过意不去地）父亲。

周朴园 你太莽撞了。

周 萍 可是这个人不应该乱侮辱父亲的名誉啊。

〔半响。〕

周朴园 克大夫给你母亲看过了么？

周 萍 看完了，没有什么。

周朴园 哦，（沉吟，忽然）来人！

〔男仆由中门上。〕

周朴园 你告诉太太，叫她把鲁贵跟四凤的工钱算清楚，我已经把他们辞了。

仆 人 是，老爷。

周 萍 怎么？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周朴园 你不知道刚才这个工人也姓鲁，他就是四凤的哥哥么？

周 萍 哦，这个人就是四凤的哥哥？不过，爸爸——

周朴园 （向下人）跟太太说，叫账房跟鲁贵同四凤多算两个月的工钱，叫他们今天就去。去吧。

〔仆人由饭厅下。〕

周 萍 爸爸，不过四凤同鲁贵在家里都很好。很忠诚的。

周朴园 哦，（呵欠）我很累了。我预备到书房歇一下。你叫他们送一碗浓一点的普洱茶来。

周 萍 是，爸爸。

〔朴园由书房下。〕

周 萍 （叹了一口气）啊！（急向中门下，冲适由中门上）

周 冲 （着急地）哥哥，四凤呢？

周 萍 我不知道。

周 冲 是父亲要辞退四凤么？

周 萍 嗯，还有鲁贵。

周 冲 即便是她的哥哥得罪了父亲，我们不是把人家打了么？为什么

欺负这么一个女孩子干什么？

周 萍 你可问父亲去。

周 冲 这太不讲理了。

周 萍 我也这样想。

周 冲 父亲在哪儿？

周 萍 在书房里。

〔冲至书房，萍在屋里踱来踱去。四凤由中门走进，颜色苍白，泪还在眼边。〕

周 萍 （忙走至四凤前）四凤，我对不起你，我实在不认识他。

鲁四凤 （用手摇一摇，满腹说不出的话）

周 萍 可是你哥哥也不应该那样乱说话。

鲁四凤 不必提了，错得很。（即向饭厅去）

周 萍 你干什么去？

鲁四凤 我收拾我自己的东西去。再见吧，我祝你明天一路平安。

周 萍 不，你不要去。（拦住她）

鲁四凤 不，不，你放开我。你不知道我们已经叫你们辞了么？

周 萍 （难过）凤，你——你饶恕我么？

鲁四凤 不，你不要这样。让我们拉一拉手。我并不怨你，我知道早晚是有这么一天的，不过，今天晚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

周 萍 可是，以后呢？

鲁四凤 那——再说吧！

周 萍 不，四凤，我要见你，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你，我有许多话要同你说。四凤，你……

鲁四凤 不，无论如何，你不要来。

周 萍 那你想旁的法子来见我。

鲁四凤 没有旁的法子。你难道看不出这是什么情形么？

周 萍 要这样，我是一定要来的。

鲁四凤 不，不，你不要胡闹。你千万不……

〔蓢漪由饭厅上。〕

鲁四凤 哦，太太。

周蓢漪 你们在这儿啊！（向四凤）等一会儿，你的父亲叫电灯匠就回来。什么东西，我可以交给他带回去。也许我派人跟你送去。——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鲁四凤 杏花巷十号。

周蓢漪 你不要难过，没事可以常来找我。送给你的衣服，我回头叫人送到你那里去。是杏花巷十号吧？

鲁四凤 是，谢谢太太。

〔鲁妈在外面叫：“四凤！四凤！”〕

鲁四凤 妈，我在这儿。

〔鲁妈由中门上。〕

鲁侍萍 四凤，收拾收拾零碎的东西，我们先走吧。快下大雨了。

〔风声，雷声渐起。〕

鲁四凤 是，妈妈。

鲁侍萍（向蓢漪）太太，我们走了。（向四凤）跟太太谢谢。

鲁四风 （向太太请安）太太，谢谢！（含着眼泪看萍，萍缓缓地转过头去）
〔鲁妈与四风由中门下，风雷声更大。〕

周蕻漪 萍，你刚才同四风说的什么？
周萍 你没有权利问。
周蕻漪 萍，你不要以为她会了解你。
周萍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蕻漪 你不要再骗我，我问你，你说要到哪儿去？
周萍 用不着你问。请你自己放尊重一点。
周蕻漪 你说，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
周萍 我——（突然）我找她。你怎么样？
周蕻漪 你知道她是谁，你是谁？
周萍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真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过去这些日子，我知道你早明白得很，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我当然不必瞒你。

周蕻漪 你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人现在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这么一个下等女人——
周萍 （爆烈）你胡说！你不配说她下等，你不配！她不象你，她
周蕻漪 （冷笑）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周萍 我已经打算好了。
周蕻漪 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风暴就要起来了！
周萍 （领悟地）谢谢你，我知道。
〔朴园由书房上。〕

周朴园 你们在这儿说什么？
周萍 我正跟母亲说刚才的事情呢。
周朴园 他们走了么？
周蕻漪 走了。
周朴园 蕻漪，冲儿又叫我说哭了，你叫他出来，安慰安慰他。
周蕻漪 （走到书房门口）冲儿。冲儿！（不听见里面答应声音，便走进）
〔外面风雷大作。〕

周朴园 （走到窗前望外面，风声甚烈，花盆落地打碎的声音）萍儿，花盆叫大风吹倒了，你叫下人快把两窗关上。大概是暴雨就要下来了。

周萍 是，爸爸！（由中门下）
〔周朴园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闪电。〕

——幕落——

第三幕

——杏花巷十号，在鲁贵家里。——

景：下面是鲁家屋外的情形：

车站的钟打了十下，杏花巷的老少还沿着那白天蒸发着臭气，只有半夜才从租界区域吹来一阵好凉风的水塘边上乘凉。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天气还是郁热难堪，天空黑漆漆地布满了恶相的黑云，人们都象晒在太阳下的小草，虽然半夜里沾了点露水，心里还是热燥燥的，期望着再来一次的雷雨。倒是躲在池塘芦苇根下的青蛙叫得起劲，一直不停，闲人谈话的声音有一阵没一阵地。无星的天空时而打着没有雷的闪电，蓝森森地一晃，闪露出来池塘边垂柳在水面颤动着。闪光过去，还是黑黝黝的一片。

渐渐乘凉的人散了，四周围静下来，雷又隐隐地响着，青蛙象是吓得不敢多叫，风又吹起来，柳叶沙沙地响着。在深巷里，野狗寂寞地狂吠着。

以后闪电更亮得蓝森森地可怕，雷也更凶恶似地隆隆地滚着，四周却更沉闷地静下来，偶尔听见几声青蛙叫和更大的木梆声，野狗的吠声更稀少，狂雨就快要来了。

最后暴风暴雨，一直到闭幕。

不过观众看见的还是四凤的屋子，（即鲁贵两间房的内屋）前面的叙述除了声音只能由屋子中间一扇木窗户显出来。

在四凤的屋子里面呢：

鲁家现在才吃完晚饭，每个人的心绪都是烦恶的。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在一个屋角，鲁大海一个人在擦什么东西。鲁妈同四凤一句话也不说，大家静默着。鲁妈低着头在屋子中间的圆桌旁收拾筷子碗，鲁贵坐在左边一张破靠椅上，喝得醉醺醺地，眼睛发了红丝，象个猴子，半身倚着靠背，望着鲁妈打着嚏。他的赤脚忽然放在椅子上，忽然又平拖在地上，两条腿象人字似地排开。他穿一件白汗衫，半臂已经汗透了，贴在身上，他不住地摇着芭蕉扇。

四凤在中间窗户前面站着：背朝着观众，面向窗外不安地望着，窗外池塘边有乘凉的人们说着闲话，有青蛙的叫声。她时而不安地象听见了什么似的，时而又转过头看了看她的父亲，又烦厌地迅速转过去。在她旁边靠右墙是一张搭好的木板床，上面铺着的凉席，一床很干净的夹被，一个凉草枕和一把蒲扇，很整齐地放在上面。

屋子很小，象一切穷人的房子，屋顶低低地压在头上。床头上挂着一张烟草公司的广告画，在左边的墙上贴着过年时贴上的旧剧彩画，已经破烂许多地方。靠在鲁贵坐的唯一的一张椅子立了一张小方桌，上面有镜子，梳子，女人用的几件极粗的化妆品，那大概就是四凤的梳妆台了。在左墙有一条板凳，在中间圆桌旁边孤零零地立着一个圆凳子，在右边四凤的床下正排着两三双很时髦的鞋。鞋的下头，有一只箱子，上面铺着一块白布，放着一个瓷壶同两三个粗的碗。小圆桌上放着一盏洋油灯，上面罩一个鲜红美丽的纸灯罩；还有几件零碎的小东西；在暗淡淡的灯影里，零碎的小东西虽看不清楚，却依然令人觉得这大概是一个女人的住房。

这屋子有两个门，在左边——就是有木床的一边——开着一个小门，外面挂着一幅强烈的有花的红幔帐。里面存着煤，一两件旧家具，四凤为着自己换衣服用的。右边有一个破旧的木门，通着鲁家的外间，外面是鲁贵住的地方，是今晚鲁贵夫妇睡的处所。那外间屋的门就通着池塘边泥泞的小道。这里间与外间相通的木门，旁边侧立一副铺板。

〔开幕时正是鲁贵兴致淋漓地刚刚倒完了半咒骂式的家庭训话。屋内都是沉默而紧张的。沉闷中听得出池塘边唱着淫荡的春曲，掺杂着乘凉人们的谈话。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低着头不做声。〕

鲁贵满身是汗，因为喝酒喝得太多，说话也过于费了力气，嘴里流着涎水，脸红得吓人，他好象很得意自己在家里面的位置同威风，拿着那把破芭蕉扇，挥着，舞着，指着。为汗水浸透了似的肥脑袋探向前面，眼睛迷腾腾地，在每个人的身上扫来扫去。〔大海依旧擦他的枪筒，两个女人都不理他，等着鲁贵继续嘶喊。这时青蛙同卖唱的叫声传了过来。〕

〔四凤立在窗户前，偶尔深深地叹着气。〕

鲁 贵 （咳嗽起来）他妈的！（一口痰吐在地上，兴奋地问着）你们想，你们哪一个对得起我？（向四凤同大海）你们不要不愿意听，你们哪一个人不是我辛辛苦苦养到大，可是现在你们哪一件事做的对得起我？（先向左，对大海）你说？（忽向右，对四凤）你说？（对着站在中间圆桌旁的鲁妈，胜利地）你也说说，这都是你的好孩子啊！（啪，又一口痰）

〔静默。听外面胡琴，同唱声。〕

鲁大海 （向四凤）这是谁？快十点半还在唱？

鲁四风 （随意地）一个瞎子同他的老婆，每天在这儿卖唱的。（挥着扇，微微叹一口气）

鲁 贵 我是一辈子犯小人，不走运。刚在周家混了两年，孩子都安置好了，就叫你（指鲁妈）连累下去了。你回家一次就出一次事。刚才是怎么回事？我办完了事回公馆，凤儿的事没有了，连我的老根子也拔了。妈的，你不来，（指鲁妈）我能倒这样的霉？（又一口痰）

鲁大海 你要骂我就骂我。别指东说西，欺负妈好说话。

鲁 贵 我骂你？你是少爷！我骂你？你连人家有钱的人都当着面骂了，我敢骂你？

鲁大海 （不耐烦）你喝了不到两盅酒，就叨叨叨，叨叨叨，这半点钟你够不够？

鲁 贵 够？哼，我一肚子的冤屈，一肚子的火，我没个够！当初你爸爸也不是没叫人伺候过，吃喝玩乐我哪一样没讲究过！自从娶了你的妈，我是家败人亡，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

鲁四风 那不是你自己赌钱输光的！

鲁大海 你别理他。让他说。

鲁 贵 （只顾嘴头说得畅快，如同自己是唯一的牺牲者一样）我告诉你，我是家败人亡，一天不如一天。我受人家的气，受你们的气。现在好，连想受人家的气也不成了，我跟你们一块儿饿着肚子等死。你们想想，你们是那一件事对得起我？（忽而觉得自己的腿没处放，面向鲁妈）侍萍，把那凳子拿过来。我放放大腿。

鲁大海 （看着鲁妈，叫她不要管）妈！（然而鲁妈还是拿了那唯一的圆凳子过来，放在鲁贵的脚下。他把腿放好）

鲁 贵 （望着大海）可是这怪谁？你把人家骂了，人家一气，当然就把我们辞了。谁叫我是你的爸爸呢？大海，你心里想想，我这么大年纪，要跟着你饿死，我若是饿死，你是哪一点对得起我？我问问你，我若是这样死了？

鲁大海 （忍不住，立起，大声）你死就死了，你算老几！

鲁 贵 （吓醒了一点）妈的，这孩子！

鲁侍萍 大海（同时惊恐地喊出）

鲁四风 哥哥！

鲁 贵 （看见大海那副魁梧的身体，同手里拿着的枪，心里有点怕，笑着）你看看，这孩子这点小脾气！——（又接着说）咳，说回来，这也不能就怪大海，周家的人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伺候他们两年，他们那点出息我哪一样不知道？反正有钱的人顶方便，做了坏事，容易装得就象做了好事一样；文明词越用得越多，心里头越男盗女娼。王八蛋！别看今天我走的时候，老爷太太装模做样地跟我尽打官话，好东西，明儿见！他们家里这点出息当我不知道？

鲁四风 （怕他胡闹）爸！你可，你可千万别去周家！

鲁 贵 （不觉骄傲起来）哼，明天，我把周家太太大少爷这点老底子给它一个宣布，就连老头这老王八蛋也得给我跪下磕头。忘恩负义的东西！（得意地咳嗽起来）他妈的！（啪地又一口痰吐在地上，向四风）茶呢？

鲁四风 爸，你真是喝醉了么？刚才不跟你放在桌子上么？

鲁 贵 （端起杯子，对四风）这是白水，小姐！（泼在地上）

鲁四风 （冷冷地）本来是白水，没有茶。

鲁 贵 （因为她打断他的兴头，向四风）混账。我吃完饭总要喝杯好茶，你还不知道么？

鲁大海 （故意地）哦，爸爸吃完饭还要喝茶的。（向四风）四风，你怎么不把那一两四块八的龙井沏上，尽叫你爸爸生气。

鲁四风 龙井？家里连茶叶末也没有啊。

鲁大海 （向鲁贵）听见了没有？你就将就就将就喝杯白开水吧，别这样穷讲究啦。（拿一杯白开水，放在他身旁桌上，走开）

鲁 贵 这是我的家。你要看着不顺眼，你可以滚开。

鲁大海 （上前）你，你——

鲁侍萍 （阻大海）别，别，好孩子。看在妈的份上，不要同他闹。

鲁 贵 你自己觉得挺不错，你到家不到两天，就闹这么大的乱子，我没有说你，你还要打我么？你给我滚！

鲁大海 （忍着）妈，他这样子我实在看不下去。妈，我走了。

鲁侍萍 胡说。就要下雨，你上哪儿去？

鲁大海 我有点事。办不好，也许到车厂拉车去。

鲁侍萍 大海，你——

鲁 贵 走，走，让他走。这孩子就是这点穷骨头。叫他滚，滚，滚！

鲁大海 你小心点。你少惹我的火。

鲁 贵 （赖皮）你妈在这儿。你敢把你的爹怎么样？你这杂种！

鲁大海 什么，你骂谁？

鲁 贵 我骂你。你这——
鲁侍萍 （向鲁贵）你别不要脸，你少说话！
鲁 贵 我不要脸？我没有在家养私孩子，还带着个（指大海）嫁人。
鲁侍萍 （心痛极）哦，天！
鲁大海 （抽出手枪）我——我打死你这老东西！（对鲁贵）
〔鲁贵叫，站起。急到里间僵立不动。〕
鲁 贵 （喊）枪，枪，枪。
鲁四风 （跑到大海的面前抱着他的手）哥哥。
鲁侍萍 大海你放下。
鲁大海 （对鲁贵）你跟妈说，说自己错了，以后永远不再乱说话，乱骂人。
鲁 贵 哦——
鲁大海 （进一步）说呀！
鲁 贵 （被胁）你，你——你先放下。
鲁大海 （气愤地）不，你先说。
鲁 贵 好。（向鲁妈）我说错了，我以后永远不乱说，不骂人了。
鲁大海 （指那唯一的圆椅）还坐在那儿！
鲁 贵 （颓唐地坐在椅上，低着头咕噜着）这小杂种！
鲁大海 哼，你不值得我卖这么大的力气。
鲁侍萍 放下。大海，你把枪放下。
鲁大海 （放下枪，笑）妈，妈您别怕，我是吓唬吓唬他。
鲁侍萍 给我。你这手枪是哪儿弄来的？
鲁大海 从矿上带来的，警察打我们的时候掉的，我拾起来了。
鲁侍萍 你现在带在身上干什么？
鲁大海 不干什么。
鲁侍萍 不，你要说。
鲁大海 （笑）没有什么，周家逼着我，没有路走，这就是一条路。
鲁侍萍 胡说，交给我。
鲁大海 （不肯）妈！
鲁侍萍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周家的事算完了，我们姓鲁的永远不提他们了。
鲁大海 （低声，缓慢地）可是我在矿上流的血呢？周家大少爷刚才打在我脸上的巴掌呢？就完了么？
鲁侍萍 嗯，完了。这一本账算不清楚，报复是完不了的。什么都是天定，妈愿意你多受点苦。
鲁大海 那是妈自己，我——
鲁侍萍 （高声）大海，你是我最爱的孩子，你听着，我从来不用这样的口气对你说过话。你要是伤害了周家的人，不管是那里的老爷或者少爷，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我是一辈子也不认你的。
鲁大海 可是妈——（恳求）
鲁侍萍 （肯定地）你知道妈的脾气，你若要做了妈最怕你做的事情，妈就死在你的面前。
鲁大海 （长叹一口气）哦！妈，您——（仰头望，又低下头来）那我会恨——恨他们一辈子。

鲁侍萍 （叹了一口气）天，那就不能怪我了。（向大海）把枪给我。
（大海不肯）交给我！（走近大海，拿他的枪。）

鲁大海 （痛苦）妈，您——

鲁四凤 哥哥，你给妈！

鲁大海 那么您拿去吧。不过您搁的地方得告诉我。

鲁侍萍 好，我放在这个箱子里。（把枪放在床头前的木箱里）可是（对大海）明天一早我就报了警察，把枪交给他。

鲁 贵 对极了，这才是正理。

鲁大海 你少说话！

鲁侍萍 大海。不要这样同父亲说话。

鲁大海 （看鲁贵，又转头）好，妈，我走了。我要看车厂子里有认识人没有。

鲁侍萍 好，你去。不过，你可得准回来。一家人不许这样呕气。

鲁大海 嗯。就回来。
〔大海由左边与外间通的房门下，听见他关外房的大门的声音。〕

鲁 贵 立起来看着大海走出去，怀着怨气又回来站在圆桌旁。

鲁 贵 （自言自语）这个小王八蛋！（问鲁妈）刚才我叫你买茶叶，你为什么不买？

鲁侍萍 没有闲钱。

鲁 贵 可是，四凤，我的钱呢？——刚才你们从公馆领来的工钱呢？

鲁四凤 你说周公馆多给的两个月的工钱？

鲁 贵 对了，一共连新加旧六十块钱。

鲁四凤 嗯，是的，还给人啦。

鲁 贵 什么，你还给人啦？

鲁四凤 刚才赵三又来堵门要你的赌账，妈就把那个钱都还给他了。

鲁 贵 （问鲁妈）六十块钱？都还了账啦？

鲁侍萍 嗯，把你这次的赌账算是还清了。

鲁 贵 妈的，我的家就是叫你们这样败了的，现在是还账的时候么？

鲁侍萍 都还清了好，这儿的家我预备不要了。

鲁 贵 这儿的家你不要？

鲁侍萍 我想，大后天就回济南去。

鲁 贵 你回济南，我跟四凤在这儿，这个家也得要啊。

鲁侍萍 这次我带着四凤一块儿走，不叫她一个人在这儿了。

鲁 贵 四凤，你听你妈要带着你走。

鲁侍萍 上次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怎么样。外面人地生疏，在这儿四凤有邻居张大婶照应她，我自然不带她走。现在在那边的事已经定了。四凤在这儿又没有事，我为什么不带她走？

鲁四凤 您，您真要带我走？

鲁侍萍 嗯，妈以后说什么也不离开你了。

鲁 贵 不成，这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鲁侍萍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要愿意去，大后天一块儿走也可以。不过那儿是找不着你这一帮赌钱的朋友的。

鲁 贵 我自然不到那儿去。可是你要带四凤到那儿干什么？

鲁侍萍 女孩子当然随着妈走，从前那是没有法子。

鲁 贵 四凤跟我有吃有穿，见的是场面人。你带着她，活受罪，干什么？

鲁侍萍 跟你也说不明白。你问问她愿意跟我，还是愿意跟你？

鲁 贵 自然是愿意跟我。

鲁侍萍 你问她！

鲁 贵 四凤，你过来，你听清楚了。你愿意怎么样？随你。跟你妈，还是跟我？（四凤转过身来，满脸的眼泪）咦，这孩子，你哭什么？

鲁侍萍 哦，凤儿，我的可怜的孩子。

鲁 贵 说呀，这不是大姑娘上轿，说呀？

鲁侍萍 （安慰地）哦，凤儿，告诉我，刚才你答应得好好地，愿意跟着妈走，现在又怎么哪？告诉我，好孩子。低低地告诉妈，妈还是喜欢你。

鲁 贵 你说你让她走，她心里不高兴。我知道。她舍不得这个地方。（笑）

鲁四风 （向鲁贵）去！（向鲁妈）别问我，妈，我心里很难过。妈，我的妈，我是跟您走的。妈呀！（抽咽，扑在鲁妈的怀里）

鲁侍萍 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今天受了委屈了。

鲁 贵 你看看，这孩子一身小姐气，她要跟你不是受罪么？

鲁侍萍 （向鲁贵）你少说话，（对四风）妈命不好，妈对不起你，别难过！以后跟妈在一块。没有人会欺负你，哦，我的心肝孩子。

〔大海由左边门上。

鲁大海 妈，张家大婶回来了。我刚才在路上碰见的。

鲁侍萍 你，你提到我们卖家具的事么？

鲁大海 嗯，提了。她说，她能想法子。

鲁侍萍 车厂上找着认识的人么？

鲁大海 有，我还要出去，找一个保人。

鲁侍萍 那么我们一同出去吧。四凤，你等着我，我就回来！

鲁大海 （对鲁贵）再见，你酒醒了点么？（向鲁妈）今天晚上我恐怕不回家睡觉。

〔大海、鲁妈同下。

鲁 贵 （目送他们出去）哼，这东西！（见四风立在窗前，便向她）你妈走了，四凤。你说吧，你预备怎么样吧？

鲁四风 （不理他，叹一口气，听外面的青蛙声同雷声）

鲁 贵 你看，你这点心思还不浅。

鲁四风 什么心思？天气热，闷得难受。

鲁 贵 你不要骗我，你吃完饭眼神直瞪瞪的，你在想什么？

鲁四风 我不想什么。

鲁 贵 凤儿，你是我的明白孩子。我就有你这一个亲女儿，你跟你妈一走，那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儿哪。

鲁四风 您别说了，我心里乱得很。您听，远远又打雷。

鲁 贵 孩子，别打岔，你真预备跟妈回济南么？

鲁四凤 嗯。（吐一口气）

鲁 贵 （无聊地唱）“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个青春啊！不再来！”
哎。（忽然地）四凤，人活着就是两三年好日子，好机会一错过就完了。

鲁四凤 您，您去吧。我困了。

鲁 贵 周家的事你不要怕。有了我，明天我们还是得回去。你真走得开，你放得下这儿，这样好的地方么？你放得下周家——

鲁四凤 您不要乱说了。您睡去吧！外边乘凉的人都散了。您为什么不睡去？

鲁 贵 你不要胡思乱想。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靠得住，只有钱是真的。唉，偏偏你同你母亲不懂钱的好处。

鲁四凤 听，我象是听见有人来敲门。
〔外面敲门声。〕

鲁 贵 快十一点，这会有谁？

鲁四凤 爸爸，您让我去看。

鲁 贵 别，让我出去。
〔鲁贵开左门一半。〕

鲁 贵 谁？
〔外面的声音：这儿姓鲁么？〕

鲁 贵 是啊，干什么？
〔外面的声音：找人。〕

鲁 贵 你是谁？
〔外面的声音：我姓周。〕

鲁 贵 （喜形于色）你看，来了不是？周家的人来了。

鲁四凤 （惊骇着，忙说）不，爸爸，您说我们都出去了。

鲁 贵 咦，（乖巧地看她一眼）这叫什么话？
〔鲁贵下。〕

鲁四凤 （把屋子略微整理一下，不用的东西放在左边帐后的小屋里，立在右边角上，等候着客进来）
〔这时，听见周冲同鲁贵说话的声音，一时鲁贵同周冲上。〕

周 冲 （见着四凤高兴地）四凤！

鲁四凤 （奇怪地望着）二少爷！

鲁 贵 您别见笑，我们这儿穷地方。

周 冲 （笑）这地方真不好找。外边有一片水，很好的。

鲁 贵 二少爷。您先坐下。四凤，（指圆桌）你把那张好椅子拿过来。

周 冲 （见四凤不说话）四凤，怎么，你不舒服么？

鲁四凤 没有。——（规规矩矩地）二少爷，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要是太太知道了，你——

周 冲 这是太太叫我来的。

鲁 贵 太太要您来的？

周 冲 嗯，我自己也想来看看你们。（问四凤）你哥哥同母亲呢？

鲁 贵 他们出去了。

鲁四凤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周 冲 母亲告诉我的。没想到这地方还有一大片水，一下雨真滑，黑天要是不小心，真容易摔下去。

鲁 贵 二少爷，您没摔着么？

周 冲 没有。不，我坐着家里的车，很有趣的。（四面望望这屋子的摆设，很高兴地笑着，看四凤）哦，你原来在这儿！

鲁四凤 我看你赶快回家吧。

鲁 贵 什么？

周 冲 （忽然）对了，我忘了我为什么来的了。妈跟我说，你们离开我们家，她很不放心；她怕你们一时找不着事情，叫我送给你母亲一百块钱。（拿出钱）

鲁四凤 什么？

鲁 贵 （明白周家的人还怕得罪他，得意地笑着，向四凤）你看人家多厚道，倒底是人家有钱的人。

鲁四凤 不，二少爷，你替我谢谢太太，我们还好过日子。拿回去吧。

鲁 贵 （向四凤）你看你，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太太叫二少爷亲自送来，这点意思我们好意思不领下么？（收下钞票）你回头跟太太回一声，我们都挺好的。请太太放心，谢谢太太。

鲁四凤 爸爸，这不成。

鲁 贵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

鲁四凤 您要收下，妈跟哥哥一定不答应。

鲁 贵 （不理她，向冲）谢谢您老远跑一趟。我先跟您买点鲜货吃，您同四凤在屋子里坐一坐，我失陪了。

鲁四凤 爸，您别走！不成。

鲁 贵 别尽说话，你先跟二少爷倒一碗茶。我就回来。
〔鲁贵忙下。〕

周 冲 （不由衷地）让他走了也好。

鲁四凤 （厌恶地）唉，真是下作！——（不愿意地）谁叫你送钱来了？

周 冲 你，你，你象是不愿意见我似的。为什么呢？我以后不再乱说话了。

鲁四凤 （找话说）老爷吃过饭了么？

周 冲 刚刚吃过。老爷在发脾气，母亲没吃完就跑到楼上生气。我劝了她半天，要不我还不会这样晚来。

鲁四凤 （故意不在心地）大少爷呢？

周 冲 我没有见着他，我知道他很难过，他又在自己房里喝酒，大概是喝醉了。

鲁四凤 哦！（叹了一口气）——你为什么不叫底下人替你来？何必自己跑到这穷人住的地方来？

周 冲 （诚恳地）你现在怨了我们吧！——（羞愧地）今天的事，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你千万不要以为哥哥是个坏人。他现在很后悔，你不知道他，他还很喜欢你。

鲁四凤 二少爷，我现在已经不是周家的佣人了。

周 冲 然而我们永远不可以算是顶好的朋友么？

鲁四凤 我预备跟我妈回济南去。

周 冲 不，你先不要走。早晚你同你父亲还可以回去的。我们搬了新

房子，我的父亲也许回到矿上去，那时你就回来，那时候我该多么高兴！

鲁四风 你的心真好。

周冲 四风，你不要为这一点小事来忧愁。世界大的很，你应当读书，你就知道世界上有过许多人跟我们一样地忍受着痛苦，慢慢地苦干，以后又得到快乐。

鲁四风 唉，女人究竟是女人！（忽然）你听，（蛙鸣）蛤蟆怎么不睡觉，半夜三更的还叫呢？

周冲 不，你不是个平常的女人，你有力量，你能吃苦，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将来一定在这世界为着人类谋幸福。我恨这不平等的社会，我恨只讲强权的人，我讨厌我的父亲，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我们是一样。——

鲁四风 二少爷，您渴了吧，我跟您倒一杯茶。（站起倒茶）

周冲 不，不要。

鲁四风 不，让我再伺候伺候您。

周冲 你要这样说话，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的底下人，你是我的凤姐姐，你是我引路的人，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

鲁四风 哦，你真会说话。

周冲 有时我就忘了现在（冥想），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象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象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象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鲁四风 我们？

周冲 对了，我同你，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的，没有……（头微仰，好象眼前就是那么一个所在。）

鲁四风 你想得真好。

周冲 （亲切地）你愿意同我一块儿去么，就是带着他也可以的。

鲁四风 谁？

周冲 你昨天告诉我的，你说你的心已经许给了他，那个人他一定也象你，他一定是——

〔鲁大海进。〕

鲁四风 哥哥。

鲁大海 （冷冷地）这是怎么回事？

周冲 鲁先生！

鲁四风 周家二少爷来看我们来了。

鲁大海 哦——我没想到你们现在在这儿？父亲呢？

鲁四风 出去买东西去啦。

鲁大海 （向冲）奇怪得很！这么晚！周少爷会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看我们。

周 冲 我正想见你呢。你，你愿意——跟我拉拉手么？（把右手伸出去）

鲁大海 我不懂得外国规矩。

周 冲 （把手又缩回来）那么，让我说，——我觉得我心里对你很抱歉的。

鲁大海 什么事？

周 冲 （红脸）今天下午，我们在家里——

鲁大海 （勃然）请你少提这档事。

鲁四风 哥哥，你不要这样。人家是好心好意来安慰我们。

鲁大海 少爷，我们用不着你的安慰，我们生成一副穷骨头，用不着你半夜的时候到这儿来安慰我们。

周 冲 你大概是误会了我的意思。

鲁大海 我没有误会。我家里没有第三个人，我妹妹在这儿，你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

周 冲 我没想到你这么想。

鲁大海 可是谁都这样想。（回头向四风）出去。

鲁四风 哥哥！

鲁大海 你先出去，我有几句话要同二少爷说。（见四风不走）出去！〔四风慢慢地由左门出去。

鲁大海 二少爷，我们谈过话，我知道你在你们家里还算是明白点的；不过你记着，以后你要再到这儿来，来——安慰我们，（突然凶暴地）我就打断你的腿。

周 冲 打断我的腿？

鲁大海 （肯定的神态）嗯！

周 冲 （笑）我想一个人无论如何总不会拒绝别人的同情吧。

鲁大海 同情不是你同我的事，也要看看地位才成。

周 冲 大海，我觉得你有时候有些偏见太重，有钱的人并不是罪人，难道说就不能同你们接近么？

鲁大海 你太年轻，多说你也不明白。痛痛快地告诉你吧，你就不应当到这儿来，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周 冲 为什么？——你今早还说过，你愿意做我的朋友，我想四风也愿意做我的朋友，那么我就不可以来帮点忙么？

鲁大海 少爷，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仁慈。我听说，你想叫四风念书？是么？四风是我的妹妹，我知道她！她不过是一个没有定性平平常常的女孩子，也是想穿丝袜子，想坐汽车的。

周 冲 那你看错了她。

鲁大海 我没有看错。你们有钱人的世界，她多看一眼，她就得多一番烦恼。你们的汽车，你们的跳舞，你们闲在的日子，这两年已经把她的眼睛看迷了，她忘了她是从哪里来的，她现在回到她自己的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啦。可是她是个穷人的孩子，她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洗衣服，做饭，捡煤渣。哼，上学，念书，嫁给一个阔人当太太，那是一个小姐的梦！这些在我们穷人连想都想不起的。

周 冲 你的话固然有点道理，可是——

鲁大海 所以如果矿主的少爷真替四凤着想，那我就请少爷从今以后不要同她往来。

周 冲 我认为你的偏见太多，你不能说我的父亲是个矿主，你就要——

鲁大海 现在我警告你，（瞪起眼睛来）……

周 冲 警告？

鲁大海 如果什么时候我再看见你跑到我家里，再同我的妹妹在一起，我一定——（笑，忽然态度和善些下去）好，我盼望没有这事情发生，少爷，时候不早了，我们要睡觉了。

周 冲 你，你那样说话，——是我想不到的，我没想到我的父亲的眼力真好！

鲁大海 （阴沉地）哼，（爆发）你的父亲是个老混蛋！

周 冲 什么？

鲁大海 你的哥哥是——
〔四凤由左门跑进。〕

鲁四风 你，你别说了！（指大海）我看你，你简直变成个怪物！

鲁大海 你，你简直是个糊涂虫！

鲁四风 我不跟你说话了！（向冲）你走吧，你走吧，不要同他说啦。

周 冲 （无奈地，看看大海）好，我走。（向四风）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来到这儿，更叫你不快活。

鲁四风 不要提了，二少爷你走吧，这不是你呆的地方。

周 冲 好，我走！（向大海）再见，我原谅你，我还是愿意做你的朋友。（伸出手来）你愿意同我拉一拉手么？
〔大海没有理他，把身子转进去。〕

鲁四风 哼！
〔周冲也不再说什么，走下。〕
〔鲁贵由左门上，捧着水果，酒瓶，同酒菜，脸更红，步伐有点错乱。〕

鲁 贵 （见冲要走）怎么？

鲁大海 让开点，他要走了。

鲁 贵 别，别，二少爷为什么刚来就走？

鲁四风 （愤愤）你问哥哥去！

鲁 贵 （明白了一半，忽然笑向着冲）别理他，您坐一会儿。

周 冲 不，我是要走了。

鲁 贵 那二少爷吃点什么再走，我老远地跟您买鲜货，吃点，喝两盅再走。

周 冲 不，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鲁大海 （向四风，指鲁贵的食物）他从哪儿弄来的钱买这些东西？

鲁 贵 （转过头向大海）我自己的，你爸爸赚的钱。

鲁四风 不，爸爸，这是周家的钱！你又胡花了！（回头向大海）刚才周太太送给妈一百块钱。妈不在，爸爸不听我的话收下了。

鲁 贵 （狠狠地看四风一眼，解释地，向大海说）人家二少爷亲自送来的。我不收还象话么？

鲁大海 （走到冲面前）什么，你刚才是给我们送钱来的。

鲁四风 （向大海）你现在才明白！

鲁 贵 （向大海脸上露了卑下的颜色）你看，人家周家都是好人。

鲁大海 （翻过脸来向鲁贵）把钱给我！

鲁 贵 （疑惧地）干什么？

鲁大海 你给不给？（立起眼睛来）不给，你可记得住放在箱子里的是什么东西么？

鲁 贵 （恐惧地）我给，我给！（把钞票掏出来交给大海）钱在这儿，一百块。

鲁大海 （数一过）什么，少十块。

鲁 贵 （强笑着）我，我，我花了。

周 冲 （不愿再看他们）再见吧，我走了。

鲁大海 （拉住他）你别走，你以为我们能上你这样的圈套？

周 冲 这句话怎么讲？

鲁大海 我有钱，我有钱，我口袋里刚刚剩下十块钱。（拿出零票同现洋，放在一块）刚刚十块。你拿走吧，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怜悯。

鲁 贵 这不象话！

周 冲 你这个人真有点儿不懂人情。

鲁大海 对了，我不懂人情，我不懂你们这种虚伪，这种假慈悲，我不懂……

鲁四风 哥哥！

鲁大海 拿走。我要你跟我滚，跟我滚蛋。

周 冲 （整个的幻念被打散了一半，失望地立了一会，忽然拿起钱）好，我走我走，我错了。

鲁大海 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周家无论哪一个再来，我就打死他，不管是谁！

周 冲 谢谢你。我想周家除了我不会再有人这么糊涂的，再见吧！（向右门下）

鲁 贵 大海。

鲁大海 （大声）叫他滚！

鲁 贵 好好好，我跟您点灯，外屋黑！

周 冲 谢谢你。
〔二人由右门下。〕

鲁四风 二少爷！（跑下）

鲁大海 四凤，四凤，你别去！（见四凤已下）这个糊涂孩子！
〔鲁妈由右门上。〕

鲁大海 妈。您知道周家二少爷来了。

鲁侍萍 嗯，我看见一辆洋车在门口，我不知道是谁来，我没敢进来。

鲁大海 您知道刚才我把他赶了么？

鲁侍萍 （沉重地点一点头）知道，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会。

鲁大海 周家的太太送了您一百块钱。

鲁侍萍 哼！（愤然）不用她给钱，我会带着女儿走的。

鲁大海 您走？带着四凤走？

鲁侍萍 嗯，明天就走。

鲁大海 明天？
鲁侍萍 我改主意了，明天。
鲁大海 好极了！那我就不必说旁的了。
鲁侍萍 什么？
鲁大海 没有什么，我回来的时候看见四凤跟这位二少爷谈天。
鲁侍萍 （不自主地）谈什么？
鲁大海 不知道，象是很亲热似的。
鲁侍萍 （惊）哦？……（自语）这个糊涂孩子。
鲁大海 妈，您见着张大婶怎么样？
鲁侍萍 卖家具，已经商量好了。
鲁大海 好，妈，我走了。
鲁侍萍 你上哪儿去？
鲁大海 钱完了，我也许拉一晚上车。
鲁侍萍 干什么？不，用不着，妈这儿有钱，你在家睡觉。
鲁大海 不，您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大海由右门下。
鲁侍萍 （喊）大海，大海！
〔四凤上。
鲁四凤 妈，您回来了。
鲁侍萍 你忙着送周家的少爷，没有顾到看见我。
鲁四凤 二少爷是他母亲叫他来的。
鲁侍萍 我听见你哥哥说，你们谈了半天的话吧？
鲁四凤 您说我跟周家二少爷？
鲁侍萍 嗯，他谈了些什么？
鲁四凤 没有什么！——平平常常的话。
鲁侍萍 凤儿，真的？
鲁四凤 您听哥哥说了些什么话？哥哥是个一点人情也不懂。
鲁侍萍 凤儿，（看着她，拉着她的手）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妈。是不是？
鲁四凤 妈，您怎么啦？
鲁侍萍 凤，妈是不是顶疼你？
鲁四凤 妈，您为什么说这些话？
鲁侍萍 我问你，妈是不是天底下最可怜，没有人疼的一个苦老婆子？
鲁四凤 不，妈您别这样说话，我疼您。
鲁侍萍 凤儿，那我求你一件事。
鲁四凤 妈，您说啦，您说什么事！
鲁侍萍 你得告诉我，周家的少爷究竟跟你——怎么样了？
鲁四凤 哥总是瞎说八道的——他跟您说了什么？
鲁侍萍 不是哥，他没说什么，妈要问你！
鲁四凤 妈，您为什么问这个？我不跟您说过吗？一点也没什么。
妈，没什么！
鲁侍萍 你听，外面打着雷。妈妈是个可怜人，我的女儿在这些事上不能再骗我！
鲁四凤 （顿）妈，我不骗您！我不是跟您说过，这两年——

鲁 贵 的声音（在外屋）侍萍，快来睡觉吧，不早了。

鲁侍萍 别管我，你先睡你的。

鲁 贵 你来！

鲁侍萍 你别管我！——（对四凤）你说什么？

鲁四凤 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两年，我天天晚上——回家的？

鲁侍萍 孩子，你可要说实话，妈经不起再大的事啦。

鲁四凤 妈，（抽咽）妈，您为什么不信您自己的女儿呢？（扑在鲁妈怀里大哭，鲁妈抱着她）

鲁侍萍 （落泪）凤儿，可怜的孩子，不是我不相信你，我太爱你，我生怕外人欺负了你，我太不敢相信世界上的人了。傻孩子，你不懂妈的心，妈的苦多少年是说不出来的，你妈就是在年青的时候没有人提醒我，孩子只要能叫你明白，别再走错路，妈以前什么事都可以告诉你，——可怜的孩子，妈就是一步走错，就步步走错了。孩子，我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的女儿不能再象她妈似的。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容易变了。孩子，你是我的，你是我唯一的宝贝，你永远疼我！

你要是再骗我，那就是杀了我了，我的苦命的孩子！

鲁四凤 不，妈，不，我以后永远是妈妈的了。

鲁侍萍 凤儿，我在这儿一天耽心一天，我们明天一定走，离开这儿。

鲁四凤 （立起）什么，明天就走？

鲁侍萍 嗯。我改主意了，我们明天就走。永远不回这儿来了。

鲁四凤 我们永远不回到这儿来了。妈，不，为什么这么早就走？

鲁侍萍 孩子，你要干什么？

鲁四凤 我，我——

鲁侍萍 不愿意早一点儿跟妈走？

鲁四凤 （叹了一口气）也好，我们明天走吧。

鲁侍萍 （忽然疑心地）孩子，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鲁四凤 妈，没有什么。

鲁侍萍 （仁慈地）好孩子，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么？

鲁四凤 记得住！

鲁侍萍 凤儿，我要你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鲁四凤 好，妈！

鲁侍萍 （沉重地）不，要起誓。
〔 畏怯地望着妈的严厉的脸。〕

鲁四凤 哦，这何必呢？

鲁侍萍 （依然严肃地）不，你要说。

鲁四凤 （跪下）妈，（扑在鲁妈身上）不，妈，我——我说不了。

鲁侍萍 （眼泪流下来）你愿意让妈伤心么？你忘记妈三年前为着你的病几乎死了么？现在你——（回头泣）

鲁四凤 妈，我说，我说。

鲁侍萍 （立起）你就这样跪下说。

鲁四凤 妈，我答应您，以后我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 雷声轰轰滚过去。〕

鲁侍萍 孩子，天上在打着雷，你要是以后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

鲁四风 （畏怯地）妈，我不会的，我不会的。

鲁侍萍 孩子，你要说，你要说。假若你忘了妈的话，——
〔外面的雷声。

鲁四风 （不顾一切地）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扑在鲁妈怀里）
哦，我的妈呀！（哭出声）

鲁侍萍 （抱着女儿，大哭）可怜的孩子，妈不好，妈造的孽，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泣）

〔鲁贵由右门上。脱去短衫，他只有件线坎肩，满身肥肉，脸上冒着油，唱着春调，眼迷迷地望着鲁妈同四风。

鲁 贵 （向鲁妈）这么晚还不睡？你说点啥？

鲁侍萍 你别管，你一个人去睡吧。我今天晚上就跟四风一块儿睡了。

鲁 贵 什么？

鲁四风 不，妈，您去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

鲁 贵 侍萍，凤儿这孩子难过一天了，你搅她干什么？

鲁侍萍 孩子，你真不要妈陪着你么？

鲁四风 妈，您让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歇着吧。

鲁 贵 来吧，干什么？你叫这孩子好好地歇一会儿吧：她总是一个人睡的。我先走了。

〔鲁贵下。

鲁侍萍 也好，孩子好好地睡，过一会儿我再来看你。

鲁四风 嗯，妈妈！

〔鲁妈下。

〔四风把右边门关上，隔壁鲁贵又唱“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个青春不再来”的春调。走到圆桌前面，把洋灯的火捻小了，这时听见外面的蛙声同狗叫声。她在床边，换了一双拖鞋，立起解开几个扣子，走两步，却又回来坐在床边，深深地叹一口气倒在床上。外屋鲁贵还低声在唱，母亲象是低声在劝他不要闹。屋外敲着一声一声的梆子。

四风又由床上坐起，拿起蒲扇用力地挥着。闷极了，她把窗户打开，立在窗前散开自己的头发，深深吸一口长气，轻轻只把窗户关上一半。她还是烦，她想起许多许多的事。她拿手绢擦一擦脸上的汗，走到圆桌旁，又听见鲁贵说话同唱的声音，又苦闷地“天！”拿起酒瓶，放在口里喝一口。她摸摸自己的胸，觉得心里在发烧，坐桌旁。

〔鲁贵由左门上，赤足，拖着鞋。

鲁 贵 你怎么还不睡？

鲁四风 （望望他）嗯。

鲁 贵 （看她还拿着酒瓶）谁叫你喝酒啦？（拿起酒瓶同酒菜，笑着）快睡吧。

鲁四风 （失神地）嗯。

鲁 贵 （走到门口）不早了，你妈都睡着了。

〔鲁贵下。

〔四凤到右门口，把门关上，立在右门旁一会，听见鲁贵同鲁妈说话的声音，走到圆桌旁，长叹一声，低而重地捶着桌子，扑在桌上抽咽。〕“天哪！”〔外面有口哨声，远远地。四凤忽然地把桌上的灯转明，由桌旁立起，跑到窗前，开窗向外望，看完她立刻关上，背倚着窗户惧怕地胸间起伏不定，粗声地喘气。口哨的声音更清楚，她把一张红纸罩了灯，放在窗前，她的脸发白，在喘。口哨愈近，远远一阵雷，她怕了，她又把灯拿回去。她把灯转暗，倚在桌上谛听着。窗外面有走步的声音，一两声咳嗽。四凤轻轻走到窗前，脸向着观众，倚在窗上。〕

〔外面的声音：（敲着窗户）〕

鲁四风 （颤声）哦！

〔外面的声音：（敲着窗户，低声）喂！开！开！〕

鲁四风 谁？

〔外面的声音：（含糊地）你猜！〕

鲁四风 （颤声）你，你来干什么？

〔外面的声音：你猜猜！〕

鲁四风 我现在不能见你。（脸色灰白，声音打着颤）

〔外面的声音：这是你心里的话么？〕

鲁四风 我妈在家里。

〔外面的声音：不用骗我！她睡着了。〕

鲁四风 你小心，我哥哥恨透了你。

〔外面的声音：他不在家，我知道。〕

鲁四风 （转身，背向观众）你走！

〔外面的声音：我不！（外面用力推窗门，四凤用力挡住）〕

鲁四风 不，不，你不要进来。

〔外面的声音：（低声）四凤，我求你，你开开！〕

鲁四风 不，不！已经到了半夜，我的衣服都脱了。

〔外面的声音：（急迫地）什么，你衣服脱了？〕

鲁四风 嗯，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外面的声音：（颤声）那……那……我就……我（叹一口长气）〕

鲁四风 （恳求地）那你不要进来吧，好不好？

〔外面的声音：好，也好，我就走，可是你先打开窗门，叫我鲁四风不，不，你赶快走！〕

〔外面的声音：不，四凤，你只叫我……啊……只叫我亲一回吧。〕

鲁四风 （苦痛地）啊，大少爷，这不是你的公馆，你饶了我吧。

〔外面的声音：（怨恨地）那么你忘了我了，你不再想……〕

鲁四风 （决心地）对了。（转过身，面向观众。）我忘了你了。你走吧。

〔外面的声音：（忽然地）是不是刚才我的弟弟来了？〕

鲁四风 嗯，……他……他……他来了！

〔外面的声音：（尖酸地）哦！（长长叹一口气）那就怪不得〕

你，你现在这样了。

鲁四风 你明明知道我是不喜欢他的。
〔外面的声音：（狠毒地）哼，没有心肝，只要你变了心，小心我……（冷笑）

鲁四风 谁变了心？
〔外面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打开门，让我进来？你不知道我是真爱你么？我没有你不成么？

鲁四风 （恳求地）哦，大少爷，你别再缠我好不好？今天一天你替我们闹出许多事，你还不够么？
〔外面的声音：那我知道错了，不过，现在我要见你，对了，我要见你。

鲁四风 （叹了一口气）好，那明天说吧！明天我依你，什么都成！
〔外面的声音：明天？

鲁四风 （苦笑，眼泪落了下来）明天！对了，明天。
〔外面的声音：明天，真的？

鲁四风 嗯，真的，我没有骗过你。
〔外面的声音：好吧，就这样吧，明天，你不要冤我。
〔足步声。

鲁四风 你走了？
〔外面的声音：嗯，走了〔足步声渐远。

鲁四风 （自语）他走了！哦，（摸自己的胸）这样闷，这样热。（把窗户打开，立窗前，风吹进来，她摸自己火热的面颊，深深叹了一口气）唉！
〔周萍忽然立在窗口。

鲁四风 哦，妈呀！（忙关窗门，萍已推开一点，二人挣扎）

周萍 （手推着窗门）这次你赶不走我了。

鲁四风 （用力关）你……你……你走！
〔萍已越窗进，他的脸很红，脚步有点乱。

周萍 你看我还是进来了。

鲁四风 （退后）你又喝醉了！

周萍 不，四风，你为什么躲我？你今天变了，我明天一早就走，你骗我，你要我明天见你。我能见你就是这一点时候，你为什么害怕不敢见我？

鲁四风 你的脸怎么啦？（指萍的血脸）

周萍 为着找你，我路上摔的。（挨近四风）

鲁四风 不，不，你走吧，我求你，你走吧。

周萍 不，我得好好地看看你。
〔雷声大作。

鲁四风 （躲开）不，你听，雷，雷。你跟我关上窗户。
〔萍关上窗户。

周萍 你怕什么？

鲁四风 我怕你，你的样子难看，你的脸满是血。……我不认识你……你是……

周萍 你以为我是谁？傻孩子？

〔外面有女人叹气的声音，敲窗户。〕

鲁四风 （推开他）你听，这是什么？象是有人在敲窗户。

周萍 （听）胡说，没有什么！

〔雷声大作，一声霹雳。〕

鲁四风 （低声）哦，妈。（跑到萍怀里）我怕！

〔雷声轰轰，大雨下，舞台更暗，黑暗中听见。〕

鲁四风 你抱着我，我怕。

〔舞台黑暗一时，只露着圆桌的洋灯，和窗外的闪电蓝森森地。听见屋外大海叫门的声音，大海进门的声音。舞台渐明，萍坐在圆椅上，四风在旁立，床上微乱。〕

周萍 （谛听）这是谁？

鲁四风 你别作声！

〔鲁妈的声音：怎么回来了？〕

〔大海的声音：雨下得太大，车房的房子塌了。〕

鲁四风 （低声而急促地）哥哥来了，你走，你赶快点。

〔萍忙至窗前，推窗。〕

周萍 （推不动）奇怪！

鲁四风 怎么？

周萍 窗户外面有人关上了。

鲁四风 真的，那会是谁？

周萍 （再推）不成，开不动。

鲁四风 你别作声音，他们就在门口。

〔大海的声音：铺板呢？〕

〔鲁妈的声音：在四风屋里。〕

鲁四风 哦，萍，他们要进来。你藏，你藏起来。

〔四风正引萍入左门，大海持灯推门进。〕

鲁大海 什么？（见四风同萍，二人俱僵立不动。）妈，您快进来，我见了鬼！

〔鲁妈跑进。〕

鲁侍萍 天！

鲁四风 （见鲁妈进，当由右门跑出）哦，天！

〔鲁妈扶着门闩。几晕倒。〕

鲁大海 哦，原来是周家大少爷呀？（拾起桌上铁刀，奔向萍。鲁妈用力拉着他的衣襟）

鲁侍萍 大海，你别动，你动，妈就死在你的面前。

鲁大海 您放下我，您放下我！（急得跺脚）

鲁侍萍 （见萍惊立不动，顿足）糊涂东西，你还不跑？

〔萍由右门跑下。〕

鲁大海 （喊）抓住他，爸，爸，抓着他，（大海被母亲拖着，他想追，把母亲在地上拖了几步。）

鲁侍萍 （见萍已跑远，坐在地上发呆）哦，天！

鲁大海 （跺足）妈！妈！你好糊涂！

〔鲁贵上。〕

鲁贵 他走了？咦，可是四风呢？

鲁大海 不要脸的东西，她跑了。
鲁侍萍 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外面的湖涨了水，我的孩子，你千万别糊涂！四凤！（跑）
鲁大海 （拉着她）你上哪儿？
鲁侍萍 这么大的雨，她跑出去，我要找她。
鲁大海 好，我也去。
鲁侍萍 我等不了！（跑下，喊“四凤！”声音愈走愈远）
〔鲁贵忽然也带上帽子跑出，大海一人立在圆桌前不动，他走到箱子那里，把手枪取出来，看一看。揣在怀里，快步走下。外面是暴风雨的声音，同鲁妈喊四凤的声音。〕

——幕急落——

第四幕

景：周宅客厅内——半夜两点钟的光景。

〔开幕时，周朴园一人坐沙发，读一束文件；旁边燃着一个立灯，四周是黑暗的。〕

〔外面还隐隐滚着雷声，雨声淅沥可闻，窗前帷幕垂下来了，中间的门紧紧地掩了，由门上玻璃望出去，花园的景物都掩埋在黑暗里，除了偶尔天空闪过一片耀目的电，蓝森森的看见树同电线杆，一瞬又是黑漆漆的。〕

周朴园 （放下公文，呵欠，疲倦地伸一伸腰）来人哪！（取眼镜，擦目，声略高）来人！（擦着眼镜，走到左边饭厅门口，又恢复平常的声调）这儿有人么？（外面闪电，停，走到右边柜前，按铃。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的相片，拿起，戴上眼镜看）
〔仆人上。〕

仆 人 老爷！

周朴园 我叫了你半天。

仆 人 外面下雨，听不见。

周朴园 （指钟）钟怎么停了？

仆 人 （解释地）每次总是四凤上的，今天她走了，这件事就忘了。

周朴园 什么时候了？

仆 人 嗯，——大概有两点钟了。

周朴园 刚才我叫账房汇一笔钱到济南去，他们弄清楚了没有？

仆 人 您说寄给济南一个，一个姓鲁的，是么？

周朴园 嗯。

仆 人 预备好了。

〔外面闪电，朴园回头望花园。〕

周朴园 藤萝架那边的电线，太太叫人来修理了么？

仆 人 叫了，电灯匠说下着大雨不好修理，明天再来。

周朴园 那不危险么？

仆 人 可不是么？刚才大少爷的狗走过那儿，碰着那根电线，就给电死了。现在那儿已经用绳子圈起来，没有人走那儿。

周朴园 哦。——什么，现在几点了？

仆 人 两点多了。老爷要睡觉么？

周朴园 你请太太下来。

仆 人 太太睡觉了。

周朴园 （无意地）二少爷呢？

仆 人 早睡了。

周朴园 那么，你看看大少爷。

仆 人 大少爷吃完饭出去，还没有回来。

〔沉默半晌。〕

周朴园 （走向沙发前坐下，寂寞地）怎么这屋子一个人也没有？

仆 人 是，老爷，一个人也没有。

周朴园 今天晚上没有一个客来。

仆 人 是，老爷。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有家的都在家里呆着。

周朴园 （呵欠，感到更深的空洞）家里的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

仆 人 是，差不多都睡了。
周朴园 好，你去吧。
仆 人 您不要什么东西么？
周朴园 我不要什么。
〔仆人由中门下。朴园站起来，在厅中来回沉闷地踱着，又停在右边柜前，拿起侍萍的相片。明了中间的灯。
〔冲由饭厅上。
周 冲 （没想到父亲在这儿）爸！
周朴园 （露喜色）你——你没有睡？
周 冲 嗯。
周朴园 找我么？
周 冲 不，我以为母亲在这儿。
周朴园 （失望）哦——你母亲在楼上。
周 冲 没有吧，我在她的门上敲了半天，她的门锁着。——是的，那也许。——爸，我走了。
周朴园 冲儿，（冲立）不要走。
周 冲 爸，您有事？
周朴园 没有。（慈爱地）你现在怎么还不睡？
周 冲 （服从地）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周朴园 你今天吃完饭把克大夫给的药吃了么？
周 冲 吃了。
周朴园 打了球没有？
周 冲 嗯。
周朴园 快活么？
周 冲 嗯。
周朴园 （立起，拉起他的手）为什么，你怕爸爸？
周 冲 是，爸爸。
周朴园 （干涩地）你象是有点不满意我，是么？
周 冲 （窘迫）我，我说不出来，爸。
〔半晌。
〔朴园走向沙发，坐下叹一口气。招冲来，冲走近。
周朴园 （寂寞地）今天——呃，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停）你知道么？
周 冲 （冷淡地）不，不知道，爸。
周朴园 （忽然）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拂你，你不怕么？
周 冲 （无表情地）嗯，怕。
周朴园 （想自己的儿子亲近他，可亲地）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一个人，你说说看，我也许答应你。
周 冲 （悔怨地）那是我糊涂，以后我不会这样说话了。
〔半晌。
周朴园 （恳求地）后天我们就搬新房子，你不喜欢么？
周 冲 嗯。
〔半晌。
周朴园 （责备地望着冲）你对我说话很少。

周冲 (无神地) 嗯, 我——我说不出, 您平时总象不愿意见我们似的。(嗫嚅地) 您今天有点奇怪, 我——我——

周朴园 (不愿他向下说) 嗯, 你去吧!

周冲 是, 爸爸。

〔冲由饭厅下。〕

〔朴园怨望地看着他儿子下去, 立起, 拿起侍萍的照片, 寂寞地呆望着四周。关上立灯, 面向书房。〕

〔蘩漪由中门上。不做声地走进来, 雨衣上的水由衣裙流下, 发鬓有些湿。颜色是很惨白, 整个面部象石膏的塑像。高而白的鼻梁薄而红的嘴唇死死地刻在脸上, 如刻在一个严峻的假面上, 整个脸庞是无表情的, 只有她的眼睛烧着心内的疯狂的怒火, 然而也是冷酷的, 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 她象是厌弃了一切, 只有计算着如何报复的心念在心中起伏。〕

〔她看见朴园, 他惊愕地望着她。〕

周蘩漪 (毫不奇怪地) 还没有睡? (立在中门前, 不动)

周朴园 你? (走近她, 粗而低的声音) 你上哪儿去了? (望着她, 停) 冲儿找你一晚上。

周蘩漪 (平常地) 我出去走走。

周朴园 这样大的雨, 你出去走?

周蘩漪 嗯, —— (忽然报复地) 我有神经病。

周朴园 我问你, 你刚才在哪儿?

周蘩漪 (厌恶地) 你不用管。

周朴园 (打量她) 你的衣服都湿了, 还不脱了它?

周蘩漪 (冷冷地, 有意义地) 我心里发热, 我要在外面冰一冰。

周朴园 不要胡言乱语的, 你刚才究竟上哪儿去了?

周蘩漪 (无神地望着他, 清楚地) 在你家里!

周朴园 (烦恶地) 在我家里?

周蘩漪 (觉得报复的快感, 微笑) 嗯, 在花园里赏雨。

周朴园 一晚上?

周蘩漪 (快意地) 嗯, 淋了一晚上。

〔半晌, 朴园怪惧地望着她, 蘩漪象个石像仍站在门前。〕

周朴园 蘩, 我看你上楼去歇一歇吧。

周蘩漪 (冷冷地) 不, 不, (忽然地) 你拿的什么? (轻蔑地) 哼, 又是那个女人的相片! (伸手拿)

周朴园 你可以不看, 萍儿母亲的。

周蘩漪 (枪过去了, 前走了两步, 就灯下看) 萍儿的母亲很好看。

〔朴园没有理她坐下沙发。〕

周蘩漪 我问你是不是?

周朴园 嗯。

周蘩漪 样子很温存的。

周朴园 (眼睛望着前面)

周蘩漪 也很聪明。

周朴园 (冥想) 嗯。

周蘩漪 (高兴地) 真年轻。

周朴园 (不自觉地)不,老了。
周蘩漪 (想起)她不是早死了么?
周朴园 嗯,对了,她早死了。
周蘩漪 (放下相片)奇怪,我象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周朴园 (抬起头,疑惑地)不,不会吧。——你在哪儿见过她吗?
周蘩漪 (忽然)她的名字很雅致,侍萍,侍萍,就是有点丫头气。
周朴园 好,我看你睡去吧。(立起,把相片拿起来)
周蘩漪 拿这个做什么?
周朴园 后天搬家,我怕掉了。
周蘩漪 不,不,(从他手中取过来)放在这儿一晚上,不会掉的,我替你守着她。(放在桌上)
周朴园 不要装疯!你现在有点胡闹!
周蘩漪 我是疯了。请你不用管我。
周朴园 (愠怒)好,你上楼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周蘩漪 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我要你给我出去。
周朴园 (严肃地)蘩漪,你走,我叫你上楼去!
周蘩漪 (轻蔑地)不,我不愿意。我告诉你,(暴躁声)我不愿意。
〔半晌。〕
周朴园 (低声)你要注意这儿,(指头)记着克大夫的话,他要你静静地,少说话。明天克大夫还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
周蘩漪 谢谢你!明天?哼!
〔萍低头由饭厅走出,神色忧郁,走向书房。〕
周朴园 萍儿。
周萍 (抬头,惊讶)爸!您还没有睡。
周朴园 (责备地)怎么,现在才回来?
周萍 不,爸,我早回来,我出去买东西去了。
周朴园 你现在做什么?
周萍 我到书房,看看爸爸写的介绍信在那儿没有。
周朴园 你不是明天早车走么?
周萍 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两点半有一趟车,我预备现在就走。
周蘩漪 现在?
周萍 嗯。
周蘩漪 (有意义地)心里就这样急么?
周萍 是,母亲。
周朴园 (慈爱地)外面下着大雨,半夜走不大方便吧?
周萍 这时走,明天日初到,找人方便些。
周朴园 信就在书房书桌上,你要现在走也好。(萍点头,走向书房)
你不用去!(向蘩漪)你到书房把信替他拿来。
周蘩漪 (看朴园,不信任地)嗯!
〔蘩漪进书房。〕
周朴园 (望蘩出,谨慎地)她不愿上楼,回头你先陪她到楼上去,叫底下人好好地伺候她睡觉。
周萍 (无法子地)是,爸爸。
周朴园 (更小心)你过来!(萍走近,低声)告诉底下人,叫他们小

心点，（烦恶地）我看她的病更重，刚才她忽然一个人出去了。

周萍 出去了？

周朴园 嗯。（严重地）在外面淋了一晚上的雨，说话也非常奇怪，我怕这不是好现象。——（觉得不好恶兆来了似的）我老了，我愿意家里平平安安地……

周萍 （不安地）我想爸爸只要把事不看得太严重了，事情就会过去的。

周朴园 （畏缩地）不，不，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太冒险，太——太荒唐，（疲倦地）我累得很。（如释重负）今天大概是过去了。（自慰地）我想以后——不该，再有什么风波。

（不寒而栗地）不，不该！

〔蓢漪持信上。

周蓢漪 （嫌恶地）信在这儿！

周朴园 （如梦初醒，向萍）好，你走吧，我也想睡了。（振起喜色）蓢！后天我们一定搬新房子，你好好地休息两天。

周蓢漪 （盼望他走）嗯，好。

〔朴园由书房下。

周蓢漪 （见朴园走出，阴沉地）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走了。

周萍 （声略带愤）嗯。

周蓢漪 （忽然急躁地）刚才你父亲对你说什么？

周萍 （闪避地）他说要我陪你上楼去，请你睡觉。

周蓢漪 （冷笑）他应当叫几个人把我拉上去，关起来。周萍（故意装做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蓢漪 （迸发）你不用瞒我。我知道，我知道，（辛酸地）他说我是神经病，疯子，我知道他，要你这样看我，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

周萍 （心悸）不，你不要这样想。

周蓢漪 （奇怪的神色）你？你也骗我？（低声，阴郁地）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你们父子都想我快成疯子！（刻毒地）你们——父亲同儿子——偷偷在我背后说冷话，说我笑我，在我背后计算着我。

周萍 （镇静自己）你不要神经过敏，我送你上楼去。

周蓢漪 （突然地，高声）我不要你送，走开！（抑制着，恨恶地，低声）我还用不着你父亲偷偷地，背着我，叫你小心，送一个疯子上楼。

周萍 （抑制着自己的烦嫌）那么，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周蓢漪 （不明白地）你上哪儿？

周萍 （不得已地）我要走，我要收拾收拾我的东西。

周蓢漪 （忽然冷静地）我问你，你今天晚上上哪儿去了？周萍（敌对地）你不用问，你自己知道。

周蓢漪 （低声，恐吓地）到底你还是到她那儿去了。

〔半晌，蓢漪望萍，萍低头。

周 萍 (断然阴沉地) 嗯, 我去了, 我去了, (挑战地) 你要怎么样?
周 蕻 (软和下来) 不怎么样。(强笑) 今天下午的话我说错了, 你不要怪我。我只问你走了以后, 你预备把她怎么样?
周 萍 以后? —— (贸然地) 我娶她!
周 蕻 (突如其来地) 娶她?
周 萍 (决定地) 嗯。
周 蕻 (刺心地) 父亲呢?
周 萍 (淡然) 以后再说。
周 蕻 (神秘地) 萍,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周 萍 (不明白) 什么?
周 蕻 如果今天你不走, 你父亲那儿我可以替你想法子。
周 萍 不必, 这件事我认为光明正大, 我可以跟任何人谈。——她——她不过就是穷点。
周 蕻 (愤然) 你现在说话很象你的弟弟。—— (忧郁地) 萍!
周 萍 干什么?
周 蕻 你知道你走了以后, 我会怎么样?
周 萍 不知道。
周 蕻 你看看你的父亲, 你难道想象不出?
周 萍 我不明白你的话。
周 蕻 (指自己的头) 就在这儿, 你不知道么?
周 萍 (似懂非懂地) 怎么讲?
周 蕻 (好象在叙述别人的事情) 第一, 那位专家, 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 要我吃药, 逼我吃药。吃药, 吃药, 吃药! 渐渐伺候着我的人一定多, 守着我象个怪物似地守着我。他们——
周 萍 (烦) 我劝你, 不要这样胡想, 好不好?
周 蕻 (不顾地) 他们渐渐学会了你父亲的话, “小心, 小心点, 她有点疯病!” 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着声音说话, 叽咕着。慢慢地无论谁都要小心点, 不准见我, 最后铁链子锁着我, 那我真就成了疯子了。
周 萍 (无办法) 唉! (看表) 不早了, 给我信吧, 我还要收拾东西呢。
周 蕻 (恳求地) 萍, 这不是不可能的。(乞怜地) 萍, 你想一想, 你就一点——就一点无动于衷么? 周萍你—— (故意恶狠地) 你自己要走这一条路, 我有什么办法?
周 蕻 (愤怒地) 什么, 你忘记你自己的母亲也被你父亲气死的么?
周 萍 (一了百了, 更狠毒地激惹她) 我母亲不象你, 她懂得爱! 她爱她自己的儿子, 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
周 蕻 (爆发, 眼睛射出疯狂的火) 你有权利说这种话么? 你忘了就在这屋子, 三年前的你么? 你忘了你自己才是个罪人; 你忘了, 我们—— (突停, 压制自己, 冷笑) 哦, 这是过去的事, 我不提了。(萍低头, 身发颤, 坐沙发上, 悔恨抓着他的心, 面上筋肉成不自然的拘挛。她转向他, 哭声, 失望地说着) 哦, 萍, 好了。这一次我求你, 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

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哀婉地诉出）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都看见了，这样子以后不是一天，是整月、整年地，以至到我死，才算完。他厌恶我，你的父亲；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萍！

周萍（心乱）你，你别说了。
周蕻（急迫地）萍，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信的人，我现在求你，你先不要走——

周萍（躲闪地）不，不成。
周蕻（切迫地）即使你要走，你带我也离开这儿——

周萍（恐惧地）什么。你简直胡说！
周蕻（恳求地）不，不，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不顾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热烈地）只要不离开我。周萍（惊惧地望着她，退后，半晌，颤声）我——我怕你真疯了！

周蕻（安慰地）不，你不要这样说话。只有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你什么我都清楚。（诱惑地笑，招手）你过来，你你怕什么？

周萍（望着她，忍不住地狂喊出来）哦，我不要你这样笑！（苦恼地打着自己的头）哦，我恨我自己，我恨，我恨我为什么要活着。

周蕻（酸楚地）我这样累你么？然而你知道我活不到几年了。周萍（痛苦地）你难道不知道这种关系谁听着都厌恶么？你明白我每天喝酒胡闹就因为自己恨——恨我自己么？

周蕻（冷冷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郑重地）萍，今天我做错了，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不离开家；我可以再叫四凤回来。周萍什么？

周蕻叫她回来还来得及。
周萍（走到她面前，声沉重，慢说）你跟我滚开！
周蕻什么？
周萍你现在不象明白人，你上楼睡觉去吧。
周蕻（明白自己的命运）那么，完了。
周萍（疲倦地）嗯，你去吧。
周蕻（绝望，沉郁地）刚才我在鲁家看见你同四凤——周萍（惊）什么，你刚才是到鲁家去了？

周蕻（坐下）嗯，我在他们家附近站了半天。
周萍（悔惧）什么时候你在那里？
周蕻（低头）我看着你从窗户进去。
周萍（急切）你呢。
周蕻我就走到窗户前面站着。
周萍那么有一个女人叹气的声音是你么？
周蕻嗯。
周萍后来，你又在那里站多半天？
周蕻（慢而清朗地）大概是直等到你走。

周萍 哦！（走到她身旁，低声）那窗户是你关上的，是吗？
周蕻漪 （更低的声音，阴沉地）嗯，我。
周萍 （恨极，恶毒地）你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
周蕻漪 （抬起头）什么？
周萍 （暴烈地）你真是一个疯子！
周蕻漪 （无表情地望着他）你要怎么样？
周萍 （狠恶地）我要你死！再见吧！
〔萍由饭厅急走下！门砰然地关上。
周蕻漪 （呆滞地坐了一下，望着饭厅的门。瞥见侍萍的相片，拿在手
上，低声，阴郁地）这是你的孩子！（缓缓扯下硬卡片贴的
相纸，一片一片地撕碎。沉静地立起来，走了两步）
奇怪，心里静的很！
〔中门轻轻推开，蕻漪回头，鲁贵缓缓地踱进来。他的狡黠的
眼睛，望着周太太笑着。
鲁贵 （鞠躬，身略弯）太太，您好。
周蕻漪 （略惊）你来做什么？
鲁贵 （假笑）跟您请安来了。我在门口等了半天。
周蕻漪 （镇静）哦，你刚才在门口？
鲁贵 （低声）对了。（更秘密地）我看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我一
—（假笑）我就没敢进来。
周蕻漪 （沉静地，不为所迫）你原来要做什么？
鲁贵 （有把握地）原来我倒是想报告给太太，说大少爷今天晚上喝
醉了，跑到我们家里去。现在太太既然是也去了，那我就不
必多说了。
周蕻漪 （嫌恶地）你现在想怎么样？
鲁贵 （倨傲地）我想见见老爷。
周蕻漪 老爷睡觉了，你要见他什么事？
鲁贵 没有什么，要是太太愿意办，不找老爷也可以。——（着重，
有意义地）都看太太要怎么样。
周蕻漪 （半晌，忍下来）你说吧，我也许可以帮你的忙。
鲁贵 （重复一遍，狡黠地）要是太太愿意做主，不叫我见老爷，多
麻烦（假笑）那就大家都省事了。
周蕻漪 （仍不露声色）什么，你说吧。
鲁贵 （谄媚地）太太做了主，那就是您积德了。——我们只是求太
太还赏饭吃。
周蕻漪 （不高兴地）你，你以为我——（转缓和）好，那也没有什么。
鲁贵 （得意地）谢谢太太。（伶俐地）那么就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
周蕻漪 （爽快地）你们在搬了新房子后一天来吧。
鲁贵 谢谢太太恩典！（忽然）我忘了，太太，您没见着二少爷么？
周蕻漪 没有。
鲁贵 您刚才不是叫二少爷赏给我们一百块钱么？
周蕻漪 （烦厌地）嗯？
鲁贵 （婉转地）可是，可是都叫我们少爷回了。
周蕻漪 你们少爷？

鲁 贵 （解释地）就是大海——我那个狗食的儿子。
周 蕻 漪 怎么样？
鲁 贵 （很文雅地）我们的侍萍，实在还不知道呢。
周 蕻 漪 （惊，低声）侍萍？（脸沉下来）谁是侍萍？
鲁 贵 （以为自己被轻视了，侮慢地）侍萍就是侍萍，我的家里的一一，就是鲁妈。
周 蕻 漪 你说鲁妈，她叫侍萍？
鲁 贵 （自夸地）她也念过书。名字是很雅气的。
周 蕻 漪 “侍萍”，那两个字怎么写，你知道么？
鲁 贵 我，我，（为难，勉强笑出来）我记不得了。反正那个萍字是跟大少爷名字的萍我记得是一样的。
周 蕻 漪 哦！（忽然把地上撕破的相片碎片拿起来对上，给他看）
你 看 看 ， 这 个 人 你 认 识 不 认 识 ？
鲁 贵 （看了一会，抬起头）不认识，太太。
周 蕻 漪 （切心地）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象她的么？（略停）你想想看，往近处想。
鲁 贵 （摇头）没有一个，太太，没有一个。（突然疑惧地）太太，你怎么？
周 蕻 漪 （回思，自己疑惑）多半我是胡思乱想。（坐下）
鲁 贵 （贪婪地）啊，太太，您刚才不是赏我们一百块么？可是我们少爷又把钱回了，您想，——
〔中门渐渐推开。
鲁 贵 （回头）谁？
〔大海由中门进，衣服俱湿，脸色阴沉，眼不安地向四面望，疲倦，憎恨在他举动显明地露出来。蕻漪惊讶地望着鲁大海。
鲁 大 海 （向鲁贵）你在这儿！
鲁 贵 （讨厌他的儿子）嗯，你怎么进来的？
鲁 大 海 （冰冷地）铁门关着，叫不开，我爬墙进来的。
鲁 贵 你现在来这儿干什么？你为什么不看 看 你 妈 找 四 凤 怎 么 样 了 ？
鲁 大 海 （用一块湿手巾擦着脸上的雨水）四凤没找着，妈在门外等着呢。（沉重地）你看见四凤了么？
鲁 贵 （轻蔑）没有，我没有看见。（觉得大海小题大做，烦恶地皱着眉毛）不要管她，她一会儿就会回家。（走近大海）你跟我回去。周家的事情也妥了，都完了，走吧！
鲁 大 海 我不走。
鲁 贵 你要干什么？
鲁 大 海 你也别走，——你先跟我把这儿大少爷叫出来，我找不着他。
鲁 贵 （疑惧地，摸着自己的下巴）你要怎么样？我刚弄好，你是又要惹祸？
鲁 大 海 （冷静地）没有什么，我只想跟他谈谈。
鲁 贵 （不信地）我看你不对，你大概又要——
鲁 大 海 （暴躁地，抓着鲁贵的胸襟）你找不找？
鲁 贵 （怯弱地）我找，我找，你先放下我。

鲁大海 好，（放开他）你去吧。
鲁 贵 大海你，你得答应我，你可是就跟大少爷说两句话，你不会——

鲁大海 嗯，我告诉你，我不是打架来的。

鲁 贵 真的？

鲁大海 （可怕地走到鲁贵的面前，低声）你去不去？

鲁 贵 我，我，大海，你，你——

周蕻漪 （镇静地）

鲁贵，你去叫他出来，我在这儿，不要紧的。

鲁 贵 也好，（向大海）可是我请完大少爷，我就从那门走了，我，
（笑）我有点事。

鲁大海 （命令地）你叫他们把门开开，让妈进来，领她在房里避一避雨。

鲁 贵 好，好，（向饭厅下）完了，我可有事。我就走了。

鲁大海 站住！（走前一步，低声）你进去，要是不找他出来就一人跑了，你可小心我回头在家里，——哼！

鲁 贵 （生了气）你，你，你——（没法子，走进饭厅下）

周蕻漪 （立起）你是谁？

鲁大海 （粗卤地）四凤的哥哥。

周蕻漪 （柔声）你是到这儿来找她么？

鲁大海 嗯，（忽然）你问这个干什么？

周蕻漪 我也姓周。——你要见我们大少爷么？

鲁大海 嗯。

周蕻漪 （眼色阴沉地）我怕他会不见你。

鲁大海 （冷静地）那倒许。

周蕻漪 （缓缓地）听说他现在就要上车。

鲁大海 （回头）什么！

周蕻漪 他现在就要走。

鲁大海 （愤怒地）他要跑了，他——

周蕻漪 嗯，他——

〔萍由饭厅上，脸上有些慌，他看见大海，勉强地点一点头，声音略有点颤，他极力在镇静自己。周萍（向大海）哦！

鲁大海 好。你还在这儿，（回头）你叫这位人走开，我有话要跟你一个人说。

周 萍 （望着蕻漪，她不动，再走到她面前）请您上楼去吧。

周蕻漪 好！（昂首由饭厅下）

〔半晌。二人都紧紧地握着拳，大海愤恨地望着他，二人不动。

周 萍 （耐不住声略颤）没想到你现在到这儿来。

鲁大海 （阴沉沉）听说你要走。

周 萍 （惊，略镇静，强笑）不过现在也赶得上，你来得还是时候，你预备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了。

鲁大海 （狠恶地笑一笑）你准备好了？

周 萍 （沉郁地望着他）嗯。

鲁大海 （走到他面前）你！（用力地击着萍的脸，方才的创伤又破，

血向下流)

周萍 (握着拳,抑制自己)你,你——(忍下去,由袋内袖出白绸手绢擦脸上的血)

鲁大海 (切齿地)哼?现在你要跑了!
〔半晌。〕

周萍 (压下自己的怒气,辩白地,故意用低沉的声音)我早有这个计划。

鲁大海 (险狠地笑)早有这个计划?

周萍 (平静下来)我以为我们中间误会太多。

鲁大海 误会?(看自己手上的血,擦在身上)我对你没有误会,我知道你是没有血性,只顾自己的一个十足的混蛋。周萍我们两次见面,都是我性子最坏的时候,叫你得着一个最坏的印象。
鲁大海 (轻蔑地)不用推托,你是个少爷,你心地混帐,你们都是吃饭太容易,有劲儿不知道怎样使,就拿着穷人家的女儿开开心,完了事可以不负一点儿责任。周萍(看出大海的神气,失望地)现在我想辩白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你是有目的而来的。(平静地)你把你的枪或者刀拿出来吧。我愿意任你收拾我。

鲁大海 (侮蔑地)你会这样大方,——在你家里,你很聪明!哼,可是你不值得我这样,我现在还不愿意拿我这条有用的命换你这等于半死的东西。

周萍 (直视大海,有勇气地)我想你以为我现在是怕你。你错了,与其说我怕你,不如说我怕我自己;我现在做错了一件事,我不愿做错第二件事。

鲁大海 (嘲笑地)我看象你这种人,活着就错了。刚才要不是我的母亲,我当时就宰了你!(恐吓地)现在你的命还在我的手心里。

周萍 我死了,那是我的福气。(辛酸地)你以为我怕死,我不,我不,我恨活着,我欢迎你来。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

鲁大海 (厌恨地)哦,你——活厌了,可是你还拉着我年轻的糊涂妹妹陪着你,陪着你。

周萍 (无法,强笑)你说我自私么?你以为我是真没有心肝,跟她开开心就完了么?你问问你的妹妹,她知道我是真爱她。她现在就是我能活着的一点生机。

鲁大海 你倒说得很好呀!(突然)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娶她?

周萍 (略顿)那就是我最恨的事情。我的环境太坏。你想想我这样的家庭怎么允许有这样的事。

鲁大海 (辛辣地)哦,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你是真心爱她,跟她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可以,一面你还得想着你的家庭,你的矿长爸爸。他们叫你随时就丢掉她,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来配你,对不对?

周萍 (忍耐不下)我要你问问四凤,她知道我这次出去,是离开了家庭,设法脱离了父亲,有机会好跟她结婚的。

鲁大海 (嘲弄)你推得很好。那么象你深更半夜的,刚才跑到我家里,

你怎样推托呢？

周萍（迸发，激烈地）我所说的话不是推托，我也用不着跟你推托，我现在看你是四凤的哥哥，我才这样说。我爱四凤，她也爱我，我们都年轻，我们更是人，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结果免不了有点荒唐。然而我相信我以后会对得起她，我会娶她做我的太太，我没有一点亏心的地方。

鲁大海 这么，你反而很有理了。可是，矿长大少爷，谁相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穷女儿？

周萍（略顿，嗫嚅）那，那——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女人逼着我，激成我这样的。

鲁大海（紧张地，低声）什么，还有一个女人？

周萍 嗯，就是你刚才见过那位太太。

鲁大海 她？

周萍（苦恼地）她是我的后母！——哦，我压在心里多少年，我当谁也不敢说——她念过书，她受了很高的教育，她，她——她看见我就跟我发生感情，她要我——（突停）——那自然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鲁大海 四凤知道么？

周萍 她知道，我知道她知道。（含着痛的眼泪，苦闷地）那时我太糊涂，以后我越过越怕，越恨，越厌恶。我恨这种不自然的关系，你懂么？我要离开她，然而她不放松我。她拉着我，不放手。她是个鬼，她什么都不顾忌的。我真活厌了，你明白么？我喝酒，胡闹，我只要离开她，我死都愿意。她叫我恨一切受过好教育，外面都装得很正经的女人。过后我见着四凤，四凤叫我明白，叫我又活了一年。

鲁大海（不觉吐出一口气）哦。

周萍 这些话多少年我对谁也说不出的，然而——很奇怪，我忽然跟你说了。

鲁大海（阴沉地）那大概是你父亲的报应。

周萍（没想到，厌恶地）你，你胡说！（觉得方才太冲动，对一个这么不相识的人说出心中的话。半晌，镇静下，自己想方才脱口说出的原因，忽然，慢慢地）我告诉你，因为我认你是四凤的亲戚，我要你相信我的诚心，我没有一点骗她。

鲁大海（略露善意）那么你真预备要四凤么？你知道四凤是个傻孩子，她不会再嫁第二个人。

周萍（诚恳地）嗯，我今天走了，过了一两个月，我就来接她。

鲁大海 可是矿长少爷，这样的话叫人相信么？

周萍（由衣袋取出一封信）你可以看这封信，这是我刚才写给她的，就说的这件事。

鲁大海（故意闪避地）用不着给我看，我——我不识字。

周萍（半晌，抬头）那我现在再没有什么旁的保证，你口袋里那件杀人的家伙是我的担保。你再不相信我，我现在人还是在你手里。

鲁大海（辛酸地）周大少爷，你想想这样我就完了么？（恶狠地）你

觉得我真愿意我的妹妹嫁给你这种东西么？（忽然拿出自己的手枪来）

周 萍 （惊慌）你要怎么样？

鲁大海 （恨恶地）我要杀了你。你父亲虽坏，看着还顺眼。你真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最没有劲的东西。

周 萍 哦。好，你来吧！（骇惧地闭上目）

鲁大海 可是——（叹了一口气，持枪与萍）你还是拿去吧。这是你们矿上的东西。

周 萍 （莫明其妙地）怎么？（接下枪）

鲁大海 （苦闷地）没有什么。老太太们，最糊涂。我知道我的妈。我妹妹是她的命，只要你能够多叫四凤好好地活着，我只好不提什么了。

（萍还想说话，大海挥手，叫他不必要再说，萍沉郁地到桌前把枪放好。

鲁大海 （命令地）那么请你把我的妹妹叫出来吧。

周 萍 （奇怪）什么？

鲁大海 四凤啊——她自然在你这儿。

周 萍 没有，没有。我以为她在你们家里呢。

鲁大海 （疑惑地）那奇怪，我同我妈在雨里找了她两个钟头，不见她。我想她自然在这儿。

周 萍 （担心）她在雨里走了两个钟头，她——她没有到旁的地方去么？

鲁大海 （肯定地）半夜里她会到哪儿去？

周 萍 （突恐惧）啊，她不会——（坐下呆望）

鲁大海 （明白）你以为——不，她不会，（轻蔑地）不，我想她没有这个胆量。

周 萍 （颤抖地）不，她会。你不知道她。她要脸，她性很强，她——不过她应当先见我，她（如若已经见了她溺在河里）不该这样冒失。

〔半晌。

鲁大海 （忽然）哼，你装得好，你想骗过我，你？——她在你这儿！她在你这儿！

〔外面远处口哨声。

周 萍 （以手止之）不，你不要嚷。（哨声近，喜色）她，她来了！我听见她！

鲁大海 什么？

周 萍 这是她的声音，我们每次见面，是这样的。

鲁大海 她在哪儿？

鲁大海 大概就在花园里？

〔萍开窗吹哨，应声更近。

周 萍 （回头，眼含着眼泪，笑）她来了！

〔中门敲门声。

周 萍 （向大海）你先暂时在旁边屋子躲一躲，她没想到你在这儿。我想她再受不得惊了。

〔忙引大海至饭厅门，大海下。〕

〔外面的声音：（低！）萍〕

周 萍 （忙跑至中门）凤儿！（开门）进来！

〔四凤由中门进，头发散乱，衣服湿透，眼泪同雨水流在脸上，眼角粘着淋漓的鬓发，衣裳贴着皮肤，雨后的寒冷逼着她发抖，她的牙齿上下地震战着。她见萍如同失路的孩子再见到母亲，呆呆地望着他。〕

鲁四风 萍！

周 萍 （感动地）凤。

鲁四风 （胆怯地）没有人吧。

周 萍 （难过，怜悯地）没有。（拉着她的手）

鲁四风 （放开胆）哦！萍！（抱着萍抽咽）

周 萍 （如许久未见地）你怎么，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找着我？

（止不住地）你怎么进来的？

鲁四风 我从小门偷进来的。

周 萍 凤，你的手冰凉，你先换一换衣服。

鲁四风 不；萍，（抽咽）让我先看看你。

周 萍 （引她到沙发坐在自己一旁，热烈地）你，你上哪儿去了，凤？

鲁四风 （看看他，含着眼泪微笑）萍，你还在这儿，我好象隔了多年一样。

周 萍 （顺手拿起沙发上的一床紫线毯给她围上）我可怜的凤，你怎么这样傻，你上哪儿去了？我的傻孩子！

鲁四风 （擦着眼泪，拉着萍的手，萍蹲在旁边）我一个人在雨里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天上打着雷，前面我只看见模模糊糊的一片；我什么都忘了，我象是听见妈在喊我，可是我怕，我拚命地跑，我想找着我们门口那一条河跳。

周 萍 （紧握着四风的手）凤！

鲁四风 ——可是不知怎么绕来绕去我总找不着。

周 萍 哦，凤，我对不起你，原谅我，是我叫你这样，你原谅我，你不要怨我。

鲁四风 萍，我怎么也不会怨你的。我糊糊涂涂又碰到这儿，走到花园那电线杆底下，我忽然地想死了。我知道一碰那根电线，我就可以什么都忘了。我爱我的母亲，我怕我刚才对她起的誓，我怕她说我这么一声坏女儿，我情愿不活着。可是，我刚要碰那根电线，我忽然看见你窗户的灯，我想到你在屋子里。哦，萍，我突然觉得，我不能这样就死，我不能一个人死，我丢不了你。我想起来，世界大的很，我们可以走，我们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萍啊，你

周 萍 （沉重地）我们一块儿离开这儿？

鲁四风 （急切地）就是这一条路，萍，我现在已经没有家，（辛酸地）哥哥恨死我，母亲我是没有脸见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只有你，萍，（哀告地）你明天带我去吧。

〔半晌。〕

周萍 (沉重地摇着头)不,不——

鲁四风 (失望地)萍。

周萍 (望着她,沉重地)不,不——我们现在就走。

鲁四风 (不敢信地)现在就走?

周萍 (怜惜地)嗯,我原来打算一个人现在走,以后再来接你,不过现在不必了。

鲁四风 (不信地)真的,一块儿走么?

周萍 嗯,真的。

鲁四风 (狂喜地,扔下线毯,立起,亲萍的一手,一面擦着眼泪)真的,真的,真的,萍,你是我的救星,你是天底下顶好的人,你是我——哦,我爱你!(跪在他身下流泪)

周萍 (感动地,偷用手绢擦着泪)凤,以后我们永远在一块儿了,不分离了。

鲁四风 (自慰地在萍的怀里)嗯,我们离开这儿了,不分离了。

周萍 (约束自己)好,凤,走以前我们先见见一个人。见完他就走。

鲁四风 一个人?

周萍 你哥哥。

鲁四风 哥哥?

周萍 他找你,他就在饭厅里头。

鲁四风 (恐惧地)不,不,你不要见他,他恨你,他会害你的。走吧,我们就走吧。

周萍 (安慰地)我已经见过他。——我们现在一定要见他一面,(不可挽回地)不然我们也走不了的。

鲁四风 (胆怯)可是,萍,你——

〔萍走到饭厅门口,开门。〕

周萍 (叫)

鲁大海!

鲁大海!——噢,他不在这儿,奇怪,也许他从饭厅的门出去了。(望着四风)

鲁四风 (走到萍面前,哀告地)萍。不要管他,我们走吧。(拉他向中门走)我们就这样走吧。

〔四风拉萍至中门,中门开,鲁妈与大海进。〕

〔两点钟内鲁妈的样子另变了一个人。声音因为在雨里叫喊哭号已经暗哑,眼皮失望地向下垂,前额的皱纹很深地刻在上面,过度的刺激使着她变成了呆滞,整个激成刻板的痛苦的模型。她的衣服象是已烘干了一部,头发还有些湿,鬓角凌乱地贴着湿的头发。她的手在颤,很小心地走进来。〕

鲁四风 (惊惧)妈!(畏缩)

〔略顿,鲁妈哀怜地望着四风。〕

鲁侍萍 (伸出手向四风,哀痛地)凤儿,来!

〔四风跑至母亲面前,跪下抽咽。〕

鲁四风 妈!(抱着母亲的膝)

鲁侍萍 (抚摸四风的头顶,痛惜地)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

鲁四风 (泣不成声地) 妈,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忘了您的话了。

鲁侍萍 (扶起四风) 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鲁四风 (低头) 我疼您, 妈, 我怕, 我不愿意有一点叫您不喜欢我, 看不起我, 我不敢告诉您。

鲁侍萍 (沉痛地) 这还是你的妈太糊涂了, 我早该想到的。(酸苦地) 然而天, 这谁又料得到, 天底下会有这种事, 偏偏又叫我的孩子们遇着呢? 哦, 你们妈的命太苦, 我们的命也太苦了。

鲁大海 (冷淡地) 妈, 我们走吧, 四风先跟我们回去。——我已经跟他(指萍)商量好了, 他先走, 以后他再接四风。

鲁侍萍 (迷惑地) 谁说的? 谁说的?

鲁大海 (冷冷地望着母亲) 妈, 我知道您的意思, 自然是只有这么办。所以, 周家的事我以后也不提了, 让他们去吧。

鲁侍萍 (迷惑, 坐下) 什么? 让他们去?

周萍 (嗫嚅) 鲁奶奶, 请您相信我, 我一定好好地待她, 我们现在决定就走。

鲁侍萍 (拉着四风的手, 颤抖地) 凤, 你, 你要跟他走?

鲁四风 (低头, 不得已紧握着鲁妈的手) 妈, 我只好先离开您了。

鲁侍萍 (忍不住) 你们不能够在一块儿!

鲁大海 (奇怪地) 妈, 您怎么?

鲁侍萍 (站起) 不, 不成!

鲁四风 (着急) 妈!

鲁侍萍 (不顾她, 拉着她的手) 我们走吧。(向大海) 你出去叫一辆洋车, 四风大概走不动了。我们走, 赶快走。

鲁四风 (死命地退缩) 妈, 您不能这样做。

鲁侍萍 不, 不成!(呆滞地, 单调地) 走, 走。

鲁四风 (哀求) 妈, 您愿您的女儿急得要死在您的眼前么?

周萍 (走向鲁妈前) 鲁奶奶,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不过我能尽我的力量补我的错, 现在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 你——

鲁大海 妈, (不懂地) 您这一次, 我可不明白了!

鲁侍萍 (不得已, 严厉地) 你先去雇车去!(向四风) 凤儿, 你听着, 我情愿你没有, 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走吧!

[大海刚至门口, 四风喊一声。

鲁四风 (喊) 啊, 妈妈!(晕倒在母亲怀里)

鲁侍萍 (抱着四风) 我的孩子, 你——

周萍 (急) 她晕过去了。

[鲁妈按着她的前额, 低声唤“四风”忍不住地泣下。

[萍向饭厅跑。

鲁大海 不用去——不要紧, 一点凉水就好。她小时就这样。

[萍拿凉水洒在她面上, 四风渐醒, 面呈死白色。

鲁侍萍 (拿凉水灌四风) 凤儿, 好孩子。你回来, 你回来。——我的苦命的孩子。

鲁四风 (口渐张眼睁开, 喘出一口气) 啊, 妈!

鲁侍萍 (安慰地) 孩子, 你不要怪妈心狠, 妈的苦说不出。

鲁四风 (叹出一口气) 妈!

鲁侍萍 什么？凤儿。
鲁四风 我，我不能不告诉你，萍！
周萍 凤，你好点了没有？
鲁四风 萍，我，总是瞒着你；也不肯告诉您（乞怜地望着鲁妈）妈，您——
鲁侍萍 什么，孩子，快说。
鲁四风 （抽咽）我，我——（放胆）我跟他现在已经有……（大哭）
鲁侍萍 （切迫地）怎样，你说你有——（过受打击，不动）
周萍 （拉起四风的手）四风！怎么，真的，你——
鲁四风 （哭）嗯。
周萍 （悲喜交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鲁四风 （低头）大概已经三个月。
周萍 （快慰地）哦，四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我的——
鲁侍萍 （低声）天哪。
周萍 （走向鲁）鲁妈妈，你无论如何不要再固执哪，都是我错了，求你！（跪下）我求你放了她吧。我敢保我以后对得起她，对得起你。
鲁四风 （立起在母亲面前跪下）妈，您可怜可怜我们，答应我们，让我们走吧。
鲁侍萍 （不做声，坐着，发痴）我是在做梦。我的儿女，我自己生的儿女，三十年工夫——哦，天哪，（掩面哭，挥手）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转过头去）
周萍 谢谢您！（立起）我们走吧。凤！（四风起）
鲁侍萍 （回头，不自主地）不，不能够！
〔四风又跪下。〕
鲁四风 （哀求）妈，您，您是怎么？我的心定了。不管他是富，是穷，不管他是谁，我是他的了。我心里第一个许了他，我看得见的只有他，妈，我不知道他是谁，姓什么，叫什么，我现在到了这一步，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他是什么，我也跟他是什么。妈，您难道不明白，我——
鲁侍萍 （指手令她不要向下说。苦痛地）孩子。
鲁大海 妈，妹妹既然是闹到这样，让她去了也好。
周萍 （阴沉地）鲁奶奶，您心里要是一定不放她，我们只好不顺从您的话，自己走了。凤！
鲁四风 （摇头）萍！（还望着鲁妈）妈！
鲁侍萍 （沉重的悲伤，低声）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一个人有罪，我先走错了一步。（伤心地）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情已经做了的，不必再怨这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过，第二次也就自然地跟着来。——（摸着四风的头）他们是我的干净孩子，他们应当好好地活着，享着福。冤孽是在我心里头，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他们快活谁晓得就是罪过？他们年轻，他们自己并没有成心做了什么错。（立起，望着天）今天晚

上，是我让他们一块儿走，这罪过我知道，可是罪过我现在替他们犯了；所以，天哪，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的儿女们都是好孩子，心地干净的，那么，天，真有了什么，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回过头）凤儿，——

鲁四风
鲁侍萍

（不安地）妈，您心里难过，——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
（回转头。和蔼地）没有什么。（微笑）你起来，凤儿，你们一块儿走吧。

鲁四风
周萍

（立起，感动地，抱着她的母亲）妈！
（看表）不早了，还只有二十五分钟，叫他们把汽车开出来，走吧。

鲁侍萍

（沉静地）不，你们这次走，是在黑地里走，不要惊动旁人。
（向大海）大海，你出去叫车去，我要回去，你送他们到车站。

鲁大海

嗯。
〔大海由中门下。

鲁侍萍

（向四凤哀婉地）过来，我的孩子，让我好好地亲一亲。
（四凤过来，吻母；鲁妈向萍）你也来，让我也看你一下。
（萍至前，低头，鲁望他，擦眼泪）好，你们走了！——我要你们两个在未走以前答应我一件事。

周萍

您说吧。

鲁侍萍

你们不答应，我还是不要四凤走的。

鲁四风

妈，您说吧，我答应。

鲁侍萍

（看他们两人）你们这次走，最好越走越远，不要回头。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永远也不许见我。

鲁四风

（难过）妈，那不——

周萍

（眼色，低声）她现在很难过才说这样的话，过后，她就会好了的。

鲁四风

嗯，也好，——妈，那我们走吧。
〔四凤跪下，向鲁妈叩头，四凤落泪，鲁妈竭力忍着。

鲁侍萍

（挥手）走吧！

周萍

我们从饭厅里出去吧，饭厅里还放着我几件东西。
〔三人——萍，四凤，鲁妈——走到饭厅门口，饭厅门开。
蓁漪走出，三人俱惊视。

鲁四风

（失声）太太！

周蓁漪

（沉稳地）咦，你们到哪儿去？外面还打着雷呢！

周萍

（气愤）怎么你一个人在外面偷听！

周蓁漪

嗯，不只我，还有人呢。（向饭厅门）出来呀，你！
〔冲由饭厅上，畏缩地。

鲁四风

（惊愕）二少爷！

周冲

（不安地）四凤！

周萍

（不高兴，向弟）弟弟，你怎么这样不懂事？

周冲

（莫明其妙地）妈叫我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周蓁漪

（冷冷地）现在你就明白了。

周萍

（焦躁，向蓁漪）你这是干什么？

周 蓁漪 （嘲弄地）我叫你弟弟来跟你们送行。
周 萍 （气愤）你真卑——
周 冲 哥哥！
周 萍 弟弟，我对不起！——不过世界上没有象你这样的母亲！
周 冲 （迷惑地）妈，这是怎么回事？
周 蓁漪 你看哪！（向四凤）四凤，你预备上哪儿去？
鲁四凤 （嗫嚅）……我……我？
周 萍 不要说一句瞎话。告诉他们，挺起胸来告诉他们，说我们预备一块儿走。
周 冲 （明白）什么，四凤，你预备跟他一块儿走？
鲁四凤 嗯，二少爷，我，我是——
周 冲 （半质问地）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鲁四凤 （解脱地）我不是不告诉你；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找我，因为我——我已经不是个好女人。
周 萍 （向四凤）不，你为什么说自己不好？你告诉他们！（指蓁漪）告诉他们，说你就要嫁我！
周 冲 （略惊）四凤，你——
周 蓁漪 （向冲）现在你明白了。（冲低头）
周 萍 （突向蓁漪，刻毒地）你真没有一点心！你以为你的儿子会替——会破坏么？弟弟，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意思，你说，你预备对我怎么样？说！哥哥都会原谅你。
〔冲望蓁漪，又望四凤，自己低头。〕
周 蓁漪 冲儿，说呀！（半晌，急促）冲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为什么抓着四凤问？你为什么抓着哥哥说话呀？（又顿。众人俱看冲，冲不语）冲儿你说呀，你怎么，你难道是个死人？哑巴？是个糊涂孩子？你难道见着自己心上喜欢的人叫人抢去，一点儿都不动气么？
周 冲 （抬头，羔羊似地）不，不，妈！（又望四凤，低头）只要四凤愿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周 萍 （走到冲面前，拉着他的手）哦，我的好弟弟，我的明白弟弟！
周 冲 （疑惑地，思考地）不，不，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象我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
周 萍 （感激地）不过，弟弟——
周 冲 （望着萍热烈的神色，退缩地）不，你把她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地待她！
周 蓁漪 （整个消灭，失望）哦，你呀！（忽然，气愤）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象我，你——你简直是条死猪！
周 冲 （受侮地）妈！
周 萍 （惊）你是怎么回事？
周 蓁漪 （昏乱地）你真没有点男子气，我要是你，我就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你真是糊涂虫，没有一点生气的。你还是你父亲养的，你父亲的小绵羊。我看错你了——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儿子。

周萍 (不平地) 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么？你这样说话。

周蕻漪 (痛苦地) 萍，你说，你说出来；我不怕，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母亲？

周冲 (难过地) 妈，您怎么？

周蕻漪 (丢弃了拘束) 我叫他来的时候，我早已忘了我自己，(向冲，半狂地) 你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母亲，(高声) 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 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周冲 (心痛地) 哦，妈。

周萍 (眼色向冲) 她病了。(向蕻漪) 你跟我上楼去吧！你大概是该歇一歇。

周蕻漪 胡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神经上没有一点病。你们不要以为我说胡话。(哀痛声) 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小阎王十八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指萍) 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

周冲 (痛极) 妈，我最爱的妈，您这是怎么回事？

周萍 你先不要管她，她在发疯！

周蕻漪 (激烈地) 不要学你的父亲。没有疯——我这是没有疯！我要你说，我要你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后的一口气！

周萍 (狼狈地) 你叫我说什么？我看你上楼睡去吧。

周蕻漪 (冷笑) 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
〔大家俱惊，略顿。〕

周冲 (无可奈何地) 妈！

周蕻漪 (不顾地) 告诉他们，告诉四凤，告诉她！

鲁四风 (忍不住) 妈呀！(入鲁妈怀)

周萍 (望着弟弟，转向蕻漪) 你这是何苦！过去的事你何必说呢？叫弟弟一生不快活。

周蕻漪 (失了母性，喊着) 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你——你爱我！

周萍 (苦恼) 哦，弟弟！你看弟弟可怜的样子，你要是有一点母亲的心在心里头！——

周蕻漪 (报复地) 你现在也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虚伪的东西，你记着，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骗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周萍 (愤怒) 你胡说，我没有，我没有欺骗他！父亲是个好人，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蕻漪冷笑)——(向四凤) 不要理她，她疯了，我们走吧。

周蕻漪 不用走，大门锁了。你父亲就下来，我派人叫他来的。

鲁侍萍 哦，太太！

周萍 你这是干什么？

周蕻漪 (冷冷地) 我要你父亲，见见他将来的好女儿，你们再走。

（喊）朴园，朴园！……

周冲 妈，您不要！

周萍 （走到蘩漪面前）疯子，你敢再喊！
〔蘩漪跑到书房门口，喊。

鲁侍萍 （慌）四凤，我们出去。

周蘩漪 不，他来了！
〔朴园由书房进，大家俱不动，静寂若死。

周朴园 （在门口）你叫什么？你还不上楼去睡。

周蘩漪 （倨傲地）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

周朴园 （见鲁妈，四凤在一起，惊）啊，你，你——你们这是做什么？

周蘩漪 （拉四凤）这是你的女儿，你见见。（向凤指朴）叫他爸爸！
（指鲁妈向朴园）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

鲁侍萍 太太！

周蘩漪 萍，过来！当着你的父亲，过来，跟这个妈叩头。

周萍 （难堪）爸爸，我，我——

周朴园 （明白地）怎么——（向鲁妈）侍萍，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周蘩漪 （惊）什么？

鲁侍萍 （慌）不，不，您弄错了。

周朴园 （悔恨地）侍萍，我想你也会回来的。

鲁侍萍 不，不！（低头）啊！天！

周蘩漪 （惊愕地）侍萍？什么，她是侍萍？

周朴园 嗯。（烦厌地）蘩，你不必再故意地问我，她就是萍儿的母亲，三十年前死了的。

周蘩漪 天哪！
〔半晌。四凤苦闷地叫了一声，看着她的母亲，惊慌地望着。萍脑筋昏乱，迷惑地望着父亲，同鲁妈。这时蘩漪渐渐移到冲儿身边，现在她突发见一个更悲惨的命运，逐渐地使她同情萍，她觉出自己方才的疯狂，这使她很快地恢复原来平常母亲的情感。她不自主地愧恨地望着自己的冲儿。

周朴园 （沉痛地）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周萍 （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诉我，不是她！

周朴园 （严厉地）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周萍 （痛苦万分）哦，爸！

周朴园 （尊重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鲁四凤 （向母）哦，妈！（痛苦地）

周朴园 （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
（向鲁妈叹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周萍 （向鲁妈）您——您是我的——

鲁侍萍 （不自主地）萍——（回头抽咽）

周朴园 跪下，萍儿！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是你的生母。

鲁四风 （昏乱地）妈，这不会是真的。

鲁侍萍 （不语，抽咽）

周蘩漪 （走向萍，悔恨地）萍，我，我万想不到是——是这样，萍

周萍 （怪笑向朴）父亲！（怪笑向鲁妈）母亲！（看四风，指她）你——

鲁四风 （二人互视怪笑，忽然忍不住）啊，天！（由中门跑下，萍扑在沙发上，鲁妈死森森地立着）

周蘩漪 （急喊）四风！四风！（转向冲）冲儿，她的样子不大对，你赶快出去看她。

〔冲由中门跑下，喊四风。〕

周朴园 （至萍前）萍儿，这是怎么回事？

周萍 （突然）爸，您不该生我！（跑，由饭厅下）

〔远处听见四风惨叫声，冲狂呼四风，继冲惨叫声。〕

鲁侍萍 （同时叫）四风，你怎么啦周蘩漪我的孩子，我的冲儿！

〔二人同由中门跑出。〕

周朴园 （急走至窗前拉开窗幕，颤声）怎么？怎么？

〔仆由中门跑上。〕

仆 人 （喘）老爷！

周朴园 快说，怎么啦？

仆 人 （急不成声）四风死了，电死啦”！

周朴园 （急）二少爷呢？

仆 人 也……也死了。

周朴园 （颤声）不，不，怎……么？

仆 人 四风碰着那条走电的电线。二少爷不知道，赶紧拉了一把，两个人一块儿中电死了。

周朴园 （几晕）这不会。这，这——这不能够，不能够！

〔朴园与仆人跑下。〕

〔萍由饭厅出，颜色惨白，但是神气沉静地。他走到那张放鲁大海手枪的桌前，抽开抽屉，取出手枪，手微颤，慢慢走进右边书房。〕

〔外面人声嘈乱，哭声，叫声，吵声混成一片。鲁妈由中门上，脸更呆滞，如石膏人像。老年仆人跟在后面，拿着电筒。〕

〔鲁妈一声不响地立在台中。〕

老仆（安慰地）老太太，您别发呆！这不成，您得哭，您得好好哭一场。

鲁侍萍 （无神地）我哭不出来！

老仆人 这是天意，没有法子。——可是您自己得哭。

鲁侍萍 不，我想静一静。（呆立）

〔中门大开，许多仆人围着蘩漪，蘩漪不知是在哭在笑。〕

仆 人 （在外面）进去吧，太太，别看哪。

周蘩漪 （为人拥至中门，倚门怪笑）冲儿，你这么张着嘴？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冲儿，你这个糊涂孩子。

周朴园 （走在中门中，眼泪在脸上）蘩漪，进来！我的手发木，你也

别看了。

老仆太太，进来吧。人已经叫电火烧焦了，没有法子办了。

周 蓼 漪 （进来，咽干哭）冲儿，我的好孩子。刚才还是好好的，你怎么会死，你怎么会死得这样惨？（呆立）

周 朴 园 （已进来）你要静一静。（擦眼泪）

周 蓼 漪 （狂笑）冲儿，你该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
〔外面仆人与鲁大海打架声。〕

周 朴 园 这是谁？谁在这时候打架。

〔老仆跑下问，立时上另一仆人。〕

周 朴 园 外面是怎么回事？

仆 人 今天早上那个鲁大海，他这时又来了，跟我们打架。

周 朴 园 叫他进来！

仆 人 老爷，他连踢带打地伤了我们好几个，他已经从小门跑了。

周 朴 园 跑了？

仆 人 是，老爷。

周 朴 园 （略顿，忽然）追他去，跟我追他去。

仆 人 是，老爷。

〔仆人一齐下。屋中只有仆园、鲁妈、蓼漪三人。〕

周 朴 园 （哀伤地）我丢了一个儿子，不能再丢第二个了。

鲁 侍 萍 （叹，都坐沙发）都去吧！让他去了也好，我知道这孩子。他恨你，我知道，他不会回来见你的。

周 朴 园 （寂静，自己觉得奇怪）年轻的反而走我们前头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忽然）萍儿呢？大少爷呢？萍儿，萍儿！（无人应）来人呀！来人！（无人应）你们跟我找呀，我的大儿子呢？〔书房枪声。〕

周 蓼 漪 啊！（跑下书房，朴园呆立不动，立时蓼漪狂喊跑出，喊）快来！快来！他……他……也死了。用……用矿上的手枪！

周 朴 园 天！

〔朴园与蓼漪一同跑下，进书房。〕

〔鲁妈立起，向书房颠踬了两步，至台中，渐向下倒，跪在地上，如序幕结尾老妇人倒下的样子。〕

〔舞台渐暗，奏序幕之音乐（High Mass Bach）若在远处奏起，至完全黑暗时最响，与序幕末尾音乐声同。幕落，即开，接尾声。〕

尾 声

〔开幕时舞台俱黑。只听见远处教堂合唱弥撒声同大风琴声，序幕姊弟的声音：

弟弟声 姐姐，你去问她。
妹妹声 （低声）不，弟弟你问她，你问她。
〔舞台渐明，景同序幕，又回到十年后腊月三十日的下午。
老妇人（鲁妈）还在台中歪倒着，姊、弟在旁。
妹 姊 你问她，她知道。
弟 弟 我不，我怕，你，你去。（推姊姊，外面合唱声止）
〔姑乙由中门进，见老妇倒地上，大惊愕，忙扶起她。
姑奶奶乙 （扶她）起来吧，鲁奶奶！起来吧！（扶她至右边火炉旁坐，
忙走至姊弟前，安慰地）
弟弟，你没有吓着吧！快去吧，妈就在外边等着你们。姐姐，
你领弟弟去吧。妹妹谢谢您，姑奶奶。（替弟弟穿衣服）
姑奶奶乙 外面冷得很，你们都把衣服穿好。
姊 姊 嗯，再见！
姑奶奶乙 再见。（姊领弟弟出中门）
〔姑乙忙走到壁炉前，照护老妇人。
〔姑甲由右门饭厅进。
姑奶奶乙 嘘，（指鲁妈）她出来了。
姑奶奶甲 （低声）周先生就下来看她，你照护照护。我要出去。
姑奶奶乙 好，你等一等，（从墙角拿一把伞）外头怕要下雪，你用这
一把伞吧。
姑奶奶甲 （和蔼地）谢谢你。（拿着雨伞由中门出去）
〔老翁 由左边厅出，立门口，望着。
姑奶奶乙 （指鲁妈，向老翁）她在这儿！
老 翁 哦！
〔半晌。
老 翁 （关心地，向姑奶奶乙）她现在怎么样？
姑奶奶乙 （轻叹）还是那样！
老 翁 吃饭还好么？
姑奶奶乙 不多。
老 翁 （指头）她这儿？
姑奶奶乙 （摇头）不，还是不认识人。
〔半晌。
姑奶奶乙 楼上您的太太，看见了？
老 翁 （呆滞地）嗯。
姑奶奶乙 （鼓励地）这两天，她倒好。
老 翁 是的。——（指鲁妈）这些天没有人看她么？
姑奶奶乙 您说她的儿子是么？
老 翁 嗯。——一个姓鲁叫大海的。
姑奶奶乙 （同情地）没有。可怜，她就是想着儿子。每年三十总在窗

前望一晚上。

老 翁 （叹气，绝望地，自语）我怕，我怕他是死了。

姑奶奶乙 （希望地）不会吧？

老 翁 （摇头）我找了十年了，——没有一点影子。

姑奶奶乙 唉，我想她的儿子回来，她一定会明白的。

老 翁 （走到炉前，低头）侍萍！

〔老妇人回头，呆呆地望着他，若不认识，起来，面上无一丝表情，一时，她走向前窗。〕

老 翁 （低声）侍萍！侍——

姑奶奶乙 （向老翁摆手，低声）让她走，不要叫她！

〔老妇至窗前，慢吞吞地拉开帷幔，痴呆地望着窗外。〕

〔老翁绝望地转过头，望着炉中的火光，外面忽而闹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同足步声。中门大开，姊弟进。妹妹（向弟）在这儿？一定在这儿！〕

弟弟（落泪，点着头）嗯！嗯！

姑奶奶乙 （喜欢他们来打破这沉静）

弟弟，你怎么哭了？

弟弟（抽咽）我的手套丢了！外面下雪，我的手套，我的新手套丢了。

姑奶奶乙 不要嚷，弟弟，我跟你找。

姊 姊 弟弟，我们找。

〔三个人在左角找手套。〕

姑奶奶乙 （向姊）有么？

姊 姊 没有！

弟弟（钻到沙发背后，忽然跳出来）在这儿，在这儿！（舞着手套）妈，在这儿！（跑出去）

姑奶奶乙 （羡慕地）好了，去吧。

姊 姊 谢谢，姑奶奶！

〔姊由中门下，姑乙关上门。〕

〔半晌。〕

老 翁 （抬头）什么？外头又下雪了？

姑奶奶乙 （沉静地点头）嗯。〔老人又望一望立在窗前的老妇，转身坐在炉旁的圈椅上，呆呆地望着火，这时姑乙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经来读。〕

〔舞台渐暗。〕

——幕落——

全剧终

（原载《文学季刊》1934年7月1卷3期）

《雷雨》序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 Euripides 的 Hippolytus 或 Racine 的 Phedre 灵感。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碜。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然而如若我能绷起脸，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固然作者的偏爱总不容他这样做），我会再说，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写下《雷雨》，虽然明明晓得能描摹出来这几位大师的道劲和瑰丽，哪怕是一抹，一点或一勾呢，会是我无上的光彩。

我是一个不能冷静的人，谈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例外。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与我若何的兴奋。我不会如心理学者立在一旁，静观小儿的举止，也不能如试验室的生物学家，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这些事应该交与批评《雷雨》的人们。他们知道怎样解剖论断：哪样就契合了戏剧的原则，哪样就是背谬的。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单纯的喜悦，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我没有批评的冷静头脑，诚实也不容许我使用诡巧的言辞狡黠地袒护自己的作品，所以在这里，一个天赐的表白的机会，我知道我不会说出什么。这一年来批评《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令我深切地感触自己的低能。我突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要明切得多。他们能一针一线地寻出个原由，指出究竟，而我只有普遍地觉得不满不成熟。每次公演《雷雨》或者提到《雷雨》，我不由自己地感觉到一种局促，一种不自在，仿佛是个拙笨的工徒，只图好歹做成了器皿，躲到壁落里，再也怕听得顾主们恶生生地挑剔器皿上面花纹的丑恶。

我说过我不会说出什么来。这样的申述也许使关心我的友人们读后少一些失望。累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为什么写的这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希波吕托斯》。

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作家拉辛的作品《费德尔》。

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一一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间，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所以我最推崇我的观众，我视他们，如神仙，如佛，如先知，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危机之前，蠢蠢地动着情感，劳着心，用着手，他们已彻头彻尾地熟悉这一群人的错综关系。我使他们征兆似地觉出来这酝酿中的阴霾，预知这样不会引出好结果。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周萍悔改了“以往的罪恶”。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引到死亡。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在《雷雨》里，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自一面看，《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这种憧憬的吸引恰如童稚时谛听脸上划着经历的皱纹的父老们，在森森的夜半，津津地述说坟头鬼火，野庙僵尸的故事。皮肤起

了恐惧的寒栗，墙角似乎晃着摇摇的鬼影。然而奇怪，这“怕”本身就是个诱惑。我挪近身躯，咽着兴味的口沫，心惧怕地忐忑着，却一把提着那干枯的手，央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所以《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说它为宇宙一种隐秘的理解乃是狂妄的夸张，但以它代表个人一时性情的趋止，对那些“不可理解的”莫名的爱好，在我个人短短的生命中是显明地划成一道阶段。

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回归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的性格是周蘩漪，是鲁大海，甚至于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但后者是前者的阴影，有了他们前者才显得明亮。鲁妈，四凤，周冲是这明暗的间色，他们做成两个极端的阶梯。所以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地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原是我的杜撰，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极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调，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

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凤，如朴园，如鲁贵都曾在孕育时给我些苦痛与欣慰，但成了形后反不给我多少满意。（我这样说并不说前两个性格已有成功，我愿特别提出来只是因为这两种人抓住我的想象。）我欢喜看蘩漪这样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贫弱的，我知道舞台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做成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不过一个作者总是不自主地有些姑息，对于蘩漪我仿佛是个很熟的朋友，我惭愧不能画出她一幅真实的像，近来颇盼望着遇见一位有灵魂有技能的演员扮她，交付给她血肉。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这样的不幸的女人里，蘩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平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迷上了蘩漪，他说她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诚然，如若以寻常的尺来衡量她，她实在没有几分赢人的地方。不过聚许多所谓“可爱的”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鉴别出她是最富于魅惑性的。这种魅惑不易为人解悟，正如爱嚼姜片的才道得出辛辣的好

处。所以必须有一种明白蘩漪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会觉得她阴鸷可怖。平心讲，这类女人总有她的“魔”，是个“魔”便有它的尖锐性。也许蘩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锐。她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她满蓄着受着抑压的“力”，这阴鸷性的“力”怕是造成这个朋友着迷的缘故。爱这样的女人需有厚的口胃，铁的手腕，岩似的恒心，而周萍，一个情感和矛盾的奴隶，显然不是的。不过有人会问为什么她会爱这样一棵弱不禁风的草，这只好问她的运命，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

提起周冲，蘩漪的儿子。他也是我喜欢的人。我看过一次《雷雨》的公演，我很失望，那位演周冲的人有些轻视他的角色，他没有了解周冲，他只演到痴憨——那只是周冲粗犷的肉体，而忽略他的精神。

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他最无辜而他与四凤同样遭受了惨酷的结果。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了解他的周围。一重一重的幻念茧似地缚住了他。他看不清社会，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们。他犯着年轻人 Quixotic 病，有着一切青春发动期的青年对现实那样的隔离。他需要现实的铁锤来一次又一次地敲醒他的梦。在喝药那一景，他才真认识了父亲的威权笼罩下的家庭；在鲁贵家里，忍受着鲁大海的侮慢，他才发现他和大海中间隔着一道不可填补的鸿沟；在末尾，蘩漪唤他出来阻止四凤与周萍逃奔的时候，他才看出他的母亲全不是他所想的那样，而四凤也不是能与他在冬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白帆船向着无边的理想航驶去的伴侣。连续不断地失望绊住他的脚，每次的失望都是一只尖利的锥，那是他应受的刑罚。他痛苦地感觉到现实的丑恶，一种幻灭的悲哀袭击他的心。这样的人即便不为“残忍”的天所毁灭，他早晚会被那绵绵不尽的渺茫的梦掩埋，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步。甚至在情爱里，他依然认不清真实。抓住他心的并不是四凤，或者任何美丽的女人。他爱的只是“爱”，一个抽象的观念，还是个渺茫的梦。所以当四凤不得已他说破了她同周萍的事，使他伤心的却不是因为四凤离弃了他，而是哀悼着一个美丽的梦的死亡。待到连母亲——那是十七岁的孩子的梦里幻化得最聪慧而慈祥的母亲，也这样丑恶地为着情爱痉挛地喊叫，他才彻头彻尾地感觉到现实的粗恶。他不能再活下去，他被人攻下了最后的堡垒，青春期的儿子对母亲的那一点憧憬。他于是整个死了他生活最宝贵的部分——那情感的激荡。以后那偶然的或者残酷的肉体的死亡对他算不得痛苦，也许反是最适当的了结。其实，在生前他未始不隐隐觉得他是追求着一个不可及的理想。他在鲁贵家里说过他白日的梦，那一段对着懵懂的四凤讲的：“海，……天，……船，……光明，……快乐，”的话；（那也许是个无心的讽刺，他偏偏在那样地方津津地说着他最超脱的梦，那地方四周永远蒸发着腐秽的气息，瞎子们唱着唱不尽的春调，鲁贵如淤水塘边的癞蛤蟆哏哏地噪着他的丑恶的生意经）在四凤将和周萍同走的时候，他只说：（疑惑地，思考地）“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象并不是真爱四凤；（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于是他慷慨地让四凤跟着周萍离弃了他。这不象一个爱人在申说，而是一个梦幻者探寻着自己。这样的超脱，无怪乎落在情热的火坑里的蘩漪是不能了解了的。

理想如一串一串的肥皂泡荡漾在他的眼前，一根现实的铁针便轻轻地逐个点破。理想破灭时，生命也自然化成空影。

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他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而周冲来去这样匆匆，这么一个可爱的生命偏偏简短而痛楚地消逝，令我们情感要呼出：“这确是太残忍的了。”

写《雷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的戏会有人排演，但是为着读者的方便，我用了很多的篇幅释述每个人物的性格。如今呢，《雷雨》的演员们可以藉此看出些轮廓。不过一个雕刻师总先摸清他的材料有哪些弱点，才知用起斧子时哪些地方该加谨慎，所以演员们也应该明了这几个角色的脆弱易碎的地方。这几个角色没有一个是一具不漏的网，可以不用气力网起观众的称赞。譬如演鲁贵的，他应该小心翼翼地做到“均匀”“恰好”，不要小丑似地叫《雷雨》头上凸起了隆包，尻上长了尾巴，使它成了只是个可笑的怪物；演鲁妈与四凤的应该懂得“节制”（但并不是说不用情感），不要叫自己叹起来成风车，哭起来如倒海，要知道过度的悲痛的刺激会使观众的神经痛苦疲倦，再缺乏气力来怜悯，而反之，没有感情做柱石，一味在表面上下工夫更令人发生厌恶，所以应该有真情感。但是要学得怎样收敛运蓄着自己的精力，到了所谓“铁烧到最热的时候再锤”，而每锤是要用尽了最内在的力量。尤其是在第四幕，四凤见着鲁妈的当儿是最费斟酌的。两个人都需要多年演剧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要找着自己情感的焦点，然后依着它做基准来合理地调整自己成了有韵味的波纹，不要让情感的狂风卷扫了自己的重心，忘却一举一动应有理性的根据和分寸。具体说来，我希望她们不要嘶声喊叫，不要重复地单调地哭泣。要知道这一景落眼泪的机会已经甚多，她们应该替观众的神经想一想，不应刺痛他们，使他们感觉倦怠甚至于苦楚。她们最好能运用各种不同的技巧来表达一个单纯的悲痛情绪。要抑压着一点，不要都发挥出来，如若必须有激烈的动作，请记住：“无声的音乐是更甜美”，思虑过后的节制或沉静在舞台上更是为人所欣赏的。

周萍是最难演的，他的成功要看挑选的恰当。他的行为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而性格又是很复杂的。演他，小心不要单调；须设法这样充实他的性格，令我们得到一种真实感。还有，如若可能，我希望有个好演员，化开他的性格上一层云翳，起首便清清白白地给他几根简单的线条。先画出一个清楚的轮廓，再慢慢地细描去。这样便井井有条，虽复杂而简单，观众才不会落在雾里。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犹如演蘩漪的一样），不然到了后一幕便会搁了浅，行不开。

周朴园的性格比较是容易捉摸的，他也有许多机会做戏，如喝药那一景，认鲁妈的景，以及第四幕一人感到孤独寂寞的景，都应加一些思索（更要有思虑过的节制）才能演得深隽。

鲁大海自然要个硬性的人来演，口齿举动不要拖泥带水，干干净净地做下去，他的成功更靠挑选的适宜。

《雷雨》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但最显明的莫如首尾的“序幕”与“尾声”。聪明的批评者多置之不提，这样便省略了多少引不到归结的争执。因为一切戏剧的设施须经过观众的筛漏；透过时间的洗涤，那好的会留存，粗恶的自然要滤走。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序幕”和“尾声”能否存留，能与

不能总要看有否一位了解的导演精巧地搬到台上。这是个冒险的尝试，需要导演的聪明来帮忙。实际上的困难和取巧的地方一定也很多，我愿意将来有个机会来实验。在此地我只想提出“序幕”和“尾声”的用意，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象一场噩梦，死亡，惨痛如一只钳子似地夹住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雷雨》诚如有一位朋友说，有些太紧张（这并不是句恭维的话），而我想以第四幕为最。我不愿这样戛然而止，我要流荡在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序幕”与“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悲剧 Chorus 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雷雨》在东京出演时，他们曾经为着“序幕”“尾声”费些斟酌，问到我，我写一封私人的信（那封信被披露了出来是我当时料想不到的事），提到我把《雷雨》做一篇诗看，一部故事读，用“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可知的东西对于现在一般聪明的观众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层纱。那“序幕”和“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的“欣赏的距离”。这样，看戏的人们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来看戏，而不致于使情感或者理解受了惊吓。不过演出“序幕”和“尾声”实际上有个最大的困难，那便是《雷雨》的繁长。《雷雨》确实用时间太多，删了首尾，还要演上四小时余，如若再加上这两件“累赘”，不知又要观众厌倦多少时刻。

我曾经为着演出“序幕”和“尾声”想在那四幕里删一下，然而思索许久，毫无头绪，终于废然地搁下笔。这个问题需要一位好的导演用番工夫来解决，也许有一天《雷雨》会有个新面目，经过一次合宜的删改。然而目前我将期待着好的机会，叫我能依我自己的情趣来删节《雷雨》，把它认真地搬到舞台上。

不过这个本头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谢谢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方序，他们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模样。在日本的，我应该谢谢秋田雨雀先生，影山三郎君和邢振铎君为了他们的热诚和努力，《雷雨》的日译本才能出现，展开一片新天地。

末了，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曹禺

一九三六年一月

（原载《雷雨》1936年1月初版本）

英语，古希腊宗教仪式中的合唱。

即巴金。

即靳以。

日出（四幕剧）

《日出题辞》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道德经》 七十七章

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新约·罗马书》 第二章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

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城邑……都被拆毁。

——《旧约·耶利米书》 第五章

……
……

……弟兄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辛苦碌，昼夜作工。……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三章

……弟兄们，我……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新约·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

老子，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后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溢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春秋时代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道德经》，系老子所著，又称“老子五千文”，全书共 81 章，前 37 章为《道经》，后 44 章为《德经》，故名《道德经》，此书被奉为道家的经典。

《新约》或称《新约全书》，对《旧约全书》而言，都是基督教的经典。《新约》为公元 1 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徒所记述，原为希腊文，共 27 卷。内容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个部分。《罗马书》，又称《致罗马人书》，是《新约》中的一卷，传说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城传教时（约在公元 1、2 世纪间）写成，共 16 章。

《旧约》，也称《旧约全书》，是《圣经》的前一部分。原书为希伯来文，共 24 卷（英译本为 39 卷），包括《津法书》、《先知书》、《圣录》三部。《耶利米书》，系《旧约·先知书》中的一卷，共 52 章。相传为先知耶利米所述，由他的助手巴录传下，约在公元前 626—585 年之间。它记述耶路撒冷被毁，巴比伦灭亡，以色列复兴的预言，以及耶利米本人生活的回忆。用散文体记述。讲演词则富有韵律。

《帖撒罗尼迦后书》，也称《致德撒洛尼人书》，《新约》中的两卷。相传为保罗早期在哥林多传教时所写，写作时间在公元 1 世纪后半期。

《哥林多前书》，亦译《致格林多人书》，《新约》中的两卷，属《保罗书信》。相传为保罗所作，成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第八章

……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

……

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剧中人物

陈露露 ——在××旅馆住着一个女人，二十三岁。

方达生——

陈露露从前的“朋友”，二十五岁。

张乔治——留学生，三十一岁。

阿根 ——旅馆的茶房。

潘月亭——××银行经理，五十四岁。

顾八奶奶——一个有钱的孀妇，四十四岁。

李石清——××银行的秘书，四十二岁。

李太太——其妻，三十四岁。

黄省三——××银行的小书记。

黑三（即男甲）——一个地痞。

胡四——一个游手好闲的“面首”，二十七岁。

小东西——一个刚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十五六岁。

（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内）

时间早春

第一幕在××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

——某日早五点。

第二幕景同第一幕。

——当日晚五点。

第三幕在三等妓院内。

——一星期后晚十一时半。

第四幕景同第一幕。

——时间紧接第三幕，翌日晨四时许。

书时间在公元1世纪末期。

《约翰福音》，是《新约》中的一卷。相传为使徒约翰所撰，共21章。

《启示录》，《新约》中的最后一卷，以启示文学体裁写成。相传为使徒约翰被放逐于拔摩岛时所写。

1936年11月《日出》初版本中改名为陈白露。

1936年11月《日出》初版本中改名为王福升。

第一幕

是××大旅馆一间华丽的休息室，正中门通甬道，右通寝室，左通客厅，靠后偏右角划开一片长方形的圆线状窗户。为着窗外紧紧地压贴着一所所的大楼，所以虽在白昼，有着宽阔的窗，屋里也嫌过于阴暗。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这间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

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正中立着烟几，围着它横的竖的摆着方的圆的立体的圆锥形的小凳和沙发。上面凌乱地放些颜色杂乱的座垫。沿着那不见楞角的窗户是一条水浪纹的沙发。在左边有立柜，食物柜，和一张小几，上面放着些女人临时用的化妆品。墙上挂着几张很荒唐的裸体画片，月份牌，和旅馆章程。地下零零散散的是报纸，画报，酒瓶和烟蒂头。在沙发上，立柜上搁放许多女人的衣帽，围巾，手套等物。间或也许有一两件男人的衣服在里面。食柜上杂乱地陈列着许多酒瓶，玻璃杯，暖壶，茶碗。右角立一架阅读灯，灯旁有一张圆形小几，嵌着一层一层的玻璃，放些烟具和女人爱的零碎东西，如西洋人形，米老鼠之类。正中悬一架银熠熠的钟，指着五点半，是夜色将尽的时候。幕开时，室内只有沙发旁的阅读灯射出一圈光明。窗前的黄幔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

〔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正中的门呀的开了了一半。一只秀美的手伸进来拧开中间的灯，室内豁然明亮。

陈露露走进来。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鬢髻，垂在耳际。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飘泊人特有的性质。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这些年的飘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保有它一样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如小说电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之笼。因为她试验过，她曾经如一个未经世故的傻女孩子，带着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这笼；终于，象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当然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她很骄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但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但也许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在深夜突然响了，她去打开门，看见那来客，是那穿着黑衣服的不做一声地走进来。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为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会放开人的。

〔她现在拖着疲乏的步向台中走。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盖着嘴，打了个呵欠。

陈露露（走了两步，回过头）进来吧！（掷下皮包，一手倚着当中沙发的靠背。蹙着眉，脱下银色的高跟鞋，一面提住气息，一面快意地揉抚着自己尖瘦的脚。真地，好容易到了家，索性靠在柔软的沙发上舒展一下。“咦！”忽然她发现背后的那个人并没有跟进来。她套上鞋，倏地站起，转过身，一只腿还跪在沙发上，笑着向着房门）咦！你怎么还不进来呀？（果

然，有个人进来了。约莫有二十七八岁的光景，脸色不好看，皱着眉，穿一身半旧的西服。不知是疲倦，还是厌恶，他望着房内乱糟糟的陈设，就一言不发地立在房门口。但是女人误会了意思，她眼盯住他，看出他是一副惊疑的神色）走进来点！怕什么呀！

方达生（冷冷地）不怕什么！（忽然不安地）你这屋子没有人吧？
陈露露（看看四周，故意地）谁知道？（望着他）大概是没有人吧！
方达生（厌恶地）真讨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人。
陈露露（有心来难为他，自然也因为他的态度使她不愉快）有人又怎样？住在这个地方还怕人？
方达生（望望女人，又周围地嗅嗅）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么个地方！
陈露露（挑衅地）怎么，这个地方不好么？
方达生（慢声）嗯——（不得已地）好！好！
陈露露（笑着看男人那样呆呆地失了神）你怎么不脱衣服？
方达生（突然收敛起来）哦，哦，哦，——衣服？（想不起话来）是的，我没有脱，脱衣服。
陈露露（笑出声，看他怪好玩的）我知道你没有脱。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客气，不肯自己脱大衣？
方达生（找不出理由，有点窘迫）也许，也许是因为不大习惯进门就脱大衣。（忽然）嗯——是不是这屋子有点冷？
陈露露冷？——冷么？我觉得热得很呢。
方达生（想法躲开她的注意）你看，你大概是没有关好窗户吧？
陈露露（摇头）不会。（走到窗前，拉开幔子，露出那流线状的窗户）你看，关得好好的。（望着窗外，忽然惊喜地）喂，你看！你快来看！
方达生（不知为什么，慌忙跑到她面前）什么？
陈露露（用手在窗上的玻璃划一下）你看，霜！霜！
方达生（扫了兴会）你说的是霜啊！你呀，真——（底下的话自然是脱不了嫌她有点心浮气躁，但他没有说，只摇摇头）
陈露露（动了好奇心）怎么，春天来了，还有霜呢。
方达生（对她没有办法，对小孩似地）嗯，那是天知道！
陈露露（兴高采烈地）我顶喜欢霜啦！你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霜。你看霜多美，多好看！（孩子似地，忽然指着窗）你看，你看，这个象我么？
方达生什么？（伸头过去）哪个？
陈露露（急切地指指点点地）我说的是这窗户上的霜，这一块，（男人偏看错了地方）不，这一块，你看，这不是一对眼睛！这高的是鼻子，凹的是嘴，这一片是头发。（拍着手）你看，这头发，这头发简直就是我！
方达生（着意地比较，寻找那相似之点，但是——）我看，嗯——（很老实地）并不大象。
陈露露（没想到）谁说不象？（孩子似地执拗着，撒着娇）象！象！象！我说象！它就象！
方达生（逆来顺受）好，象，象，象的很。

陈露露 (得意)啊,你说象吧!(又发现了新大陆)喂,你看,你看,这个人头象你,这个象你。

方达生 (指自己)象我?

陈露露 (奇怪他会这样地问)嗯,自然啦,就是这个。

方达生 (如同一个瞎子)哪儿?

陈露露 这块!这块!就是这一块。

方达生 (看了一会,摸了自己的脸,实在觉不出一二相似处,简单地)我,我看不大出来。

陈露露 (败兴地)你这个人!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别扭,简直是没有办法。

方达生 是么?(忽然微笑)今天我看了你一夜,就刚才这一点还象从前的你。

陈露露 怎么?

方达生 (露出愉快的颜色)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

陈露露 从前?(低声地)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她仿佛回忆着,蹙起眉头,她打一个寒战,现实又象一只铁掌把她抓回来)

方达生 嗯,怎么?你怎么?

陈露露 (方才那一阵的兴奋如一阵风吹过去,她突然地显着老了许多。我们看见她额上隐隐有些皱纹,看不见几秒钟前那种娇痴可喜的神态,叹了一口气,很苍老地)达生,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是一个孩子么?

方达生 (明白她的心情,鼓励地)只要你肯跟我走,你现在还是孩子,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

陈露露 (摇头,久经世故地)哼,哪儿有自由?

方达生 什么,你——(他住了嘴,知道这不是劝告的事。他拿出一条手帕,仿佛擦鼻涕那样动作一下,他望到别处。四面 197 看看屋子)

陈露露 (又恢复平日所习惯那种漠然的态度)你看什么?

方达生 (笑了笑,放下帽子)不看什么,你住的地方,很,很(指指周围,又说不出什么来,忽然找出一句不关轻重而又能掩饰自己情绪的称誉)很讲究。

陈露露 (明白男人的话并不是诚意的)嗯,讲究么?(顺手把脚下一个靠枕拿起来,放在沙发上,把一个酒瓶轻轻踢进沙发底下,不在意地)住得过去就是了。(瞌睡虫似乎钻进女人的鼻孔里,不自主地来一个呵欠。传染病似地接着男人也打一个呵欠。女人向男人笑笑。男人象个刚哭完的小孩,用手背揉着眼睛)你累了么?

方达生 还好。

陈露露 想睡觉么?

方达生 还好。——方才是你一个人同他们那些人在跳,我一起首就坐着。

陈露露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

方达生 (冷冷地)我告诉过你,我不会跳舞,并且我也不愿意那么发疯似地乱蹦跹。

陈露露 (笑得有些不自然) 发疯, 对了! 我天天过的是这样发疯的生活。(远远鸡喔喔地叫了一声) 你听! 鸡叫了。

方达生 奇怪, 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鸡叫?

陈露露 附近就是一个市场。(看表, 忽然抬起头) 你猜, 现在是几点钟了?

方达生 (扬颈想想) 大概有五点半, 就要天亮了。我在那舞场里, 五分钟总看一次表。

陈露露 (奚落地) 就那么着急么?

方达生 (爽直地) 你知道我现在在乡下住久了; 在那种热闹地方总有点不耐烦。

陈露露 (理着自己的头发) 现在呢?

方达生 (吐出一口气) 自然比较安心一点。我想这里既然没有人, 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

陈露露 可是(手掩着口, 又欠伸着) 现在就要天亮了。(忽然) 咦, 为什么你不坐下?

方达生 (拘谨地) 你——你并没有坐。

陈露露 (笑起来, 露出一半齐整洁白的牙齿) 你真是书呆子, 乡下人, 到我这里来的朋友没有等我让坐的。(走到他面前, 轻轻地推他坐在一张沙发上) 坐下。(回头, 走到墙边小柜前) 渴的很, 让我先喝一口水再陪着你, 好么?(倒水, 拿起烟盒) 抽烟么?

方达生 (瞪她一眼) 方才告诉过你, 我不会抽烟。

陈露露 (善意地讥讽着他) 可怜——你真是个好入!(自己很熟练地燃上香烟, 悠悠然呼出淡蓝色的氤氲)

方达生 (望着女人巧妙地吐出烟圈, 忽然, 忍不住地叹一声, 同情而忧伤地) 真地我想不到, 竹均, 你居然会变——

陈露露 (放下烟) 等一等, 你叫我什么?

方达生 (吃了一惊) 你的名字, 你不愿意听么?

陈露露 (回忆地) 竹均, 竹均, 仿佛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达生, 你再叫我一遍。

方达生 (受感动地) 怎么, 竹均——

陈露露 (回味男人叫的情调) 甜的很, 也苦的很。你再这样叫我一声。

方达生 (莫名其妙女人的意思) 哦, 竹均, 你不知道我心里头——
(忽然) 这里真没有人么?

陈露露 没有人, 当然没有人。

方达生 (难过地) 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知道我的心, 我的心里头是多么——

〔——但是由右面寝室里蹒跚出来一个人, 穿着礼服, 硬领散开翘起来, 领花拖在前面。他摇摇荡荡的, 一只袖管没有穿, 在它前后摆动着。他们一同回过头, 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 一手高高扶着门框, 头歪得象架上熟透了的金瓜, 脸通红, 一绺一绺的头发搭下来。一副白金眼镜挂在鼻尖上, 他翻着白眼由镜子上面望过去, 牛吼似地打着嚏。〕

进来的客人(神秘地, 低声) 嘘!(放正眼镜, 摇摇晃晃地指

点着)

陈露露 (大吃一惊倒吸一口气) Georgy! 进来的 Georgy (更神秘地, 摆手) 嘘! (他们当然不说话了, 于是他飘飘然地走到方达生面前, 低声) 什么, 心里? (指着他) 啊! 你说你心里头是多么——怎么? (亲昵地对着女人) 露露, 这个人是谁呀?

方达生 (不愉快而又不知应该怎么样) 竹均, 他是谁? 这个人是谁? 进来的乔治 (仿佛是问他自己) 竹均? (向男人) 你弄错了, 她叫露露。她是这儿顶红, 顶红的人, 她是我的, 嗯, 是我所最崇拜的——

陈露露 (没有办法) 怎么, 你喝醉了!

张乔治 (指自己) 我? (摇头) 我没有喝醉! (摇摇摆摆地指着女人) 是你喝醉了! (又指着那男人) 是你喝醉了! (男人望望露露的脸, 回过头, 脸上更不好看, 但进来的客人偏指着男人说) 你看你, 你看你那眼直瞪瞪的, 喝得糊里糊涂的样子! Pah (轻慢似地把雪白的手掌翻过来向外一甩, 这是他最得意的姿势, 接着又是一个噎) 我, 我真有点看不下去。

陈露露 (这次是她真看不下去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方达生 (大了胆) 对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两只质问的眼睛盯着他)

张乔治 (还是醉醺醺地) 嗯, 我累了, 我要睡觉, (闪电似地来了一个理由) 咦! 你们不是也到这儿来的么?

陈露露 (直瞪瞪地看着他, 急了) 这是我的家, 我自然要回来。

张乔治 (不大肯相信) 你的家? (小孩子不信人的顽皮腔调, 先高后低的) 嗯?

陈露露 (更急了) 你刚从我的卧室出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乔治什么? (更不相信地) 我刚才才是从你的卧室出来? 这不对, ——不对, 我没有, (摇头) 没有。(摸索自己的前额) 可是你们先让我想想, …… (望着天仿佛在想)

陈露露 (哭不得, 笑不得, 望着男人) 他还要想想!

张乔治 (摆着手, 仿佛是叫他们先沉沉气) 慢慢地, 你们等等, 不要着急。让我慢慢, 慢慢地想想。(于是他模糊地追忆着他怎样走进旅馆, 迈进她的门, 瞥见了那舒适的床, 怎样转东转西, 脱下衣服, 一跤跌倒在一团柔软的巢窠里。他的唇上下哼动, 仿佛念念有词; 做出种种手势来追忆方才的情况。这样想, 一刻, 才低声地) 于是我就喝了, 我就转, 转了, 我又喝, 我就转, 转呀转, 转呀转的, ……后来——(停顿, 想不起来) 后来? 哦, 于是我就上了电梯, ——哦, 对了, 对了, (很高兴地, 敲着前额) 我就进了这间屋子, ……不, 不对, 我还更进一层, 走到里面。于是我就脱了衣服, 倒在床上。于是我就这么躺着, 背向着天, 脑袋朝下。于是我就觉得恶心, 于是我就哇啦哇啦地 (拍脑袋, 放开平常的声音说) 对

英文名字, 即乔治的昵称。

英语象声词, 表示轻蔑、憎恶的发声。

了，那就对了。我可不是从你的卧室走出来？

陈露露 (严厉地) Georgy, 你今天晚上简直是发疯了。

张乔治 (食指抵住嘴唇, 好莱坞明星的样子) 嘘! (耳语) 我告诉你, 你放心。我并没有发疯。我先是在你床上睡着了, 并且我喝得有点多, 我似乎在你床上——(高声) 糟了, 我又要吐。

(堵住嘴) 哦, Pardon me, mademoiselle, 对不起小姐。(走一步, 又回转身) 哦先生, 请你原谅。Pardon, Monsieur (狼狈地跳了两步, 回过头, 举起两手, 如同自己是个闻名的演员对许多热烈的观众, 做最后下台的姿势, 那样一次次地摇着手, 鞠着躬) 再见吧, 你们。

Goodnight! Goodnight! my lady and gentleman! oh, Good-bye, au revoir, Madame; et monsieur, I - I - I shall - I shall - (哇的一声, 再也忍不住了, 他堵住嘴, 忙跑出门。门关上, 就听见他呕吐的声音; 似乎有人扶着他, 他哼哼叽叽地走远了)

[露露望望男人, 没有办法地坐下。]

方达生 (说不出的厌恶) 这个东西是谁?

陈露露 (嘘出一口气) 这是此地的高等出产, 你看他好玩不?

方达生 好玩! 这简直是鬼!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这样的东西来往? 他是谁? 他怎么会跟你这么亲近?

陈露露 (夹起烟, 坐下来) 你要知道么? 这是此地最优秀的产品, 一个外国留学生, 他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类的东西, 洋名 George, 在外国他叫乔治张, 在中国他叫张乔治。回国来听说当过几任科长, 现在口袋里很有几个钱。

方达生 (走近她) 可是你为什么跟这么个东西认识, 难道你觉不出这是个讨厌的废物?

陈露露 (掸了掸烟灰) 我没有告诉你么? 他口袋里有几个钱。

方达生 有钱你就要……

陈露露 (爽性替他说出来) 有钱自然可以认识我, 从前我在舞场做事的时候, 他很追过我一阵。

方达生 (明白站在他面前的女人已经不是他从前所想的) 那就怪不得他对你那样了。(低下头)

陈露露 你真是乡下人, 太认真, 在此地多住几天你就明白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每个人都这样, 你为什么这样小气? 好了, 现在好了, 没有人啦, 你跟我谈你要谈的话吧。

方达生 (从深思醒过来) 我刚才对你说什么?

陈露露 你真有点记性坏。(明快地) 你刚才说心里头怎么啦! 这位张乔治先生就来了。

方达生 (沉吟着, 叹一口气) 对了, “心里头”, “心里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永远在心里头活着。可是竹均, (诚恳地)

Pardon, (英语) 意为“对不起”。monsieur, (法语) 意为“先生”。

Goodnight! my lady and gentleman! oh, good-bye, (英语) 意为“晚安, 亲爱的太太和先生, 哦, 再见!”
 au revoir Madame; et monsieur, I-I-I shall-I shall- (法语) 意为“再会, 女士们, 先生们。”

我看你是这个样子，你真不知道我心里头是多么——（门呀地开了，他停住了嘴）大概是张先生又来了。

〔进来是旅馆的茶役，一副狡猾的面孔，带着谄媚卑屈的神气。〕

阿 根 不是张先生，是我。（陪着笑脸）陈小姐，您早回来了。

陈露露 你有什么事？

阿 根 方才张先生您看见了。

陈露露 嗯，怎么样？

阿 根 我扶他另外开一间房子睡了。

陈露露 （不愉快）他爱上哪里，就上哪里，你告诉我做什么！

阿 根 说的是呀。张先生说十分对不起您，喝醉了，跑到您房里来，把您的床吐，吐，——

陈露露 啊，他吐了我一床？

阿 根 是，陈小姐您别着急，我就跟您收拾。（露起来，他拦住她）您也别进去，省得看着别扭。

陈露露 这个东西，简直——也好，你去吧。

阿 根 是。（又回转来）今天您一夜晚不在家，来得客人可真不少。李五爷，方科长，刘四爷都来过。潘经理看了您三趟。还有顾家八奶奶来了电话说请您明天——嗯，今天晚上到她公馆去玩玩。

陈露露 我知道。回头你打个电话，请她下午先到这儿来玩玩。

阿 根 胡四爷还说过一会儿要到这儿来看看您。

陈露露 他愿意来就叫他来。我这里，哪一类的人都欢迎。

阿 根 还有报馆的，方五爷。

陈露露 知道。今天他有空也请他过来玩玩。

阿 根 对了，潘经理今天晚上找了您三趟。现在他——

陈露露 （不耐烦）知道，知道，你刚才说过了。

阿 根 可是，陈小姐，这位先生今天就——

陈露露 你不用管。这位先生是我的表哥。

方达生 （莫名其妙）表哥？

陈露露 （对着阿根）他一会儿就睡在这儿。

方达生 不，竹均，我不，我是一会儿就要走的。

陈露露 好吧，（没想到他这样不懂事，不高兴地）随你的便。（对阿根）你不用管了，走吧，你先把我的床收拾干净。

〔阿根由卧室下。〕

方达生 竹均，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

陈露露 （口快地）这样什么？

方达生 （叫她吓回去）呃，呃，这样地好客，——呃，我说，这样地爽快。

陈露露 我原来不是很爽快么？

方达生 （不肯直接道破）哦，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好像比从前大方得——

陈露露 （来得快）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呀！哦，得了，你不要拿这样好听的话跟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说我有太随便，太不

在乎。你大概有点疑心我很放荡，是不是？

方达生（想掩饰）我……我……自然……，我……

陈露露（追一步）你说老实话，是不是？

方达生（忽然来了勇气）嗯——对了。你是比以前改变多了。你简直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个人。你说话，走路，态度，行为，都，都变了。我一夜晚坐在舞场来观察你。你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天真的女孩子，你变了。你现在简直叫我失望，失望极了。

陈露露（故作惊异）失望？

方达生（痛苦）失望，嗯，失望，我没有想到我跑到这里，你已经变成这么随便的女人。

陈露露（警告他）你是要教训我么？你知道，我是不喜欢听教训的。

方达生我不是教训你。我是看不下去你这种样子。我在几千里外听见关于你种种的事情，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从前205最喜欢的人会叫人说得一个钱也不值。我来看你，我发现你在这么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单身的女人，自己住在旅馆里，交些个不三不四的朋友，这种行为简直是，放荡，堕落，——你要我怎么说呢？

陈露露（立起，故意冒了火）你怎么敢当着面说我堕落！在我的屋子里，你怎么敢说对我失望！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敢这么教训我？

方达生（觉得已得罪了她）自然现在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陈露露（不放松）难道从前我们有什么关系？

方达生（嗫嚅）呃，呃，自然也不能说有。（低头）不过你应该记得你是很爱过我。并且你也知道我，这一次到上海来是为什么？

陈露露（如一块石头）为什么？我不知道！

方达生（恳求地）我不喜欢看你这样，跟我这样装糊涂！你自然明白，我要你跟我回去。

陈露露（睁着大眼睛）回去？回到哪儿去？你当然晓得我家里现在没有人。

方达生不，不，我说你回到我那里，我要你，我要你嫁给我。

陈露露（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你昨天找我原来是要跟我说媒，要我嫁人啊？（方才明白的语调）嗯！——（拉长声）

方达生（还是那个别扭劲儿）我不是跟你说媒，我要你嫁给我，那就是说，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

陈露露得了，得了，你不用解释。“嫁人”这两个字我们女人还明白怎么讲。可是，我的老朋友，就这么爽快么？

方达生（取出车票）车票就在这里。要走。天亮以后，坐早十点的车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

陈露露我瞧瞧。（拿过车票）你真买了两张，一张来回，一张单程，——哦，连卧铺都有了。（笑）你真周到。

方达生（急煎煎地）那么你是答应了，没有问题了。（拿起帽子）

陈露露不，等等，我只问你一句话——

方达生什么？

陈露露（很大方地）你有多少钱？

方达生 （没想到）我不懂你的意思。

陈露露 不懂？我问你养得活我么？（男人的字典没有这样的字，于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咦？你不要这样看我！你说我不应该这么说话么？咦，我要人养着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么？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方达生 （冷酷地）竹均，你听着，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陈露露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么？你听着：出身，书香门第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怎么这么一套好身世，难道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方达生 （不屑地）你好象很自负似的。

陈露露 嗯，我为什么不呢？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去。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好好活着，我为什么不自负？

方达生 可是你以为你这样弄来的钱是名誉的么？

陈露露 可怜，达生，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这些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就名誉么？我这里很有几个场面上的人物，你可以瞧瞧，种种色色：银行家，实业家，做小官的都有。假若你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名誉的，那我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得多。

方达生 我不明白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名誉的看法——

陈露露 嗯，也许名誉的看法，你跟我有些不同。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方达生 （望着女人明灼灼的眼睛）可怕，可怕——哦，你怎么现在会一点顾忌也没有，一点羞耻的心也没有。你难道不知道金钱一迷了心，人生最可宝贵的爱情，就会象鸟儿似地从窗户飞了么？

陈露露 （略带酸辛）爱情？（停顿，掸掸烟灰，悠长地）什么是爱情？（手一挥，一口烟袅袅地把这两个字吹得无影无踪）你是小孩子！我不跟你谈了。

方达生 （不死心）好，竹均，我看你这两年的生活已经叫你死了一半。不过我来了，我看见你这样，我不能看你这样下去。我一定要感化你，我要——

陈露露 （忍不住笑）什么，你要感化我？

方达生 好吧，你笑吧，我现在也不愿意跟你多辩了。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个傻子，从那么远的路走到这里来找你，说出这一大堆傻话。不过我还愿意做一次傻请求，我想再把这件事跟你说一遍。我希望你还嫁给我，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二十四小时

内，希望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露露 (故作惊吓状) 二十四小时，可吓死我了。不过，如若到了你的期限，我的答复是不满意的，那么，你是否就要下动员令，逼着我嫁你么？

方达生 那，呃，那，——

陈露露 那你怎么样？

方达生 如果你不嫁给我——

陈露露 你怎么样？

方达生 (苦闷地) 那——那我也许自杀。

陈露露 什么？(不高兴地) 你怎么也学会这一套？

方达生 不，(觉得自己有点太时髦了) 不，我不自杀。你放心，我不会为一个女人自杀的，我自己会走，我要走得远远的。

陈露露 (放下烟) 对呀，这还象一个大人说的话。(立起) 好了，我的傻孩子，那么你用不着再等二十四小时啦！

方达生 (立起以后) 什么？

陈露露 (微笑) 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方达生 (更慌了) 现在？——不，你先等一等。我心里有点慌。你先不要说，我要把心稳一稳。

陈露露 (很冷静地) 我先跟你倒一杯凉茶，你定定心好不好？

方达生 不，用不着。

陈露露 抽一支烟。

方达生 (不高兴) 我告诉过你三遍，我不会抽烟。(摸着心) 得了，过去了，你说吧。

陈露露 你心稳了。

方达生 (颤声) 嗯！

陈露露 那么，(替他拿帽子) 你就可以走了。

方达生 什么？

陈露露 在任何情形之下，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方达生 为，为什么？

陈露露 不为什么！你真傻！这类的事情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的。你难道不明白？

方达生 那么，你对我没有什么感情？

陈露露 也可以这么说吧。(达想拉住她的手，但她飘然走到墙边)

方达生 你干什么？

陈露露 我想按电铃。

方达生 做什么？

陈露露 你真地要自杀，我好叫证人哪。

方达生 (望着露，颓然跌在沙发里) 方才的话是你真心说的话，没有一点意气作用么？

陈露露 你看我现在还象个再有意气的人么？

方达生 (立起) 竹均！(拿起帽子)

陈露露 你这是做什么？

方达生 我们再见了。

陈露露 哦，再见了。(夸张的悲戚，拉住他的手) 那么，我们永别了。

方达生 （几乎要流眼泪）嗯，永别了。

陈露露 （看他到门口）你真预备要走么？

方达生 （孩子似的）嗯。

陈露露 那么，你大概忘了你的来回车票。

方达生 哦！（走回来）

陈露露 （举着车票）你真要走么？

方达生 我只好走了。（回头，用手帕揩去忍不住的眼泪）

陈露露 （两手抓着他的肩膀）你怎么啦？傻孩子，觉得眼睛都挂了灯笼了么？你真不害羞，眼泪是我们女人的事！好了，（如哄小兄弟一样）我的可怜虫，叫我气哭了，嗯？我跟你擦擦，你看，那么大的男人，多笑话！不哭了，不哭了！是吧？（男人经过了这一番抚慰，心中更委屈起来，反加抽咽出了声音。露露大笑，推着他坐下）达生，你看你让我跟你说一句实在话。你先不要这样孩子气，你想，你要走，你就能随便走么？

方达生 （抬起头）怎么？

陈露露 （举车票）这是不是你的车票？

方达生 嗯，怎么？

陈露露 你看，这一下（把车票撕成两片）好不好？这又一下（把车票撕成四片）好不好？（扔在痰盂里）我替你保存在这里头。好不好？

方达生 你，你怎么——

陈露露 你不懂？

方达生 （眉梢挂着欢喜）怎么，竹均，你又答应我了么？

陈露露 不，不，你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答应你，我方才撕你的车票，我不是撕我的卖身契。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

方达生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陈露露 （诚恳地）你以为世界上就是你一个人这样多情么？我不能嫁给你，难道就是我恨了你？你连跟我玩一两天，谈谈从前的事的情份都没有了么？你有点太古板，不结婚就不能做一个好朋友？难道想想我们以往的情感不能叫我们也留恋一点么？你一进门就斜眼看着我，东不是，西不是的。你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说了我，骂了我，你简直是瞧不起我，我还要我立刻嫁给你。还要我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你，哦，还要我立刻跟你走。你想一个女子就是顺从得该象一只羊，也不致于可怜到这步田地啊。

方达生 （憨直地）我向来是这个样子，我不会表示爱情，你叫我跪着，说些好听的话，我是不会的。

陈露露 是啊，所以无妨你先在我这里多学学，过两天，你就会了的。好了，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再谈一两天？

方达生 （爽直地）可是谈些什么呢？

陈露露 话自然多得很，我可以介绍你看看这个地方，好好地招待你一下，你可以看看这里的人怎样过日子。

方达生 不，用不着，这里的人都是鬼。我不用看。并且我的行李昨天已经送到车站了。

陈露露 真送到车站么？
方达生 自然我从来不，——从来不说谎话的。
陈露露 阿根。
〔茶房由卧室出。
阿 根 陈小姐，您别忙，您的床就收拾好。
陈露露 不是这个，我问你，我走的时候，我叫你从东方饭店——
嗯！从车站取来的行李，你拿回来了么？
阿 根 您说方先生的是不是，拿回来了。我从饭店里拿回来了。
方达生 竹均，我的行李你怎么敢从我的旅馆取出来了。
陈露露 嗯，——我从你的旅馆居然就敢取出来了。你这不会说谎的笨东西。（对阿根）你现在搁在哪个房间里？
阿 根 东边二十四号。
陈露露 是顶好的房子么？
阿 根 除了您这四间房，二十四号是这旅馆顶好的。
陈露露 好，你领着方先生去睡吧？要是方先生看着不合适，告诉我，我把我的屋子让给他。
阿 根 是，陈小姐。（下）
方达生 （红了脸）可是竹均，这不象话——
陈露露 这个地方不象话的事情多得很。这一次，我要请你多瞧瞧，把你这副古板眼镜打破了，多看看就象话了。
方达生 不，竹均，这总应该斟酌一下。
陈露露 不要废话，出去！（推他）
阿根，阿根，阿根！
〔阿根上。
方达生 在这样的旅馆里，我一定睡不着的。
陈露露 睡不着，我这里有安眠药，多吃两片，你就怎么也不嫌吵的慌了。你要么？
方达生 你不要开玩笑，我告诉你，我不愿看这个地方。
陈露露 不，你得看看，我要你看看。（对阿根）你领着他去看房子。
（一面推达，一面说）赶快洗个澡，睡个好觉。起来，换一身干净衣服，我带你出去玩玩。走，乖乖的，不要不听话，听见了没有？Goodnight——（远远一声鸡鸣）你听，真不早了。快点，睡去吧。
〔男人自然还是撅着嘴，倔强，但是经不得女人的手同眼睛，于是被她哄着骗着推下去。
〔她关上门。过度兴奋使她无力地倚在门框上。同时疲乏仿佛也在袭击着她，她是真有些倦意了。一夜晚的烟酒和激动吸去了她大半的精力。她打一个呵欠，手背揉着青晕更深的眼睛。她走到桌前，燃着一支香烟。外面遥遥又一声鸡鸣。她回过头，凝望窗外漫漫浩浩一片墨影渐渐透出深蓝的颜色。如一只鸟，她轻快地飞到窗前。她悄悄地在窗上的霜屑划着痕路。丢下烟，她又笑又怕地想把脸猫似地偎在上面，“啊！”的一声，她登时又缩回去。她不甘心，她偏把手平排地都放在霜上面。冷得那样清爽！她快意地叫出来。她笑了。她索性擦掉窗

上叶子大的一块霜迹，眯着一只眼由那隙缝窥出。但她想起来了，她为什么不开窗子看天明？她正要拧转窗上铁链，忽然想着她应该关上灯，于是敏捷地跑到屋子那

一端灭了亮。房屋顿时黑暗下来，只有窗子渗进一片宝蓝的光彩。望见一个女人的黑影推开了窗户。

〔外面：在阴暗的天空里，稀微的光明以无声的足步蹑着脚四处爬上来。窗外起初是乌漆一团黑，现在由深化浅。

微暗天空上面很朦胧地映入对面一片楼顶棱棱角角的轮廓，上面仿佛晾着裤褂床单一类的东西，掩映出重重叠叠的黑影。她立在窗口，斜望出去，深深吸进一口凉气，不自主地打一个寒战。远处传来低沉的工厂的汽笛声，哀悼似地长号着。

〔屋内光影暧昧，不见轮廓。这时由屋的左面食物柜后悄悄爬出一个人形，倚着柜子立起，颤抖着，一面蹑足向门口走，预备乘机偷逃。露露这时觉得背后窸窣窸窣有人行走。她蓦然回转头，看过去。那人却尽在那里，不能动转。

陈露露 （低声，叫不出来）有贼。

那人（先听见气进出的字音）别叫，别叫！

陈露露 谁？（慌张）你是谁？

那人（缩做一团，喘气和抖的声音）小……姐！小……姐！

陈露露 （胆子大了点）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我……我……（抽咽）

〔露露赶紧跑到墙边开灯，室内大放光明。在她面前立着一个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约莫有十五六岁的样子，两根小辫垂在乳前，头发乱蓬蓬的，惊惶地睁着两个大眼睛望着露露，两行眼泪在睫毛下挂着。她穿一件满染油渍，肥大绝伦的蓝绸褂子，衣裾同袖管几乎拖曳地面。下面的裤也硕大无比，裤管总在地下磨擦着。这一身衣服使她显得异样怯弱渺小，如一个婴儿裹在巨人的袍褂里。因为

寒冷和恐惧，她抖得可怜，在她亮晶晶的双眼里流露出天真和哀求。她低下头，一寸一寸地向后蹒跚，手里提着裤子，提心吊胆，怕一不谨慎，跌在地上。

陈露露 （望着这可笑又可怜的动物）哦，可怜，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小东西 （惶恐而忸怩地）是，是，小姐。（小东西一跛一跛地向后退，一不小心踏在自己的裤管上，几乎跌倒）

陈露露 （忍不住笑——但是故意地绷起脸）啊，你怎么会想到我这里，偷东西？啊！（佯为怒态）

小东西，你说！

小东西 （手弄着衣裾）我……我没有偷东西。

陈露露 （指着）那么，你这衣服偷的是谁的？

小东西 （低头估量自己的衣服）我，我偷的是我妈妈的。

陈露露 谁是你妈妈？

小东西 （望露露一眼，呆呆地撩开眼前的头发）我妈妈？——我不知道我妈妈是谁？

陈露露 （笑了——但依然忖度她）你这个糊涂孩子，你怎么连你妈妈都不知道。你妈妈住在什么地方？

小东西 （指屋顶）在楼上。

陈露露 在楼上。（她恍然明白了）哦，你在楼上，可怜，谁叫你跑出来的？

小东西 （声音细得快听不见）我，我自己。

陈露露 为什么？

小东西 （胆怯）因为……他们……（低下头去）

陈露露 怎么？

小东西 （忸然）他们前天晚上——（惧怕使她说不下去）

陈露露 你说，这儿不要紧的。

小东西 他们前天晚上要我跟一个黑胖子睡在一起，我怕极了，我不肯，他们就——（抽咽）

陈露露 哦，他们打你了。

小东西 （点头）嗯，拿皮鞭子抽。昨天晚上他们又把我带到这儿来，那黑胖子又来了。我实在是怕他，我吓得叫起来了，那黑胖子气走了，他们……（抽咽）

陈露露 （泫然）他们又打你了。

小东西 （摇头，眼泪流下来）没有，隔壁有人，他们怕人听见。堵住我的嘴，掐我，拿（哭起来）……拿……拿烟签子扎我（忍住泪）您看，您看！（伸出臂膊，露露执着她的手。太虚弱了，小东西不自主地跪下去，但膝甫触地，“啊”的一声，她立刻又起来）

陈露露 （抱住她）你怎么啦？

小东西 （痛楚地）腿上扎的也是，小姐。

陈露露 天！（不敢看她的臂膊）你这只胳膊怎样会这样……（露用手帕揩去自己的眼泪）

小东西 不要紧的，小姐，您不要哭。（盖上自己的臂膊）他们怕我跑，不给我衣服，叫我睡在床上。

陈露露 你跑出去的时候，他们干什么？

小东西 在隔壁抽烟打牌。我才偷偷地起来，把妈妈的衣服穿上。

陈露露 你怎么不一直跑出去？

小东西 （仿佛很懂事的）我上哪儿去？我不认识人，我没有钱。

陈露露 不过你的妈妈呢？

小东西 （傻气地）在楼上。

陈露露 不是，我说你的亲妈妈，生你的妈妈。

小东西 她？（眼眶含满了泪）她早死了。

陈露露 父亲呢？

小东西 前个月死的。

陈露露 哦！（她回过身去）——可是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他们很容易找着你的。

小东西 （恐惧到了极点）不，不，不！（跪下）小姐，您修个好吧，千万不要叫他们找着我，那他们会打死我的。（拉着小姐的手）小姐，小姐，您修个好吧！（叩头）

陈露露 你起来，（把她拉起来）我没有说把你送回去，你先坐着，让我们想个法子。

小东西 谢谢您，谢谢您，小姐。（她忽然跑到门前，把门关好）

陈露露 你干什么？

小东西 我把门关严，人好进不来。

陈露露 哦——不要紧的。你先不要怕。（停）可是你方才不是想出去吗？

小东西 （点首）嗯。

陈露露 你预备上哪儿去？

小东西 （低声）我原先想回去。

陈露露 （奇怪）回去，还回到他们那里去？

小东西 （低头）嗯。

陈露露 为什么？

小东西 饿——我实在饿的很。我想也许他们还不知道我跑出来。我知道天亮以后他们还得打我一顿，可是过一会他们会给我一顿稀饭吃的。旁的地方连这点东西也不会给我。

陈露露 你还没有吃东西？

小东西 （天真的样子）肚子再没有东西，就会饿死的，他们不愿意我死，我知道。

陈露露 你多少时没有吃东西？（她到食物柜前）

小东西 有一天多了。他们说是要等那黑胖子喜欢之后才许我吃呢。

陈露露 好，你先吃一点饼干。

小东西 （接过来）谢谢您，小姐。（她背过脸贪婪地吃）

陈露露 你慢慢吃，不要噎着。

小东西 （忽然）就这么一点么？

陈露露 （怜悯地看着她）不要紧！你吃完了还有。——（哀矜地）饿逼得人会到这步田地么？

〔中门呀地开了。〕

小东西 （赶紧放下食物，在墙角躲起来）啊，小姐。

陈露露 谁？

〔阿根上。〕

阿 根 是我，阿根。

小东西 小姐，（惊惧）他……他……

陈露露 不要怕，小东西，他是侍候的人。

阿 根 小姐，大丰银行的潘经理，昨天晚上来了三遍。

陈露露 知道，知道。

阿 根 他还没有走。

陈露露 没有走？为什么不走？

阿 根 这旅馆旁边不是要盖一座大楼么？潘经理这也许跟他那位秘书谈这件事呢。可是他说了，小姐回来，就请他去。

他要见您。

陈露露 真奇怪，他们盖房子就得了，偏要半夜到这个地方来谈。

阿 根 说的是呢。

陈露露 那么刚才你为什么不说？

阿 根 刚才，不是那位方先生还在——
陈露露 哦，那你不要叫他来，你跟潘经理说，我要睡了。
阿 根 怎么，您为什么不见见他呢，您想，人家潘经理，大银行开着——

陈露露 （讨厌这个人的罗嗦）你不要管，我不愿意见他，我不愿意见他，你听见了没有？
阿 根 （卑屈的神色，谄笑着）可是，小姐，您千万别上火。（由他袋里摸出一大把账单来）您听着，您别着急！这是美丰金店六百五十四块四，永昌绸缎公司三百五十五元五毛五，旅馆二百二十九块七毛六，洪生照相馆一百一十七块零七毛，久华昌鞋店九十一块三，这一星期的汽车七十六元五——还有——

陈露露 （忍不住）不要念，不要念，我不要听啊。
阿 根 可是，小姐，不是我不侍候您老人家，您叫我每天这样搪账，说好说歹，今天再没有现钱，实在下不去了。
陈露露 （叹了一口气）钱，钱，永远是钱！（哀痛地）为什么你老是用这句话来吓唬我呢！
阿 根 我不敢，小姐，可是，这年头不济，市面紧，今天过了，就不知道明天还过不过——
陈露露 我从来没有跟旁人伸手要过钱，总是旁人看着过不去，自己把钱送来。
阿 根 小姐自己固然要紧。可是——
陈露露 好吧，我回头就想法子吧，叫他们放心得了。
阿 根 （正要出门）咦，小姐。那里来的这么个丫头？
〔小东西乞怜地望着露。〕
陈露露 （走到小东西旁边）你不用管。
阿 根 （上下打量小东西）这孩子我好象认得。小姐，我劝您少管闲事。
陈露露 怎么？
阿 根 外面有人找她。
陈露露 谁？
阿 根 楼上的一帮地痞们，穿黑衣服，歪戴着毡帽，尽是打手。
小东西 （吓出声音）阿，小姐，（走到阿根前面，抓住他）啊，老爷。您得救救我？（正要跪下，阿根闪开）
阿 根 （对小东西）你别找我。
陈露露 （向阿根）把门关上！锁住。
阿 根 可是，小姐——
陈露露 锁上门。
阿 根 （锁门）小姐，这藏不住，她妈妈跟她爸爸在这楼里到处找她呢。
陈露露 给他们一点钱，难道不成？
阿 根 您又大方起来了。给他们钱？您有几万？
陈露露 怎么讲？
阿 根 您这时出钱，那他们不敲个够。

陈露露 那我们就——

〔外面足步与说话声。〕

阿 根 别做声！外面有人。（听一会）他们来了。

小东西 （失声）啊，小姐！

陈露露 （紧紧握着她的手）你要再叫，管不住自己，我就把你推出去。

小东西 （暗哑）不，小姐，不，不！

陈露露 （低声）不要说话，听着。

外面男甲的声音 （暴躁地）这个死丫头，一点造化也没有，放着福不享，偏要跑，真他妈的是乡下人，倒底不是人揍的。

外面女人的声音 （尖锐的喉咙）你看金八爷叫这孩子气跑了。

外面男乙的声音 （迟缓低哑的）什么，金八看上了她？

外面女人的声音 你看这不是活财神来了。可是这没有人心的孩子，偏跑了，你看这怎么交代？这可怎么交代——

外面男甲的声音 （不耐烦地对着妇人咆哮）去你妈的一边去吧。

孩子跑了，你不早看着，还叨叨，还叨叨，到这时候，说他妈的一大堆废话。（女人不做声）喂，老三，你看，她不会跑出去吧？

外面男乙的声音 （老三，地痞里面的智多星，迟缓而自负地）不会的，不会的，她要穿着大妈的衣服走的，一件单褂子，这么冷的天，她上哪儿去？

外面女人的声音 （想得男甲的欢心。故意插进嘴）可不是，她穿我的衣服跑的。那会跑哪儿去？可是二楼一楼都说没看见，老三，你想，她会——

外面男丙的声音 （一个凶悍而没有一点虑谋的人）大妈，这楼的茶房说刚才见过她，那她还会跑到哪儿去？

外面男甲粗暴的声音 （首领的口气）那么一定就在这一层楼里，下工夫找吧。

外面女人声 （猎猎然）哼，反正跑不了这个死丫头。

外面数男人声 { 别着急！大妈！
一定找得着。
就在这儿，让我们分着找。

〔屋内三人屏息谛听，男女足步声渐远。〕

陈露露 走了么？

阿 根 （啊出一口气）走了，大概是到那边去了。

陈露露 （忽然打开门）那么，让我看看。（正要探出头去，小东西拉着她的手，死命地拉她回来）

小东西 （摇头，哀求）小姐！小姐！

阿 根 （推着她，关好门，摇头，警告地）不要跟他们打交道。

陈露露 （向小东西）不要怕，不要紧的。（向阿根）怎么回事，难道阿根别惹他们。这一帮人不好惹，好汉不吃眼前亏。

陈露露 怎么？

阿 根 他们成群结党，手里都有家伙，都是吃卖命饭的。

陈露露 咦，可是他们总不能不讲理呀！把这孩子打成这样，你看，（拿起小东西臂膊）拿烟杆子扎的，流了多少血。闹急了，我就

可以告他们。

阿 根 (鄙夷地) 告他们! 告谁呀? 他们都跟地面上的人有来往, 怎么告? 就是这官司打赢了, 这点仇您可跟他们结的了?

陈露露 那么——难道我把这个孩子送给他们去?

小东西 (恐惧已极, 哑声) 不, 小姐。(眼泪暗暗流下来, 她用大袖子来揩抹)

阿 根 (摇头) 这个事难, 我看您乖乖地把这孩子送回去。我听说这孩子打了金八爷一巴掌, 金八爷火了。您不知道?

陈露露 金八爷! 谁是金八爷?

小东西 (抬起头) 就是那黑胖子。

阿 根 (想不到露露会这样孤陋寡闻) 金八爷! 金八爷! 这个地方的大财神, 又是钱, 又是势, 这一帮地痞都是他手下的, 您难道没听见说过?

陈露露 (慢慢倒吸一口气, 惊愕地) 什么, 金八? 是他? 他怎么会跑到这旅馆来?

阿 根 家里不开心, 到这儿来玩玩, 有了钱做什么不成。

陈露露 (低声) 金八, 金八。(向小东西) 你的命真苦, 你怎么碰上这么个阎王。——

小东西 , 你是打了他一巴掌?

小东西 (憨态地) 你说那黑胖子? ——嗯。他拚命抱着我, 我躲不开, 我就把他打了, (仿佛这回忆是很愉快的) 狠狠地在他那肥脸上打了一巴掌!

陈露露 (自语, 严肃地) 你把金八打了!

小东西 (看神气不对, 求饶) 可是, 小姐, 我以后再也不打他了, 再也不了。

陈露露 (自语) 打的好! 打的好! 打的痛快!

阿 根 (怯惧) 小姐, 这件事我可先说下, 没有我在内。您要大发慈悲, 管这个孩子, 这可是您一个人的事, 可没有我。过一会, 他们要问到我——

陈露露 (毅然) 好, 你说你没看见!

阿 根 (望着小东西) 没看见?

陈露露 (命令) 我要你说没看见。

阿 根 (不安状) 可是——

陈露露 出了事由我担待。

阿 根 (正希望露露说出这句话) 好, 好, 好, 由您担。(油嘴滑舌) 上有电灯, 下有地板,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陈露露 (点头) 嗯, 自然, 我说一句算一句。现在你把潘经理请进来吧。

阿 根 可是您刚才不是不要他老人家来么?

陈露露 我叫你去, 你就去, 少说废话——

阿 根 (一字比一字声拖得长) 是, ——是, ——是, ——

[阿根不以为然地走出去。]

陈露露 (向小东西) 吃好了没有?

小东西 才吃了两块。

陈露露 怎么？
小东西 我……我……没有吃饱。
陈露露 你尽量地吃吧。
小东西 不，我不吃了。
陈露露 怎么？
小东西 我怕，我实在是怕的慌。（忍不住哭出声来）
陈露露 （过来安慰她）不要哭！不要哭！
小东西 小姐，你不会送我到他们那儿去吧。
陈露露 不，不会的。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听，外边有人！
〔小东西立刻止住哭声。屏息凝视房门。
〔潘经理进。潘经理——一块庞然大物，短发已经斑白，行动很迟缓，然而见着露露，他的年纪，举动态度就突然来得如他自己的儿子一般年轻，而他的最小的少爷已经二十出头了。他的秃顶油亮亮的，眼睛瞢瞢的，鼻子象个狮子狗；有两撇胡子，一张大嘴，金质的牙时常在呵呵大笑的时刻，夸耀地闪烁着。他穿一件古铜色的皮袍。上面套着是缎坎肩。那上面挂着金表链和翠坠儿。他仿佛将穿好衣服，领扣还未系好，上一边的领子还摺在里面，一只手拿着雪茄，皱着眉却又忍不住笑。那样尴尬的神气迎着露露。]
潘月亭 露露，我知道你会找我来的！我等了 you 一夜晚，幸亏李石清来了，跟我谈谈银行的事，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过，我叫人看看你，没回来；叫人看看你，没回来。你看我请你吃饭，你不去；我请你跳舞，你不去；我请你——可是（非常得意）我知道你早晚会找我的。
陈露露 （睨视）你这么相信你的魔力么？
潘月亭 （自负地）可惜，你没有瞧见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忽然向阿根）你没有事，在这儿干什么，出去！
阿根 是，潘经理。
〔阿根下。
潘月亭 （低声）我知道你想我，（自作多情）是不是？你想我。你说，你想我，是不是？（呵呵大笑）
陈露露 嗯！我想你——
潘月亭 是的，我知道，（指点着）你良心好。
陈露露 嗯，我想你跟我办一件事。
潘月亭 （故意皱起眉头）又是办事，又是办事。——你见着我，没有别的，你专门好管这些闲事。
陈露露 你怎么知道的？
潘月亭 阿根全告诉我了。
陈露露 你管不管？
潘月亭 （走近小东西）原来是这么个小东西。
小东西 是，老爷。
陈露露 你看她多么可怜。——她——
潘月亭 得了，我都知道，反正总是那么一套。
陈露露 （要挟地）月亭，你管不管？

潘月亭 我管！我管！

陈露露 小东西，你还不谢谢潘经理。

〔小东西正要跪下。〕

潘月亭 （拦住她）得了，得了。露露，你真会跟我找麻烦。

陈露露 你听！（外面人声）他们好象就在门口。

小东西 你到（指右面）那屋去。

〔小东西进右屋。〕

门外男甲声 是这个门口么？

门外男乙声 是！

陈露露 （向潘）他们大概指着我的这个门。

潘月亭 嗯！

门外男甲声 别含糊，你是看见她进了这个门？

门外男丁声 嗯。

门外男甲声 没有出来？

门外女人声 你看你，走到门口又犹疑什么？

门外男丙声 不，弄清楚，别走错了门。

〔男人说话混杂声。〕

陈露露 月亭，你不能等他们进来，你打开门出去，叫他们滚蛋。

潘月亭 这帮人他们大概都认识我，叫他们走还容易。

陈露露 好，月亭，谢谢你，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

潘月亭 （傻笑）自从我认识你，你第一次说谢谢我。

陈露露 （揶揄地）因为你第一次当好人。

潘月亭 怎么你又挖苦我，露露，你——

陈露露 不要吵了，你打发他们走吧。

潘月亭 好。（转门钮正要开门）

陈露露 可是月亭，你当然知道这个小东西是金八看上的。

潘月亭 金八，什么？（手拿回来）

陈露露 她把金八得罪了。

潘月亭 什么，这是金八看上的人？

陈露露 阿根没有告诉你？

潘月亭 没有，没有，你看你，险点做个错事。（逡巡退回）

陈露露 怎么，月亭，你改主意了。

潘月亭 露露，你不知道，金八这个家伙不大讲面子，这个东西有点太霸道。

陈露露 那么，你不管了？

潘月亭 不是我不管，是我不能管，并且这么一个乡下孩子，你又何必——

陈露露 月亭，你不要拦我，你不管就不管，不要拦我。

潘月亭 你看，你看。

门外男丙声 （粗暴地）敲门，她一定在这儿，一定在这儿。

门外男甲声 怎么？

门外男丙声 你看，这不是大妈的手绢？那孩子不是穿着大妈衣服跑的么？

门外女人声 可不是，就是我的手绢。

门外男甲声 那一定是这个门，她一定在这里。开门，开门。

陈露露 （挪揄）你不要怕啊！（正要开门迎出）

潘月亭 （拉住露的手）你别理他们。

门外人声 开门，开门，我们找人。

陈露露 月亭，你先进到那屋去，省得你为难，我要开门。

潘月亭 别，露露。

陈露露 你进去。（指左边）你进去，——我生气了。

潘月亭 好，我进去。

陈露露 快快。

〔潘进左门，露露立刻大开中门。〕

陈露露 （对门外）你们进来吧！你们找谁？

门外男甲 （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的）你管我找谁呢？（气汹汹地，对着后边的党徒）进来，你们都进来，搜搜吧。

陈露露 （忽然声色俱厉地）站住，都进来？谁叫你们都进来？你们吃什么饭长大的？你们要是横不讲理，这个码头横不讲理的祖宗在这儿呢！（笑）你们是搜私货么？我这儿搜烟土有烟土，搜手枪有手枪，（挺起胸）不含糊你们！（指左屋）我这间屋里有五百两烟土，（指右屋）那间屋里有八十杆手枪，你们说，要什么吧？这点东西总够你们大家玩的。（门口的人一时吓住了。向门口）进来呀！诸位！

（很客气地）你们怎么不进来呀？怎么那么大的大，怕什么呀！

男 丙 （懵懵地）进来就进来！这算个什么？

男 甲 混蛋！谁叫你进来的？滚出去！

男 丙 （颠颠地）滚就滚，这又算什么！

男 甲 （笑）您别，别多心。您这生的是那一家子气！我们没有事也不会到这儿来打搅。我们跑丢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刚混事由的。我们到这儿来也是看看，怕她藏在什么地方，回头吓着您。

陈露露 哦，（恍然）你们这一大帮人赶到我这儿来，是为找一个小姑娘呀！

男 甲 （非常关心）那么您大概一定是看见她进来了。

陈露露 对不起，我没有看见。

男 甲 可是在您门口我们找着她丢的一个手绢。

陈露露 那她要丢，我有什么法子？

男 甲 您不知道，刚才还有人看见她进到您门里来。

陈露露 到我的屋子来，那我可说在头里，她要偷了我的东西，你们可得赔。

男 甲 您别打哈哈。我们说不定都是一家子的人。您也帮个忙，我看得出来，您跟金八爷一定也是——

陈露露 金八爷？哦，你们也是八爷的朋友？

男 甲 （笑）够不上朋友，常跟他老人家办点小事。

陈露露 那么，好极了，金八爷方才叫我告诉门口的人，叫你们滚开。

男 甲 怎么？金八爷跟您会说——

陈露露 (索性做到底) 八爷就在这儿。
男 甲 (疑惑) 在这儿! 我们刚送八爷出旅馆。
陈露露 可是你们没看见, 他又进来了。
男 甲 又进来了? (停顿, 看出她的谎) 那我们得见见, 我们得把这件事告诉他。(回向门口) 你们说, 对不对? 门口人声 对, 对, 我们得见见。
陈露露 (镇静) 不成! 八爷说不愿见人。
男 甲 他不会不见我。我要见他, 我要见。
陈露露 不成, 你不能见。
男 甲 不能见, 我也得见。(看见露向着右边小东西藏的屋子走) 八爷大概就在这个屋子。
陈露露 (忽然跑到右边潘藏匿的房屋门口。故意用两手抵着门框) 好, 你进到那屋子去吧, 只要你不进这屋子来。
男 甲 哦, ——八奶奶又要跟我们打哈哈, 是不是? (向露走来狞笑, 凶恶地) 躲开! 躲开!
陈露露 你大概要做死! (回头向门) 八爷, 八爷, 你先出来教训教训他们这帮混账东西。
〔门开, 潘月亭披着一个睡衣出。
潘月亭 (低声指着门内) 露露, 吵什么, 八爷睡觉了。(望着男甲) 咦。黑三? 是你, 你这是干什么?
男 甲 哦, (想不到) 潘四爷, 您老人家也在这儿。
潘月亭 我刚跟八爷进来, 到这儿来歇歇腿, 抽口烟, 你们在这儿是要造反怎么啦?
男 甲 (嗫嚅) 怎么, 八爷是在这儿, (笑) ——呃呃, 是在这儿睡觉了?
潘月亭 怎么, 你要进来谈谈么? 要请进来坐坐吧! (大开门) 我烧一口烟, 叫金八起来陪陪你好么?
男 甲 (陪着笑) 潘四爷跟我们开什么心?
潘月亭 不坐坐么? 门口那几位不进来歇歇? 不么?
男 甲 不, 不, 您看我们也是有公事——
潘月亭 好极了。你们要有事, 那就请你们跟我滚蛋, 少在这里废话!
男 甲 (服从地) 是, 潘四爷您别生这么大的气! 我们得罪的地方您可得多担待着点。(忽然回头向门口的人们) 你们看什么, 你们这些混蛋还不滚! 他妈的这些死人! (又转过笑脸) 没有法子! 这一群人! 回头, 潘四爷, 八爷醒了之后您可千万别说到这儿胡闹来啦。小姐, 您得多替我们美言两句。刚才的事您千万一字不提。方才我对您算开的玩笑, 是我该死!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该死! 该死!
陈露露 好好, 快滚吧。
男 甲 (谄媚) 您出气了吧? 好, 我们走了。
〔男甲下。
陈露露 (关上门) 完了, (自语) 我第一次做这么一件痛快事。
潘月亭 完了, 我第一次做这么一件荒唐事。
陈露露 好啦, 走啦, 请金八爷归位吧。

潘月亭 哼！“请神容易送神难”。用这个招牌把他们赶走了倒容易，回头见着金八，我们说不定就有乱子，出麻烦。

陈露露 今天不管明天事。反正这事好玩的很。

潘月亭 好玩？

陈露露 我看什么事都“好玩”，你说是不是？（呵欠）我真有点累了，（忽然瞥见地上的日影）喂！你看，你看！

潘月亭 什么？什么？

陈露露 太阳，太阳，太阳都出来了。（跑到窗前）

潘月亭 （干涩地）太阳出来就出来得了，这有什么喊头。

陈露露 （对着日光，外面隐隐有雀噪声）你看，满天的云彩，满天的亮——喂，你听，鹊雀！（窗外吱吱雀噪声）春天来了。（满心欢悦，手舞足蹈地）哦！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哦，我喜欢！（长长吸一口冷气）

潘月亭 （不感觉兴趣地）喜欢就喜欢得了，说什么！（忽然地）露露，这屋子太冷了，你要冻着，我跟你关上窗户。

陈露露 （执拗地）不，我不关！我不关！

潘月亭 好，好，好，不关就不关吧。你这孩子，我真没有办法，我对我的亲生女儿也没有这么体贴过。

陈露露 （回过头来）这有什么稀奇，我要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还会这么体贴我？你说是不是？

潘月亭 说得好，很有见地，（恳求）可是你关上窗户吧，我要着……着……（张嘴翕鼻，要打喷嚏的样子）着……着……

阿提（大声一个喷嚏）你，看，我已经着凉了。

陈露露 （忽从窗户回来）这个傻孩子，你怎么早不说？

潘月亭 （得意地）那么你可以关上窗户吧。

陈露露 （摇头）不，不，我跟你多加衣服。来，你先坐下，你披上我的大衣，围上我的围巾，脚上盖着皮袍子，你再拿着我这个热水袋，你看，这不好了么？（弄得老头奇形怪状地堆在沙发上）我真喜欢你，你真象我的父亲，哦，我可怜的老爸爸！你尽在我这儿受委屈了。

潘月亭 （推开她）露露，（要立起来）我不要你叫我老爸爸。

陈露露 （推他跌在沙发里）我喜欢叫你是我的老爸爸，我要叫你是我的老爸爸。

潘月亭 （抗议地）我不老，你为什么叫我老爸爸。

陈露露 （一面笑，一面把头猫似地偎过来擦过去）我要叫，我偏要叫，老爸爸！老爸爸！

潘月亭 （反而高兴起来）你要叫，就随你叫吧。叫得好，叫得好。（眉开眼笑地）

陈露露 （忽然）月亭，你好好地坐着，我跟你唱个摇篮歌吧。

潘月亭 （莫名其妙）摇篮歌？（摸着自己的斑白胡子）不，不好。

陈露露 那我跟你念一段小说听，你听着。（拿起一本很精致的书）

潘月亭 （读着露露手里的书的名字）《日出》，不好，不好，这个名字第一个就不好。

陈露露 （撒娇）不好你也得听。

潘月亭 我不听，我不爱听。
陈露露 （又执拗起来）我要你听，我偏要你听！
潘月亭 （望着露露，满肚子委屈，叹了一口气）唉，你念吧！我听，我听。
陈露露 （翻阅书本，念）“……太阳初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
潘月亭 （欠伸）不通，不通，没有一点道理。
陈露露 （不理他，念下去）“……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潘月亭 （深深一个呵欠）也不通，不过后头这一句话还有点意思。
陈露露 （不耐烦地关上书）你真讨厌。你再这样多嘴，我就拿书……
（正要举书打下去）
〔右边卧室内有个小巴儿狗汪汪着，夹杂着小东西惊号的声音。〕
潘月亭 你听，这是什么？（露立起）
〔忽然小东西由卧室拖着裤，提着鞋跑出来，巴儿狗仿佛就在她身后追赶。她惊慌地关上门，巴儿狗在门缝儿里吠着。〕
小东西 （喘着气，非常狼狈的样子。几乎跌倒）小姐，……小姐！
陈露露 怎么？
小东西 他。……他在后面跟着我。他……他醒了。
陈露露 （失色）什么？谁？谁？
小东西 （惊喘）您的巴儿狗，您的巴儿狗醒了。（回头望）他咬我，他不叫我在屋里呆着。
陈露露 （定下心）你这孩子！
潘月亭 你看多麻烦！
〔外面有敲门的声音。〕
小东西 小姐，有人敲门。
潘月亭 别是他们又回来了？
陈露露 （走近门）谁？
〔方达生推门进。〕
方达生 （穿着睡衣，拖着鞋）是我，竹均。
陈露露 （惊愕）你怎么不睡，又回来了！
方达生 这个地方太吵，睡不着。方才阿根告诉我，说你刚认一个干女儿。
陈露露 干女儿？
方达生 嗯。
陈露露 （明白了）哦，（指小东西）在这儿！你看，好么？这就是我的干女儿。
方达生 （有兴味地）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潘月亭 （从衣服堆里立起来，红红绿绿的围巾，大氅披满一身）喂，喂，露露，你们不要谈得这么高兴，这位先生是谁呀？
陈露露 （故作惊惶状）你不知道？让我介绍介绍，这是我的表哥。
潘月亭 （惊讶）表哥？
方达生 （这才发现还有一个男人在屋子里）怎么，竹均，这一会儿这屋子怎么又——
陈露露 （一本正经地）咦，你不认识，这是我的爸爸。

潘月亭 （愉快地）爸爸！

方达生 （惊愕地）爸爸？

潘月亭 （对露，得意地）谁说的？（忽然，指着窗户）快关……关……

（张口翕鼻，手指指点点地）……关……阿提！（喷嚏）你看这一次我真着凉了。

〔三人对视，小东西傻傻地立在那里。〕

——幕急落——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还是××旅馆那间华丽的休息室。〔天快黑了，由窗户望出，外面反映着一片夕阳；屋内暗淡，几乎需要燃起灯才看得清楚。窗外很整齐地传进来小工们打地基的桩歌，由近渐远，掺杂着渐移渐远多少人的步伐和沉重的石块落地的闷塞声音。这些工人们在此处一共唱着两种打桩的歌：（他们的专门名词是“叫号”，一是“小海号”，一是“轴号”。）现在他们正沉重地呼着，“小海号”，一个高亢兴奋的声音领唱，二三十人以低重而悲哀的腔调接和着。中间夹杂，当着唱声停顿时候，两三排“木夯”（木夯也是一种砸地的工具，木做的，两个人握着柄，一步一移向前砸。一排多半是四个夯，八个人）哼哼唷，哼哼唷，砸地的工作声。这种声音几乎一直在这一幕从头到尾，如一群含着愤怒的冤魂，抑郁暗塞地哼着，充满了警戒和恐吓。他们用一种原始的语言来唱出他们的忧郁，痛苦，悲哀和奋斗中的严肃，所以在下面这段夯歌——《小海号》——里找不着一个字，因为用字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是笨拙而不可能的事。他们每句结尾的音梢带着北方的粗悍。而他们是这样唱的：上列谱中，每个节打二拍，第一拍表示重砣，第二拍表示轻砣。〔唱了一半，停顿后又听见砸木夯的小工们哼哼唷哼哼唷地走过去。直到一点也听不见的时候又走回来。这时阿根一个人在房里收拾桌上的烟具，非常不耐烦的样子，频频向外望出，一面流着眼泪打着呵欠。但是外面的木夯声益发有力地工作着，Heng-Heng-HeiHeng-Hei。一排一排的木夯落在湿松的土壤上发出严肃而沉闷的声音，仿佛是一队木偶兵机械似地迈着不可思议的整齐的步伐。

阿 根 （捺不住了，忽然对着窗口，一连吐了三口唾沫）呸！呸！呸！Hei-Hei！总他妈的Hei-Hei！这楼要是盖好，还不把人吵死。（窗外又听是远远举着“石砣”打地基的工人们很沉重地唱着《小海号》，他伸长耳朵对着窗外厌恶地听一会）听！听！没完了！就靠白天睡会觉，这帮死不了的唱起来没完啦！眼看着就要煞黑，还是干了唱，唱了干，真他妈的不嫌麻烦，天生吃窝窝头就咸菜的脑袋。哼，我有儿子，饿死也不干这个！呸！（又吐一口唾沫。然而“叫号”的小工们越唱越响了，并且也改了调门，这次他们高亢而兴奋地唱和着《轴号》，用乐谱下一行的词，即“老阳西落，砸得好心焦，不卖点命，谁也不饶”。）

上列谱中，每小节打二拍，每拍表示一轻砣。

阿 根 （听了一半，他忽然坐下，把两只耳朵里塞好了的纸团取出来，挖挖耳朵，挑战地坐下来）来吧！唱吧！你hei-hei吧！你放开嗓子唱吧！我跟你算泡上啦，我听，你唱，他妈看谁耗过谁！（爽性闭着眼，静听起来）看谁耗过谁！（当然外边的人们越唱越有劲）

〔方达生进。唱声又渐远。

阿 根 （觉得背后有人，立起，回过头）哦，方先生，您早起来了？
方达生 （不明白他问的意思）自然——天快黑了。

阿 根 （难得有一个人在面前让他发发牢骚）不起？人怎么睡得着！就凭这帮混帐，欠挨刀的小工子们——

方达生 （指窗外，叫他不要说话）嘘，你听！

阿 根 （误会了意思）不要紧，我才不怕他们呢，夜晚熬一宿，我就

靠白天睡会觉，他们嚷嚷嚷，嚷嚷嚷，吵了一整天，这帮饿不死的东西——

方达生（又指指窗外，非常感觉兴趣，低声）你听，听他们唱，不要说话。

阿 根（默然）哦，您叫我听他们唱啊！

方达生（不客气地）对了。

〔外面正唱着。“老阳西落……砸得好心焦……不卖点命……谁也不饶。”唱完最后一句，不知为什么窗外哄然一阵笑声，但立刻又听见那木偶似地步伐 heug - heug - hei 地远去。

方达生（扶窗，高兴地往下望）唱得真好听！

阿 根（莫名其妙）好听？

方达生（叹一口气，但是愉快地）他们真快活！你看他们满脸的汗，唱得那么高兴！

阿 根（讪笑）天生的那份穷骨头末。要不，一辈子就会跟人打夯，卖苦力，盖起洋楼给人家住末？

方达生 这楼是谁盖的？

阿 根 谁盖的，反正有钱的人盖的吧。大丰银行盖的，潘四爷盖的，大概连（指左边屋内）在屋里的顾八奶奶也有份（无聊地）有钱末！您看，（随手一指）就盖大洋楼。（阿 Q 式地感慨系之）越有钱的越有钱末！

方达生 顾八奶奶？你说的是不是满脸擦着胭脂粉的老太太？

阿 根 对了，就是她！老来俏，人老心不老，人家有钱，您看，哪个不说她年轻，好看？不说旁的，连潘四爷还恭维着她呢。您看刚才潘四爷不是陪着小姐，顾八奶奶一同到屋里（指左边）打麻将去啦么？

顾八奶奶 闹着得呢！

方达生 怎么？我出去一会子啦，（厌恶）这帮人现在还在这屋子里打牌，没有走？

阿 根 走？上哪儿去？天快黑了，客来多了，更不走了。

方达生（来回走了两趟）这地方真是闷气得使人讨厌，连屋子也这么黑？

阿 根 哼，这屋子除了早上见点日头，整天见不着阳光，怎么不黑。

方达生（点头）没有太阳，对了，这块地方太阳是不常照着的。

阿 根 反正就是那么一回子事，有老阳儿又怎么样，白天还是照样得睡觉，到晚上才活动起来。白天死睡，晚上才腾腾地跑，我们是小鬼，我们用不着太阳。

方达生 对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沉吟）那么，太阳是谁的呢？

阿 根（不懂）谁的？（傻笑）管它是谁的呢？

方达生（替他接下）反正是这么一回子事，是不是？

阿 根 对了，就那么一回子事，哈哈。

〔敲门声方达生有人敲门。

阿 根 谁？（敲门声，阿根要开门）

方达生 你等等，我不大愿意这些人，我先到那屋去躲一躲。

〔进右边睡房，阿根开中门。

黄省三进。他很畏缩地走进，带着惭愧和惶恐的神气。惨白的脸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冻得发紫。他只穿了一件鹅黄色旧棉袍，上面染满油污；底下只是一条黑夹裤，绑着腿带，手里拿着一团绒线黑围巾，一对乞怜的眼睛不安地四面张望着。人瘦如柴，额上的青筋象两条小蛇似地隐隐地跳动着，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胆小的人。他笑得那样凄惨，有时令人疑惑究竟他是在笑还是在哭。他每说一句话前总要鼓起很多的气力，才敢说出来，说完了，就不自主地咳嗽两声，但声音很低。他这样谦卑，不自信，他甚至于疑心自己的声音都是为人所不耐的。其实，他的年纪不算大，然而这些年的忧虑，劳碌，失眠，和营养缺乏使他衰弱有如一个老人。

纵使还留着一些中年的模样，但我们会惊讶一个将近四十的人，他的背怎么会拱成一道桥，受点刺激，手便如风里的枯叶不停地颤抖起来，而鬓角堆起那样多白发了。

〔他怯畏地立在房门口，四面望着。〕

阿 根 是你呀，你又来了！（见黄并不认识他，忽然板起脸来）你是干什么的？

黄省三 （不自信的样子，颤声）对不起！（很谦虚地笑出声来）对……对不起！（吃力地鞠着躬）我……我大概是走错门了。（咳嗽，他转过身要出去）

阿 根 （一把拉住他）回来！回来！你上哪儿去？

黄省三 （被阿根强迫回来，红了脸，额上青筋暴起来，自解地）先生，我是走错门了，您看，我，我不是……

阿 根 你走错了门你也得回来。好，这门是你随便走错的么？

黄省三 可是，可是，先生我已经走错了，并且我，我已经道歉了。

阿 根 你不知道，旅馆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为什么不敲门，一直就闯进来啦？

黄省三 （神经质地笑着）我，我敲了门了，先生。……

阿 根 （强词夺理地）我怎么没有听见哪？

黄省三 （实在为难）先生，你要不听见，你叫我怎么办？（可怜地）要不，我跟您再敲几下子门。

阿 根 你究竟找谁？

黄省三 （不安地揉弄着黑围巾）我，我找李先生。

阿 根 （欺凌地）姓李的多的很，谁是李先生？

黄省三 不，（忙自解释）不，我找的是五十二号。

阿 根 这房子就是五十二号。

黄省三 （禁不住露出喜色）那，那我还是对了。（又向着阿根，有礼貌地）我找李石清李先生。

阿 根 没有来。

黄省三 （犹疑半天，才挣出这一句话）要是潘经理有工夫的话，我倒想见见潘经理。先生请你说一声。

阿 根 （估量他）潘经理，倒是有一位，可是（酸溜溜地）你？你想见潘经理？（大笑）

黄省三 （无可奈何地）我，我是大丰银行的书记。

阿 根 (冷淡地) 书记? 你祖宗也是白搭。潘四爷在这儿是串门, 玩来的, 向来是不见客。

黄省三 可是, (乞怜地) 先生, 您千万去请他老人家一趟好吧?

阿 根 不在这儿! (不耐烦) 告诉你潘四爷不在这儿呢! 去, 去, 去! 别讨厌, 不知哪家哪院的, 开了门就找人, 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黄省三 (一再解白) 先生, 我, 我是大丰银行的书记, 我姓黄——

阿 根 (忽然对黄, 指自己) 你认识我不认识我?

黄省三 (看了半天) 不, 不敢说认识。

阿 根 那, 你就跟我“开路!” (推他) 请走!

黄省三 可是先生, 我姓黄……

阿 根 (打开门, 向外推黄) 去! 去! 去! 少跟我添麻烦。你要再来, 我就——

黄省三 (一面被他推着, 一面回头) 先生, 我姓黄, 我叫黄省三, 我从前是大丰银行的——

阿 根 (得意地) 我知道, 你从前是书记, 你姓黄, 你叫黄省三, 你找李先生, 潘经理, 大丰银行的人你都找。你到处装孙子, 要找事。你当我不知道, 不认识你?

黄省三 (气得手发抖) 先生, 你认识我, (陪着笑容) 那就更好了。

阿 根 (愉快地骂着他) 我在这儿旅馆看见你三次, 你都不认识我, 就凭你这点王八记性, 你还找事呢! (拉着黄, 不由分说, 用力向外一推) 去你个蛋吧!

黄省三 (踉跄摔在门框, 几乎瘫在那儿, 干咳) 你为什么骂人? 我, 我知道我穷, 可是你不能骂我是王八, 我不是王八. 我跟你讲, 我不是。你, 你为什么?

阿 根 (恶意地玩笑) 那你问你家里去, 我哪儿知道? (拍着他的肩, 狞笑) 好, 好, 你不是王八, 你儿子是王八的蛋, 好吧?

黄省三 (突然好象疯狂起来, 他立起来, 仿佛要以全身的重量压死前面这个禽兽, 举起手) 你这个, 你这个东西, 我要……

阿 根 (活脱脱一个流氓, 竖起眉毛, 挺起胸脯, 抓着黄胸前的衣服, 低沉而威吓的声音) 你要敢骂我一句, 敢动一下子手, 我就打死你!

〔半晌。〕

黄省三 (疯人似的眼睛, 惧怕而愤怒地盯着他, 他的颈子被衣服勒住挤成一道一道的青筋, 手不自主地颤抖着。半天——低声, 无力地) 让——我——走——! 让——我——走!

〔阿根放开手, 黄垂头走出门。外面的打夯声又“哼哼唷”“哼哼唷”抑郁暗塞地哼着, 充满了愤怨和不平。〕

〔阿根施施地正向左面走, 不知由哪里传来一阵急迫的铃声, 他回过头, 走到沙发旁, 由靠近一只小立几里取出电话机, 擎着耳机, 先是暴躁地问答着。〕

阿 根 喂, 你哪儿? 你哪儿? 你管我哪儿? ……我问你哪儿? 你要哪儿? 你管我哪儿? ……你哪儿? 你说你哪儿! 我不是哪儿! ……怎么, 你出口伤人……你怎么骂人混蛋? ……啊,

你骂我王八蛋？你，你才……什么？你姓金？啊，哪，您老人家是金八爷！……是……是……是……我就是五十二号，……您别着急，我实在看不见，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

（陪着笑）您尽管骂吧！（当然耳机里面没有客气，阿根听一句点一次头，仿佛很光荣地听着对面刺耳的诟骂）是……是……您骂的对！您骂的对！

〔潘月亭由左边门进。〕

潘月亭 （向阿根）谁？谁来电话？是李石清先生么？

阿 根 （狼狈地拿着耳机，不知应付哪一面好，一面媚笑对着耳机）……是，我不敢。……是，下次我再不敢。……是（一面摇头摆手，指着不是李石清来的电话，分明越骂越不成话了，他有些皱眉，但是——）唏……唏……我就是阿根！我就是那王八蛋的阿根，……您千万别生气，别气病您老人家。……（似乎对面气消了些）是我混蛋，……是……是，您找潘经理？（望着潘）您等一下，他老人家来了。（向潘）您的电话。（把耳机递过去，但里面又补上一句，他急忙又拿起来）是，您骂的一点也不错，……是，是，是，我是王八蛋。不是人做的。（叹了一口气，再把耳机递给潘经理）

潘月亭 （手按着耳机上的喇叭口，低声）糊涂虫！是谁打来的？

阿 根 （气得忘了是谁在骂他）谁？谁？……哦，是金八，金八爷。

潘月亭 （向阿根）

李石清，李先生还没有来么？

阿 根 没有来。李先生没有来。

潘月亭 那么，你进去问问李太太，他先生说什么时候到这儿来？

阿 根 是。（阿根下）

潘月亭 （咳嗽两声）是金八爷么？……我是月亭。……是……

是，你的存款不会有错的。你先维持三天，三天之后，你来提，我一定拨过去。……是……是……现在大丰银行营业还不错，我做的公债盐税，裁兵，都赚了些，你放心，三天，你在大丰存的款项一定完全归清。……什么？

……笑话！……没有的事，银行并没有人大宗提款！

……谁说的？……呃，呃，这都是谣言，不要信他们，你看，八爷，银行现在不是在旅馆旁边又盖大丰大楼么？

……为什么盖？……自然，也是繁荣市面，叫钱多活动活动的意思。你放心！现在银行的准备是巩固的，……三天，看多少年的交情，你只维持三天，一切还清。……对了，（笑）八爷……公债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么？……哦，哦，是，……也这么听说，看涨。看涨……你没有买点么？

……是，是……

阿 根 （由左门进）李太太说李先生就来。（回头看）

顾八奶奶，四爷在这儿。

〔顾八奶奶进——一个俗不可耐的肥胖女人。穿一件花旗袍镶着灿烂的金边，颜色鲜艳夺目，紧紧地箍在她的身上。走起路来，小鲸鱼似地；肥硕的臀峰，一起一伏，惹得人眼花缭乱，

叫人想起有这一层衣服所包裹的除了肉和粗恶以外，不知还有些什么。她脸上的皱纹很多，但是她将脂粉砌成一道墙，把这些许多深深的纹路遮藏着。她总是兴高采烈地笑。笑有种种好处，一则显得年轻些，二则自己以为笑的时候仿佛很美，三则那耀眼的金牙只有在笑的当儿才完全地显露出来。于是嘴，眼睛，鼻子挤在一起，笑，笑，以致于笑得令人想哭，想呕吐，想去自杀。她的眉毛是一条线，耳垂叮当地悬着珠光宝气的钻石耳环，说起话来总是指手画脚，摇头摆尾，于是小棒锤似的指头上的宝石以及耳环，光彩四射，惹得人心发慌。由上量到下，她着实是心广体胖，结实得象一条小牛，却不知为什么，她的病很多，动不动便晕的，吐的，痛的，闹个不休。但有时也仿佛“憨态可掬”，自己以为不减旧日的风韵，那种活泼，“娇小可喜”之态委实令人佩服胡四，她的新“面首”的耐性——有时甚至于胡四也要厌恶地掉转头去，在墙角里装疯弄傻。——然而顾八奶奶是超然的，她永远分不清白人家对她的讪笑。她活着——她永远那么快乐地，那么年轻地活着，因为前年据她自己说她才三十，而今年忽然地二十八了，——然而她还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胡四高兴起来，也很棒场，总说她还看不到有那样大的年纪，于是，她在男人面前益发地“天真”起来。〔门内一阵说笑声，顾八奶奶推开左面的门，麻将牌和吵闹的声音更响。她仿佛由里面逃出来，步伐极力地故做轻盈，笑着，喘着。〕

顾八奶奶 （对着里面）不，可累死我了，我说什么也不打了。（回过头，似乎才看见潘月亭，妖媚地）四爷呀！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儿？

潘月亭 （鞠躬）

顾八奶奶。（指着电话，表示就说完的意思。
阿根由中门下）

顾八奶奶 （点点头，又转向门内）不，不，王科长，我累了。不，露露，我心里真不好受，再打，我的老病就要犯了。（又回转身，一阵风似地来到潘的面前，向门内）你们让我歇歇，我心痛。

潘月亭 ……好，好，再见吧，再见。（放下电话）

顾八奶奶，……

顾八奶奶 （滔滔地）四爷，你呀，真不是个规矩人，放着牌不打，烟不抽，一个人在这里打电话！（低声，故意地大惊小怪，做出极端关心的机密的样子指着左边）你小心点，露露就在那边陪朋友打牌呢。（点点潘的头）你呀，又偷偷地找谁啦？你好好地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她为什么找到这里跟你打电话？你们男人什么都好，又能赚钱，又能花钱的，可是就是一样不懂得爱情，爱情的伟大，伟大的爱情，——

潘月亭 顾八奶奶是天下最多情的女人！

顾八奶奶 （很自负地）所以我顶悲观，顶痛苦，顶热烈，顶没有法子办。

潘月亭 咦，你怎么打着打着不打啦？打牌就有法子办了。

顾八奶奶 （提醒了她）哎呀，对不起，四爷，你跟我倒一杯水。我得吃药。（坐下，由手提包取药）

潘月亭 （倒着水）你怎么啦？你要别的药不要？

顾八奶奶 你先别问我。快，快，给我水，等我喝完药再说。（摸着心，自己捶自己）

潘月亭 （递给她水）怎么样？露露这儿什么样的药都有。

顾八奶奶 （喝下去药）好一点！

潘月亭 （站在她旁边）要不，你吃一点露露的安眠药，你睡睡觉好不好？

顾八奶奶 （象煞有介事）不，用不着，我心痛！我刚才不打牌，就因为我忽然想起胡四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的心又痛起来。你不信，你摸摸我的心！

潘月亭 （怕动她）我信，我信。

顾八奶奶 （坚决）你摸摸呢！

潘月亭 （不得已地把手伸出去）是，是。（应卯的样子）还好，还好。

顾八奶奶 （不高兴的神气）还好？我都快死了，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找过多少医生，都说我没有病，我就不相信！我花二百块钱叫法国的杜大夫检查一下，他立刻说我有心脏病，我才觉我的心常痛，我有心病。你不相信，你再摸摸我的心，你听，它跳得扑腾扑腾的。（拉着潘的手）

潘月亭 （只好把头也伸过去听）是，是，是，（几乎倒在顾八奶奶的怀里，频频点头）是扑腾扑腾的。

〔陈露露由左门进，兴致勃勃地。〕

陈露露 （不意地见着他们，不知说什么好）咦！月亭，你也在这儿？

〔潘立起来，走到桌前点烟卷。〕

顾八奶奶 （搭讪着）你看！四爷跟我治病呢？

陈露露 治的是你的心病么？（回过头向着敞开的门；门内依然是说话声与麻将声）刘先生，三番让你和吧。李太太，我少陪了。要什么东西，尽管跟他们要，千万不要客气，我得陪陪我的新朋友了。

潘月亭 新朋友！

顾八奶奶 哪儿来的新朋友？

陈露露 我以为达生在这儿？

潘月亭 你说你那位姓方的表哥？

陈露露 嗯，刚才我还看见他在这儿。

顾八奶奶 露露，不就是那位一见人先直皱眉头的那位先生么？

决不要再请他来！我怕他。（向窗走）

陈露露 他就住在这儿。

顾八奶奶 就在这儿？

陈露露 嗯，——达生！达生！

〔方达生由右门进。〕

方达生 （立门口）哦，你！你叫我干什么？

陈露露 你在干什么？你出来跟大家玩玩好不好？

方达生 我正跟小东西，你的干女儿谈话呢。（很愉快地）这个小孩很有意思。

陈露露 你到这里来跟我们谈谈好吧。（走近达）你来一起玩玩，不要这样不近人情。

方达生 （故意地向潘和顾左右打量，仿佛与自己说话）哦，这儿有你的爸爸，（停，又看看顾）仿佛还有你的妈妈！（忽然对露）不，不，还是让我跟你的干女儿谈谈吧。
〔达回转身，把门关上。〕

陈露露 这个人简直是没有一点办法。

潘月亭 顾太太你看胡四这两天又不到银行办事来了。

顾八奶奶 我说过他，他就生气。四爷，您千万别放在心上，他，他呀——

潘月亭 好，我们不要提他吧。（与顾共立在窗前）你看，大丰大楼已经动了工，砸地基之后，眼看着就可以盖起来。地势好，房子只要租出去，最低总可以打一分五的利息。市面要略略好一点，两分多三分利也说不定。

顾八奶奶 露露，你听，四爷想得多有道理。四爷，你怎么说来着？市面一不怎么样，经济一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

潘月亭 我说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巩固，就应该卖房产。

顾八奶奶 对呀，露露，你看，我现在要不出钱盖大楼，我的市面不就不巩固了么？所以，四爷，你这次想法子盖大丰大楼是一点也不错的。有二分利，每月有三两千块钱进款，为着贴补点零用就差不多了。

〔阿根上。〕

阿 根 四爷，报馆的张先生来了。

陈露露 他忽然来找你干什么？

潘月亭 我约他来的，我想问问这两天的消息。

阿 根 就请进来吧？

潘月亭 不，你请他到三十四号，先不要请他到这儿来。

阿 根 小姐，董太太来了，刘小姐也来了。

陈露露 都请到那边去。她们是打牌来的，说我一会儿就过来。

阿 根 是。

〔阿根下。〕

潘月亭 顾八奶奶，好，就这么说定了，在银行那笔款子我就替你调派了。

顾八奶奶 我完全放心，交给你是不会有错的。

潘月亭 好，回来谈。

陈露露 月亭，你回来，你记得我说的事？

潘月亭 什么？

陈露露 那个小东西，我要把她当我的干女儿看。请你跟金八说说，给我们一点面子。

潘月亭 好，好，我想是可以的。

陈露露 谢谢你。

潘月亭 不用谢谢，少叫我几声“爸爸”，我就很满意了。（潘月亭由

中门下)

顾八奶奶 (望着潘月亭施施走出,回过头。又滔滔地) 露露,我真佩服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夸你好。你真是个杰作,又香艳,又美丽,又浪漫,又肉感。一个人在这么个地方,到处都是朋友。就说潘四爷吧,他谁都不赞成,他说他就赞成你,潘四爷是个顶能干的好人,用个文明的话,那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头等出品:地产,股票,公债哪一样不数他第一?我的钱就交他调派。可是你看,你一眼就看中了他,抓着他,你说个“是”,他不敢说“不”字,所以我说你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女人。

陈露露 (燃烟) 我并没有抓潘四,是他自己愿意来,我有什么法子?

顾八奶奶 (想逢迎她) 反正是一句话:“王八看绿豆……”哦,不,这点意思不大对,……(而又很骄傲地极力掩饰) 你不知道这半年我很交些新派朋友,有时新名词肚子放得多一点,常常不知道先说哪一句话好,……我刚才呀是说,你们一个仿佛是薛发黎,一个就是麦唐纳,真是半斤八两,没有比你们再合适的。

陈露露 (故意地) 你现在真是一天比一天会说话,我一见你就不知该打哪头儿说,因为好听的话都叫你说尽了。

顾八奶奶 (飘飘然) 真的吗?(不自主地把腿翘起来,一荡一荡地)

陈露露 可不是。

顾八奶奶 是,我自己也这么觉得。自从我的丈夫死了之后,我的话匣子就象打开了一样,忽然地我就聪明起来:什么话都能讲了。(自负而又自怜地) 可是会说话又有什么用,反正也管不住男人的心。现在,露露,我才知道,男人是真没有良心。你待他怎么好也是枉然的。

陈露露 (很幽默地望着她) 怎么,胡四又跟你怎么样了?

顾八奶奶 (多情地叹一口长气) 谁知他怎么样了!这两天就一直看不见他的影子。我叫他来,打电话,寄信,我亲自去找他,他都是不在家。你说这个人,我为他用了这么多的钱,我待他的情份也不算薄,你看,他一不高兴,就几天不管我。

陈露露 那你当然不必再管他,这不是省你许多事。

顾八奶奶 可是……可是这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一个女人尽管维新,这“三从四德”的意思也应该讲究着点。所以胡四尽管待我不好,我对他总得有相当的情份。

陈露露 恭喜,恭喜!八姐。

顾八奶奶 (愕然) 怎么?

陈露露 恭喜你一天比一天地活得有道理,现在你跟胡四居然要讲起“三从四德”了!

顾八奶奶 (翻着眼) 咦,你当我是那不三不四,不规矩的坏女人?

陈露露 可是,我的顾奶奶,谈“三从四德”你总得再坐一次花轿,跟胡四龙呀凤呀地规规矩矩地再配配才成呀!

顾八奶奶 (不大明白) 你是说我跟胡四结婚?(大摇头) 啊呀,快别提结婚吧!结婚以前他待我都这样,结婚以后那我不是破鞋,

更提不上了么？现在这文明结婚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用，他要变心，他就会找律师不要我。不象以前我嫁我那死了的老东西的时候，说什么我也是他的太太！花轿娶来的太太，他就得乖乖地高高在上养着我，供着我，你说离婚，不要自己花轿娶来的老婆？那是白天做大梦！

哼，美得你！可是，现在……（感慨系之）咳，……露露，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结婚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

陈露露 （叹了一口气）结婚不结婚都没有什么意思，（思虑地）不过我常常是这么想，好好地把一个情人逼成了自己的丈夫，总觉得怪可惜似的。

顾八奶奶 （固然不大懂露露的话，但猜得出大概是那样的意思，于是——）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想吃吃饭，跳跳舞，两个人只要不结婚总是亲亲热热的，一结了婚，哼——（仿佛看见了胡四做没有良心的丈夫的神气，而不由自主地——）说到（大声）天！这件事办不到，胡四说什么都可以，所以，他跟我求婚，我总是不依的。再，我也怕他，结了婚，现原形，而且我那位大女儿你也是知道的陈露露你说你那位大学毕业的小姐吗？

顾八奶奶 就是她！

陈露露 她怎么？

顾八奶奶 （又有了道理）你不知道。我这个人顶爽快，我顶不象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好咬文嚼字，信耶稣，好办个慈善事业，有点假门假事的。我就不然，我从前看上老邱，我满心眼里尽是老邱；现在我看中了胡四，我一肚子尽是胡四。你看，我的女儿那样，我偏偏儿这样，你看这不是有点遗传！（很得意自己又用了一个新名词，不自主地咳嗽起来）

陈露露 可是，八姐，你那位大学小姐跟你结婚又有什么关系呀？

顾八奶奶 哦，说着说着我忘了。（忽然非常机密样子，低声对着露露的耳朵，指手画脚地）我告诉你，我的女儿顶反对胡四，——其实我也明白，自然是因为怕胡四花完了我的钱，你想我嫁给胡四，我那女儿的年纪跟他，……跟他，……呃，呃，看着差不多。你说将来叫我的女儿怎么称呼他，这不有点叫做妈的难以为情。

陈露露 （打着呵欠，自然听得有点厌烦了）然而胡四这样成天地对不起你，你何必永远忘不了他。

顾八奶奶 （很自负地）那就是爱情罗！其实我也知道他懒，死不长进，我好说歹说托潘四爷跟他找事。潘四爷说市面紧，可是为着我在银行裁去十五个人——不对，大概是二十个人，不，十五个？二十个？咳，反正是十来个人吧——你看裁了那么些个人才跟他挤出一个事。你看，他不是嫌钱少，就是说没意思，去了两天，现在又不常去了。懒，没出息，没有办法，——唉，天生是这么一个可怜的人！我不管他，谁管他？（发现了宇宙真理一般）哼，爱情！从前我不懂，现在我才真明白了。

陈露露（讽刺地）哦，你明白了爱情，就无怪你这么聪明了。

顾八奶奶 我告诉你，爱情是你甘心情愿地拿出钱来叫他花，他怎么胡花你也不必心痛，——那就是爱情！——爱情！

陈露露 怪不得人家老跟我说爱情是要有代价的，现在我才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顾八奶奶 是啊，所以我想还跟胡四再加点“代价”。我想找潘四爷替他在电影公司找个事。露露，我们是好姊妹，你在四爷面前替我跟他说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再多麻烦他啦。

陈露露 哦，你说你要他当电影明星？

顾八奶奶 嗯，他当明星，准红！你看他哪一点不象个电影明星？身材，相貌，鼻子，眼睛，我看都不错。

陈露露 可是，你不怕旁的女人追他么。

顾八奶奶 不，这一点我最放心他。他什么都不好，就是对我死心眼，总象个小狗似地跟着我。（忽然觉得有点不大符事实）呃，……呃，……自然这两天他没有见我，可是这也难怪他，他要用三百块钱，我没有给他，他劝我换一辆小雪佛兰的汽车，我一时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买。后来，他就跟我求婚，——我告诉你，这是第十二遍了——我又没有答应他，难怪他气了。

陈露露 所以你想，你要跟他做个好事，叫他平平气。

顾八奶奶 我这次可许了他了，只要他当了电影明星，我就想法子嫁给他。我跟你痛痛快快地说吧，我都想过，画报上一定登那么老大的照片，我的，胡四的，我们俩个的，报纸每天登着我们蜜月的新闻。并且——

陈露露 你现在又觉得结婚有意思了，恭喜，恭喜，我得好好吃你一杯喜酒。不过，你的大学小姐呢？你怎么办？

顾八奶奶（不以为然的口气）嗯，胡四当了电影明星就大不同了。我叫胡四在她的什么慈善游艺会，以电影明星的资格，唱个浪漫歌，（手势）跳个胡拉舞，你看，她不乐得飞飞的。

陈露露 八姐，我一定替你办，你真聪明，想得真周到，我答应你，我一定找潘四爷，明天就设法叫他入电影公司，好吧？

顾八奶奶（感激莫名）谢谢你！谢谢你！你看，我说过你是个“空前绝后”的杰作，那是一点也不错的。
〔阿根由中门上，拿着许多账单。〕

阿根 哦，八奶奶在这儿？

顾八奶奶 你干什么？

阿根 我找小姐。

陈露露 是为你手里拿来那些账条么？

阿根 是，小姐。潘四爷已经把昨天那些应该付的钱都替你付了，他叫我把这些账条交给您。

陈露露 你把它烧了吧。

阿根 是……是！可是这里（正要由口袋取出）还有一把——

陈露露 还有？

阿根 要不，您听着——（正要念下去）

陈露露 你没有看见这儿有客么？
阿 根 是，是。
〔张乔治由左门上，他穿一身大礼服，持着礼帽，白手套，象牙手杖，还带着一束花，得意扬扬地走进来。〕
张乔治 （满腔热诚）Hello！Hello！我一猜你们就在这间屋子！
（拉手）Hello！Hello！（那样紧紧地握着两个女人的手）
顾八奶奶 哦，博士来了！
张乔治顾太太！（打量上下）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顾八奶奶 真的么？博士？
张乔治 （望着露）oh，my！我的小露露，你今天这身衣服——
陈露露 （效他那神经的样子，替他说）Simply Beautiful！张乔治一点也不错！还是你聪明，你总知道我要说什么。（转过身，向着阿根）By the way，哦，Boy！
阿 根 也斯，（Yes）死阿！（sir）
张乔治 你跟里面的人说，说我不去陪他们打牌了。
阿 根 也斯，死阿！
〔阿根由左门下。〕
陈露露 你不要这么猴儿似的，你坐下好吧。
张乔治 哦，please，Please，excuse me，my dear Lulu。
顾八奶奶 喂，你们两个不要这么叽哩瓜啦地翻洋话好吧？
张乔治 Oh，I'm sorry，I'm exceedingly sorry！我是真对不起你，说外国话总好象方便一点，你不知道我现在的中国话忘了多少。现在还好呢。总算记起来了，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几乎连一句完全中国话都说不出，你看外国话多么厉害。
顾八奶奶 博士，还是你真有福气，到过外国，唉，外国话再怎么王道，可怜我这中国话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陈露露 Georgy，今天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整齐？
张乔治 你不知道，在衙门里做事是真麻烦。今天要参加什么典礼，明天要当什么证婚。今天部里刘司长结婚，我跟他当伴郎，忽然我想到你，我简直等不了换衣服，我就要来。
哦，这一束花是我送给你的，我祝你永远象今天这么美，并且也让它代表我的歉意。昨天晚上，我原来的意思，跑到你房里是——
顾八奶奶 昨天晚上你们怎么了？
陈露露 （以目示意）没有什么。
张乔治没有什么！那好极了，我知道你向来是大量的。
顾八奶奶 博士，你这两天没跟胡四一起玩么？
张乔治 胡四？前两天我在俱乐部看见他很亲热地跟一个——
顾八奶奶 （急躁地）一个什么？

英语，意为“漂亮极了！”

英语，“Bytheway”，意为“另外”；“Boy”，对男仆的称呼。

英语，意为“是，先生！”

英语，意为“请，请，对不起，我亲爱的露露”。

英语，意为“哦，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张乔治跟一个狗一块走进来走进去。

顾八奶奶 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他情愿跟一条狗走，不跟我在一起。

张乔治 怎么，你们又闹翻了么？咦，那他在门口坐在汽车里做什么？

顾八奶奶 什么！他在楼底下？门口？

张乔治 奇怪！你不知道？

顾八奶奶 博士，你真不象念书的人，你怎么早不告诉我？

张乔治 念了书不见得一定算得出来顾八奶奶想见胡四呀。

顾八奶奶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走了。（匆匆忙忙地走到中门，回身）可是露露，你得记住我刚才托你的事。见着四爷，别忘了替我说一声。

陈露露 好吧。

顾八奶奶 博士，“古得拜！”“拜——拜！”（顾八奶奶下）

张乔治 （嘘出一口气）好容易这个宝贝走了。（很热烈地转向露露）露露，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

陈露露 什么好消息？是你太太又替你生了少爷了？

张乔治 （又是他那最得意的一甩手）Pah！岂有此理。

陈露露 那么你一定又是升了官了。

张乔治 这个喜信跟升了官也差不多。我告诉你（拉着露露的手，亲密而愉快地）昨天下午我跟我太太离婚了，正式离婚了！

陈露露 离婚？怎么，你太太替你生了三个小孩，你忽然不要了？她辛辛苦苦替你扶养着孩子叫你好上学，你回了国几年就跟她离婚？

张乔治 咦，我给她钱；我有钱，我给她钱啦。你这个人，我没想到你这样不通人情。

陈露露 是啊，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学学，“人情”这两个字究竟怎么讲。

张乔治 不，露露，我们不谈她，忘了她。让我跟你谈谈第二个好消息。

陈露露 Georgy，今天你的好消息真多呀！

张乔治 （忽然非常温存地盯着她）露露，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

陈露露 （讪笑着他）难道你也是要跟我求婚来的？

张乔治（惊愕）oh，my！my good gracious！你简直是上帝，你怎么把我心里的事都猜透了？

陈露露 （惊怪）什么？你——

张乔治 不，露露，你应该可怜可怜一个刚离过婚，没有人疼的男人，你必须答应我。

陈露露 怎么，你昨天晚上，闹成那个样子，（非常厌恶地）吐了我一床，你原来是要我嫁给你？

张乔治 那是因为我喝醉了。

陈露露 我当然知道你是喝醉了。

张乔治 那是因为我太喜欢了。我，我一刻也忘不了我就要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知道你一定会嫁给我。

陈露露 奇怪，为什么你们男人们自信心都那么强？

张乔治 露露，我现在在广东路有一所房子，大兴煤矿公司我也有些股票，在大丰银行还存着几万块钱现款，自然你知道我现在还在衙门做事。将来只要我聪明一点，三四千块钱一月的收入是一点也不费事的，并且，我在外国也很不坏，我是哲学博士，经济学士，政治硕士。

陈露露 （喊起来）达生，达生，你快出来。
〔方达生由右面寝室走出。〕

方达生 （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哦，你们两个在这儿，对不起，我大概听错了。（回身）

陈露露 我是叫你，你来！你赶快把窗户打开。
张乔治干什么？

陈露露 我要吸一点新鲜空气。这屋子忽然酸得厉害。

方达生 酸？

陈露露 可不是，你闻不出来？（转过话头）

小东西 呢？

方达生 在屋子里。这孩子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她。

陈露露 你带她走，好吧？

方达生 自然好，我正少这么一个小妹妹。

陈露露 那我把她送给你了。

方达生 谢谢你！就这么定规了。
张乔治喂，露露，你……你！请你也跟我介绍介绍，不要这样不客气。

陈露露 咦，你们不认识？
张乔治（看了看）很面熟，仿佛在哪儿见过似的。

方达生 可是张先生，我可认识你，你洋名乔治张，中名张乔治，你曾经得过什么硕士博士一类的东西，你当过几任科长，张乔治（愣住，忽然）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见过，我们是老朋友了！

陈露露 （忍住笑）真的？在哪儿？

张乔治 啊，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起来了，五年前，我们一块从欧洲回来。（忽然走到达生面前，用力地握着他的手，非常热烈地）啊，这多少年了，你看这多少年了。好极了，好极了，请坐，请坐。（回头取吕宋烟）

陈露露 （低声）这是怎么一回事？

方达生 （微笑）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李石清由左门上。他原来是大丰银行一个小职员，他的狡黠和逢迎的本领使他目前升为潘月亭的秘书。他很萎缩，极力地做出他心目中大人物的气魄，却始终掩饰不住自己的穷酸相，他永远偷偷望着人的颜色，顺从而谄媚地笑着。他嘴角的笑纹呆板板地如木刻上的线条，雕在那卑猥而又不甘于贫贱的面形上。当他正言厉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额上有许多经历的皱纹，一条一条的细沟，蓄满了他在人生所遭受的羞辱，穷困和酸辛。在这许多他所羡慕“既富且贵”的人物里，他是时有“自惭形秽”之感

的，所以在人前，为怕人的藐视，他时尔也扭捏作态无中生有地夸耀一下，然而一想起家里的老小便不由得低下头，忍气吞声受着屈辱。他恨那些在上的人，他又不得不逢迎他们。于是愤恨倒咽在肚里，只有在回家以后一起发泄在自己可怜的妻儿身上。他是这么一个讨厌而又可悯的性格，——他有一对老鼠似的小眼睛，头发稀稀拉拉的，眉毛淡得看不出，嘴边如野地上的散兵似地只布着几根毛，扁鼻子，短下巴，张开嘴露着几颗黑牙齿，声音总是很尖锐的。他很瘦，很小，穿一件褪了颜色的碎花黄缎袍。外面套上一件崭新的黑缎子马褂。他格登登地走进来，脚下的漆皮鞋，是不用鞋带的那一种，虽然旧破，也刷得很亮，腿上绑着腿带。

李石清 陈小姐！（向着乔）博士！（鞠躬）
张乔治 你来得正好！李先生，我得跟你介绍介绍我的一个老朋友。
李石清 是，是，是。
张乔治 （向着达生）这是李石清，李先生，大丰银行的秘书，潘四爷面前顶红的人。
李石清 不敢，不敢。这位贵姓是——
张乔治 这是我从欧洲一块回来的老同学，他姓这个，姓这个——
方达生 我姓方。
张乔治 （打着脑袋）对了，你看我这个记性，姓方，方先生！
李石清 久仰！久仰！
陈露露 李先生，你小心点，李太太正找着你，说有话跟你讲。
李石清 是吗？（笑）她哪有工夫跟我说话，她正打着牌呢。
陈露露 还在打么？她早就说不肯打了。怎么？输了赢了？
李石清 我的内人打的不好，自然是输的。不过输的很有限，只三四百块钱。
陈露露 （替李说出）不算多。
李石清 陈小姐顶聪明了，专门会学人的口头语。（不自然地笑）
其实，到陈小姐这儿打牌，输了也是快活的。
陈露露 谢谢，谢谢，不要恭维了，我担不起。
张乔治没有见着潘经理么？
李石清 我正是找他来的。
陈露露 他大概在三十四号，你问阿根就知道了。
李石清 是。陈小姐，那么我先跟您告一会假。失陪，失陪，博士。
失陪，方先生。

〔李鞠躬点头地正要走出，顾八奶奶推着胡四由中门上。
胡四毕竟是胡四。苍白的脸，高高的鼻梁，削薄的嘴唇，一口整齐
的白牙齿，头发梳得光光的，嘴边上两条极细的小胡子，偶尔笑起来
那样地诱惑，尤其其他那一对永远在做着“黯然消魂”之态的眼睛，
看你又不看你，瞟人一眼又似乎怕人瞧见，那态度无论谁都要称为
妩媚的。他不大爱笑，仿佛是很忧戚的，话也不多，但偶尔冒出一
两句，便可吓得举座失色，因为人再也想不出在这样一副美丽的面
形下面会藏蓄这么许多丑

陋粗恶的思想和情感。但他并不掩饰自己，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丑陋的，反之他很自负地以为自己——如许多人那样当面地称赞他——是“中国第一美男子”。他时常照镜子，理头发，整整衣服；

衣服是他的第二个生命，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宝物。现在他穿着西服，黑衬衫，白丝领带，藕荷色带着杂色斑点的衣服，裁得奇形怪样的时髦。手里持着一只很短很精致的小藤杖和银亮的链子。

〔他带着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脸上向来没有一丝表情，不惊愕，不客气，见人也并不招呼，那样“神秘”——这是顾八奶奶对他的评语——地走进来。〕

李石清 顾八奶奶，（很熟稔地）

胡 四 爷。

顾八奶奶 （对李）你跟我拉他进来。

李石清 又怎么了？

胡 四 （看了顾一会，回过头对李说，若无其事的样子）别管她。

李石清 对不起，我要见潘经理，失陪，失陪。

〔李下。〕

顾八奶奶 （一个天真未凿的女孩子似的，撒着娇。当然看得出来她在模仿着露露）你跟我来！我不让你看，我不让你看末！（一手推进胡四，骄傲地立在自己的俘虏和朋友前面，一半对着胡四，一半对着其余的人，胜利地）我不许你看，你就不能看！你听着不听着？

胡 四 （厌恶而又毫无办法）好！好！好！我听着。可是你瞧你！（皱起眉甩开她的手，指着袖管，已经被顾八奶奶馒头似的手握成许多皱纹。她放下手，故意做不在意的笑）好好的衣服！（用手掸了掸衣服，整理自己的领带）

顾八奶奶 （似笑非笑。急于把这点难堪掩饰过，但在人面前又不得不生着气）你瞧你！

陈露露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胡 四 没什么。（乖觉地觉出事态可以闹得很无趣，便一手拉起顾八奶奶的手，嫣然地笑出来）你瞧你！（下面的话自然是“你急什么？”但他没有说，却一手理起油亮亮的头发。

两个人不得已地互相笑了，顾八奶奶当时平了气）

顾八奶奶 （又和好地，对露露）你看我们成天打架，我们好玩不？

陈露露 当着人就这么闹，你们简直成了小孩子了。

顾八奶奶 我们本来就是一对小孩子末！（向胡四）你说是不是？

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偏要看那个女人？有什么美？又粗，又胖，又俗气，又没有一点教育，又没有一点聪明伶俐劲儿，又没有……

胡 四 得了，得了，你老说什么？（自己先坐下，取出手帕擦擦脸，又拿出一面小镜子照照）你看，我不是听你的话进来了么？

（忽然看见张乔治，欠欠身）咦，博士，你早来了。

张乔治 胡四，好久没见，你这两天滚到什么地方玩去了？

胡 四 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到俱乐部泡泡，舞场里“蹭蹭”（跟女人混混的意思）没有意思，没劲儿。

顾八奶奶 哼，你多半又叫什么坏女人把你迷住了。

胡 四 你瞧你！（毫不在意，慢吞吞地）你要说有就有。

顾八奶奶 （急了）我可并没说你一定有。

胡 四 （还是那副不在乎的表情）那不就得了。

〔阿根由左门上。〕

阿 根 小姐，点心预备好了，摆在五十一号，您先看看，好么？

陈露露 （正和方达生谈话，转身）好，我就去。

阿 根 是。（复由左门下）

陈露露 胡四，你见过我的新客人么？（胡四懒懒地探起身）方先生，新到这儿来，我的表哥。（向方）这是胡四，中国第一美男子。

顾八奶奶 （正和乔治谈话，回过头，非常高兴地）你不要这么夸他，他更要跟我耍脾气了。

陈露露 好，你们好好地谈吧，我要到那屋子去看看就回来。

（由左下）

胡 四 （不知不觉地又理理头发，回头向穿衣镜照照，对着方达生半天，忽然冒出一句）久仰，久仰，您多照应着点。

方达生 （不知答些什么好）哦，哦。

胡 四 您很面熟。

方达生 是么？

胡 四 您多大？

方达生 （没想到）什么？

胡 四 你很漂亮，很拿得出去，在这个地方一定行得通。博士，你看，方二爷象不象我那位朋友黄韵秋？（上下打量方达生）

张乔治 黄韵秋？

胡 四 大舞台唱青衣的。

方达生 （厌恶）我看你大概是个唱花旦的。

胡 四 好眼力，不敢，会一点。

顾八奶奶 就是我的徒弟，露露也跟我学过。

方达生 （自语）这个东西！

胡 四 （莫名其妙，忽然很正经地）博士，你饿不饿？

张乔治 （愕然）我？——不饿！

顾八奶奶 （也奇怪胡为什么忽然冒出这一句）你——饿了？

胡 四 我。（看看达生）不，（摇头）——也不饿。

方达生 （望望这三个人，叹气）对不起，我想在外边走走。

张乔治 不过，方先生，你——

方达生 我不陪了。

〔达由中门下。三人望他下场，三个人互递眼色。〕

胡 四 这个家伙怎么一脑门子的官司？

顾八奶奶 露露大概是玩腻了，所以不知在哪儿叫来这么一个小疯子来开开心。

张乔治 奇怪，这个人我又好象不大认识似的。

胡 四 （燃纸烟）博士，我现在会开汽车了。

顾八奶奶 对了，博士，你没有看见他开汽车，开得快着得呢。

胡 四 博士，现在有人邀我进电影公司，要我当小生。你看我现在骑马，游水，跳舞，穿洋服，一点一点地学起来，博士，你看我这一身的洋服穿得怎么样，很有点意思啦吧？

张乔治 还将就，还将就。不过洋服最低限度要在香港做，价钱至少也要一百四十元一套。

胡 四 （望着顾八奶奶）你听见没有？你要我到大丰银行做事，干一个月还不够我一套西服钱呢？

顾八奶奶 你不要不知足，李石清一天忙到黑，一个月才二百块，那还是露露的情份，跟潘四爷说好了才成的。

胡 四 那是他贱骨头，谁也不能卖得这么贱。（露露由左上）

陈露露 （立在门口）点心预备好了。来吧！你们都进来吃吧。今天都是熟朋友。（回头看）刘小姐，你看 Georgy 来了。

张乔治 （远远望见左门里面的刘小姐，老远就伸出手，一边走着，高声嚷着）Bonjour, Bonjour, Mademoiselle （摇着手）——哦，我的刘小姐。你不必起来。我来就你！……

我来就你！（嚷喝着走进去，里面欢呼声）

胡 四 （慢吞吞地，提一下裤带，摸摸衣服，故意做出满不在乎，无精打彩的样子，对着顾八奶奶）起来吧！我进门就饿了。

顾八奶奶 （瞪他一眼）饿了不早说！还不快点走！（蹬蹬地走上前）

胡 四 （瞟他一眼，更慢了）你瞧你！

顾八奶奶 （已走到左门口，回头看胡四还立在那里，于是伸出手招他，笑着）快点来，胡四。

胡 四 （翻翻白眼，胜利似地）哧！

〔胡四稳稳当当地走入左门，对露露很妩媚地笑了笑。〕

陈露露 （四面望望）咦，达生呢？（回头，忽然见李太太在背后）哦，李太太，您不吃点东西么？……哦，那么，您请进来吧。

〔李太太上，一个十分瘦弱的女人，举止端重，衣服不甚华丽。神色温良，但罩满了忧戚，她薄薄敷一层粉，几乎没有怎么修饰，仿佛很勉强地来到这里，客气而很不自在地和露露说话。〕

陈露露 （和蔼地）是您要找李先生说话？

李太太 是，陈小姐。

陈露露 （按电铃）你们夫妇两人感情真好，这一会儿都离不开。我真羡慕你们。

〔阿根上。〕

陈露露 阿根，你去请李先生来！说李太太等他有话说。

阿 根 是。

陈露露 喂！方先生在外头么？

阿 根 没有，没有看见。

陈露露 你去吧！（阿根下）

陈露露 李太太，请您等一下，我有一点事。（向右门走）达生，达生！

〔小东西由露露的卧室走出来。她已和十二小时前的模样大改了，她穿着露露的玫瑰紫的旧旗袍，还是肥大，一望而知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乌黑的头发垂下来，白净的脸抹上两块喜饼大的红胭脂，眼睛凸成金鱼的那样大。

一半因为这几天哭多了，一半因为四周的新奇使她有些迷惑。她望着露露和李太太一声也不响，如同涂彩的泥娃娃立在那里。

陈露露 方先生在屋里么？

小东西 方先生？

陈露露 就是方才跟你说话那位先生。

小东西 他呀！他不在屋。

陈露露 他又跑了。（忽然对小东西）咦，谁叫你跑出来的？

小东西 （惶恐地）我！我听见您叫唤我就出来了。

陈露露 （笑问她）那么，你忘记昨天晚上那些人啦？

小东西 （立刻往里跑）是，小姐。

陈露露 回来，（小东西退回来）屋里有一个通过道的窗户，你记得关好，听见了没有？

小东西 嗯嗯。（又跑回）

〔李石清由中门进。

陈露露 站住！走过来点！（小东西就走过来。她用手帕把她的胭脂涂匀，揩去她的泪痕，仁慈地笑着）去吧！（小东西又回到右屋。露回头）哦，李先生，你可来了！你看你太太非要找你不可，你们真亲热。

李石清 （笑）您不知道，陈小姐，我们也是一对老情人，我的太太要是一点钟不跟我说一次情话是过不得的。

陈露露 真的么？那你们尽管在这儿谈吧。我要退席了。

〔露露由左门下。

李石清 （鞠躬，望着露露出了门，半晌，四面看看，放下心，拉下脸，严重地）打得怎么样？输了？赢了？李太太（哀声地）石清，你让我回去吧？

李石清 （疑惧地）你输了？

李太太 （低头）嗯。

李石清 （有些慌）我给你一百五十块钱都输了？李太太（低声）还没有都输——也差不多。

李石清 （半天，想不出办法）可是怎么能输这么些！

李太太 我心里着急，我怕输，牌更打不好了。

李石清 （不觉地气起来）着急？都是一样地打牌，你着什么急？你真，你真不见世面。

李太太 （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落下眼泪）我不去打牌，你偏要我打牌。我不愿意来，你偏逼我这儿来。我听你的话，我来了，陪着这帮有钱的人们打大牌——输了钱，你又——

（泣出声）

李石清 （看着她，反而更气起来）哭！哭！哭！你就会哭！这个地方是你哭的么？这成什么样子？不用哭了。（不耐烦地）我这

儿有的是钱，得了，得了。

李太太 我不要钱。

李石清 你要什么？

李太太 （怯弱地）我要回家。

李石清 少说废话，这儿有钱。（取出皮篋来安慰她）你看，我这儿有一百块钱，你看。先分给你八十，好不好？

李太太 你在哪儿弄来的钱？

李石清 你不用管。

李太太 （忽然）你的皮大氅呢？

李石清 在家里，没有穿来。

李太太 （瞥见李手内一卷钞票内夹着的一张纸）石清，你这是什么？

李石清 （抢说）这是……（但已被李太太抢去）

李太太 （望望那张纸，又交还李）你又把你的皮大衣当——

李石清 你不要这么大声嚷嚷！

李太太 唉，石清，你这是何苦！

李石清 （不高兴）你不用管，我跟你说，你不用管。

李太太 石清，我实在受不了啦。石清，你叫我回家去吧，好不好？

这不是我们玩的地方，没有一个正经人，没有一句正经话——

李石清 谁说没有正经人，潘经理不就是个正经人么！你看他办学校，盖济贫院，开工厂，这还不是好人做的事？李太太可是你没有看见他跟这位陈小姐——

李石清 我怎么没看见。那是经理喜欢她，他有的是钞票，他爱花这样的钱，这有什么正经不正经？李太太好了，这都不是我们的事。（哀求地）你难道不明白，我们的进款这样少，我们不配到这个地方来陪着这位陈小姐，陪着这些有钱的人们玩么？

李石清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话你要说在家里说。不要在这儿讲。省得人家听见笑话你。

李太太 （委屈地）石清，真地我的确觉得他们都有点笑话我们。

李石清 （愤恨地）谁敢笑话我们？我们一样有钱，一样地打着牌，不是百儿八十地应酬着么？

李太太 可是这是做什么呀！我们家里有一大堆孩子！小英儿正在上学，芳儿都要说人家，小五儿又在不舒服。妈妈连一件象样过冬的衣服都没有。放着这许多事情都不做，拿着我们这样造孽的钱陪他们打牌，百儿八十地应酬，你……你叫我怎么打得下去？

李石清 （低头）不用提了，不用提了。

李太太 你想，在银行当个小职员，一天累到死，月底领了薪水还是不够家用，也就够苦了。完了事还得陪着这些上司们玩，打牌，应酬；孩子没有上学的钱，也得应酬；到月底没有房租的钱，还得应酬；孩子生了病，没有钱找好医生治，还是得应酬；——

李石清 （爆发）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沉痛地）你难道看不出我心里整天难过？你看不出我自己总觉得我是个穷

汉子吗？我恨，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父亲，生来就有钱，叫我少低头，少受气吗？我不比他们坏，这帮东西，你是知道的，并不比我好，没有脑筋，没有胆量，没有一点心肝。他们跟我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生来有钱，有地位，我生来没钱没地位就是了。我告诉你，这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平等。什么道德，服务，那是他们骗人。你按部就班地干，做到老也是穷死。只有大胆地破釜沉舟地跟他们拼，还许有翻身的那一天！

李太太 石清，你只顾拼，你怎么不想想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将来怎么了？

李石清 （叹了一口气）孩子！哼，要不是为我们这几个可怜的孩子，我肯这么厚着脸皮拉着你，跑到这个地方来？

陈露露 是个什么东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这么一个贱货！这个老混蛋看上了她，老混蛋有钱，我就得叫她小姐；她说什么，我也说什么；可是你只看见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祖宗来奉承。淑贞，你没有觉出有时我是怎么讨厌我自己，我这么不要脸来巴结他们，我什么人格都不要来巴结他们。我这么四十多的人，我要天天鞠着躬跟这帮王八蛋，以至于贱种象胡四这个东西混，我一个一个地都要奉承，联络。我，李石清，一个男人，我——（低头不语）

李太太 石清，你不要难过，不要丧气，我明白你，你在外面受了许多委屈。

李石清 不，我决不难过。（忽然慢慢抬起头来，愤恨地）哼，我要起来，我要翻过身来。我要硬得成一块石头，我要没有一点情感。我以后不可怜人，不同情人；我只要自私，我要报仇。

李太太 报仇？谁欺负了你，你恨谁？

李石清 谁都欺负我，谁我都恨，我在这儿二十年，干到现在，受了多少肮脏气？我早晚要起来的，我要狠狠地出口气，你看，我就要起来了。

〔潘月亭由中门进。〕

潘月亭 石清！你回来了。

李石清 （恭谨地）早来了。我听说您正跟报馆的人谈天，所以没敢叫人请您去。

潘月亭 李太太有事么？

李石清 没有事，没有事。（对李太太）你还是进去打牌去吧。

〔李太太由左门下。〕

李石清 报馆有什么特别关于时局的消息么？

潘月亭 你不用管，叫你买的公债都买好了么？

李石清 买了，一共二百万，本月份。

潘月亭 成交是怎么个行市？

李石清 七七五。

潘月亭 买了之后，情形怎么样？

李石清 我怕不大好。外面有谣言，市面很紧，行市只往下落，有公债的都抛出，可是您反而——

潘月亭 我反而买进。

李石清 您自然是看涨。

潘月亭 我买进，难道我会看落？

李石清 （表示殷勤）经理，平常做存货没什么大危险，再没办法，我们收现，买回来就得了。可现在情形特别，行市一个劲儿往下跌。平定一点，行市还有翻回来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赚。不过这可是由不得我们的事。

潘月亭 （拿吕宋烟）你怎么知道谣言一定可靠？

李石清 （卑屈地笑）是，是，您说这是空气？这是空户们要买进，故意造出的空气？

潘月亭 空气不空气？我想我干公债这么些年，总可以知道一点真消息。

李石清 （讨好地）不过金八的消息最灵通，我听说他老人家一点也没有买，并且——

潘月亭 （不愉快）石清先生，一个人顶好自己管自己的事，在行里，叫你做的你做，不叫你做的就少多事，少问。这是行里做事的规矩。

李石清 （被这样顶撞，自然不悦，但极力压制着自己）是，经理，我不过是说说，跟您提醒一下子。

潘月亭 银行里面的事情，不是说说讲讲的事，并且我用不着你提醒。

李石清 是，经理。

潘月亭 你到金八爷那儿去了么？

李石清 去过了。我跟他提过这回盖大丰大楼的事情。他说银行现在怎么会有钱盖房子？后来他又讲市面太坏，地价落，他说这楼既然刚盖，最好立刻停工。

潘月亭 你没有说这房子已经订了合同，定款已经付了么？

李石清 我自然说了，我说包给一个外国公司，钱决不能退，所以金八爷在银行的存款一时实在周转不过来，请缓一两天提。

潘月亭 他怎么样？

李石清 他想了想，他说“再看吧”，看神气仿佛还免不了有变故。

潘月亭 这个流氓！一点交情也不讲！

李石清 （偷看他）哦，他还问我现在银行所有的房地产是不是已经都抵押出去了？

潘月亭 怎么，他会问你这些事情？

李石清 是，我也奇怪呢，可是我也没怎么说。

潘月亭 你对他说什么？

李石清 我说银行的房地产并没有抵押出去。（停一下。又偷看潘的脸，胆子大起来）固然我知道银行的产业早已全部押给人了。

潘月亭 （愣住）你——谁跟你说押给人了？

李石清 （抬起头）经理，您不是在前几个月把最后的一片房产由长兴里到黄仁里都给押出去了么？

潘月亭 笑话。这是谁说的？

李石清 经理，您不是全部都押给友华公司了么？

潘月亭 哦，哦，（走了两步）哦，石清，你从哪儿得来这个消息？

（坐下）怎么，这件事会有人知道么？

李石清 （明白已抓住了潘月亭的短处）您放心放心，没有人知道。就是我自己看见您签字的合同。

潘月亭 你在哪儿看见这个合同？

李石清 在您的抽屉里。

潘月亭 你怎么敢——

李石清 不瞒您说，（狞笑）因为我在行里觉得很奇怪，经理忽而又盖大楼，又是买公债的，我就有一天趁您见客的那一会工夫，开了您的抽屉看看。（笑）可是，我知道我这一举是有点多事。

潘月亭 （呆了半天）石清，不不——这不算什么。不算多事。（不安地笑着）互相监督也是好的。你请坐，你请坐，我们可以谈谈。

李石清 经理。您何必这么客气？

潘月亭 不，你坐坐，不要再拘束了。（坐下）你既然知道了这件事，你自然明白这件事的秘密性，这是决不可泄漏出去，弄得银行本身有些不便当。

李石清 是，我知道最近银行大宗提款的不算少。

潘月亭 好了，我们是一个船上的人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团结起来。这些日子关于银行的谣言很多，他们都疑惑行里准备金是不够的。

李石清 （故意再顶一句）的的确确行里不但准备金不足，而且有点周转不灵。金八爷这次提款不就是个例子么？

潘月亭 （不安地）可是，石清——

李石清 （抢一句）可是，经理，自从您宣布银行赚了钱，把银行又要盖大丰大楼的计划宣布出去，大家提款的又平稳了些。

潘月亭 你很聪明，你明白我的用意。所以现在的大楼必须盖。哪一天盖齐不管他，这一期的建筑费拿得出去，那就是银行准备金充足，是巩固的。

李石清 然而不赚钱，行里的人是知道的。

潘月亭 所以抵押房产，同金八提款这两个消息千万不要叫人知道。这个时候，随便一个消息可以造成风波，你要小心。

李石清 我自然会小心，伺候经理我一向是谨慎，这件事我不会做错的。

潘月亭 我现在正想旁的方法。这一次公债只要买得妥当，目前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地渡过去。这关渡过去，你这点功劳我要充分酬报的。

李石清 我总是为经理服务的。呃，呃，最近我听说襄理张先生要调到旁的地方去？

潘月亭 （沉吟）是，襄理，——是啊，只要你不嫌地位小，那件事我总可以帮忙。

李石清 谢谢，谢谢，经理，您放心，我总是尽我的全力为您做事。

潘月亭 好，好。——哦，那张裁员单子你带来了么？

李石清 带来了。

潘月亭 人裁了之后，大概可以省出多少钱？
李石清 一个月只省出五百块钱左右。
潘月亭 省一点是一点。上次修理房子的工钱，你扣下了么？
李石清 扣下了，二百块钱，就在身上。
潘月亭 怎么会这么多？
李石清 多并不算多，扣到每个小工也不过才一毛钱。
潘月亭 好的，再谈吧。（向左门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来）哦，我想起来了，你见着金八，提到昨天晚上那个小东西的事么？
李石清 我说了，我说陈小姐很喜欢那孩子，请他讲讲面子给我们。
潘月亭 他怎么样？
李石清 他摇摇头，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潘月亭 这个混蛋，他装不知道，简直一点交情也不讲。——好，让他去吧，反正不过是个乡下孩子。
李石清 是，经理。
〔潘下。〕
李石清 （走了两步，听着外面工人哼哼唷哼哼唷工作声，忽然愤愤地）你们哼哼吧，你们哼哼吧，你们就这样干一辈子吧，你们这一群傻王八蛋们。我恨，你们怎么这么老实！
〔忽然电话铃响。〕
李石清 （拿起耳机）喂，你哪儿？哦！你是报馆张先生。你找潘四爷，他不在这儿，……我是石清。跟我说，一样是。是什么？金八也买了这门公债了，多少！三百万！奇怪，哦，……哦，怪不得我们经理也买了呢！……是，是，本来公债等于金八自己家里的东西，操纵完全在他手里……
是，是，那么要看涨了……好……我就告诉经理去，再见，张先生！再见！
〔放下耳机。沉吟一下，正预备向左门走。〕
〔黄省三由中门进。〕
黄省三 （胆小地）李……李先生。
李石清 怎么？（吃了一惊）是你！
黄省三 是，是，李先生。
李石清 又是你，谁叫你到这儿来找我的？
黄省三 （无力地）饿，家里的孩子大人没有饭吃。
李石清 （冷冷地）你到这儿就有饭吃么？这是旅馆，不是粥厂。
黄省三 李，李先生，可当的都当干净了。我实在没有法子，不然，我决不敢再找到这儿来麻烦您。
李石清 （烦恶地）吓，我跟你是亲戚？是老朋友？或者我欠你的，我从前占过你的便宜？你这一趟一趟地，我走哪儿你跟哪儿，你这算怎么回事？
黄省三 （苦笑，很凄凉地）您说哪儿的话，我都配不上。李先生，我在银行里一个月才用您十三块来钱，我这儿实在是无亲无故，您辞了我之后，我在哪儿找事去？银行现在不要我，等于不叫我活着。
李石清 （烦厌地）照你这么说，银行就不能辞人啦。银行用了你，就

算跟你保了险，你一辈子就可以吃上银行啦，嗯？

黄省三 (又卷弄他的围巾) 不，不，不是，李先生，我……我，我知道银行待我不错，我不是不领情。可是……您是没有瞅见我家里那一堆孩子，活蹦乱跳的孩子，我得每天找食物给他们吃。银行辞了我，没有进款，没有米，他们都饿得直叫。并且房钱有一个半月没有付，眼看着就没有房子住。(嗫嚅地) 李先生，您没有瞅见我那一堆孩子，我实在没有方法，我只好对他们呢——哭。

李石清 可是谁叫你们一大堆一大堆养呢？

黄省三 李先生，我在银行没做过一件错事。我总天亮就去上班，夜晚才回来，我一天干到晚，李先生——

李石清 (不耐烦) 得了，得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的，你是安分守己的。可是难道不知道现在市面萧条，经济恐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银行要裁员减薪，我并不是没有预先警告你！

黄省三 (踌躇地) 李先生，银行现在不是还盖着大楼，银行里面还添人，添了新人。

李石清 那你管不着！那是银行的政策，要繁荣市面。至于裁了你，又添了新人，我想你做了这些年的事，你难道这点世故还不明白？

黄省三 我……我明白，李先生。(很凄楚地) 我知道我身后面没有人挺住腰。

李石清 那就得了。

黄省三 不过我当初想，上天不负苦心人，苦干也许能补救我这个缺点。

李石清 所以银行才留你四五年，不然你会等到现在？

黄省三 (乞求) 可是，李先生，我求求您，您行行好。我求您跟潘经理说说，只求他老人家再让我回去。就是再累一点，再加点工作，就是累死我，我也心甘情愿的。

李石清 你这个人真麻烦。经理会管你这样的事？你们这样的人，就是这点毛病。总把自己看得太重，换句话，就是太自私。你想潘经理这样忙，会管你这样小的事，不过，奇怪，你干了三四年，就一点存蓄也没有？

黄省三 (苦笑) 存蓄？一个月十三块来钱，养一大家子人？存蓄？

李石清 我不是说你的薪水。从薪水里，自然是挤不出油水来。可是你不能放开点眼睛，我说在别的地方，你难道没有得到一点的好处？

黄省三 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做事凭心，我总有良心。

李石清 你这个傻子，这时候你还讲良心！怪不得你现在这么可怜了。好吧，你走吧。

黄省三 (着慌) 可是，李先生——

李石清 有机会，再说吧。(挥挥手) 现在是毫无办法。你走吧。

黄省三 李先生，您不能——

李石清 并且，我告诉你，你以后再要狗似地老跟着我，我到哪儿，你到哪儿，我就不跟你这么客气了。

黄省三 李先生，那么，事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李石清 快走吧！回头，一大堆太太小姐们进来，看到你跑到这儿找我，这算是怎么回事？

黄省三 好啦！（泪汪汪的，低下头）李先生，真对不起您老人家。
（苦笑）一趟一趟地来麻烦您，我走啦。

李石清 你看你这个麻烦劲儿，走就走得啦。

黄省三 （长长地叹一口气，走了两步，忽然跑回来，沉痛地）可是，您叫我到哪儿去？您叫我到哪儿去？我没有家，我拉下脸跟您说吧，我的女人都跟我散了，没有饭吃，她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苦，她跟人跑了。家里有三个孩子，等着我要饭吃。我现在口袋里只有两毛钱，我身上又有病，（咳嗽）我整天地咳嗽！李先生，您叫我回到哪儿去？您叫我回到哪儿去？

李石清 （可怜他，但又厌恶他的软弱）你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我跟你讲，我不是不想周济你，但是这个善门不能开，我不能为你先开了例。

黄省三 我没有求您周济我，我只求您赏给我点事情做。我为着我这群孩子，我得活着！

李石清 （想了想，翻着白眼）其实，事情很多，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做。

黄省三 （燃着了一线希望）真的？

李石清 第一，你可以出去拉洋车去。

黄省三 （失望）我……我拉不动（咳嗽）您知道我有病。医生说我这边的肺已经（咳）——靠不住了。

李石清 哦，那你还可以到街上要——

黄省三 （脸红，不安）李先生我也是个念过书的人，我实在有点——

李石清 你还有点叫不出口，是么？那么你还有一条路走，这条路最容易，最痛快，——你可以到人家家里去（看见黄的嘴喃喃着）——对，你猜的对。

黄省三 哦，您说，（嘴唇颤动）您说，要我去——（只见唇动，听不见声音）

李石清 你大声说出来，这怕什么？“偷！”“偷！”这有什么做不得，有钱的人的钱可以从人家手里大把地抢，你没有胆子，你怎么不能偷？

黄省三 李先生，真地我急的时候也这么想过。

李石清 哦，你也想过去偷？

黄省三 （惧怕地）可是，我怕，我怕，我下不了手。

李石清 （愤慨地）怎么你连偷的胆量都没有，那你叫我怎么办？你既没有好亲戚，又没有好朋友，又没有了不得的本领。好啦，叫你要饭，你要顾脸，你不肯做；叫你拉洋车，你没有力气，你不能做；叫你偷，你又胆小，你不敢做。你满肚子的天地良心，仁义道德，你只想凭着老实安分养活你的妻儿老小，可是你连自己一个老婆都养不住，你简直就是个大废物，你还配养一大堆孩子！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预备的。（指窗外）你看见窗户外面那所高楼么？那是新华百货公司，十三层高楼，我看你走这一条路是最稳当的。

黄省三 (不明白) 怎么走, 李先生?
李石清 (走到黄面前) 怎么走? (魔鬼般地狞笑着) 我告诉你, 你一层一层地爬上去。到了顶高的一层, 你可以迈过栏杆, 站在边上。你只再向空向外多走一步, 那时候你也许有点心跳, 但是你只要过一秒钟, 就一秒钟, 你就再也不可怜了, 你再也不愁吃, 不愁穿了。——

黄省三 (呆若木鸡, 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 李先生, 您说顶好我“自——”(忽然爆发地悲声) 不, 不, 我不能死, 李先生, 我要活着! 我为着我的孩子们, 为我那没了妈的孩子们我得活着! 我的望望, 我的小云, 我的——哦, 这些事, 我想过。可是, 李先生, 您得叫我活着! (拉着李的手) 您得帮帮我, 帮我一下! 我不能死, 活着再苦我也死不得, 拚命我也得活下去啊! (咳嗽)

[左门大开。里面有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等的笑声。]
潘月亭 露出半身, 面向里面, 说“你们先打着。我就来。”
李石清 (甩开黄的手) 你放开我。有人进来, 不要这样没规矩。
[黄只得立起, 倚着墙, 潘月亭进。]

潘月亭 啊?
黄省三 经理!
潘月亭 石清, 这是谁? 他是干什么的?
黄省三 经理, 我姓黄, 我是大丰的书记。
李石清 他是这次被裁的书记。
潘月亭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 (对李) 谁叫他进来的?
李石清 不知道他怎么找进来的。
黄省三 (走到潘面前, 哀痛地) 经理, 您行行好, 您要裁人也不能裁我, 我有三个小孩子, 我不能没有事。经理, 我跟您跪下, 您得叫我活下去。

潘月亭 岂有此理! 这个家伙, 怎么能跑到这儿来找我求事。(厉声) 滚开!

黄省三 可是, 经理, ——
李石清 起来! 起来! 走! 走! 走! (把他一推倒在地上) 你要再这样麻烦, 我就叫人把你打出去。
[黄望望李, 又望望潘。]

潘月亭 滚, 滚, 快滚! 真岂有此理!
黄省三 好, 我起来, 我起来, 你们不用打我! (慢慢立起来) 那么, 你们不让我再活下去了! 你! (指潘) 你! (指李) 你们两个说什么也不叫我再活下去了。(疯狂似地又哭又笑地抽咽起来) 哦, 我太冤了。你们好狠的心哪! 你们给我一个月不过十三块来钱, 可是你们左扣右扣的, 一个月我实在领下的才十块二毛五。我为着这辛辛苦苦的十块二毛五, 我整天给你们伏在书桌上写; 我抬不起头, 喘不出一口气地写: 我从早到晚地写; 我背上出着冷汗, 眼睛发着花, 还在写; 刮风下雨, 我跑到银行也来写! (做势) 五年哪! 我的潘经理! 五年的工夫, 你看看, 这是我! (手捶着胸) 几根骨头, 一

个快死的人！我告诉你们，我的左肺已经坏了，哦，医生说都烂了！（尖锐的声音，不顾一切地）我跟你讲，我是快死的人，我为着我的可怜的孩子，跪着来求你们。叫我还能够跟你们写，写，写，再给我一碗饭吃。把我这个不值钱的命再换几个十块二毛五。可是你们不答应我！你们不答应我！你们自己要弄钱，你们要裁员，一定要裁我！（更沉痛地）可是你们要这十块二毛五够干什么的！我不是白拿你们的钱，我是拿命跟你们换哪！（苦笑）并且我也拿不了你们几个十块二毛五，我就会死的。（愤恨地）你们真是没有良心的，你们这样对待我，——是贼，是强盗，是鬼呀！你们的心简直比禽兽还不如——

潘月亭 这个混蛋，还不跟我滚出去！

黄省三 （哭着）我现在不怕你们啦！我不怕你们啦！（抓着潘经理的衣服）我太冤了，我非要杀了——

潘月亭 （很敏捷地对黄省三的胸口一拳）什么！（黄立刻倒在地下）
〔半晌。〕

李石清 经理，他是说他要杀他自己——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动手害人的。

潘月亭 （擦擦手）没有关系，他这是晕过去了。阿根！阿根！
〔阿根上。〕

潘月亭 把他拉下去。放在别的屋子里面，叫金八爷的人跟他拍拍捏捏，等他缓过来，拿三块钱给他，叫他滚蛋！

阿 根 是！

〔阿根把黄省三拖下去。〕

李石清 张先生来电话了。

潘月亭 说什么？

李石清 您买的公债金八买了三百万。

潘月亭 （喜形于色）我早就知道，那么，一定看涨了。

李石清 只要这个消息是确实，金八真买了，那自然是看涨。

潘月亭 （来回走）不会不确实的，不会的。

〔左门大开，张乔治、胡四、顾八奶奶、露露上，在门口立着，其他的女客在谈笑着。〕

张乔治（兴高采烈，捏着雪茄）——所以我说在中国活着不容易，到处没有一块舒服的地方，不必说别的，连我的Jacky（对胡四）你看我的狗多好看，它吃的牛肉都成了我每天的大问题。脏，不干净，没有养分，五毛钱一斤的牛肉简直是不能吃。你看，每天四磅生牛肉搁在它面前，（伸出鼻子嗅嗅）他闻闻，连看都不看，夹着尾巴就走了。你们想，连禽兽在中国都这样感受着痛苦，更何况乎人！更何况乎象我们这样的人！（摇头摆尾，大家哄笑起来）

〔外面方达生在喊“小东西！”“小东西！”〕

陈露露 咦，你们听，达生在喊什么？

〔方达生慌忙进来。〕

方达生 小东西！竹均，你瞧见小东西了吗？

陈露露 咦，在屋子里？

方达生 （不信地）在屋子里？（跑进右屋，喊）
小东西！小东西！

顾八奶奶 这个小疯子！（达生跑出）

方达生 没有，她不见了。我刚才在楼梯上走，我就看见她跟着两三个男人一起坐电梯下去，在我眼前一晃，就不见了。我不相信，你看，跑到这儿，她果然叫人弄走了。（拿起帽子）再见！我要找她去。（达生跑下）

陈露露 （不慌）月亭，这是我求你办一点事！（忽然）达生，你等等我！我跟你一同去！
〔露披起大氅就走。〕

潘月亭 露露〔露不顾，跑下。〕

张乔治 （揶揄地）哼！又是一个——

胡 四 （同时）疯子！

顾八奶奶 〔大家哄然笑。〕

——幕急落——

第三幕

登场人物

翠喜——一个三十左右的老妓女。
小顺子——宝和下处的伙计。
小东西——小翠，一个才混事三天的女孩子。卖报的——一个哑巴。
阿根——××旅馆的侍役。
胡四——游手好闲的面首。
黑三——小东西的养父。
方达生——一个青年。

后台的人们：
胖子和胖子的朋友们。
租唱话匣子的。
卖报的。
卖水果的，卖其他各种食物的。
婴儿的哭声。
卖唱的，拉丝弦的。
报花名的伙计。
唱数来宝的乞丐二人。
唱二簧的乞丐。
各种男女欢笑声……闭幕前唱“叫声小亲亲”的嫖客。低声隐泣的女人。

这是在一星期后的夜晚，约莫有十二点钟的光景，在各种叫卖、喧嚣、诟骂、女人打情卖笑的声浪沸油似地煮成一锅地狱的宝和下处。

那大门口常贴着什么“南国生就美佳人，北地天然红胭脂”一类的春联，中门框总是“情郎艳乡”或“桃源佳境”的横幅。门前两三个玉美人指指点挤弄眉眼，轻薄的男人们走过时常故意望着墙上的乌光红油纸（上面歪歪涂了四行字“赶早×角，住客×元×，大铺×角，随便×角。”）对着那些厚施脂粉的女人们乱耍个贫嘴，待到女人以为是生意经向前拉去，又一哄而散。这一条胡同蚂蚁窝似地住满了所谓“人类的渣滓”，她们都在饥饿线上奋斗着，与其他瘪着肚皮的人们不同的地方是别的可以苦眉愁眼地空着肚子，她们却必须笑着的。

进到院内，是一排一排的鸽笼似的小屋子，在生意好的时光，从这个洞到那个洞川流不息来往着各色各样的人：小商人，电机匠，小职员，轮船茶房，洋行侍役，和一些短打扮敞开胸前一条密密的纽袷，大模大样的大汉子。院子里可以随随便便走来走去，进了大门，一个跛了腿的男人喊，“前边！”“来客！”用绳子拉的铜铃也响起来，从各个小鸽笼走出来一个一个没有一丝血色的动物，机械般地立刻簇聚起来，有时也笑着，嚷着，骚动着。“客人”们自然早已让到房子里。眼珠子东溜溜，西看看。于是由伙计用尖锐得刺痛人的耳鼓的声音喊：“见客啦！见客！”那些肥的，瘦的，依次走上前去，随着伙计叫出她的花名的声音，在“客人”面前瞟眼笑着闪过去。站在后面的便交头接耳地吱吱喳喳起来，直到有一个动物似乎很欢喜地被某一个客人挑中了，其余的才各归各的地方。

很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小鸽笼里面讲情话或者做出各种丑恶的勾当，院子外面始终在叫嚣着：唱曲的姑娘，沿门唱“数来宝”的乞丐，或者哼一两段二簧的漂泊汉，

租唱话匣子的，卖水果花生栗子的，抽着签子赌赢东西的，哑着声音嘶喊的卖报的，拉着丝弦逗人来唱的，卖热茶鸡蛋的……各式各样最低的卖艺人，小买卖都兜揽生意，每个人都放开喉咙沿着每个小窗户喊，有时甚至于掀开帘子进去，硬要“客人”们替他们做点生意。

但是观众只能看见一个小鸽笼——一间长隘黑秽的小房子。

屋子正面有两个门，一左一右，都通外院，各有一蓝布帘子来遮风，破敞不堪。两门之中是个幔帐，挂在与墙成直角的铁丝上；拉起来，可以把一间屋子隔成两间。客人多了，不相识的便各据一面，一样能喝茶说话，各不相扰，于是一个可怜的动物可以同时招待两帮客人，这样经济地方，又省得走路，也省电灯同炉火。现在那布幔子——上面黄斑点点，并且下面裂成犬牙状，——只堆在墙边，没有拉起。屋子里当然没有多少客人。

屋子右面放一张木床，铺着单薄的旧床单，堆叠着棉被。靠床的右中墙贴满“猪八戒招亲”，“大过年”，“胖娃娃采莲花”，和一些烟卷公司的美人画，依门倒贴一个红“福”字，说是“福倒（到）了”的意思。近床有一张破旧梳妆台，上面放一只破脸盆，一两个花碗。床下横七竖八有几双花鞋，床前搁几把椅子。

左面墙边立一张方桌，一边一把椅子，上面排置着不全的茶具和一个装烟卷的破铁筒。右面还悬着一副满染墨污的对联，左联：“貌比西施重出世”，右联：“容似貂蝉又临凡”，两条对子正嵌住一个照得人凹鼻子凸眼的穿衣镜，上面横挂着四个字“千金一笑”。还有一两张帆布躲椅歪歪地睡在那里。

靠左右都有窗户，用个小红布幔遮着，左窗下有一个铁炉子，燃着就要熄灭的火。靠桌立一张煤球炉子，那煤就堆在方桌下面。在左边小门上悬一个镜框，嵌着“花翠喜”三个字，那大概是个屋子的姑娘的花名。

〔开幕时，翠喜立在左门口，背向观众，掀起门帘向外望。——

翠喜大约有三十岁左右，一个已经为人欺凌蹂躏到几乎完全麻木的动物。她并不好看，人有些胖，满脸涂着粉，一双眼皮晕晕地扑一层红胭脂，头发披在肩上，前额一块块地故意掐成的紫痕，排列整齐如一串花瓣，两个太阳穴，更红紫得吓人。她穿一件绛红色的棉袍，套上一件绒坎肩，棉鞋棉裤，黑缎带扎住腿。她右手里一只烟蒂头，时而吹一下灰放在口边，时而就用那手指搔弄自己的头发。

〔她仿佛在招呼谁，笑着，叫着。

〔外面的声音揉成一团嘈杂。

〔甲声：（尖锐地）橘子大香蕉啊！人果栗子啊！〔乙声：（有气无力地）唱话匣子！

〔丙声：（一个小姑娘，随着抑扬顿挫的丝弦）唱个小曲儿吧！

〔男女的笑声打骂声……

翠喜（向门外招手）明儿见，胖子！明儿见，张二爷！明儿见，陈二爷！

〔胖子和他的朋友的声音：（不清楚地）明儿见，翠喜。

翠喜（蓦地踮起脚，高起声音）胖子，大冷天，穿好衣裳，别冻着。〔胖子的声音：（仿佛他又走回来，拉着翠喜的手，亲亲热热而又嘻嘻哈哈地）我的喜儿，哎哟，你比我的媳妇还疼我，来，我的喜儿！（随着语气似乎把翠喜蓦地一拉）

翠喜（几乎倒在帘子外那胖子的怀里，扶着门框直立起来，推开那胖子的手，又笑又喘地）缺了德的，胖子，你放开手。你回

家找你媳妇吃“啫儿”去吧，少跟我起腻！〔胖子的一个朋友：（连连咂着嘴，故意地做出羡慕的声调）哟……哟……哟这两小口子看劲头儿吧。胖子，你看，娘儿们直跟你上劲，你住在这儿吧。

〔胖子的声音：（故意稀里糊涂地）嗯，我的喜儿，我不走了。翠喜（知道他们是拿她打趣。推着他们）去！去！去！别打哈哈。胖子，你明儿来“回头”，准来呀！两位二爷一起陪来玩呀！〔男人们含糊糊的声音；好，好，喜儿。

〔一个卖报的低哑的声音：看报，看晚报！看一家子喝鸦片烟的新闻，看报，看晚报，看小书记跳大河的新闻。

翠喜（望着卖报的，转过眼来才知道胖子一帮人已经快走出门外。忽然嚷起来）胖子，你明儿准来！你明儿要不来，你养出孩子可没有屁眼儿，你听见了没有？（笑着）

〔翠喜一扭身，扔下烟卷头，唾一口痰，走至左面方桌前，拿起胖子放下的角票，数一数，叹口气，又放在桌子上。

翠喜（在方桌旁的椅子上）妈，（语助词）一天不如一天，这事由简直混不下去了。（由桌上拾起一根烟头，点上。外面吆唤各种叫卖声，她回头向左面那间小屋子）小翠！小翠！

（她走到左门口，掀起帘子）小翠，你还不起来？你再不听说——（忽然）这死心眼的孩子，我没有那么大工夫理你。

〔进来一个小矮子，短打扮，提着水壶，厚嘴唇向上翻，两个大门牙支出来，说话有些关不住风，还有点结巴。他走到方桌面前，放下水壶，数数角票，翻着白眼望翠喜。

翠喜 你看嘛？

小顺子？

小顺子 这是那胖……胖……胖……胖子二爷给的？

翠喜 你嫌少？人家留着洋钱“治”（买）坟地呢。

小顺子 （摇摇头）都……都交柜么？

翠喜 不都交柜，掌班的印子钱一天就一块，你给？

小顺子 可你……你，……你吃嘛？

翠喜 还用着吃？天天喝西北风就饱了。（走到煤球炉子前烤火）

小顺子 （回转身子，仿佛不大肯说）你的老……老……老头子又……又……又来了。

翠喜 来了不也是白搭，打死我我也没有钱给他。我要是事由混的好，谁不愿意往家里捎个块儿八角，三块两块的？家里孩子大人，都喜欢！要他一趟一趟地来找我？（低头沉思，忽然）妈的，我刚在班子混事的时候，事由儿“多火棒”，一天二十几帮客，小顺子，连你不一天也从我的屋里拿个块儿八角的？哼，（摇摇头）不成了，人过时了。〔在窗下有一个唱

“奶头”的意思。——原注

这类妓院的术语。第一次“招呼”过的妓女的嫖客，一般要再来这个妓院，再挑她陪伴，名“回头”。

“什么”的意思。——原注

“热闹”的意思。——原注

数来宝的乞丐，打着“七块板”，右手是“五甩子”，左手甩起两块大竹板，（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用很轻快的声音唱起来。

〔乞丐：（咳一声）“嘿，紧板打，慢板量，眼前来到美人堂。美人堂前一副对，能人提笔写的详。上写白天推杯来换盏，天天晚上换新郎。（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一步两步连三步，多要卖茶少卖铺，黑脸的喝茶白脸的住；老板陪客也在行，又有瓜子又有糖，小白脸，小宝贝，搂在怀里上洋劲儿。”（用原来那样苍老的腔调）掌班的，老板们，可怜可怜我瞎子吧。

翠喜 去，去去。别在这门口吵秧子，没有钱！（把嘴上的烟蒂头扔到门外）去，赏你一个烟卷头抽。（看见乞丐拿起烟头）咦，你看年头改良啦，瞎子看见烟卷头就伸手啦。〔乞丐：（笑嘻嘻地）我一个眼儿瞎。回见，大老板。

小顺子 你爷……爷儿们要你带着孩子回家住。

翠喜 （啐一口痰）回家？这大冷天回家找冻死去？孩子搁在这儿死不了。你跟瘸子说我这儿有客，回头我就出去。瘸子在门口站着不是么？

小顺子 让他进来，他不进来，瘸子说：他，他……嫌寒伧。

翠喜 哼，自己养不起自己的娘儿们，活王八也当那么些年了，脸上还有什么挂不住的！

小顺子 （擦桌子）新搬来的那孩子呢？

翠喜 你说小翠？在屋里。

小顺子 （低声）我看一会儿黑三又要来。

翠喜 （叹一口气）你看吧！这一晚上她一个盘儿也没有卖，你看黑三来了，还不把她揍死。

〔由左面慢慢走出来小翠。

小东西 （与从前大不相同，狠了心，慢慢地，不哼一声地）揍死就揍死，反正是一条命。

翠喜 （惊异地）哟，小翠，怎么啦？

小顺子 小翠改……改……改了词了。不怕黑三了？

小东西 （擦擦眼泪）这三天我也受够了，怕有什么用！

〔小东西神气改了，她穿着蓝布夹衫，黑裤子，前三天的旧旗袍不知被人剥到哪儿去了。从前她脸上一团孩子气为一层严肃沉郁的神色遮盖着，她现在象一个成年的妇人。

小顺子 你这孩子也“格色”，放着生意不做，一天就懂得哭。

娘儿们不擦个粉，不抹个胭脂，你……你想，你怎么挂得上客？

〔小东西坐在方桌旁，低头摩弄自己的衣裾，不理他。

翠喜 （对小顺子）你别理她，这孩子天生“刺儿头”；你跟她说一百句，她是土地庙里泥胎，是个死哑巴。

“讨厌”、“胡闹”的意思。

“与人不同”的意思。——原注

“遇事刁难，不好好对付人”的意思。

〔小顺子提水壶由正左门下，半晌。〕

小东西 黑三就快来了吧？
翠喜 还怕他不来？我跟你说，你到这儿三天啦，一天也没挂上个客人，可哪一天黑三又让你好好地过啦？你别想你是从大旅馆搬来，看过好客人。到这儿来，就得说这儿的规矩，你今天一天又没有好生意，你看黑三那个狗杂种会饶过你？

小东西 罪也有受够的时候。
翠喜 受够？这个罪没个够。我跟你说，咱们姐妹不是什么亲的热的，东来西往的，你在老姐姐我的屋子搭住这三天也是咱们姐儿们的缘分。我不是跟你小妹妹吹，我从前在班子的时候也是数一数二的红唱手，白花花的千儿八百的洋钱也见过。可是人老珠黄不值钱，岁数大了点，熬不出来，落到这个地方，不耐烦受着有什么法子？我告诉你，亲妹子，你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你就不用打算再讲脸。妈那个×，四面叫人搂着三面，无论谁来，管他生的熟的，说拉铺就拉铺，就得把裤子拉下来，人家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叫他妈的哪儿讲脸去？

小东西 （又想哭）可……可是——
翠喜 可是什么？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到这儿来的，哪个不是色催的？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走，可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

（低头，似乎要落泪）

小东西 （拿出手帕，给她）你……你擦擦眼泪。
翠喜 我没有哭。（嘘出一口气）我好些年没有眼泪了。我跟你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是老了，早晚替家里大的小的累死了，用芦席一卷，往野地一埋就完事。你年轻，你还有的是指望。熬几年，看上个本分人，从了良，养个大小子就快活一辈子。你现在跟黑三用不着别扭，顺着他点，少受多少眼前的罪。咱们到这儿来，出不去，顶不济是死，还说到哪儿去？凭什么受这兔崽子一顿一顿的打？

咱们娘儿们“恼在心里，喜在脸上”，心里分就得了。他说得好听的，听着；说得不好听的，就给他一个“实棒槌灌米汤”，来个寸水不进，我算是满没有听提，这才能过日子。

小东西 我……我实在过不去了。
翠喜 这叫什么话，有什么过不去的。太阳今儿格西边落了，明儿格东边还是出来。没出息的人才嚷嚷过不去呢。妈的，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
〔卖报的声音：看报，看晚报，看看小书记跳大河的新闻。看报来，看小晚报，看看全家子喝鸦片烟的新闻。〕

小东西 你听！
〔卖报的声音：（渐远）看报，看看小书记跳大河的新闻。
翠喜 别听这个：“尽听螬蛄叫，别种庄稼了。”打扮打扮回头好见客。
〔左边小门传出小孩子哭醒了的声音。
小东西 你的孩子醒了。你进去喂喂他吧。
翠喜 嗯。
〔外面叫卖声，在门内小儿的哭声和翠喜唔唔地拍着孩子睡觉的声音。
〔小东西一声不响地坐在床上。
〔隔壁散出一个女人淫荡地随着四胡唱小曲的声。叫声小亲亲
〔唱了几句，忽然停住，男女欢笑声喧然。
〔小东西扑在床上抽咽起来。
小顺子 由正左门走进来，走到小东西面前。
小顺子 （望着小东西）我……我说，小翠，你这样…是自己……
小东西 （望了他一眼）……
小顺子 （叹了一口气）小翠，你……打算怎么样？
小东西 我，没有打算。
小顺子 （厚嘴唇翻上翻下地）你怎么这么个死心眼呢？这儿不是咱们庄稼地，卖点苦力就一样吃窝窝头过好日子。到了这个地方，你还有……有个什么讲究。你看，你看这三天叫……叫黑三打……打……打成什么样？
小东西 （忽然）为什么我爸爸就会叫铁桩子砸死呢？
小顺子 你爸爸活着，不也是臭屎壳郎，没有理；一个破砸夯的，他能怎么样？
小东西 （追思地）我也许不会苦到这一步。他比黑三有劲多了，又高又大，他要看见黑三把我下了窑子，他一拳就会把黑三打死。我爸爸是个规矩人。
小顺子 （往左右棱一棱眼）可是……这不是已就已就……他不是也死了。
小东西 （低沉地）嗯，他死了。我眼瞅着一个大铁桩子把他……把他砸死的。（忽然扑在床上）哦，爸爸！（抽咽起来）爸爸呀！
小顺子 你这孩子，你有叫爸爸的工夫，你为什么不想法挂个客？
小东西 （哭着）谁说我不想去挂……挂客？可我去见客，客……客们都……都……都嫌我小，嫌我小，挑不上我，我有什么法子？
〔小顺子坐方桌旁。在窗外有一个人敲着破碗片，按板很有韵味地唱《秦琼发配》“（流水）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听从头。一非是响马兵贼寇，二非是强盗把诚投。杨林他道我私通贼寇，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大老爷待我的恩情厚，舍不得衙门众班头，舍不得街坊四邻好朋友，实难舍老母白了头。儿是娘身一块肉，儿行千里母担忧。眼望着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尊一声公差把店投。”

〔那声音：（唱完重重地将碗片铿然一击，又恢复本有的凄凉的噪音）有钱的老爷们，可怜可怜吧。我是出门在外，困在这个地方了。大冷天的，赏个店钱吧，有钱的老爷们！

小东西 几点了？

小顺子 十二点多了。

小东西 快完事了吧？

小顺子 倒也该落灯了。可也说不定，客人也许这时候哄哄地来一大帮子。

小东西 （看了看小顺子叹一口气）熬吧，再熬一会就完了。

小顺子 （不懂）哼，不熬得客人都走了，你能睡觉？可也说不定，说不定一会来个住客，看上你，住这儿，你不就可以早点睡了么？

〔外面尖锐的声音：前边！请这边走，腾屋子。

小顺子 有客。（向里面）三姑娘，有客来了。（小顺子提着水壶走出去，翠喜由左屋出来）

翠喜 你一个坐着发愣干嘛？

小东西 没有什么。你孩子睡着了？

翠喜 睡着了。

〔外面尖锐的声音：见客啦！

翠喜 （对小东西）去吧，看看去吧。挂上一个好住客，你也省得今天再受罪。

小东西 （机械地立起来）去吧。

〔外面尖锐的声音：见客啦，前院后院的都出来呀！见客啦！

〔小东西被翠喜推出去。

〔外面尖锐的声音：（每一个花名都停顿一下）宝兰，金桂，翠玉，海棠，黛玉，……

〔铃声响。

〔另一个声音：让屋子，让屋子。二爷这边坐。请这边坐。

〔小顺子掀开帘子，让进来阿根和胡四。

胡四 穿着皮大衣，琵琶襟紫呢坎肩，高领碎花灰缎夹袍，花丝袜子，黑缎鞋，歪戴着西瓜帽，白衬衫袖子有寸来长甩在外边，风流潇洒地走进来。

阿根 也是兴高采烈的，油光满面，他穿一件旧羊皮袍子，里面看得见他的号衣底襟，猜到出他是很忙地抄上衣服就跑出旅馆来的。进门来，胡四四面望望，拿出手帕掩住鼻子。

阿根 怎么？

胡四 这屋子好大味。（一壁倚着桌角斜坐下去）

阿根 （用手在桌上一抹）瞧衣服。

胡四 （忙站起，掸大氅）他妈的，这缺德地方。

阿根 （油嘴滑舌地）四爷，我可把您送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得回旅馆去了。

胡四 （一把拉住他）不，不成。你得陪着我，你不能走。

阿根 我的爷爷，旅馆正忙，潘经理正请客，我得回去照应。

胡四 你不是托别的伙友照应了么？

阿 根 您叫我陪您到这儿来，这可是谁都不知道。回头叫顾八奶奶知道了，我可把话描在头里，这可是您一个人来的。

胡 四 我哪一次玩的时候连累过你？

阿 根 好，那我呆一会，一会我就回去。

胡 四 我一会儿也回去。

小顺子 （对阿根）二爷，您好久没来了。您招呼那五姑娘都挪了地方了。您另招呼个人吧。

阿 根 不，不是我，是四爷。（指胡）我们胡四爷要到这儿来开开眼，玩玩。

小顺子 那么，叫几个您看看？

胡 四 （非常在行地）嗯，见见，先叫几个来见见。

小顺子 是，四爷。（出去）见客来，见客啦。

阿 根 那么，您费半天的劲叫我陪您看看这小东西，到这儿您不要了。

胡 四 （翻翻白眼）为什么不？大爷花了钱，不多看几个不有点冤的慌，傻子，反正回头我们挑那孩子玩玩就得了。
〔小顺子撩开正右门的帘子，自己立在外边。〕

小顺子 （对着那些生物们）向里边站。（胡四和阿根立在门口向外看）
〔另一个声音：见客啦！前院后院都来见客啦，玉兰！
（便有个小生物在他们眼前晃晃）〕

胡 四 （吐舌头）老窝瓜啦。
〔另一个声音：（很快地接下去）翠玉！金桂！海棠！黛玉！
（随着名字一个个的小生物在门口晃一下，各种各样的笑声）〕

胡 四 （仿佛检查牲畜一般，随着每个生物的出进作各种姿态的评断）不好，简直地不好，这个不错，可惜瘦点！（向阿根丢眼色）好肥母猪！越看越不济！——这个名字倒不错，哼，可惜模样有点看不下去。（阿根也在随和着）
〔另一个声音：翠喜！〕

胡 四 （望见翠喜）劲头不小。
〔另一个声音：小翠。〕

阿 根 （低声对胡四）就是她，就是这孩子。
〔另一个声音：凤娥！小小！月卿！〕

小顺子 （对胡四）都齐了，四爷。有告假的，有病的，都齐了。

胡 四 （对小顺子）
翠喜，小翠，这是姐儿俩？

小顺子 嗯，都是一屋子的姐妹。

胡 四 招呼这姐儿俩！

小顺子 三姑娘，八姑娘。（翠喜和小东西进了门。
小顺子出去）

翠 喜 （非常老练地）侍候哪位？

胡 四 （指自己）我。

翠 喜 我这妹子呢？（指小东西）

胡 四 （指自己）也是我。

翠 喜 （笑嘻嘻地）这合适么？

阿 根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小东西认出××旅馆的阿根。〕

翠 喜 (对胡四) 二爷贵姓？

胡 四 胡，胡四。

翠 喜 (朝胡四)

胡 四 爷。(指阿根) 四爷，您引见引见。

胡 四 这是王八爷。

阿 根 王倒姓王，可还没有八。
〔小顺子提茶壶进。由口袋拿出一包瓜子，打开放在方桌上一个铁盘里。等一个伙计奉手巾。〕

翠 喜 (奉瓜子) 四爷，八爷，四爷您不宽宽大衣。

胡 四 不，我有点怕冷。(用手帕大掸床上的被单才坐下)

翠 喜 (向小东西) 你这么愣着干嘛，(对着胡四) 四爷，您得多包涵着点，这孩子是个“雏”，刚混事没有几天。

阿 根 (替胡四说) 没有说的。

胡 四 (拉着小东西的手) 我得瞧瞧你。这孩子倒是不错，难怪金八看上她啦。

阿 根 (指自己) 你认识我不认识我？

小东西 (低而慢地) 你磨成灰我也认识你。

阿 根 (高了兴) 喝，这小丫头在这儿三天，嘴头子就学这么硬了。

胡 四 (赏鉴) 这孩子真是头是头，脑是脑。穿几件好衣服，不用旁人，叫我胡四跟她出个衣服样子，我带她到马场俱乐部走走，这码头不出三天她准行开了。

阿 根 那赶子 好。可是您问她有这么大福气么？

胡 四 可是……(忽然对小东西) 是你把金八爷打了么？
〔小东西狠狠地向阿根身上投一眼，又低下头，一语不发。〕

翠 喜 四爷跟你说话啦，傻丫头。
〔小东西石头似地站在那儿。〕

阿 根 瞧瞧，这块木头。

胡 四 (点着烟卷) 奇怪，这么一点小东西怎么敢把金八打了？

阿 根 要不庄稼人一辈子没出息呢？天生的那么一股子邪行劲儿。你想，金八爷看上她，这不是运气来了？吃，喝，玩，穿，乐，哪一样不是要什么有什么。他妈的，(回过头对小东西) 这孩子偏偏一心要守着黄花闺女，贵贱她算是不卖了。(指着小东西) 可你爸爸是银行大经理？还是开个大金矿？大洋钱来了，她向外推，你说(对翠喜) 这不是庄稼人的邪行劲儿？

翠 喜 咳，“是儿不死，是财不散”。这都是罡着，该她没有那份财喜。

阿 根 (对小东西越看越有气) 妈的，这一下子玩完了，这码头你以后还想呆得住？他妈的，我要有这么一个女儿，她也跟我装这份儿蒜，把这么一个活财神爷都打走了，我就 Kay 了她，宰了她，活吃了她。(指指小东西) 真他妈的“点煤油的副

路”（非常得意地说出这句洋文）

胡 四 阿根，你这是干什么？

阿 根 我……笑我这是越说越有气，替这混孩子别扭得慌。

小东西 （走到那一头对阿根）你到这边来。

阿 根 怎么啦？（望望胡四，丢个眼色，自得地走过去）你说什么？

小东西 （硬冷地）那天在旅馆里，你把我骗出来。

阿 根 怎么？

小东西 现在黑三死看着我，我一辈子回不去啦。

阿 根 人家旅馆陈小姐也没有要你回去呀。

小东西 （浑身发抖）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你把我又扔在黑三手里。

阿 根 小东西，妈的，我们送你到这儿来，跟你找婆家，你他妈的还不知情。还埋怨人？

翠 喜 （对小东西）你这孩子又犯了病了？

小东西 （不理她）我，我恨死你。

胡 四 （走到小东西面前，故意打趣）别恨啦，疼还疼不过来呢。
〔又拉小东西的手，叫她坐在他的膝上。〕

小东西 （甩开胡四的手跑到阿根面前）我要……（连着打他两个嘴巴，揪着阿根拚命）

阿 根 这东西。（阿根想法脱开她的手）

翠 喜 （拉着小东西）你发疯了。
〔小顺子进来。〕

小顺子 怎么啦？
〔正在开门，黑三——翻穿皮袍，满面胡髭，凶恶的眼睛——进。〕

翠 喜 （对小东西）

黑 三 来了！

小东西 （立刻放下手，老鼠见了猫，她仿佛瘫在那里）啊！

黑 三 （狞笑，很客气地向小东西招手）过来！
〔小东西望着房里每个人的脸，不敢走到黑三面前。寂静。〕

阿 根 去吧！孩子！（把小东西一推）

黑 三 （更和气地）过来呀！
〔小东西慢慢走过去。〕

黑 三 （一把抓住小东西的小手，对胡四）您受惊。四爷！这孩子有点不大懂规矩。（对翠喜）三姑娘，你先好好陪陪四爷，跟他老人家多多上点劲。八兄弟，今天可委屈你了。
（小东西出来）
〔狼咬着小鸡子似地黑三把小东西拉出房门。门一关上就听见：
〔黑三的声音：（狠狠地）妈的！（在小东西脸上一巴掌）妈的！（又一巴掌，小东西倒吸口气迎着他的粗重的手，“啊！”“啊！”叫出来。以后听不见什么只有——）
〔黑三的声音：（对小东西）到那屋去！走！走！〕

〔外面仿佛小东西又哭又不敢哭地跟着他走。〕

翠喜 这是怎么说的？这孩子的脾气也是太“格色”，八爷，您刚才没有撞破哪儿？这真怪过意不去的。

阿根 没有说的，没有说的。

小顺子 （笑）可不是，孩子小，小孩子脾气，二位多包涵着点。

胡四 去你的，谁问你啦？

小顺子 是，没问我，就算我没说。（搭讪着出去）

胡四 阿根，怎么样？刚才那两下痛不痛？

阿根 没什么！这孩子连金八爷都劈啪两耳刮子，我王八爷挨这两下子打，算什么委屈。

〔外面铃声。〕

〔外面的声音：让屋子，来客啦。〕

胡四 人就是那么一回子事，活着不玩玩就是个大混蛋，挨两下子打算个什么？

阿根 走吧，四爷。我看您也该回旅馆了。

翠喜 谁说的？（对阿根）去！去！去！你看你这个忙劲儿。

阿根 挨了打，还在这儿死赖皮做什么？

翠喜 八爷，混事由的，都不易，得原谅着点，就原谅着点。

〔小顺子进屋。〕

小顺子 二爷，迁就迁就，拉拉帐子。

〔他把左边方桌的东西移到右边，将中间的帐子拉起，于是一间屋子隔成两间。〕

小顺子 走到左边打开门，让进来方达生。

方达生 穿一件毛蓝布大褂，很疲乏地走进。

小顺子 （对方达生）二爷，请您这边落落。

方达生 嗯。

小顺子 您有熟人提一声。

〔达四面望望，忍不住，用手帕掩住鼻子摇头。〕

小顺子 （不信地）二爷，有熟人提一声吧。

方达生 没，没有。（咳嗽）

小顺子 这屋子冷点，二爷！

〔同时：在屋子的右边，胡四把翠喜拉在一旁。〕

胡四 （低头）我跟你说一句话。

翠喜 （笑着）干嘛呀！

胡四 （拉住她的手）你过来呢！（低语）

翠喜 （格格地笑）去你的吧。

胡四 真的？（又低语）

翠喜 （拧了胡四一把，胡四哎哟叫一声）看你馋不馋？

胡四 （对翠喜挤眼）馋！（又低语）

翠喜 （故作怒状）去你的！喜欢浪，坐飞艇去。

胡四 怎么？

翠喜 美得你好上天哪！

〔胡四大笑，又拧了翠喜一下，翠喜叫一声，两个人对笑起来。这时阿根渐渐注意到左面的客人。〕

〔在左面呢，戏还同时继续着的。达生傻傻地立在那里，很窘迫的样子。最后——

小顺子 我跟您叫来见见。

方达生 我走了好些家了。

小顺子 （搭讪着）二爷，闲着没事多逛逛。

方达生 （自语的样子）我没有找着。

小顺子 您是——

方达生 我要找一个人。

小顺子 （莫名其妙）找人？

方达生 嗯，一个刚到这一带来不久的姑娘。

小顺子 这一带百十来家娼户……可您说出个名儿。

方达生 （为难）她，她叫，呃，呃，——这个，她没有名字。

小顺子 那可就难了。那么，多大岁数？

方达生 十五六岁。

小顺子 那倒有几个，我叫几个给你瞅瞅。

〔同时在右面，阿根偷偷拉开缝由布幔帐向左一望，忽然阿根（低声）四爷，四爷！方，方先生来了。

胡 四 （离开那女人）谁？

阿 根 方达生。

胡 四 什么？（他跑去偷看）可不是小疯子？小疯子也会跑到这儿来啦！

〔阿根忽然由右正门跑出去。

胡 四 便立在幔帐右边偷看，翠喜走到胡四面前，仿佛问他那是谁……一些事，但他只笑着摇摇手，好奇地在那里等待左面的人说话。

翠 喜 看见不得要领，便废然地走到镜台旁，点起一支烟，踱到正右门，斜倚着门框闲着。

〔在左边，外面是黑三的声音叫：“小顺子！小顺子！”

小顺子 （答声，向达生）二爷，我跟您找找去。

方达生 嗯。（很疲倦地坐在方桌旁）

〔一会儿，小顺子回来。

小顺子 二爷，这儿大概没有您找的人。

方达生 我没有看见，你怎么说没有？

小顺子 要不，我叫几个岁数相仿的您瞧瞧，好不好？

方达生 你去吧。

〔小顺子又出去，半晌。

〔这时在右边，由正右门又传进一个乞丐的声音，打着牛膝骨（有铃）唱数来宝。

〔乞丐：（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喂，毛竹打，响连声，看见头子站在门口拉走铃。拉上走铃更不错，未曾来人好见客：有翠喜，和小翠，和玉兰，各的个的个赛貂蝉，拉一个铺开一个盘，拉铺还是一块钱？”（又恢复原来的苍老的声调）有钱的老爷们，老板们，赏一个子，凑个店钱吧。

翠 喜 （立在门口）讨厌，又是你。

〔乞丐：老板，可怜可怜吧，您行好，明天就从良，养个胖小翠喜去你的，今天晚上就冻死你兔崽子。

〔在左面，黑三进来了。

黑 三 二爷！找着两个，您瞅瞅。（揪起门帘，达生立起向外望）
对不对？

方达生 （看了一时）不对，不是她们，这个小孩岁数不大，圆圆的脸，大眼睛，说话愣里愣气的。

黑 三 哦，您是说刚来不几天哪个？

方达生 对了，不几天，才三天。

黑 三 （手势）这么高，这么瘦，圆脸盘，大脚板鸭子，小圆眼，剪发。

方达生 对了，对了。

黑 三 我跟您找找去，您候候。

〔黑三出去。

〔在右边，继续着：

〔乞丐：（打着牛胯骨：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
“毛竹打，更不离儿，老板本是个大美人儿！曲青头发大辫子儿，尖尖下颏红嘴唇儿，未曾说话爱死人儿。（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毛竹打，更不错，老板身穿华丝葛，人才好，穿的阔，未曾说话抿嘴乐，哪天都有回头客！”——老板，可怜一个大吧。

翠 喜 （故意地）我还是不给你！

〔乞丐：（嬉皮笑脸地）您不给，我还唱。

翠 喜 唱吧，谁拦你啦？

〔乞丐：（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提哒）……

〔在左边屋子：门开了，进来一个卖报的，单裤子，上面穿一件破棉袄，一脸胡子，规规矩矩地抽出一份报，放在书桌上，打手势要钱，行外国礼，立正，打恭，口里“呀呀”地叫着。

方达生 我，我没有零钱。

〔哑巴卖报的指指报里的文章，用手势告诉那里面有最新鲜的新闻，于是他用一种另外语音指手画脚地道出一个书记怎么没有饭吃，走头无路，只得买鸦片烟，把一家的小孩子自己亲手毒死。小孩子不肯吃，怎样买红糖搅在一起，逼小孩子喝下去。全家都死了，但是鸦片烟没有了，他自己就跑出去跳大河，但是不幸被警察捉住，把他带到局子里去，说他有罪，谋杀直系亲属罪，不知是死是活。同时方达生——

方达生 我看过，我看过。（但是哑巴把报塞在他手里，他只好拿起看，望着他做手势）你说一个书记……哦，你说没有饭吃，（哑巴点头）什么？哦，你说他家里还有一大堆孩子，（哑巴点头）什么？什么？（不明白，哑巴指报，叫他看他所指的字）哦，这个书记“失业”了。（哑巴点头）哦……哦，（一面看报，一面读他的手势）他就买了鸦片烟……嗯，小孩子不肯喝，……什么？（看看报）哦，他掺进红糖把鸦片烟灌给他们吃了。（叹了一口气）嗯，孩子都死了。……哦，鸦片烟

没有了。……(哑巴点头)哦 ,他自己就跑出跳大河。什么……

(看报)哦 ,正在跳河的时候 ,就叫警察抓住了 , (忙着看完报 ,对哑巴)你不要讲了 ,我已经读完了 ,警察把他带到局了里 ,说他有罪 ,有谋杀直系亲属罪 ,要把他监禁起来。

哑巴 (大点头 ,伸出手)啊……呵……

方达生 (喃喃地)大丰的书记 ,潘经理的书记 ,——这太不公平了。
(起来)

哑巴 (伸手要钱)啊……啊……

〔达生给他一张角票 ,不让他找 ,哑巴又作揖 ,又行礼 ,他千恩万谢地走出去。〕

方达生 (拿起报读 ,扔在桌上 ,靠在椅背 ,望着天 ,叹出一口闷气)
啊 !

〔在右边 :

胡 四 (一个独语)小疯子的精神病真不轻。

〔乞丐 : (还是提提哒 ,提提哒 ,提提哒提哒提哒)“喂 ,好话说了老半天 ,还是老板不给咱。别瞧要饭低了头。要饭不在下九流 ,将门底子佛门后 ,圣人门口把你求。念过诗书开过讲 ,懂得三纲并五常 ,念过书 ,识过字儿 ,懂得仁义礼智信儿。”——怎么着 ,老板。还不赏一个大么 ?

翠 喜 大冷天 ,挺难的 ,有钱也不给你 !

〔乞丐 : (接得快)“要说难 ,尽说难 ,你难我难不一般。老板难的事由儿小 ,我难没有路盘缠 ,傻子要有二百钱 ,不在这儿告艰难。” (提提哒 ,提提哒 ,提提哒提哒提哒)

喂 ,——

胡 四 去 ,去 ,去 ! (扔出一个铜元)少在这儿麻烦。

〔乞丐 : 费心 ,老爷。 (脚步声 ,又在旁处打着牛胯骨 ,唱起来)

〔阿根走进来。

胡 四 (指左边)怎么样啦 ?

阿 根 (狞笑)您看哪。 (二人立帐幔旁偷看)

〔在左边 :

黑 三 同小顺子走进来。

黑 三 您看 ,二爷 ,这一定就是您的相好的。

方达生 (到门口看 ,大失所望)不 ,不是 ,不是她。

小顺子 可您总得说出个名字啊。

方达生 (突然)你们这儿有个叫小东西的有么 ?

小顺子 小东西 ?

方达生 嗯。

小顺子 没有。

黑 三 (狞笑)这名字就“格色”。

方达生 (拿起帽子)对不起 ,打搅你们了。 (低头正要出门)

黑 三 (拦住他的去路伸出手)——

方达生 你这是干什么 ?

黑 三 您叫我们跑了半天 ,您不赏点嘛么 !

方达生 （惊愣）这也要钱？
黑 三 您瞅瞅来的是什么地方，我们是喝西北风长大的？
方达生 （看看他那亡命的样子，可怜地笑笑，拿出钱来）你拿去吧！
小顺子 （忙着伸手）谢谢。
黑 三 （打开小顺子的手）您这是打哈哈，您是给要饭的？
〔左面小屋内孩子哭起来，翠喜拉开中间的幔帐，走到左面，她看见达生，停下来眼盯着他。达生厌恶地回过头去，咳嗽起来，一只手掩住鼻子，一只手扔在桌上一些钱，他立刻跑出去。〕
〔翠喜莫明其妙地跑进左面的小屋子，又唔唔地哄着小孩睡觉。〕
〔黑三魔鬼般地大笑起来。〕
〔小顺子拉开幔帐。〕
黑 三 四爷！您先歇着，我给您叫小翠来陪您。
阿根不用啦，黑三，我们该走啦。
胡 四 我们待的时候不少了。
黑 三 别截，您先玩会儿。
〔忙走出去，叫：小翠！〕
阿 根 快回去吧，您这身新衣服也该在八奶奶面前显派显派。
胡 四 （又想起他的“第一美男子”的浑号，很高兴地）你说，这身衣服我穿着不错吧？
阿 根 “赶子”，我看您这身比哪一身都好。
胡 四 （不自主地又开始搔首弄姿，掸掸衣服，自满地）我看也不大离。
〔黑三进，后随小东西。〕
黑 三 好好地侍候四爷一会。四爷好多照应你。叫声四爷。
小东西 （一字一抽噎）四……四……四爷。
黑 三 跟王八爷赔个罪。
小东西 （望着阿根）——
黑 三 说，说，下次不敢了，王八爷。
小东西 （一字一抽噎地）下……下……下次不敢。王……王……王八爷。
阿 根 没有说的。没有说的。
黑 三 （得意扬扬）跟四爷倒杯茶，求八爷明儿陪着四爷来回头来。
胡 四 明儿见。（起身）得了，别客气啦，没有什么说的。
〔翠喜由屋内出来。〕
翠 喜 谁说走？谁也不许走，四爷，您刚才怎么说的？（耳语）
胡 四 （频频点头）对，对，——（坏笑）可我实在有事。今儿个不成，明儿见。
阿 根 明儿见吧！
黑 三 别，小孩子也得学点规矩。这是碰着四爷，好说话的，好，要碰着个刺儿头，这不连窑子都砸了。
翠 喜 （拉着胡四）那明日你一定来？（胡四嘻嘻哈哈地点头）

〔这时小东西已斟好茶，正向胡四送过去。

- 阿 根 (开玩笑)小心点，别烫着手，小姐。
小东西 (低头，走到胡四面前，眼泪汪汪地)
阿 根 四爷，你瞧，小翠跟你飞眼呢。(小东西气得回首向阿根望一眼)
胡 四 (高兴)是么？(想拧小东西的脸蛋)
小东西 看上了我么？
小东西 (蓦地回过头来，没想到胡四这样近靠着她，茶碗碰着胡四的手，茶水溅湿他的衣服)啊！
胡 四 你看！
黑 三 (大吼)妈的，你看你！
小东西 (吓破了胆，失手，一碗茶整个地倒在胡四的新衣服上)啊！
胡 四 (急青了脸)这个不是人做的孩子！(连忙用手帕揩)
黑 三 (跳到小东西面前，举手就要打)你他妈的——(小东西躲在翠喜背后)
翠 喜 (拦住黑三)你先别打！
阿 根 (也拦住黑三)
黑三，先别急，人家衣服要紧。
黑 三 (忙)
小顺子 ，赶快拿手巾来。
〔小顺子拿手巾跳进。大家一起擦衣服。只有小东西吓得立在一旁。
胡 四 (恼怒)去，去，去，别擦了！(将衣服拿在灯下看看)哼，这一身新衣服算毁了。妈的。(对阿根)走！走！走！(忽然跑到小东西面前)你这贱骨头，我——(仿佛就要动手，小东西后退，他一扭身)死货！(忽然从袋里，取出一束钞票，对小东西)你瞧见这个么？大爷有的是洋钱。可就凭你这孩子，(向黑三)一个子也不值！(对小顺子)把这个拿给三姑娘盘子！(一张钞票给小顺子)这个给外边。
(又一张钞票)
小顺子 谢谢。
胡 四 (点点头)走！(对阿根)回旅馆。(扬长走出。
阿 根 后面跟着，小顺子也随出去)
翠 喜 (送到门外)明儿来呀，四爷！明儿来呀！(忙回屋内)
黑 三 (野兽似地盯着小东西，低低地)过来。你跟我到这屋子来！
(指左面小屋)
小东西 (走了一半，两腿无力，扑腾跪下)
黑 三 (走到小东西面前，拉她)走！
翠 喜 (抱住小东西)
黑三，你别打她！(哀求)这不怨她，你别打她！(黑三在方桌下面，抽出一条鞭子)
黑 三 你别管！
翠 喜 黑三，这孩子再挨不得打了。
黑 三 (一手推倒她)你他妈的，去你个妹子的吧。(翠喜叫一声，

摸着她受了伤的手)走!(拉着小东西进屋)

〔进去,黑三把门关上。

翠喜 (忽然想起自己的孩子,跑到左小门前,敲门)开门,黑三,我的孩子在里面。开门,开门。

〔里面不应。

黑三 诅咒着,鞭子抽在小东西的身上,小东西仿佛咬紧了牙挨着一下一下的鞭打。

翠喜 (慌乱,乱打着门)开门,开门!你要吓着我的孩子。我的儿!(孩子开始哭起来)

翠喜 (不顾一切地喊着)开门,开门,黑三,我的宝贝,你别怕!妈就来!

〔小东西忍不住痛开始嚎叫,外面有许多人看热闹,小顺子跑进来。

翠喜 (疯狂的样子)你开门!(乱打着门)你开门!

黑三 !你再不开。我就要喊巡警了。

小顺子 黑三,外边有人找你。

〔黑三开了门提着鞭子出来,一脸的汗。

黑三 (回头向左小门)这次先便宜你小杂种。

〔翠喜立刻跑进房里,屋里一片喘声和抽噎声。

黑三 (向小顺子)谁,谁来找我?

小顺子 旅馆来的人。

〔外边有小铃声,半晌。

黑三 干么?

小顺子 说金八爷有事找您。

〔另一个声音:见住客!没有住客的见住客!

黑三 走!(向左旁小门)你出来!出来!

〔小东西很艰难地走出来。

黑三 (用鞭子指)这一次先饶了你,外面有住客,你去见客去。他妈的,你今天晚上要是再没有客,你明日早上甭见我。听见了没有?

小东西 (抽咽着)嗯。

黑三 去!把眼泪擦擦,见客去。

〔小东西低头出了门。

黑三 小顺子,我去了。明儿见。

小顺子 您走吧,明儿见。

〔黑三走出去。

小顺子 三姑娘,出来吧,瘸子可等急了。你快出去见见他吧。

翠喜 (由左小门走出)唉!这是什么日子!

〔翠喜和小顺子一同出门,屋内无人。

〔外面伙计的声音:落灯啦!落灯啦!

〔外面叫卖的声音:(寂寞地)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木梆一声一声地响过去。

〔另一个声音:(低声地叫出花名,因为客人们都睡了)宝兰,翠玉,海棠,小翠。

〔小顺子进来把灯熄灭，由抽屉拿出洋烛头点上，屋子暗上来。

〔小顺子正要出去，小东西缓缓地走进来。

〔隔壁和对面有低低的男女笑语声。

小顺子 怎么样，挂上了么？

小东西 （摇头）没有。

小顺子 怎么？

小东西 （抽噎）那个人嫌我太小。

小顺子 （叹了一口气）那你一个人先睡吧。

小东西 嗯。

小顺子 （安慰她）去他的！明天是明天的，先别想它。

〔老远翠喜哭着嚷着。

〔翠喜 的声音：你打吧！你打吧！你今天要不打死我，你不是你爸爸做（读为揍）的。

小东西 （立起来）这是谁？

小顺子 三姑娘——

翠喜。她男人打她呢。（由窗户望外看）可怜！这个人也是苦命，丈夫娶了她就得了脏病，瘸了，儿子两个生下来就瞎了眼，还有个老婆婆，瘫在床上，就靠着这儿弄来几个钱养一大家子人。

小东西 （又坐在那里发呆）嗯，嗯，嗯。

小顺子 她来了，（往外叫）三姑娘。

〔翠喜哭哭啼啼地走进门。

小顺子 怎么啦？

翠喜 （自言自语）妈的，我跟你回去！今天我就跟你回去！回去咱们就散，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叨叨地进了左小门）

小顺子 （望她进门）唉。

〔翠喜抱着孩子由左小门走进来。

小东西 孩子睡着了？

翠喜 （抽噎地）嗯，妹……妹……妹子，（一字一噎地）刚才，刚才，那个住客……你，……你，你挂上了么？

小东西 （低头）——

小顺子 （摇头）没有。

翠喜 怎……怎么？

小顺子 又是那句话，还是嫌她人小。

翠喜 （一手摸着小东西的脸）苦……苦命的孩子。也……也好，你今天一个人在我这个床睡吧。省得我在这儿挤……半……半……半夜里冷，多……多……多盖着点被。

别……别冻着。明天再说明天的……你……你……你自己先别病了。……落在这个地方，……病……病，……病了更没有人疼，……疼，……疼了。

这里是“被嫖客挑上”的意思。

此处作“亲生的”讲。

小东西 （忍不住，忽然抱着翠喜大哭起来）我……我的……
翠喜 （也忍不住抱着她）妹……妹子，你，……你别哭。我……
我走了。我明天……一大清早，我……我就来看你。

小东西 嗯。

翠喜 我……我走了。

小东西 你走吧。

小顺子 你睡吧。

小东西 嗯。

〔翠喜和小顺子同下。〕

〔外面一个人：落灯啦！落灯啦！〕

〔木梆声，舞台更暗。〕

〔外面叫卖声：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小东西忽然立起，很沉静地走进左面小屋内。〕

〔屋内无人。〕

〔对面屋子里男女笑声。〕

〔女人声：去，去，去，——七十多里地多的是小媳妇，你找我干嘛？〕

〔男人含糊的声音：——我……〕

〔女人声：去，去，去，（笑）头上磨下的，好意思的么？〕

〔男人含糊的声音：……〕

〔小东西由左屋鞮着鞋出来，手里拿着一根麻绳，她仿佛瞧见什么似地在方桌前睁着大眼，点点头。她失了魂一般走到两个门的前面，一一关好，锁上。她抖擞起来，鼓起勇气到了左边小门停住。她移一把椅子，站在上面，将麻绳拴在门框上，成一个小套。又走下来。呆呆地走，……走，走了两步。忽然她停住。〕

小东西 （低声，咽出两个字）唉，爸爸！

〔她向那麻绳套跪下，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立起。叹了一口气，爬上椅子，将头颈伸进套里，把椅子踢倒——那样小，那样柔弱一个可怜的，小生命便悬在那门框下面。〕

〔外面叫卖声：硬面饽饽！硬面饽饽！〔同时外面听见木梆声之外有：〕

〔一个男人淫荡地唱：（曲调见前）“叫声小亲亲，眼瞅着到五更，五更打过哥哥就起身。亲人啊，小妹妹舍不得呀，一夜呀夫妻呀百日的恩。”〕

〔一个女人隐泣的声音：（如在远处）呜……呜……〔小东西挂在那里，烛影晃晃照着她的脚，鞮着的鞋悄然落下一只，屋里没有一个人。〕

〔舞台渐暗。〕

——幕落——

第四幕

与第三幕在同一个夜晚。

半夜后，大约有四点钟的光景，在××大旅馆那间华丽的休息室内。

屋内帘幕都深深垂下来，在强烈的灯光下，那些奇形怪状的陈设刺激人的眼发昏。满屋笼漫着浓厚的烟氲和恶劣的香粉气，酒瓶歪在地上，和金子一般贵重的流质任意地倒湿了地毯，染黄了沙发的丝绒，流满了大理石的茶几。在中间，一张小沙发的脚下，香槟酒杯的碎玻璃堆在那里。墙上的银耀耀的钟正指着四时许。

左面的屋子里面还是稀哩哗啦地打着牌，有时静下来，只听见一两下清脆的牌声，有时说话的，笑的，骂的，叫的，愤愤然击着牌桌的，冷笑的……和洗牌的声音搅成一片。

〔开幕时，露露一个人站在窗前，背向观众，正撩开帷幕向下望。她穿着黑丝绒的旗袍，周围沿镶洒满小黑点的深黄花边，态度严肃，通身都是黑色。

〔她独自立在窗前，屋内没有一丝动静。

〔半晌。

〔左面的门大开，立刻传出人们打牌喧笑的声音。〔里面的男女声音：露露！露露！

〔露露没有理他们，还是那样孤独着。〔乔治的声音：露露！露露！（他的背影露出来，臂膊靠着门钮，对里面的人们说话）不，不，我就来。（自负地）你看我叫她，我来！

〔乔治走出来，穿着最讲究的西服，然而领带散着，背心的钮子没有扣好。他一手抓住香槟酒瓶，一手是酒杯，兴高采烈地向露露走过来。

张乔治 （一步三摇地走近露露，灵感忽然附了体）哦，我的小露露。（看上看下，指手画脚，仿佛吟诗一样）So Beautiful! So charming! and some lancholic!（于是翻江倒海，更来得凶猛）So beautifully bewitching! and so bewitchingly beautiful!

陈露露 （依然看着窗外，不动，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嗯，你说的是什么？

张乔治（走到她又一边）我说你真美。你今天晚上简直是美！（摇头摆尾，闭起眼说）美！美极了！你真会穿衣服，你穿得这么忧郁，穿得这么诱惑！并且你真会用香水，闻起来（用他的敏锐的鼻子连连嗅着，赞美地由鼻孔冲出一声长长的由高而低的“嗯”！）这么清淡，而又这么幽远！（活灵活现演作他的戏；感动地长长吐出一口气）

啊！我一闻着那香水的香味，Oh no，你的美丽的身体所发出的那种清香，就叫我想当初我在巴黎的时候，（飘飘然神往）哦，那巴黎的夜晚！那夜晚的巴黎！（又赞美地由鼻孔冲出那一声“嗯”！）嗯！Simply beautiful!

陈露露 （依然没有回头）你喝醉了吧。

张乔治 喝醉了？今天我太高兴了！你刚才瞧见刘小姐么？她说她要嫁

给我，她一定要嫁给我，可是我跟她说了：（趾高气扬的样子）我说：“你！（藐视）你要嫁给我！你居然想嫁给我！你？”她低着头，挺可怜的样子，说：（哭声）“Geor-gy！只要你愿意，我这方面总是没有问题的。”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掉下来。可是（拉一下露露，但她并没有转过身来）你看我，我就这么看着她。（斜着眼睛昂着头向下望）我说：“你？你居然想嫁给 George Chang！Pah！”（又是他的一甩手）这世界上只有陈露露才配嫁给 George Chang 呢！”（他等露露的笑，但是——）咦，露露，你为什么笑笑？

陈露露 （态度依然）这有什么可笑的？（低沉地）你还有酒么？

张乔治 （奇怪）你还想喝？

陈露露 嗯。

张乔治 你看我多么会伺候你，这儿早就预备好了。（他倒酒的时候，由右屋听见顾八奶奶叫露露的声音。他把酒倒好，递给露露，她一口灌下，看也不看就把酒杯交给乔治）
〔顾八奶奶由右门出，她穿戴仍然鲜艳夺目，气势汹汹地走进来。〕

顾八奶奶 （在门口）露露，究竟你的安眠药在哪里？（忽然看见乔治）哟！博士，原来是你们俩偷偷地躲在这屋子说话呢。

张乔治 两个人？那我大概是喝醉了。

顾八奶奶 怎么？

张乔治 奇怪，我怎么刚才只觉得我是一个人在这屋子发疯呢？

顾八奶奶 得了，我不懂你这一套博士话。露露，快点，你的安眠药在哪儿？

陈露露 在我床边那个小柜子里。

张乔治 怎么啦，八奶奶？

顾八奶奶 （摸心）我心痛，我难过。

张乔治 又为什么？

顾八奶奶 还不是那个没良心的东西气的我。我这个人顶娇嫩了，你看这一气，三天我也睡不着。我非得拿点安眠药回家吃不可。得了，你们两个好好谈话吧。（翻身就要进门）

张乔治 别，别走。你先坐一坐跟我们谈谈。

顾八奶奶 不，不，不，我心痛得厉害，我先得吃点杜大夫的药。

张乔治 你看，你在这里吃不不一样？

顾八奶奶 可是你听听我的心，又是扑腾腾扑腾腾的，（捧着自己的心，痛苦的样子）哟！我得进去躺躺。
〔忽然右门大开，又传进种种喧笑声。〕

〔刘小姐的声音：Georgy——〕

顾八奶奶 （望着立在右门口的刘小姐。眉开眼笑地）刘小姐，你还没有走，还在打着牌么？（对乔治）好啦，刘小姐来了，你们三个人玩吧。

〔顾八奶奶由左门下。〕

〔刘小姐：Georgy！〕

张乔治（以手抵唇）嘘！（指露露，做势叫刘小姐进来，来一同谈谈。不过——）

〔刘小姐的声音：（严厉地）Georgy！！张乔治（做势叫她不要喊，仿佛说露露大概心里不知为什么不痛快，并且象是一个人在流眼泪，劝她还是进来一起玩玩。

但是——）

〔刘小姐的声音：（毫不是他所说的那副可怜的样子）我不进去，我偏不进去。

张乔治（耸耸肩表示没有办法，却还在做势劝她进来。然而〔刘小姐的声音：（更严厉地）Georgy！！你进来不进来！你不来！

张乔治（大概门里面的人下了很严重的哀的美顿书，里面不知做些什么表示，但是他已经诚惶诚恐地——）No, please don't! I'm coming! 我来，我来，我就来。〔乔治慌慌张张地笑着走进右门。

〔刘小姐的声音：（很低而急促的声音）我要走了，你一个人在这儿，少跟她们胡扯，听见了没有？

〔乔治的声音：可我没有怎么跟谁胡扯呀。

〔半晌。

〔露露缓缓回过身来。神色是忧伤的，酒喝多了。晕红泛满了脸。不自主地她的头倒在深蓝色的幕帷里，她轻轻捶着胸，然而捶了两下，仿佛绝了望似地把手又甩下来。〔静静地泪珠由眼边流出来，她取出手帕，却又不肯擦掉，只呆呆地凝视自己的手帕。

陈露露（深长而低微叹一口气）嗯！（她仰起头，泪水由眼角流下来，她把手帕铺在眼上）

〔外面敲门声。

陈露露（把手帕忙取下来擦擦眼睛）谁？

〔阿根声：我，小姐。

陈露露 进来。

〔阿根进。他早已回到旅馆，现在又穿起他的号衣施施地走进来。

阿 根 小姐。

陈露露 你来干什么？

阿 根 （看见露露哭了）哦，您没有叫我？

陈露露 没有。

阿 根 哦，是，是……（望着露露）小姐，您今天晚上喝多了。

陈露露 嗯，我今天想喝酒。

阿 根 （四面望望）方先生不在这儿？

陈露露 他还没有回来。有事么？

阿 根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刚才又来了一个电报。是给方先生的。

陈露露 跟早上打来的是一个地方么？

阿 根 嗯。
陈露露 在哪儿？
阿 根 （由口袋取出来）您要么？
陈露露 回头我自己交给他吧。（阿根把电报交给露露）反正还早。
阿 根 （看看自己的手表）早？已经四点来钟了？
陈露露 （失神地）那些人们没有走。
阿 根 （望左面的房门）客人们在这儿又是吃，又是喝，有的是玩的，谁肯走？
陈露露 （悲戚地点头）哦，我这儿是他们玩的地方。
阿 根 （不懂）怎么？
陈露露 可是他们玩够了呢？
阿 根 呃！……呃！……自然是回家去。各人有各人的家，谁还能一辈子住旅馆？
陈露露 那他们为什么不走？
阿 根 小姐，您说……呃……那自然是因为他们没有玩够。
陈露露 （还是不动声色地）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玩够？
阿 根 （莫名其妙，不得已地笑）那……那……那他们是没有玩够末，没有玩够末。
陈露露 （忽然走到阿根面前进发）我问你，他们为什么没有玩够！（高声）他们为什么不玩够？（更高声）他们为什么不玩够了走，回自己的家里去。滚！滚！滚！（愤怒）他们为什么不——（忽然她觉出自己失了常态，她被自己吓住了，说不完，便断在那里，低下头）
〔阿根望望露露的脸，仿佛很了解的样子。他倒了一杯白水端到露露面前。〕
阿 根 小姐。
陈露露 （看看他手里的杯子）干什么？
阿 根 您大概是真喝多了。
陈露露 （接下杯子）不，不。（摇摇头低声）我大概是真玩够了。（坐下）玩够了！（沉思）我想回家去，回到我的老家去。
阿 根 （惊奇）小姐，您这儿也有家？
陈露露 嗯，你的话对的。（叹了一口气）各人有各人的家，谁还一辈子住旅馆？
阿 根 小姐，您真有这个意思？
陈露露 嗯，我常常这么想。
阿 根 （赶紧）小姐，您要是真想回老家，那您在这儿欠的那些账，那您——
陈露露 对了，我还欠了许多债。（有意义地）不过这些年难道我还没有还清？
阿 根 （很事实地）小姐，您刚还了八百，您又欠了两千，您这样花法，一辈子也是还不清的。今天下午他们又来了，您看，这些账单（又从自己口袋往外拿）这一共是——
陈露露 不，不用拿，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阿 根 可是他们说您明天下午是非还清不可的，我跟他们说好话，叫

他们——

陈露露 谁叫你跟他们说好话？冤有头，债有主，我自己没求过他们，要你去求？

阿 根 可是小姐，——

陈露露 我知道，我知道了。你不要再提了，钱！钱！钱！为什么你老这样子来逼我。

〔电话铃响。〕

阿 根 （拿起耳机）喂，……你哪儿！哦……我这儿是五十二号陈小姐的房间。

陈露露 谁？

阿 根 （掩住喇叭）李太太，（又对耳机）哦，是是。李先生他不在这儿。他今天下午来过，可是早走了。……是……是……不过李先生刚才跟这儿潘四爷打过电话，说请他老人家候候，说一会儿还要来这儿的。要不，您一会儿再来个电话吧。再见。（放下耳机）

陈露露 什么事？

阿 根 李先生的少爷病得很重，李太太催李先生赶快回去。

陈露露 嗯。好，你去吧！

〔潘四爷由中门走进来，油光满面，心里充满了喜信，眯着一对小眼睛，一张大嘴呵呵地简直拢不住，一只手举着雪茄，那一只手不住地搓弄两撇小胡子。〕

阿 根 让进潘月亭，由中门下。

潘月亭 露露，露露，客没有走吧。

陈露露 没有。

潘月亭 好极了。来，大家都玩一会，今天让大家玩个痛快。

陈露露 怎么？

潘月亭 我现在大概才真正走了好运，我得着喜信了。

陈露露 什么？喜信？是金八答应你提款缓一星期了？

潘月亭 不，不是，这个金八前两天就答应我了。我告诉你，公债到底还要涨，涨，大涨特涨。这一下子真把我救了！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忽然听说公债涨是金八在市面故意放空气，闹玄虚，故意造出谣言说他买了不少，叫大家也好买，其实他是自己在向外抛，造出好行市向外甩。那时候我真急了！我眼看我上了他的当，我买的公债眼看着要大落特落，我整个的钱都叫他这一下子弄得简直没有法子周转，你看我这一大堆事业，我一大家子的人，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我要破产，我怎么不急？我告诉你，露露，我连手枪都预备好了，我放在身上，我——（咳嗽）

陈露露 （给他手帕）哦，可怜！可怜的老爸爸。

潘月亭 （高起兴）你现在真不应该再叫我老爸爸了。我现在一点不老，我听见这个消息，我年轻了二十年，我跟你说话人不能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要活着，穷了就是犯罪，不如死。

可是，露露，我现在真真有钱了，我过两天要有很多很多的钱，再过些天，说不定我还要有更多更多的钱。（忽然慷慨地）哦，

我从此以后要做点慈善事业，积积德，弥补弥补先前的罪孽。

陈露露 不过，你们轻轻把小东西又送回到金八手里，这件事是很难弥补的。

潘月亭 （忽然想起来）哦，小东西怎么样了？你难道还没有把她找回来？

陈露露 找回来？她等于掉在海里了，我找，达生找，都没有一点影子。

潘月亭 不要紧，有钱，我有钱。我一定可以把小东西还是活蹦乱跳地找回来。叫你高兴高兴。

陈露露 （绝望地）好，好吧！哦，你知道李石清要这时候来见你么？

潘月亭 知道。他说他有好消息告诉我。可是这个东西太混帐，他以为我好惹，这次我要好好地给他一点厉害看。

陈露露 怎么？

〔顾八奶奶由右门上。〕

顾八奶奶 露露！露露！——哟，潘四爷，这一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撒娇地）真是的，把我们甩在这儿，不理我们，你们男人们，真是的！——对了，四爷，您看胡四进了电影公司正经干多了吧。还是四爷对，四爷出了主意，荐的事总是没有错儿的。（不等潘月亭回答，就跑到左面立柜穿衣镜前照自己，忽转向露）露露，你看我现在气色怎么样，不难看吧？

潘月亭 （没有办法）露露，你陪八奶奶谈吧，我去到那屋看看客人去。

〔潘由左门下。〕

顾八奶奶 四爷，您走了。（又忙忙地）露露，我睡不着。（自怜）我越躺越难过。

陈露露 你怎么啦？

顾八奶奶 （贸然）你说他还来不来？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他叫我在你这儿等着他，他要跟我说戏，说《坐楼杀惜》，你看快天亮了，他的魂也没有见一个。唉，（指她的红鼻头）你看两条手绢都哭湿了，（其实她在干咽）我真，我……我，我真想叫阿根问问他……

陈露露 （厌烦，不等她说完便叫）阿根！阿根！

〔阿根由中门进。〕

陈露露 你知道胡四爷上哪儿去了？

阿根 不，不知道。

顾八奶奶 （撅着嘴气冲冲地）他就会说不知道。

阿根 实……（谄笑）实在是不知道。不过仿佛胡四爷说他先去顾八奶奶（暴躁地）（同时说）换衣服去了。

阿根 （假笑地）

顾八奶奶 （急躁）换衣服！换衣服！你就会说换衣服。

陈露露 怎么？（对顾）你知道胡四干什么去了？

阿根 （谦逊地）

顾八奶奶 刚才问了我四五遍，怪不得她老人家听腻了，您想，她老人家脾气也是躁一点，再者她老人家顾八奶奶（忽然变色）阿根，我不喜欢你这么胡说乱道的什么“老人家”、“她老人家”的。我不愿意人家这么称呼我，我不爱听。

阿 根 是，顾八奶奶。

顾八奶奶 去！去！去！我瞅你就生气，谁叫你进来跟我添病的。

阿 根 是，是。（阿根由中门下）

顾八奶奶 （捶自己的心）你看我的心又痛起来了，胡四进了电影……公司两天，越学越不正经干。我非死了不可！露露！你的安眠药我都拿去了。

陈露露 （略惊）怎么，你要吃安眠药？

顾八奶奶 嗯，我非吃了不可。

陈露露 （劝她）那你又何必呢？你还给我。（伸手）

顾八奶奶 （不明白）不，我非吃了不可，我得回家睡觉去。我睡一场好觉，气就消了。杜大夫说睡一点钟好觉，就象多吃两碗饭。我要多吃两碗饭，气气他。

陈露露 哦！（放下心）不过我先警告你，这个安眠药是很厉害的。你要吃了十片，第二天就会回老家的，你要小心点。

顾八奶奶 （拿着安眠药看）哦！吃十片就会死。

陈露露 十片就成了。

顾八奶奶 那，……那，我就……我就吃一片；不，半片；不好，三分之一，要不，四分之一，对我就很可以了。

陈露露 那才好，我刚才听你的话，我以为——

顾八奶奶 哦，（忽然明白）你说我吃安眠药寻死？我才不呢。我不傻，我还得乐两年呢！哼，我刚刚懂一点事，我为他……哼，胡四有一天要跟我散了，我们就散。我再找一个，我……我非气死他不可！（太费力气，颤巍巍地摇着头）

陈露露 （冷冷地望着她）你说得不累么？

顾八奶奶 可不是，我是有点累了。我得打几副牌休息休息我的脑筋。你跟我一块来吧。

陈露露 不，你先去吧！我想一个人坐一坐。

〔顾由左门下。

〔中门敲门声。

陈露露 谁？

方达生 我。（推开门进来，他还穿着他的毛蓝布大褂，神色沉郁，见着露露，微现喜色）

陈露露 你刚回来？

方达生 我回来一会，我走到你门口，我听见顾太太在里面，我就没进来。

陈露露 （望着他）怎么样？

小东西 找着了么？

方达生 （摇头）没有。那种地方我都一个一个去看了。但是，没有她。

陈露露 （失望）这是我早料到的。（半晌，扶他坐下）你累了么？

方达生 有一点，不过我很兴奋，我很兴奋。我在想，这两天我不断地想着个问题。

陈露露 （笑）怎么，你又想，想起来了。

方达生 嗯。没有办法，我是这么一个人，我又想起来了。尤其是今天一夜晚，叫我觉得——（忽然）我问你，人与人之间为什么

要这么残忍呢？

陈露露 （笑）这就是你所想的问题么？

方达生 不，不尽然。我想的比这个问题要大，要实际得多。我奇怪，为什么你们允许金八这么一个禽兽活着？

陈露露 你这傻孩子，你还没有看清楚，现在，我告诉你，不是我们允许不允许金八活着的问题。而是金八允许我们活着不允许我们活着的问题。

方达生 你不相信金八有这么大的势力。他不过是一个人。

陈露露 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人？

方达生 （沉思）嗯……（忽然）你见过金八么？

陈露露 我没有那么大福气。你想见他么？

方达生 （有意义地）嗯，我想见见他。

陈露露 那还不容易，金八多得很，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在这个地方有时象臭虫一样，到处都是。

方达生 （沉思）对了，臭虫！金八！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不过臭虫的可厌，外面看得见，而金八的可怕外面是看不见的，所以他更凶更狠。

陈露露 （眼盯着达生）你仿佛有点变了。

方达生 嗯，我似乎也这么觉得。不过我应该谢谢你。

陈露露 （不懂）为什么？

方达生 （严重地）是你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陈露露 我不大明白你的话，你的口气似乎有点后悔。

方达生 （肯定地）不！我不后悔，我毫不后悔多在这里住几天。

你的话是对的。我应该多观察观察这一帮东西。现在我看清楚他们了，不过我还没有看清楚你，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混？你难道看不出他们是鬼，是一群禽兽。

竹均，我看你的眼，我就知道你厌恶他们，而你故意天天装出满不在意的样子，天天自己骗着自己。

陈露露 （深邃地望着他）你——

方达生 你这样看我做什么？

陈露露 （忽然——倔强地嘲讽着）你很相信你自己的聪明。

方达生 竹均，你又来了。不，我不聪明。但是我相信你的聪明。

你不要瞒我，你心里痛苦，请你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求你不要再跟我倔强，我知道你嘴上硬，非要说着谎，叫人给你快乐，可是你眼神儿软，你的眼瞒不住你的恐慌，忧疑不满。竹均，一个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欺骗不了自己，你这样会把你闷死的。

陈露露 （叹了一口气）不过你叫我干什么好呢？

方达生 很简单你跟我走，先离开这儿。

陈露露 离开这儿？

方达生 嗯，远远地离开他们。

陈露露 （仰头想）可……可……可是上哪里去呢？我这个人热闹的时候总想着寂寞，寂寞了又常想起热闹。整天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好。你叫我到哪里去呢？

方达生 那有一个办法：你应该结婚！你需要嫁人！你该跟我走。

陈露露 （忽然笑起来）你的拿手好戏又来了。

方达生 不，不，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跟你求婚。我并没有说我要娶你。我说我带你走，这一次我要替你找个丈夫。

陈露露 你替我找丈夫？

方达生 嗯，我替你找。你们女人只懂得嫁人，可是总不懂得哪一类人。这一次，我带你去找，我要替你找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跟我走。

陈露露 （笑着）你是说一手拉着我，一手敲着锣，到处去找我的男人么？

方达生 那怕什么？竹均，你应该嫁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一定很结实，很傻气，整天地苦干，象这两天那些打夯的人一样。

陈露露 哦，你说要我嫁给一个打夯的？

方达生 那不也很好。你看他们哪一点不象个男人？竹均，你应该结婚。你应该立刻离开这儿。

陈露露 （思虑地）离开——是的。不过，结婚？（嘘出一口气）

方达生 竹均，你正年轻，为什么不试试呢？活着原来就是不断的冒险，结婚是里面最险的一折。

陈露露 （顿，忽然，把头转过头，缓缓一字一字地）可是这个险我冒过了。

方达生 （吃了一惊）什么？你试过？

陈露露 （乏味地）嗯，我试过。但是（叹了一口气）一点也不险。——平淡，无聊并且想起来很可笑。

方达生 竹均……你……你已经结过婚？

陈露露 咦，你为什么这么惊讶？难道必须等你替我去找，我才可以冒这个险么？

方达生 （低声）这个人是谁？

陈露露 （神秘地）这个人有点象你。

方达生 （起了兴趣）象我？

陈露露 嗯，象。他是个傻子。

方达生 （失望）哦。

陈露露 因为他是个诗人。（追想）这个人思想起来很聪明，做起事就很糊涂。让他一个人说话他最可爱，多一个人谈天他简直别扭得叫人头痛。他是个最忠心的朋友，可是个最不体贴的情人。他骂过我，而且他还打过我。

方达生 但是（怕说的样子）你爱他？

陈露露 （肯定）嗯，我爱他！他叫我离开这儿跟他结婚，我就离开这儿跟他结婚。他要我到乡下去，我就陪他到乡下去。他说“你应该生个小孩！”我就为他生个小孩。结婚以后几个月，我们过的是天堂似的日子。他最喜欢看日出，每天早上他一天亮就爬起来，叫我陪他看太阳。他真象个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高兴！有时候快乐在我面前直翻跟头，他总是说“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会过去的。”他永远是那么乐观，他写一本小说也叫《日出》，因为他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

方达生 不过——以后呢？

陈露露 以后？——（低头）这有什么提头！

方达生 为什么不叫我也分一点他的希望呢。

陈露露 （望着前面）以后他就一个人追他的希望去了。

方达生 怎么讲？

陈露露 你不懂？后来，新鲜的渐渐不新鲜了，两个人处久了渐渐就觉得平淡了，无聊了。但是都还忍着；有一天他忽然说我是他的累赘，我也说出来他简直是麻烦！从那天以后我们渐渐就不打架了，不吵嘴了，他也不骂我，也不打我方达生那不是很好么？

陈露露 不，不，你不懂。我告诉你结婚后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两个人互相觉得是个累赘，懒得再吵嘴打架，直盼望哪一天天塌了，等死。于是我们先只见面拉长脸，皱眉头，不说话。最后他怎么想法子叫我头痛，我也怎么想法子叫他头痛。他要走一步，我不让他走；我要动一动，他也不许我动。两个人仿佛捆在一起扔到水里，向下沉，……沉，……沉……

方达生 不过你们逃出来了。

陈露露 那是因为那根绳子断了。

方达生 什么？

陈露露 孩子死了。

方达生 你们就分开了？

陈露露 嗯，他也去追他的希望去了。

方达生 那么，他在哪里？

陈露露 不知道。

方达生 那他有一天也许回来看你。

陈露露 不，他决不会回来的。他现在一定工作得高兴。（低头）他会认为我现在简直已经堕落到没有法子挽救的地步。（悲痛地）哼！他早把我忘记了。

方达生 （忽然）你似乎还没有忘记他？

陈露露 嗯，我忘不了他。我到死也忘不了他。喂，你喜欢这两句话么？“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你喜欢么？

方达生 我不大懂。

陈露露 这是他的小说里一个快死的老人说的。

方达生 你为什么忽然要提起这一句？

陈露露 因为我……我……我时常想着这样的人。

方达生 （忽然）我看你现在还爱他。

陈露露 （低头）嗯。

方达生 你很爱他。

陈露露 （望）嗯。——但是你为什么这么问我？

方达生 没有什么，也许我问清楚了，可以放心。这样，我可以不必时常惦念着你了。谢谢你，竹均，你真是个爽快人。（立起来）竹均，我要去收拾东西去了。

陈露露 你就要走？这里还有你一封电报。（拿出来交给他）
方达生 （拆开看）嗯。（把电报揉成一团）
陈露露 是催你回去么？
方达生 嗯，是的。（停顿）再见吧！竹均！（伸出[手]来）
陈露露 为什么这么忙？难道你天亮就走么？
方达生 我想天亮就离开旅馆。
陈露露 你坐哪一趟车？
方达生 不，不，我不回去。我只是想搬开。
陈露露 你不走？
方达生 不，我不回去。不过我也许不能常来看你了。
陈露露 （奇怪）为什么？这句话很神秘。
方达生 我在这里要多住些天，也许我在这里要做一点事情。
陈露露 你在这里找事做？
方达生 事情自然很多，我也许要跟金八打打交道，也许要为着小东西跑跑，也许为那小书记那一类人做点事，都难说。我只是想有许多事可做的。
陈露露 这么说，你跟他要走一条路了。
方达生 谁？
陈露露 他，——我那个诗人。
方达生 不，我不会成诗人。但是我也许真会变成一个傻子。
陈露露 （叹了一口气）去吧！你们去吧！我知道我会被你们都忘记的。
方达生 （忽然）不过，竹均，你为什么不跟我走？（拉起她的手，热烈地）你跟我走！还是跟我走吧。
陈露露 可是（空虚地望着前面）上哪儿去呢？我告诉过你，我是卖给这个地方的。
方达生 （放下手，怜恤地望着她）好吧。你，唉，……你……你这个人太骄傲，太倔强。
〔敲门声。〕
陈露露 谁？
〔李石清推中门进。〕
李石清 忽然气派不同了，挺着胸脯走进来，马褂换了坎肩，前额的头发也贼亮贼亮地梳成了好几绺，眼神固然依旧那样东张西望地提防着，却来得气势汹汹，见着人客气里含着敌视，他不象以前那样对露露低声下气，他有些故为傲慢。
陈露露 哦，李先生。（阿根随进）
李石清 （看看方达生和露露）陈小姐，（回头对门前的阿根）阿根，你下去叫我的汽车等着我，我也许一会儿跟潘经理谈完话就回公馆的。
阿 根 是，李先——（忽然）是，襄理。不过您太太方才打电话，说——
李石清 （厌烦地）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陈露露 李先生，你的少爷好点了么？
李石清 好，好，还好。月亭在屋里么？
陈露露 月亭大概在吧。

李石清 我要跟他谈一点机密的事。
陈露露 (不愉快) 是要我们出去躲躲么？
李石清 (知道自己有点过分) 不，不，那倒不必。我进去找他谈也是可以的。少陪！少陪！
〔李石清扬长地走入左门。
陈露露 (看他走进去，嗤笑) 唉！
方达生 这个人忽然——是怎么回事？
陈露露 你不知道，他当了襄理了。
方达生 (恍然) 哦！(笑了笑) 可怜！
陈露露 嗯，好玩的很。
〔胡四由中门进。他又换了一套衣服，更“标致”了，他一边拿着大衣，一边夹着烟卷，嘴里哼着流行调开了中门。
胡 四 (仿佛到了自己的家，把帽子扔在沙发上，大氅也搁在那里，口里不住地吹着哨，他似乎一个人也没有看见，稳稳当地放好衣服，走到左面立柜穿衣镜前照照自己，打着呵欠对露露说话) 露露，她呢？
陈露露 谁？
胡 四 (还是那一副不动情感的嘴脸) 老妖精！
陈露露 不知道。
胡 四 (又打了一个呵欠) 困么？
方达生 (嫌恶) 你问谁？
胡 四 哦，方——方先生。您刚回来？我们总算投缘。今天晚上见了两面。
方达生 (不理他) 露露，你愿意到我屋里坐一下么？
陈露露 嗯，好。
〔两个人由中门下。
胡 四 (望着他们走出去) 妈的加料货！“刺儿头”带半疯！
〔整理自己的衣服，又向那穿衣镜回回头，理两下鬓角，正准备进右门，右门开了，由里走出潘月亭和李石清。
李石清 (对潘) 里面人太多，还是在这儿谈方便些。
潘月亭 好，也好。
胡 四 (很熟稔地) 石清，你怎么现在还在这儿？还不回家去？
李石清 嗯，嗯。
胡 四 潘经理。
潘月亭 胡四，你快进去吧。八奶奶还等着你说戏呢！
胡 四 是，我就去。石清，你过来，我跟你先说一句话。
李石清 什么？
胡 四 (笑嘻嘻地) 我昨儿格在马路上又瞧见你的媳妇了，(低声对着他的耳朵) 你的媳妇长得真不错。
李石清 (一向与胡四这样惯了的，现在无法和他正颜厉色，只好半气半恼，似笑非笑地) 唏！唏！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胡 四 没有什么说的，石清，回头见。
〔胡四很伶俐地由右门下。
潘月亭 请坐吧。有什么事么？

李石清 （坐下很得意地）自然有。

潘月亭 你说是什么？

李石清 月——（仿佛不大顺口）经理知道了市面上怎么回事么？

潘月亭 （故意地）不大清楚，你说说看。

李石清 （低声秘语）我这是从一个极秘密的地方打听出来的。我们这一次买的公债算买对了，您放心吧！金八这次真是向里收，谣言说他故意造空气，他好向外甩，完全是神经过敏，假的。这一次我们算拿准了，我刚才一算，我们现在一共是四百五十万，这“倒腾”说不定有三十万的赚头。

潘月亭 （唯唯否否地）是……是……是。（但是没有等李石清说完，他忽然插嘴）哦，我听阿根说你太太——

李石清 （不屑于听这些琐碎的事）那我知道，我知道。——我跟您说，我们说不定有三十万的赚头。这还是说行市就照这样涨。要是一两天这个看涨的消息越看越真，空户们再忍痛补进，跟着一抢，凑个热闹，我跟您说，不出十天，再多赚个十万二十万，随随便便地就是一说。

潘月亭 （阻止他）是你的太太催你回去么？

李石清 不要管她，先不管她。我提议，月亭，这次行里这点公债现在我们是绝对不卖了。我告诉你，这个行市还要大涨特涨，不会涨到这一点就完事。并且（非常兴奋地）我现在劝你，月亭，我们最好明天看情形再买进，明天的行市还可以买，还是吃不了亏。

潘月亭 石清，你知道你的儿子病了么？

李石清 不要紧，不要紧。——（更紧张）我看我们还是买。对！我们就这么决定了。月亭，这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这一次买成功了，我主张，以后行里再也不冒这样的险。说什么我们也不必拆这个烂污，以后留点信用吧。不过，这一次我们破釜沉舟干一次，明天，一大清早。我们看看行市，还是买进。

潘月亭 不过——

李石清 我们再加上五十万，凑上一个整数。我想这决不会有错的。我计算着我们应该先把行里的信用整顿一下，第一，行里的存款要——

潘月亭 石清！石清！你知道你的儿子病得很重么？

李石清 为什么你老提这些不高兴的话？

潘月亭 因为我看你太高兴了。

李石清 怎么，为什么不高兴呢！这次事我帮您做得不算不漂亮。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潘月亭 哦，我忘了你这两天做了襄理了。

李石清 经理，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潘月亭 也没有什么意思。你知道我现在手下这点公债已经是钱了么？

李石清 自然。

潘月亭 你知道就这么一点赚头已经足足能还金八的款么？

李石清 我计算着还有富余。

潘月亭 哦，那好极了。有这点富余再加我潘四这点活动劲儿，你想想我还怕不怕人跟我捣乱？

李石清 我不大明白经理的话。

潘月亭 譬如有人说不定要宣传我银行的准备金不够？

李石清 哦？

潘月亭 或者说我把银行房产都抵押出去。

李石清 哦，……

潘月亭 再不然，说我的银行这一年简直没有赚钱，眼看着要关门。

李石清 （谗笑）不过，经理，何必提这个？这不——

潘月亭 我自己不愿意提这个。不过说不定有人偏要提，提这个，你说这怎么办？

李石清 这话不太远了点么？

潘月亭 （冷冷地看着他）话倒是不十分远。也不过是六七天的工夫，我仿佛听见有人跟我当面说过。

李石清 经理，您这是何苦呢？圣人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做大事的人多忍似乎总比不忍强。

潘月亭 （棱他一眼）我想我这两天很忍了一会。不过，我要跟你说一句实在话：我很讨厌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在我的面前多插嘴，我也不大愿意叫旁人看我好欺负，天生的狗食，以为我心甘情愿地叫人要挟。但是我最厌恶行里的同人背后骂我是个老混蛋，瞎了眼，昏了头，叫一个不学无术的三等货来做我的襄理。

李石清 （极力压制自己）我希望经理说话无妨客气一点。字眼上可以略微斟酌斟酌再用。

潘月亭 我很斟酌，很留神，我这一句一句都是不可再斟酌的客气话。

李石清 （狞笑）好了，这些名词字眼都可说无关紧要，头等货，三等货，都是这么一说，差别倒是很有限。不过，经理，我们都是多年在外做事的人，我想，大事小事，人最低应该讲点信用。

潘月亭 （看李）信用？（大笑）你要谈信用？信用我不是不讲，可是要看谁？我想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我该明白跟哪一类人才可以讲信用，跟哪一类人就根本用不着讲信用的。

李石清 那么，经理仿佛是不预备跟我讲信用了。

潘月亭 （尖酸地）这句话真不象你这么聪明的人说的。

李石清 经理自然是比我们聪明的。

潘月亭 那倒也不见得。不过我也许明白一个很要紧的小道理，就是对那种太自作聪明的坏蛋，我有时可以绝对不讲信用的。（忽然）你知道你的太太跟你打电话了么？

李石清 （眩惑地）我知道，我知道。

潘月亭 你的少爷病得快要死了，李太太催你快回家。

李石清 （瞪眼望着潘，低声）我是要回家的。

潘月亭 那好极了。我听说你还有汽车在门口等着你。（刻薄地）坐汽

车回家是很快的，回家之后，你无妨在家里多多练习自己的聪明，你这样精明强干的人不会没有事的。有了事，我看你还可以常常开开人家的抽屉，譬如说看看人家的房产是不是已经抵押出去了，调查调查人家的存款究竟有多少。……不过我可以顺便声明一下，省得你替我再多操心，我那抽屉里的文件现在都存在保险库去了。

李石清 (愤怒叫他说不出一个字) 哼！

潘月亭 (由身上取出一个信封) 李先生，这是你的薪水清单。我跟你算一算。襄理的薪水一月一共是二百七十元。你做了三天，会计告诉我你已经预支了二百五十元，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客气点好，我支给你一个月的全薪。现在剩下的二十五块钱，请你收下，不过你今天坐的汽车账行里是不能再替你付的。

李石清 可是，潘经理——(忽然他不再多说了，狠狠地盯了潘一眼，伸出手) 好，你拿来吧。(接下钱)

潘月亭 (走了两步，回过头) 好，我走了，你以后没事可以常到这儿来玩玩，以后你爱称呼我什么就称呼我什么，就象方才，你叫我月亭也可以；称兄道弟，跟我“你呀我呀”地说话也可以；现在我们是平等了！再见。

〔潘由右门下李石清(一个人愣了半天，才由鼻里嗤出一两声冷笑) 好！好！

(拿起钞票，紧紧地握着恨恨地低声) 二十五块！(更低声) 二十五块钱。(咬牙切齿) 我要宰了你呀！(电话铃响一下，他不理) 我为着你这点公债，我连家都忘了，孩子的病我都没有理，我花费自己的薪水来做排场，打听消息。

现在你成了功赚了钱，忽然地，不要我了。(狞笑) 不要我了。你把我当成贼看，你骂了我，当面骂了我，侮辱我，瞧不起我！

(刺着他的痛处，高声) 啊，你瞧不起我！(打着自己的胸) 你瞧不起我李石清，你这一招简直把我当作混蛋给耍了。哦，

(电话铃又响了响)(嘲弄自己，尖锐地笑起来) 你真会挖苦我呀！哦，我是“自作聪明！”我是“不学无术！”哦，我原是个“坏蛋！”哼，叫我坏蛋你都是抬高了我，我原来是个“三等货”(怪笑，电话铃又响了一阵) 可是你以为我就这样跟你了啦？你以为我怕你，——哼，(眼睛闪出愤恨的火) 今天我要宰了你，宰了你们这帮东西，我一个也不饶，一个也不饶你们的。

〔忽然中门急急敲门声。

李石清 谁？

〔李太太慌张走进，颜色更憔悴，衣服满是绉纹，泪水含在眼边。

李太太 石清！你怎么啦？你出去一天为什么现在还不回家！

李石清 (眼直瞪瞪地) 我不回家！

李太太 (哭出声音) 小五儿快不成了，舌头都凉了，石清。我现在同妈叫了个车送他到医院，走了三个医院，三个医院都不肯收。

李石清 不收？是治不了啦？

李太太 医院要钱。（忽然四面望望）他们要押款，都要现钱。最低的都要五十块押款。现在家里只有十五块钱，我都拿出来也是不够。（抽噎）石清，你得想法子救救我们的孩子。

李石清 （摸摸自己的身上，掏出几张零碎票子）都拿去吧。

李太太 （忙数）这……这只有十七块多钱。

李石清 那……那……那有什么法子。

李太太 （擦眼泪）不过石清，（望着他）小五这孩子——

李石清 （悲愤）为什么我们要生这么一大堆孩子呢！（然而不由己地他拿起方才的钞票，紧紧握着，咽下愤恨交给李太太，辛酸地）拿去！拿去！这是二十五块“卖脸钱”。

（李太太收下）

李太太 （急切地）不过石清，你不一块去么？

李石清 你先去，我一会来。

李太太 可是，石清——

李石清 （咆哮起来）叫你先走，你就先走。你还吵什么！快走！快走！你不要惹我！

〔叩门声。

李太太 （恳求）不过，石清——（叩门声仍响）有人来！

李石清 谁？（不答，叩门声仍响）进来！谁？（叩门声仍响）谁？

（他走至中门，猛然开了门。他吃了一惊。

黄省三 象一架骷髅立在门口，目光灼灼地望着他）

李石清 （低声）你！（冷笑）你来得真巧。

〔他幽然地进来，如同吹来了一阵阴风。他叫人想起鬼，想起从坟墓里夜半爬出来的僵尸。他的长袍早不见了。

上身只是一件藏青破棉袄，领扣敞着，露出棱棱几根颈骨，底襟看得见里面污旧的棉絮，袖口很长，拖在下面。

底下只穿一件单裤，两条在里面撑起来细得如一对黍棒。

他头发非常散乱，人也更佝偻了，但他不象以前那样畏怯，他的神色阴惨，没有表情，不会笑，仿佛也不大会哭，他呆滞地望着李石清，如同中了邪魔一样。

李石清 （对李太太）你走吧。有人来了。

李太太 石清……

〔她向他投一道怨望的眼光，嚤嚤地哭泣走出中门。

李石清 （望她出了门，愤怒地）哼，我不走的，我不走的，我想不出办法，我死了也不走的。（来回走，忘记黄省三在他面前）

黄省三 经理！

李石清 （忽然立住）哦，你——你这流氓，你为什么又缠上我了？

黄省三 嗯。经理！

李石清 （疑惑地）什么，经理？谁叫你叫我经理？谁叫你叫我经理？

黄省三 （依然呆板地，背书一样）经理，我是银行的小书记。我姓黄，我叫黄省三，我一个月赚十块二毛五。我有三个孩子，经理，我有三个孩子……我一个月赚十块二毛五！我姓黄，我叫黄省三，……

李石清 （看着他，忽然明白）你！你是——（然而急躁地）真！你为

什么又找上我了？你知道我是谁？我是谁？你找我做什么？

黄省三 潘经理！我求你，我求你！

李石清 我不是潘经理，我不姓潘，我姓李！（指自己）你难道不认识我？不认识我这个人？

黄省三 （点头）我认识你。

李石清 谁？

黄省三 你是潘经理。

李石清 真！你这是来做什么？你为什么单检这个时候找我来跟我开心。你找上我是做什么？

黄省三 （还是呆板地）他们不叫我死！他们不答应叫我死。

李石清 （急得失了同情）你死就死了，他们为什么不让你死？

黄省三 那些人，那些官儿们，老爷们，他们偏要放我。

李石清 哦，他们把你放出来了。

黄省三 他们偏说我那个时候神经失常，犯神经病，他们偏把我放出来，硬说我没有罪。（诚恳地）我求您，我求您，您行行好，您再重重地给我一拳，（指着自己的肺部）就在这儿，一下就成了，您行行好，潘经理。

李石清 真！我不是潘经理，您看清楚一点，我不姓潘，我姓李，我叫李石清，你难道不认识？

〔半晌。〕

黄省三 （忽然嚤嚤地象一个女人哭起来）我的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我把你们害死了，爸爸逼你们死了。

李石清 怎么，你的孩子都——

黄省三 都上了天了。（忽然）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神经错乱，以为仍在法庭）我没有犯神经病！我跟您说，庭长！那时，我实在没有犯神经病！我很清楚，我自己买的鸦片烟。庭长，那钱是潘经理给我的三块钱，两块钱还了房钱，我拿一块钱买的鸦片烟。庭长，我自己买的红糖跟烟掺好叫孩子们喝的，我亲手把他们毒死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救我？我没有钱再买烟，你们难道就不许我跳河？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庭长，您不要信我这些邻居的话，他们是胡说八道，我那时候很明白，我没有犯神经病。国家有法律，你们不能放我。庭长！（抓住李的手）庭长，我亲手毒死了人，毒死我的儿子，我的望望，我的小云，我的……（抱着李）我的庭长，您得要杀死我呀！

李石清 （用力解开自己）躲开我，你放下手。你这个混帐东西！你看看，你到了哪儿？（用力摇撼他）你看看我是谁？

黄省三 （看李，四面望，半晌，忽然）潘……潘……经理，我这是到了哪儿了？

李石清 真！死鬼，你跟我缠些什么？走，走，滚，滚，你再不滚开，我就要叫警察抓你了。

〔要按电铃。〕

黄省三 你别，你别叫他们。（把着李的手）你别，别叫他们。（沉痛辛酸地）潘，潘经理，人不能这么待人呀，人不能这么待人

呀！前些日子我孩子们在，我要活着，我求你们叫我活着，可是你们偏不要我活着。现在（涕哭）他们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我求你们叫我死，可是你们又偏不要我死。

潘经理，我们都是人，人不能这么待人呀！（衰弱地哭了起来）

李石清 真！……你这个混蛋！你简直把我的心搅乱了。你快滚，快滚，我简直也要疯了。滚，你这个流氓，你跟我滚哪。

黄省三 不，我求您，潘经理，您行行好吧。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跟你跪下，您可怜可怜我吧，您别再逼我了，（跪下）您让我走一条痛快路吧。

李石清 （拉起他）好，我让你死，我让你死。不过你先起来，你得先认识我，我姓李，你再听一遍，我姓李，李，李，李。

黄省三 （记不起来）李？

李石清 你不记得那一天你到这儿找我？……我……我劝过你拉洋车？

黄省三 哦？

李石清 我还劝过你要饭？

黄省三 哦？

李石清 我还劝过你偷？

黄省三 哦，你还劝过我跳楼！（忽然疯狂一般欢喜，四面望，仿佛找窗户，立刻向窗户那面跑）

李石清 （一手拉住他）

阿根！阿根！阿根！

〔阿根由中门进。〕

李石清 把他拉出去。这个人疯了。

阿根 你又来了！

〔阿根抓住他向外拉，黄省三象小鸡一样地和他做徒然的挣扎。〕

黄省三 李先生，我没有疯！你得救救我，你得救救我！我没有疯啊！

〔黄被阿根拉下去。〕

李石清 天啊！（急躁地）这个傻王八蛋，你为什么疯了？你为什么疯？你太便宜他了！

〔电话铃又急响。〕

李石清 （拿起耳机）喂，哪儿？报馆张先生么？哦，我是石清。什么？刚才你打电话来？没人接？哦……哦……你已经派人拿一封信送来了。哦！是的，你先别着急。……什么？

消息不好？谁说的？……怎么，还是金八的人露出来的。

不会吧！这两天，不是听说金八天天在收么？……什么？

他一点也没有买！……怎么，这一星期看涨完全是他在造谣言！……啊？他从昨天起已经把早存的货向外甩了，……这句话是真的？（他喜欢得手都抖起来）什么？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哦，哦，那么明天行市开盘就要大落。哦，你想可以落多少？……（拍着桌子）什么？

第二盘就会停拍。（坐在桌子上）哦……哦……（拍着自己的

屁股)你说……大丰这次公债简直叫金八坑了。
……是……是,我也是这么想,我怕金八说不定就要提款。……
好极了,哦,糟极了。好……好,你已经写过一封信,送到这儿。
好,回头见,回头见,我就交给四爷。

〔他放下耳机,走到门口。〕

李石清 阿根,阿根!

〔阿根上。〕

李石清 刚才报馆张先生派人给四爷送来一封信,你看见了没有?

阿 根 早看见了。

李石清 在哪儿?

阿 根 这儿。(由身上掏出来)

李石清 拿来!拿来!怎么早不说?

〔李由阿根手里抢来,连忙看。〕

阿 根 (在旁边插嘴)我刚才倒是想给四爷的,可是我瞅见四爷正在打牌,手气好,连着“和”三番,我就没送上去。

李石清 去,去!出去。少在这儿多嘴。

阿板是,襄理。

〔阿根下。〕

李石清 (看完信,长吸一口气,几乎是跳跃)你来的好!你来的好!你来的真是时候。

〔露露由中门上。〕

李石清 (满面堆着笑容)陈小姐,客还没有走么?

陈露露 他们就要走了,我来送送他们。怎么,襄理,忽然这一会红光满面的。

李石清 哼,人逢喜事精神爽,也许现在——立刻我要有一件最开心的事。

陈露露 又要升副理了么?

李石清 (狞笑)这点快活跟升了副理也差不多。小姐要是到屋里去的时候,我就请小姐把四爷赶快请出来一会,因为现在有人送来一封信,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发生,请他老人家立刻到这屋里来吩咐吩咐该怎么办好。

陈露露 奇怪,您现在忽然又非常客气起来了。

李石清 当着小姐总是应该客气一点的。(鞠躬)

〔露露由右门下。〕

李石清 (颤抖)我怎么反而稳不住了。(来回地走)

〔潘月亭由右门进。〕

潘月亭 哦,你还没有回家?

李石清 是,经理,我因为心里老惦念您行里的公事,所以总是不想回去。

潘月亭 你找我做什么?

李石清 (低声下气)您的牌打得怎么样?

潘月亭 还顺遂!

李石清 我听说您现在手气很好。

潘月亭 是不坏。

李石清 您“和”了几次三番？

潘月亭 （不屑）我料到你又会找我的，不过没想到你见了我，只说这些话。

李石清 您想我还是要找您，求您赏碗饭吃，是呀，我没有钱，我是靠着银行过日子。您想，您刚才——

潘月亭 （忽然）那封信呢？

李石清 哪封信？

潘月亭 露露说你有一封我的信在手里。

李石清 是，您想看么？

潘月亭 哪儿来的？

李石清 报馆张先生特派人送来的。

潘月亭 快点拿来。

李石清 不过我怕您看完之后太惊讶了，我没有敢就跟您送去。

潘月亭 怎么，是公债又要大涨么？

李石清 自然是公债，我刚一看，我告诉您，我简直惊讶极了。

潘月亭 好极了，一提公债就准是喜信，我这一次算看对了。好，快拿出来吧。

李石清 不过，经理，我先拆开看了。

潘月亭 什么？你怎么敢拆开了？

李石清 不过，经理，我要是不拆开，我怎么能知道是个喜信，好跟您报喜呢？

潘月亭 好，好，好，你快拿来吧。

李石清 （慢慢掏出信）您不会生气吧。您不会说我自作聪明，故意多事吧？（一面把信由信封抽出，慢慢把信纸铺在桌上）请您一张一张地看吧。

潘月亭 （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做排，仿佛觉出来里面很蹊跷。他不信任地望着李石清，却又急忙地拿起信纸来读）好，好。

李石清 （在他旁边插嘴，慢吞吞地）这件事我简直是想不到的，不会这么巧，不会来得这么合适。我想这一定是谣言，天下哪会有这样快的事。您看，我有点好插嘴，好多说几句闲话，经理，您不嫌烦么？

潘月亭 （看完了信，慌起来，再看几句）我……我不相信，这是假的。这个消息一定是不可靠的。（忙走到电话前面，拨号码）喂喂，喂你是新报馆么？我姓潘，我是潘四爷呀！……我找总编辑张先生说话。快点！快点！……什么？出去了？不过他刚才……？哦，他刚出去。……你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么？……怎么，不知道？……混蛋！你怎么不问一声？……得，得了，不用了。（放下耳机，停一下，敲着信封，忽然想起一个人，又拨圆盘号码）喂，你是会贤俱乐部么？我找丁先生说话。……什么，就是金八爷的私人秘书，丁牧之，丁先生。……什么？他回家了！他怎么会这时候回家？现在不过（看自己的手表）才——

李石清 现在不过才五点多，快天亮了。

潘月亭 （望了李一眼，对着喇叭）那么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呢？……哦，

四三五四三，好……好……好。（放下耳机）这帮东西，求着他们，他们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又拨圆盘号码）喂……喂……喂，你是丁宅么？（再转号码）喂……喂……喂。（再转，自语）怎么会没有人接？

李石清 自然是底下人都睡觉了。

潘月亭 （重重放下耳机）都睡死了！（颓然坐下）荒唐，荒唐！这消息一定是不可靠的。不会的，不会的。

〔李石清目光眈眈，不转眼地望着他。〕

潘月亭 露露！露露！

〔露露由右门进。〕

陈露露 干什么？月亭？

潘月亭 劳驾，你跟我倒一杯开水。

陈露露 怎么啦？

潘月亭 我有点头痛。

〔她去倒水。〕

李石清 我也想这消息是不可靠的。（似乎很诚恳地）您早上不打听了许多人了么？

潘月亭 （自语）这有点开玩笑。这简直是开玩笑。

〔露露把水递给他。〕

陈露露 怎么，月亭？

潘月亭 （把信交给她）你看！（坐在那里发痴）

李石清 （走到潘的面前，低声）经理，其实这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公债要是落一毛两毛的，也没有什么大损失。

您忘了细看看，经理，那信上真提了要落多少？

潘月亭 （霍地立起来）哦，是的，是的。露露，把信给我。

（一把抢过来，忙忙地看）

李石清 （在潘后面，指指点点）不，不，在这一张，在这一张，（二人低声读信）……“此消息已传布市面，明日行市定当一落千丈，决无疑义。”……

陈露露 他明明说行市一定要大落特落。

潘月亭 （颓然）嗯。他的意思是说明天开了盘就要停拍。

李石清 （辩驳的样子）可是方才张先生来了信以后，他又来了电话。

潘月亭 （燃着了希望挺起腰）他后来又来了电话，哦，什么，他说什么？

李石清 他说还是没有办法。金八在后面操纵，没有一点法子。

潘月亭 （又颓然靠椅背）这个混帐东西！

〔阿根推中门进。〕

陈露露 干什么？

阿 根 报馆张先生来了。

陈露露 请他进来。

阿 根 他说这边人太多，不便说话，他还在十号等您。（潘月亭立刻向门走）

〔与阿根进门差不多同时电话铃响。〕

李石清 接电话。

李石清 喂，你哪儿？……我是五十二号。哦……我是石清，哦……哦，您找潘四爷？他就在这儿。（拦住要出门的潘月亭）金八的秘书丁先生要找你说话。

潘月亭 （接耳机）喂，我月亭啊……哦，丁先生。刚才我找了你好许久，……是……是……是……不要紧！没什么。……什么？他要提（看着李，又止住话头）……什么，明天早上他就完全要提……喂，喂，不过我跟金八爷明明说好再缓一个星期……那他这……这简直故意地开玩笑！……（暴躁地）喂，丁先生。他不能这么不讲信用……他说好了再缓一星期，他现在忽然……喂……喂……我要请金八爷谈一下，什么？他现在不见人？不过……喂，我问你，牧之，八爷这两天买什么公债没有？……什么……他卖都卖不完？……哦……（忽然）喂，喂，……你听着！你听着！（乱敲半天，没有回应。放下耳机）这个狗食，他在姑娘家喝醉了，到了这么晚他才把这件事告诉我。（废然倒在椅上）

阿 根 四爷，报馆张先生……

潘月亭 去，去，去！你们别再来搅我。

李石清 不过，经理，——

潘月亭 （咆哮）走！走！（对李石清）你走！（李走出中门。对露露）你先到那边去，让我歇歇。

陈露露 月亭，你——

潘月亭 （摇摇手）你先去看看他们，他们大概都要走了。
〔露露走出右门。〕

潘月亭 （来回徘徊，坐下立起，立起坐下）唉，没有办法，这是死路！金八简直是故意要收拾我。
〔中门呀然响。〕

潘月亭 （心惊肉跳）谁？谁？

李石清 还是我，经理。自作聪明的坏蛋又来了。

潘月亭 你来——你又来干什么？

李石清 我想我们两个人谈谈比三个人要痛快一点。

潘月亭 你还要谈什么？

李石清 不谈什么，三等货来看看头等货现在怎么样了。

潘月亭 （跳起来）混蛋！

李石清 你混蛋！

潘月亭 跟我滚！

李石清 你先跟我滚！（半晌，冷笑）你忘了现在是平等了。

潘月亭 （按下气坐下）你小心，你这样说话，你得小心。

李石清 我不用小心，我家没有一个大钱，我口袋里尽是当票，我用不着小心！

潘月亭 不过你应当小心有人请你吃官司，你这穷光蛋。

李石清 穷光蛋，对了。不过你先看看你自己吧！我的潘经理。我没有债，我没有成千成万的债。我没有人逼着我要钱，我没有眼看着钱到了手，又叫人家抢了走。潘经理，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比一个穷光蛋还不如，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

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耍了，他要你的命。（尖酸地）哦，你是不跟一个自作聪明的坏蛋讲信用的。可是人家愿意跟你讲信用？你不讲信用，人家比你还不讲信用，你以为你聪明，人家比你还要聪明。你骂了我，你挖苦我！你侮辱我，哦，你还瞧不起我！（大声）现在我快活极了！我高兴极了！明天早上我要亲眼看着你的行里要挤兑，我亲眼看着你付不出款来，我还亲眼看着那些十块八块的穷户头，（低声恶意地）也瞧不起你，侮辱你，挖苦你，骂你，咒你，哦，他们要宰了你，吃了你呀！你害了他们！你害了他们！他们要剥你的皮，要挖你的眼睛！你现在只有死，只有死你才对得起他们，只有死，你才逃得了！

潘月亭 （暴躁地敲着桌子）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李石清 我要说，我要说痛痛快快，你这老混蛋，你这天生的狗食，你瞎了眼，昏了头……

潘月亭 （跳了起来）我……我先宰了你再说。（要与李拼命，一把抓着李的头颈正要——）

〔露露跑出。〕

陈露露 月亭，月亭。你让他去吧！

李石清 （他的头颈为潘掐住，挣扎）你杀了我吧！你宰了我吧。可是金八不会饶了你，在门口，……在门口，……

潘月亭 （放下手）在门口，什么？

李石清 在门口黑三等着你。金八叫他来候着你。

潘月亭 为……为什么？

李石清 他怕你跑了，他叫黑三那一帮人跟着你。

陈露露 （半晌，潘垂首）（低声）金八，金八！怎么到处都是他？

潘月亭 （低头）他要逼死我！（忽然对李惨笑）你现在大概可以满意了吧！

李石清 （望望潘，没有说话）

〔电话铃急响。〕

潘月亭 露露，你先替我接一下：这多半是金八的电话。

李石清 让我接。

陈露露 不，不，我接。（已经拿起耳机，李与潘各据左右，二人都紧张地望着她）喂？谁？我是五十二号！我露露啊！哦，什么？

李太太 。……哦……哦……你找石清？石清就在这儿。（回首向李石清）

李太太 由医院打来的电话。（潘颓然坐沙发上）

李石清 （拿起耳机）我石清！你们到了医院了。哦，哦，……小五怎么？（焦急地，和方才不关心的心情恰恰相反）什么？

你再说一遍，我听不清楚……什么？小五断……断……

断了气了？那……（停，发一下愣）那你找医生啊！（痛苦地拍着桌子）找医生啊！不是已经带了钱么？给他们钱！

你给他们钱哪！……什么？他……他在路上死……死的。……（眼泪流下来）哦，……哦，……他在路上叫着我，叫着爸爸……就……就没有气了。（他没有力量再听下去，扔下耳机，

呜咽起来)哦,我的儿子啊!……哦……我的小五啊。(忽然又拿起耳机)我就来!我就来!

〔李石清一边抓起帽子,一边揩着眼泪望了潘一眼,潘也呆呆望了他一眼,李便由中门走出去。〕

陈露露 可怜!月亭,你们这是为什么?

〔远处鸡叫。〕

潘月亭 露露,客走了么?

陈露露 早走了,只有胡四、顾八他们还在这儿。

潘月亭 我难道会有这一天么?露露,你等等,我想跟报馆张先生再商量商量。

陈露露 月亭,你好一点了么?

潘月亭 还好,还好,我去一下,我回头就来看你。

陈露露 你就走了么?

潘月亭 不,我说回头就来的。

陈露露 好,你去吧!

〔潘由中门下。〕

〔远处鸡鸣声,露露走到窗前,缓缓拉开窗幔,天空微露淡蓝色。她望一望,嘘一口气又慢慢踱回来。远远鸡声又鸣,她立在台中望空冥想。〕

陈露露 (低声,忧郁地自己叫自己)露露,天又要亮了。

〔由右门走进了胡四和顾八奶奶。〕

胡 四 烟容满面,一脸油光。他用手揩自己的脸,一面继续地说。

顾八奶奶 崇拜英雄一般头歪歪地望着他。

胡 四 (大概是刚推开烟盘子,香味还留连在口里,咂咂嘴,满意地嘘一口气)这一口烟还不离,真提神!(接说)底下紧接着鼓点。大锣,小锣,一块儿来:八拉达长,八拉达长,八拉达长,长长令长,八拉达,达,达,……(咳嗽,吐一口痰在地上)顾八奶奶好好地又吐痰,你倒好好地跟我说啊。(完全不觉察到露露的心情,得意地)露露,你听,你听胡四跟我说《坐楼杀惜》呢。(卖弄地)这家伙点叫“急急风”。

胡 四 (烟吸多了,嗓音闭塞发哑,但非常有兴味地。翻着白眼)这怎么叫“急急风”,你看你这记性这还学戏呢。

顾八奶奶 (掩饰地)哦,哦,这叫“慢长锤”。

胡 四 去,去,得了吧!这不叫“慢长锤”。算了,算了,你就听家伙点就成了:(重说)八拉达长,八拉达长,八拉达长,长长令长。八拉达!(突停,有声有色,右手向下敲了三下,当作鼓板)达!达!达!(手向下一敲锣)长!(满身做工,满脸的戏,说得飞快)你瞧着,随着家伙点,那“胡子”一甩“髯口”,一皱眉,一瞪眼,全身乱哆嗦。这时家伙点打“叫头”,那“胡子”咬住了银牙,一手指着叫!“贱人哪!

顾八奶奶 什么“贱人贱人”的,我不爱听胡子,我学的是花旦。

胡 四 (藐视)你学花旦?(愣一下)可你也得告诉我是哪一段呀?

顾八奶奶 (仿佛在寻思)就是那一句“忽听得……”什么来着,前面是谁唱着来着:“叫声大姐快开门”的。

胡 四 （卖弄）哦，那容易，那容易！

顾八奶奶 你跟我连做派带唱先来一下。

胡 四 那还难？那还难？胡琴拉四平调：已格弄格里格弄格弄格弄，唱，（摇头摆尾）“叫声大姐快开门！”白口：“大姐，开门来！”

顾八奶奶 我要花旦。

胡 四 别着急！紧接着，掀帘子，上花旦！（自己便扭扭捏捏地拿起手绢扮演起来）台步要轻快，眼睛要灵活，出台口一亮相，吃的是劲儿足！就这样！（非常妩媚而诱惑的样子）已格弄格里格弄格弄格弄，（用逼尖了喉咙）“忽听得，（又用原来的声音）弄格里格弄格弄格弄格弄（浑身做工）门外有人唤，弄格弄里格弄格个弄格……”
〔远处鸡叫。〕

陈露露 你们听，听。

胡 四 什么？

陈露露 鸡叫了！

〔远处鸡再鸣。〕

顾八奶奶 可不是鸡叫了！（忽然望到窗外）哟，天都快亮了。（对胡四）走吧！走吧！快回去睡吧。今天可在这儿玩晚了。

胡 四 （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过我那五百块钱的账怎么办呢？

顾八奶奶 回家就给，我开一张支票叫大丰银行给你。不过——

胡 四 听你的话，下一次我再也不到那个坏女人那里去了。

顾八奶奶 好啦，别在露露面前现眼啦。你快穿衣服，走吧。你明天，哦，你今天不还要到电影厂拍戏去啦么？

胡 四 （应声虫，一嘴的谎）是，是啊，导演说今天我不来，片子就不能拍了。

顾八奶奶 那你就赶快穿衣服，回家睡吧。我今天也跟你一块去电影厂的。

胡 四 （吃了一惊）哦，你，你也……（但先不管这个，于是非常仔细，慢吞吞地穿衣服）

顾八奶奶 （一回转身，向露露，极自满地）露露，现在我告诉你，胡四要成大明星了。眼瞅着要红起来了，公司里说他是个空前绝后的大杰作，要他连演三套片子。过两天，电影杂志就都要登他的相片，大的，那么老大的。说不定也要登我的相片。

陈露露 你的？

顾八奶奶 嗯，我的，我跟胡四的；

顾八奶奶 的，顾八奶奶跟中国头等杰作大明星胡四的。因为（低声，女孩子似地羞怯，不好意思说话出来）我想……我想，我现在还是答应他好。

我想……我想我们后天就……就结婚。你看，露露，那好不好？

陈露露 好，好的很。不过——

顾八奶奶 露露，你跟我当伴娘，一定，一定。

陈露露 （更低）好，好，不过——

顾八奶奶 什么？

陈露露 我问你，你的钱是不是现在是存在大丰银行里？

顾八奶奶 自然是存在那里头。你问这个做什么？

陈露露 不做什么！随便问问。

顾八奶奶 （望着胡四，赞美地）啊！（她把自己的皮包打开，拿出粉盒，正预备擦粉，忽然看见那药瓶）露露，你看我，我现在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拿出药瓶）谢谢你，这安眠药还是还给你，我不用了。

陈露露 谢谢你，（接过来）我正想跟你要回来呢。

顾八奶奶 好极了，还是你拿去用吧。

胡 四 （穿好衣服）走吧，走吧！

顾八奶奶 不，我还得擦点粉呢。

胡 四 （一把拉住她）得了吧，天快亮了，谁还看你？走吧，走吧！
〔拉着顾八奶奶向中门走。〕

顾八奶奶 （得意地，对露露）你看我这个活祖宗！（被胡四拉了两步）再见啊！

胡 四 露露，再见。

〔胡四把帽子戴好，向下一捺，与顾八奶奶一齐由中门走〔露露一个人走到窗前，打开窗户，静默中望见对面房屋的轮廓逐渐由黑暗中爬出来，一切都和第一幕一般，外面的氛围很美，很幽静又很凄凉，老远隐隐又听得见工厂哀悼似的汽笛声，夹杂着自市场传来一两声辽远的鸡鸣，是太阳还未升出的黎明时光。〕

〔中门敲门声。〕

陈露露 （未回头）进来吧。

〔阿根由中门进，微微打了一个呵欠。〕

陈露露 （没有转身）月亭，怎么样？有点办法没有？

阿 根 小姐。

陈露露 （回转身）哦，是你。

阿 根 四爷叫我过来说，他不来了。

陈露露 哦。

阿 根 他说怕这一两天都不能来了。

陈露露 是，我知道。

阿 根 他叫我跟您说，叫您好好保重，多多养自己的病，叫您以后凡事要小心点，爱护自己，他说……

陈露露 哦，我明白，他说不能再来看我了。

阿 根 嗯，嗯，是的。不过，小姐，您为什么偏要得罪潘四爷这么有钱的人呢？……您得罪一个金八还不够，您还要——

陈露露 （摇头）你不明白，我没有得罪他。

阿 根 那么，我刚才把您欠的账条顺手交给他老人家，四爷只是摇头，叹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陈露露 唉，你为什么又把账单给他看呢？

阿 根 可是，小姐，今天的账是非还不可的，他们说闹到天也得还！一共两千五百元，少一个铜子也不行！您自己又好个面子，不愿跟人家吵啊闹啊地打官司上堂。您说这钱现在不从四爷

身上想法子，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

陈露露

(冥想)也许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阿根

那就看您这几个钟头的本事吧。我阿根实在不能再替您挡这门账了。

陈露露

(拿起安眠药瓶，紧紧地握着)好，你去吧。

〔阿根正由中门下，右门有人乱敲门，嚷着“开门，快开门”。

阿根

跑到右门，推开门，张乔治满脸的汗跑出来。

张乔治

(心神恍惚地)怎么，你们把门锁上做什么？

阿根

(笑)没有锁，谁锁了？

张乔治

(摸着心)露露，我做了一个梦，I dreamed a dream，哦，可怕，可怕极了，啊，Terrible! Terrible! 啊，我梦见这一楼满是鬼，乱跳乱蹦，楼梯，饭厅，床，沙发底下，桌子上面，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膊，活人的大腿，又笑又闹，拿着人的脑袋壳丢过来，扔过去，嘎嘎地乱叫。忽然哄地一声，地下起了一个雷，这个大楼塌了，你压在底下，我压在底下，许许多多人都压在底下。……

〔阿根由中门下。

陈露露

Georgy，你方才干什么去啦？

张乔治

我睡觉啦。

陈露露

你没有走？

张乔治

噢，我走了，你现在还看得见我？我喝得太多了，我在那屋墙犄角一个沙发睡着了，你们就没有瞧见我，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Oh, Terrible! Terrible! 简直地可怕极了。

陈露露

方才你喝了不少的酒。

张乔治

对了，一点也不错，我喝得太多了，神经乱了，我才做这么一个噩梦。(打了一个呵欠)我累了，我要回去了。哦，(忽然提起精神来)我告诉你一件事……

陈露露

不，我现在求求……求你一件事。

张乔治

你说吧。你说的话没有不成的。

陈露露

有一个人，……要……要跟我借三千块钱。

张乔治

哦，哦。

陈露露

我现在手下没有这些钱借给他。

张乔治

哦，哦。

陈露露

Georgy，你能不能设法代我弄三千块钱借给这个人？

张乔治

那……那……就当要……另作别论了。我这个人向来是大方的。不过也要看谁？你的朋友我不能借，因为……

因为我心里忌妒他。不过要象你这样聪明的人要借这么有限几个钱花花，那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陈露露

(勉强地)好！好！你就当做我亲自向你借的吧。

张乔治

你？露露要跟我借钱？跟张乔治借钱？

陈露露

嗯，为什么不呢？

张乔治

得了，这我绝对不相信的。露露会要这么几个钱用，No, No, I can never believe it! 这我是绝不相信的。你这是故意跟我开玩笑。(大笑)你真会开玩笑，露露会跟我借钱，

而且跟我借这么一点点的钱。啊，小露露，你真聪明，真会说笑话，世界上没有再象你这么聪明的人。好了，再见了。

（拿起帽子）

陈露露 好，再见。（微笑）你倒是非常聪明的。

张乔治 谢谢！谢谢！（走到门口）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告诉你，到了后来，我实在缠不过她，我还是答应她了。我想，我们想明天就去结婚。不过，我说过，我是一定要你当伴娘的。

陈露露 要我当伴娘？

张乔治 自然是你，除了你找不着第二个合适的人。

陈露露 是的，我知道。好，再见。

张乔治 好，再见。就这么办，Goodnight！哦！Good, morning！我的小露露。

〔乔治挥挥手由中门走出。〕

〔晨光渐渐由窗户透进来，日影先只射在屋檐上。露露把门关好，走到中间的桌旁坐下，愣一下，她立起走了两步，怜惜地望望屋内的陈设。她又走到沙发的小几旁，拿起酒瓶，倒酒。尽量地喝了几口。她立在沙发前发愣。〕

〔中门呀地开了，阿根进。〕

陈露露 （低哑的声音）你来干什么？

阿 根 天亮了，太阳都出来了，您还不睡觉？

陈露露 是，我知道。

阿 根 您不要打点豆浆喝了再睡么？

陈露露 不，我不要，你去吧。

阿 根 （由身上取出一卷账条）小姐！这……这是今天要还的那些账条，我……我搁在这里，您先合计合计。（把账条放在中间的桌子上）

陈露露 好！你搁在那儿吧。

阿 根 您不要什么东西啦？

陈露露 （摇摇头）

〔阿根背着露露很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由中门走出。〕

〔露露把酒喝尽，放下酒杯。走到中桌前慢慢翻着账条，看完了一张就扔在地下，桌前满铺着是乱账条。〕

陈露露 （嘘出一口气）嗯。

〔她由桌上拿起安眠药瓶，走到窗前的沙发，拔开塞，一片两片地倒出来。她不自主地停住了，她颓然跌在沙发上，愣愣地坐着。她抬头。在沙发左边一个立柜的穿衣镜里发现了自己，立起来，走到镜子前。〕

陈露露 （左右前后看了看里面一个美丽的妇人，又慢慢正对着镜子，摇摇头，叹气，凄然地）生得不算太难看吧。（停一下）人不算得太老吧。可是……（很悠长地嘘出一口气。她不忍再看了，她慢慢又踱到中桌前，一片一片由药瓶数出来，脸上带着微笑，声音和态度仿佛自己是个失了父母的小女孩子，一个人在墙角落的小天井里，用几个小糖球自己哄着自己，极甜蜜地而又极凄楚地怜惜着自己）一片，两片，三片，四

片，五片，六片，七片，八片，九片，十片。（她紧紧地握着那十片东西，剩下的空瓶当啷一声丢在痰盂里。她把胳膊平放桌面，长长伸出去，望着前面，微微点着头，哀伤地）这一么一年一轻，这一么一美，这一么一（眼泪悄然流下来。她振起精神，立起来，拿起茶杯，背过脸，一口，两口，把药很爽快地咽下去）

〔这时阳光渐渐射过来，照在什物狼藉的地板上。天空非常明亮，外面打地基的小工们早聚集在一起，迎着阳光由远处“哼哼唷，哼哼唷”地又以整齐严肃的步伐迈到楼前。木夯一排一排地砸在土里，沉重的石礮落下，发出闷塞的回声，随着深沉的“哼哼唷，哼哼唷”的呼声是做工的人们战士似地那样整齐的脚步。他们还没有开始“叫号”。

陈露露（扔下杯子，凝听外面的木夯声，她挺起胸走到窗前，拉开帘幕，阳光照着她的脸。她望着外面，低声地）“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她吸进一口凉气，打了个寒战，她回转头来）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她忽然关上灯又把窗帘都拉拢，屋内陡然暗下来，只帘幕缝隙间透出一两道阳光颤动着。她捶着胸，仿佛胸际有些痛苦窒塞。她拿起沙发上那本《日出》，躺在沙发上，正要安静地读下去——

〔很远，很远小工们隐约唱起了夯歌——唱的是《轴号》。但听不清楚歌词。

〔外面方达生的声音：竹均！竹均！（声音走到门前。她慌忙放下书本，立起来，走到门前，知道是他。四面望望，立刻把桌上的账条拾起，团在手里，又拿起那本《日出》，匆促地走进左面卧室，她的脚步已经显得一点迟钝，进了门就锁好。

〔外面方达生：（低声）竹均！竹均！你屋里没有人吧。竹均！竹均！我要走啦！（没有人应）竹均，那我就进来啦。（外面有一两声麻雀）

〔方达生推门进。

方达生（左右望）竹均！我告诉你——（忽察觉屋里很黑，他走到窗前把幕帷又拉开，阳光射满了一屋子。雀声吱吱地唱着）真奇怪，你为什么不让太阳进来。（他走到左面卧室门前）竹均，你听我一句，你这么下去，一定是一条死路，你听我一句，要你还是跟我走，不要再跟他们混，好不好？你看，（指窗外）外面是太阳，是春天。

〔这时小工们渐唱渐近，他们用下面的腔调在唱着“日出啊东来呀，满天（地）大红（来吧）……”

方达生（敲门）你听！你听（狂喜地）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你跟我来，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八拚一拚，我们还可以——（觉得里面不肯理他）竹均，你为什么不理我？（低低敲着门）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他回转身，叹一口气）你太聪明，你不肯做我这样的傻事。（陡然振作起来）好了，我只好先走了，竹均，我们再见。〔里面还是不答应，

他转过头去听窗外的夯歌，迎着阳光由中门昂首走出去。
〔由外面射进来满屋的太阳，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砸夯的工人们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即“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沉重的石礮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传到观众的耳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屋内渐渐暗下来，窗外仍然光明起来。

——幕徐落——

全剧终

（原载《文季月刊》1936年第1卷1期~4期）

《日出》第三幕附记

写完第三幕便察觉小东西的死太惨，太刺目了。事实是有这样的（看看每天的报纸吧），并且很多。然而为着看戏的人们这末尾的惊吓又怕过了分。我曾经将结尾改成小东西没有死成，过度的恐惧使她鼓不起勇气把头颈伸进那绳套里，终于扑在地上又哀泣起来。这样也许叫“太太小姐们”看着舒服一些。但过后我又念起那些被这一帮野兽们生生逼死的多少“小东西”们，（方法自然各各不同，有些甚至于明明是死了却看来还象活着的）我仿佛觉得她们乞怜的眼睛在黑暗的壁落里灼灼地望着我，我就不得不把太太小姐们的瞧戏问题放在一旁。我求人们睁开眼看看这一段现实，我还是不加变动，留在这里。

这一幕我自认为写得异乎异常拙陋的，而写前材料的收集也确实感到莫大的困难，幸亏我遇见一位爽快的朋友，（在此地我感谢他善意的帮助和同情），他大量地供给我许多珍贵的资料。这一切描写都根据他所述说的北方的情形。第一幕在方达生的口里有“上海”字样，那是一时的笔误，忘记改掉，因为整个这一本戏并没有限定发生在中国某一处商埠里。

出于不得已我用了不知多少幕后的声音帮造这一幕的氛围，这是一个最令导演头痛的难题。如若幸而演出，这些效果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长短、强弱、快慢、各样不同的韵味，远近，每一个声音必须顾到理性的根据，氛围的调和，以及适当的对意义的点醒和着重。果若有人只想打趣，单看出妓院材料的新奇，可以号召观众，便拿来乱炮乱制，我宁肯把这一幕烧成灰烬，诅咒我那一天为什么发生这种狂想，绝不甘心把一个有严肃意义的材料很轻佻地做成太太小姐们的玩意。对着那抱一腔热情来怜悯这些可怜的动物而毫无其他企图的人们，我自然以至诚献上这个剧本，尤其那演翠喜的演员，如若有一天我有这样荣幸，遇见一位有演技天才有真切同情的人来扮演她，我现在预先对她致无限的敬意。

（原载《文季月刊》1936年8月一卷3期）

《日出》跋

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青，我有着一般年青人按捺不住的习性，问题临在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击着自己，如同肚内错投了一副致命的药剂。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边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我羡慕那些有一双透明的慧眼的人，静静地沉思体会这包罗万象的人生，参悟出来个中的道理，我也爱那朴野的耕田大汉，睁大一对孩子似的无邪的眼，健旺得如一条母牛，不深虑地过着纯朴真挚的日子。两种可钦羡的人我都学不成，而自己又不甘于模棱地活下去，于是便如痴如醉地陷在煎灼的火坑里。这种苦闷日深一日，挣扎中，一间屋子锁住了我，偶有所得，就狂喜一阵，以为已经搜寻出一条大道，而过了一刻，静下心，察觉偌大一个问题不是这样避重就轻地凭空解决得了，又不知不觉纠缠在失望的铁网中，解不开，丢不下的。

其实我也想到如《日出》这样浅薄草率的作品不会激起人间的波澜。我想过它将如水草下的鸟影，飘然掠过，在永久的寂寞里消失这短短的生存。然而情感的激动，终久按捺不住了。怀着一腔愤懑，我还是把它写出来，结果里面当然充满了各种荒疏，漏失，和不成熟。发表之后，以为大错已经铸成，便想任它消逝，日后再兢兢业业地写一篇比较看得过去的东西，弥补这次冒失，草率的罪愆。最近，知道了远道的一些前辈忽而对这本窳陋的作品留心起来，而且《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了这作品特辟专栏，加以集体的批评，于是我更加慌张，深深地自怨为什么当时不多费些时日把《日出》多琢磨一下，使它成为比较丰腴精炼的作品呢？如今，只好领下应受的指责了。然而也好，心里倒是欣欣然的，因为，能得到前辈做先生，指点着，评鹭着，不也是一桩可以庆幸的事么？所以这篇文章谈不到什么“答辩”，我愿虚心地领受着关心我的前辈给我的教益。在这里我只是申述我写《日出》的情感上的造因和安排材料方法以及写《日出》时所遇到的事实上的困难。

原谅我一再地提起自己，只有这样我才能理出来乱麻一般的回忆。我说过我不能忍耐，最近我更烦躁不安，积郁时而激动起来使我不能自制地做了多少只图一时快意的幼稚的事情。读了几年书，在人与人之间我又捱过了几年，实在，我也应该学些忍耐与夫长者们所标榜的中庸之道了。但奇怪，我更执拗地恨恶起来，我总是悻悻地念着我这样情意殷殷，妇人般地爱恋着热望着人们，而所得的是无尽的残酷的失望，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子里踱过来，拖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

1936年12月27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73期、1937年1月1日第276期，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茅盾、叶圣陶、巴金、黎烈文、沈从文、朱孟实（朱光潜）、李广田、李影心、杨刚、陈蓝、王朔、李蕤、荒煤、靳以和谢迪克（美国人，当时任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等人关于评论《日出》的文章。当时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是萧乾。

有一丝动静。我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马瓷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黏腻腻的是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划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

这样我挨过许多煎熬的夜晚，于是我读《老子》，读《佛经》，读《圣经》，我读多少那被认为洪水猛兽的书籍。我流着眼泪，赞美着这些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他们怀着悲哀驮负人间的酸辛，为这些不肖的子孙开辟大路。但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这一类的动物。他们偏若充耳无闻，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的凄厉的唤声。他们闭着眼，情愿做地穴里的鼯鼠，避开阳光，鸵鸟似地把头插在愚蠢里。我忍耐不下去了，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蟠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还是年轻，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顾虑得万分周全。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见《商书·汤誓》）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诚如《旧约》那热情的耶利米所呼号的，“我观看地，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感觉到大地震来临前那种“烦躁不安”，我眼看着要地崩山惊，“肥田变为荒地，城邑要被拆毁”，在这种心情下，“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

“然而就这样慌慌张张地开始你的工作么？”我的心在逼问着我。我知道这是笑话，单单在台上举手顿足地嘶喊了一顿是疯狂，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起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起来！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

《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全面。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景后，没有显明地走到面前。我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我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但也只是暗示着。脱了稿，我独自冷静地读了几遍，我的心又追问着我：“哪里是太阳呢？”我的脸热辣辣的，我觉出它在嘲笑我，并且责难我说谎话，用动听的名词来欺骗人，但是我怎样辩白我自己呢？这是一顿不由分解，按下就打的闷棍。我心里有苦，口里不能喊冤。我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相信我说的未来，我也想到应该正面迎去，另写一幕摆开我的主角，那些确实有了太阳的人们。然而我不禁念起《雷雨》，这么一个微弱的生命，这几年所遭受种种的苛待，

又称《尚书》，简称《书》。儒家经典之一。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有《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商书·汤誓》为其中之一篇。

它为人无理地胡乱涂改着，监视着，最近某一些地方又忽然禁演起来……这样一个“无辜”的剧本为一群“无辜”的人们来演，都会惹起一些风波，我又怎肯多说些话再让这些可怜的演员们受些无妄之灾呢？

有一位好心的朋友责问我：“你写得这么罗嗦，日头究竟怎么出来，你并没有提。”我只好一副无赖的口吻告诉他：“你来，一个人到我家里来，我将告诉你在这本戏里太阳是怎么出来的。”他摇摇头，仿佛不信我的诚实，耸耸肩走了！那时我忘记提《日出》里这一点暗示，一丝的光明的希望能够保存下来，也还占了那有夜猫子——就是枭，瞥见它，人便主有灾难的恶鸟——眼睛的人的便宜，他们也许当时正在过《日出》里某一类人的生活，忘记了有一种用了钱必须在“鸡蛋里挑骨头”的工作，不然连这一点点的希望都不容许呈现到我们眼前的。可惜我没有通盘告诉他，至今我总觉得他以为我用遁辞来掩饰自己，暗地骂我有些油滑。

所以，如果读者能够体贴一本戏由写到演出所受的各种苦难，便可立刻明了在这个戏里，方达生不能代表《日出》中的理想人物，正如陈白露不是《日出》中健全的女性。这一男一女，一个傻气，一个聪明，都是所谓的“有心人”。他们痛心疾首地厌恶那腐恶的环境，都想有所反抗。然而白露气馁了，她一个久经风尘的女人，断然地跟着黑夜走了。

方达生，那么一个永在“心里头”活的书呆子，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整日地思索斟酌，长吁短叹，末尾听见大众严肃的工作的声音，忽然欢呼起来，空泛地嚷着要做些事情，以为自己得了救星，又是多么可笑又复可怜的举动！我记得他说过他要“感化”白露，白露笑了笑，没有理他。现在他的想象又燃烧起来，他要做点事业，要改造世界，独力把太阳唤出来，难道我们就轻易相信这个呆子么？倒是白露看得穿，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然而她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长叹一声便“睡”了。这个“我们”有白露，算上方达生，包含了《日出》里所有的在场人物。这是一个腐烂的阶层的崩溃，他们——不幸的黄省三、小东西、翠喜一类的人也做了无辜的牺牲——将沉沉地“睡”下去，随着黑夜消逝，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推演，方达生诚然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书生，但是太阳真会是他的么？哪一个相信他能够担当日出以后重大的责任？谁承认他是《日出》中的英雄？

说到这里，我怕我的幼稚又使我有些偏颇，而技巧的贫弱也许把读音的注意错牵到方达生身上去，因而令人以为这样的男子便是《日出》中有希望的人物。说老实话，《日出》末尾方达生说：“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拚一拚！”原是个讽刺，这讽刺藏在里面，（自然我也许根本没有把它弄显明，不过如果这个吉诃德真地依他所说的老实做下去，聪明的读者会料到他会碰着怎样大的钉子。）讽刺的对象是我自己，是与我有同样书呆子性格，空抱着一腔同情和理想，而实际无补于事的“好心人”。我倒也想过，把方达生夸张一下，写成一个比较可笑的人物，使这讽刺显明些。但我不忍，因为一则方达生究竟与我有些休戚相关，再我也知道有许多勇敢有为的青年，他们确实也与方达生有同样的好心肠，不过他们早已不用叹气，空虚的同情来耗费自己的精力，早已和那帮高唱着夯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在《日出》那一堆“鬼”里就找不着他们。所以可怜的是这帮“无组织无计划”，

满心向善，而充满着一脑子的幻想的傻子。他们看出阳光早晚要照耀地面，并且能预测光明会落在谁的身上，（《日出》331页，方达生：“（狂喜地）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却自己是否能为大家“做一点事”，也为将来的阳光爱惜着，就有些茫茫然。我若是一个理想的观众，——自然假设这个戏很荣幸地遇见一位了解它的导演，不遗余力认真地排出来——演到末尾方达生听不见里面的应声，“转过头去听窗外的夯歌，迎着阳光由中门昂首走出去”，我想落在我心里将是一种落漠的悲哀，为着这渺小的好心人的怜悯，而真使我油然生起希望的还是那浩浩荡荡向前推进的呼声，象征伟大的将来蓬蓬勃勃的生命。

我常纳闷何以我每次写戏总把主要的人物漏掉。《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是就称为“雷雨”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而我总不能明显地添上这个人，于是导演们也仿佛忘掉他。我看几次《雷雨》的演出，我总觉得台上很寂寞的，只有几个人跳进跳出，中间缺少了一点生命，我想大概因为那叫做“雷雨”的好汉没有出场，演出的人们无心中也把他漏掉。同样，在《日出》，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我反而将他疏忽了，他原是《日出》唯一的生机，然而这却怪我，我不得已地故意把他漏了网。写《雷雨》，我不能如旧戏里用一个一手执铁钉，一手举着巨锤，青面红发的雷公，象征《雷雨》中渺茫不可知的神秘，那是技巧上的不允许。写《日出》，我不能使那象征着光明的人们出来，却因为一些有夜猫子眼睛的怪物无昼无夜，眈眈地守在一旁，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我曾经故意叫金八不露面，令他无影无踪，却时时操纵场面上的人物，他代表一种可怕的黑暗势力，但把那些劳作的人们，那拥有光明和生机的，也硬闭在背后，当做陪衬，确实是最令人痛心，一桩无可奈何的安排。我以为这个戏应该再写四幕，或者整个推翻，一切重新积极地写过，着重那些应有光明的人们。却停下想，那有夜猫子眼睛的怪物可能轻易放过我这一着？斟酌再三，我只能采用一个下策，我硬将我们的主角推在背后，而在第二幕这样蹩脚地安排：

“窗外很整齐地传进来小工们打地基的桩歌，由近渐远，掺杂着渐远渐低多少人的步伐和沉重的石块落地的闷塞的声音。……这种声音几乎一直在这一幕从头到尾，如一群合着愤怒的冤魂，抑郁暗塞地哼着，充满了警戒和恐吓”。

在第四幕末尾：

“……天空非常明亮，外面打地基的小工们早聚集在一起，迎着阳光由远处‘哼哼唷，哼哼唷’地又以整齐严肃的步伐迈到楼前。……

“砸夯的人们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日出东来……’沉重的石碓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传到观众的耳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

“屋内渐渐暗淡，窗外更光明起来。”

但是，天，这是多么一个“无可奈何”的收场啊，说我失败，犯了“倒降顶点”的毛病是不冤枉的。

我讲过《日出》并没有写全，确实需要许多开展。我若有一支萧伯纳的锋芒的笔，我该写一篇长序，痛快淋漓地发挥一次，或者在戏里卖弄自己独到的见地，再不然，也可模拟《人与超人》后面 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

的体裁，另辟蹊径，再来饶舌。但我为人向来暗涩，又不大会议论，而最奇怪的，这块“自由土”又仿佛是不准人有舌头的；于是即便见到这本戏种种的弱点，幼稚，我只好闭口无言。唯一的补救方案就是我在《日出》前面赘附着的八段引文，那引文编排的次序都很费些思虑，不容颠倒，偏爱的读者如肯多读两遍，略略体会里面的含义，也许可以发现多少欲说不能的话藏蓄在那几段引文里。

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象戏”了。技巧上，我用的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过后我每读一遍《雷雨》便有点要作呕的感觉。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柴霍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阖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Masha），哀林娜（Irina），阿尔加（Olga）那三个有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那充满了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军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静默中，仿佛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喃喃地低述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也曾经发愤冒了几次险，照猫画虎也临摹几张丑恶的鬼影，但是这企图不但是个显然的失败，更使我忸怩不安的是自命学徒的我摹出那些奇形怪状的文章简直是污辱了这超卓的心灵。我举起火，一字不留地烧成灰烬。我安慰着自己，这样也好。即便写得出来，勉强得到半分神味，我们现在的观众是否肯看仍是问题。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这些在我烧掉了的几篇东西里是没有的。

不过我并没有完全抛弃这个念头，我想脱开了 *La Piece bien faite* 一类戏所笼罩的范围，试探一次新路，哪怕仅仅是一次呢。于是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日出》希望献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因为筛选的题材比较庞大，用几件故事做线索，一两个人物为中心也自然比较烦难。无数的沙砾积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绩。在《日出》里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等的轻重，合起来他们造成了印象的一致。这里正是用着所谓“横断面的描写”，尽可能的，减少些故事的起伏，与夫“起承转合”的手法。墨守章法的人更要觉得“平直板滞”，然而，“画虎不成反类狗”，自己技术上的幼稚也不

英语，革命者手册。

今译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

英语，凑巧剧。

能辞其咎。

但我也应喊声冤枉，如果承认我所试用的写法，（自然，不深刻，不成熟，我应该告罪。）我就有权利要求《日出》的第三幕还须保留在戏里。若认为小东西的一段故事和主要的动作没有多少关联而应割去，那么所谓的“主要的动作”在这出戏一直也并没有。这里，我想起一种用色点点成光影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日出》便是这类多少点子集成的一幅画面，果若《日出》有些微的生动，有一点社会的真实感，那应作为色点的小东西、翠喜、小顺子以及在那地狱里各色各样的人，同样地是构成这一点真实的因子。说是删去第三幕，全戏就变成一个独幕戏；说我为了把一篇独幕戏的材料凑成一个多幕戏，于是不得不插进一个本非必要的第三幕，这罪状加在我身上也似乎有点冤枉。我猜不出在第一、二、四幕里哪一段是绝对必要的，如若不是为了烘托《日出》里面一个主要的观念。为着“剧景始终是在××旅馆的一华丽的休息室内”“删去第三幕就成一个独幕剧”。独幕剧果作如是观，则《群鬼》，《娜拉》都应该称为独幕剧了，因为它们的剧景始终是在一个地方，这样看法，它们也都是独幕剧的材料，而被易卜生苦苦地硬将它们写成两篇多幕剧。我记得希腊悲剧多半是很完全的独幕剧，虽然占的“演出时间”并不短，如《阿加麦农》，《厄狄泼斯皇帝》，他们所用的“剧中时间”是连贯的，所以只要“剧景”在一个地方便可以作为一篇独幕剧来写。在《日出》的“剧中时间”分配，第二幕必与第一幕隔一当口，因为第一幕的黎明，正是那些“鬼”们要睡的时刻，陈白露、方达生、小东西等可以在破晓介绍出来，但把胡四、李石清和其他那许多“到了晚上才活动起来的”“鬼”们也陆续引出台前，那真是不可能的事情。再，那些砸夯的人们的歌，不应重复在两次天明日出的当口，令观众失了末尾那鲜明的印象，但打夯的歌若不早作介绍，冒失地在第四幕终了出声，观众自会觉得突然，于是为着“日出”这没有露面的主角也不得不把第二幕放在傍晚。第四幕的时间的间隔更是必须的，多少事情，如潘月亭公债交易的起落，李石清擢为襄理，小东西久寻不见，胡四混成电影明星，方达生逐渐地转变，……以及黄省三毒杀全家，自杀遇救后的疯狂……处处都必需经过适当的时间才显出这些片段故事的开展。这三幕清楚地划成三个时间的段落，我不知道怎样“割去第三幕”后，“全剧就要变成一篇独幕剧”！“剧景始终在××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是事实，在这种横断面的描写剧本，抽去第三幕似乎也未常不可，但是将这些需要不同时期才能开展的片段故事硬放入一段需用连续的“剧中时间”的独幕剧里，毕竟是很困难的。

话说远了，我说到《日出》里没有绝对的主要动作，也没有绝对主要的人物。

顾八奶奶、胡四与张乔治之流是陪衬，陈白露与潘月亭又何常不是陪衬呢？这些人物并没有什么主宾的关系，只是萍水相逢，凑在一处。他们互为宾主，交相陪衬，而共同烘托出一个主要的角色，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企图，但是我怕我的技术表达不出原意，因而又将读者引入布局紧凑，中心人物，主要动作，这一些观念里，于是毫厘之差，这出戏便在另一种观点下领得它应该受的处分。

这些天我常诧异《雷雨》和《日出》的遭遇，它们总是不得已地受着人们的支解，以前因为戏本的冗长，《雷雨》被斫去了“序曲”和“尾声”，无头无尾，直挺挺一段躯干摆在人们眼前。现在似乎也因为累赘，为着翠喜

这样的角色不易找或者也由于求布局紧凑的原故，《日出》的第三幕又得被删去的命运。这种“挖心”的办法，较之斩头截尾还令人难堪。我想这剧本纵或繁长无味，作戏人的守法似应先求理会，果若一味凭信自己的主见，不肯多体贴作者执笔时的苦心，便率尔删除，这确实是残忍的。

说老实话，《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还略具形态。在那短短的三十五页里，我费的气力较多，时间较久。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并且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 Balzac 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幼，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澹，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而落在地狱的小东西，如果活下去，也就成为“人老珠黄不值钱”的翠喜，正如现在的翠喜也有过小东西一样的青春。这两个人物我用来描述这“人类渣滓”的两个阶段，对那残酷境遇的两种反应。一个小，一个老；一个偷偷走上死的路，（看看报纸吧，随时可以发见这类的事情。）一个如大多数的这类女人，不得已必须活下去。死了的死了，活着的多半要遭翠喜一样的命运，这群人我们不应忘掉，这是在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最需要阳光的。《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如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支解这个剧本，才能把一些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斫掉其余的三幕吧，请演出的人们容许这帮“可怜的动物”在饱食暖衣，有余暇能看戏的先生们面前哀诉一下，使人们睁开自己昏聩的眼，想想人把人逼到什么田地。我将致无限的敬意于那演翠喜的演员，我料想她会有圆熟的演技，丰厚的人生经验，和更深沉的同情，她必和我一样地不忍再把那些动物锁闭在黑暗里，才来担任这个困难的角色。

情感上讲，第三幕确已最贴近我的心的。为着写这一段戏，我遭受了多少折磨，伤害，以至于侮辱。（我不是炫耀，我只是申述请不要删除第三幕的私衷。）我记得严冬的三九天，半夜里我在那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候着两个嗜吸毒品的龌龊乞丐，来教我唱数来宝。约好了，应许了给他们赏钱，大概赏钱许得过多，他们猜疑我是侦缉队之流，他们没有来。我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缩地踟躅到一种“鸡毛店”的地方找他们，似乎因为我访问得太殷勤，被一个有八分酒意罪犯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他蓦地动开手，那一次，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我得了个好教训，我明白以后若再钻进这种地方，必须有人引路，不必冒这类无意义的险，于是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为一个“朋友”瞥见了，给我散布许

英语，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

“鸡毛店”是北方最破烂的下等客店，住在那里的乞丐在冷夜里租不起被盖，只好用鸡毛稻草一类的东西铺在地下睡。——原注

多不于我的无稽的谣言，弄得多少天我无法解释自己。为着这短短三十五页戏，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就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我穿的是多么寒伧一件破旧的衣！）这些回忆有的痛苦，有的可笑，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又一次地经验许多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事实，一字一字地记下来，于是才躲到我那小屋子里，埋下头写那么一点点东西。我恨我没有本领把当时那些细微的感觉记载清楚，有时文字是怎样一件无用的工具。我希望我将来能用一种符号记下那些腔调。每一个音都带着强烈地方的情绪，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耳鼓里，那样充满了生命，有着活人的气息，而奇怪，放在文字里便似咽了气的生物，生生地窒闷死了。结果我知道这一幕戏里毛病一定很多，然而我应该承认没有一个“毛病”不是我经历过而写出来的。这里我苦痛地杀了我在《文季月刊》上刊登的第三幕的附言里那位“供给我材料的大量的朋友”，为着保全第三幕的生命，我只好来自首了。

曾经有人问过我《雷雨》和《日出》哪一本比较好些，我答不出来。我想批评的先生们会定下怎么叫“好”，怎么叫“坏”，找出原则，分成条理；而我一个感情用事，素来不能冷静分析的人，只知道哪一个最令我关心的，比较说，我是喜欢《日出》的，因为它最令我痛苦。我记得，有一位多子的母亲，溺爱其中一个最不孝的儿子，她邻居问她缘故，她说：“旁的孩子都好，这只有他会磨我！”我爱《日出》恐怕也就是这么一个理由吧。全部《日出》材料的收集都令我受了相当的苦难，（固然我不应否认，尽管我尽力忠诚地采集，里面的遗漏和错误依然很多。）而最使我感到烦难的便是第三幕，现在偶尔念起当时写这段戏，多少天那种寝食不安的情况，而目前被人轻轻地删去了。这回忆诚然有着无限的酸楚的。所以，如果有一位同情的导演，看出我写这一段戏的苦衷，而不肯任意把它删去，我希望他切实地注意到这一幕戏的氛围，造成这地狱空气的复杂的效果，以及动作道白相关联的调和与快慢，关于“这些效果”我曾提到它们“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长短，强弱，快慢，各样不同的韵味，远近。每一个声音必须顾到理性的根据，氛围的调和，以及适当的对意义的点醒和着重。”我更申言过：“果若有人只想打趣，单看出妓院材料的新奇，可以号召观众，便拿来胡泡乱制，我宁肯把这一幕立刻烧成灰烬”，不愿这样被人蹂躏。这些话我一直到现在还相信着。在这一幕里我利用在北方妓院一个特殊的处置，叫做“拉帐子”的习惯，用这种方法，把戏台隔成左右两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演出两面的戏。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尝试，我在欧尼尔的戏（如 Dynamo）里看到过，并且知道是成功的。如若演出的人也体贴出个中的妙处，这里面自有许多手法可以运用，有多少地方可以施展演出的聪明，弄得好，和外面的渲染氛围的各种声响打成一片，衬出一种境界奇异的和调是可能的。

朱孟实先生仿佛是一位铁面无私的法官，他那锐利的眼光要刺透我的昏钝不明，他那严正的审问使我无处躲闪。他提出了一个剧作者对于人生世相应该持的态度的问题。他说，写戏有两种态度，一个剧作家究竟“应该很冷静，很酷毒地把人生世相本来面目揭开给人看呢，还是送一点‘打鼓骂曹’式的义气在人生世相中显出一点报应昭彰的道理来，自己心里痛快一场叫听众也痛快一场呢”？孟实先生自己是喜欢第一种，而讨厌戏里面“打鼓骂曹”

欧尼尔，今译为奥尼尔（1888—1953），美国剧作家。《Dynamo》（《发电机》），系奥尼尔的剧作。

式的义气。本来，老老实实写人生最困难，最味永。而把自己放在里面，歪曲事实，故意叫观众喝采，使他们尝到“义愤发泄后的甜蜜”较容易，但也很无聊。舞台上有多少皮相的手法，几种滥用的情绪，如果用得巧，单看这些滥调也可以达到一个肤浅的成功。孟实先生举出几个例子，证明《日出》就用了若干“打鼓骂曹”式的义气来博得一些普通的观众的喝采。他给我指了一条自新之路，他要我以后采取第一种态度。这种诚挚的关心是非常可感的。不过在这里我不想为这些实例辩白。我更愿意注意他所提出的那个颇堪寻味的“根本问题”。写戏的人是否要一点 poetic Justice 来一些善恶报应的玩意，还是（如自然主义的小说家们那样）叫许多恶人吃到脑满肠肥，白头到老，令许多好心人流浪一生，转于沟壑呢，还是都凭机遇，有的恶人就被责罚，有的就泰然逃过，幸福一辈子呢？这种文艺批评的大问题，我一个外行人本无置喙之余地。不过以常识来揣度，想到是非之心人总是有的，因而自有善恶赏罚情感上的甄别，无论智愚贤不肖，进了戏场，着上迷，看见秦桧，便恨得牙痒痒的，恨不立刻一刀将他结果。见了好人就希望他苦尽甘来，终得善报。所以应运而生的大团圆的戏的流行，恐怕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一个诗人甚至于小说家这种善恶赏罚的问题还不关轻重，一个写戏的人便不能不有所斟酌。诗人的诗，一时不得人的了解，可以藏诸名山，俟诸来世，过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说不定掘发出来，逐渐得着大家的崇拜。一个弄戏的人，无论是演员，导演，或者写戏的，便欲立即获有观众，并且是普通的观众。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命”。尽管莎士比亚唱高调，说一个内行人的认识重于一戏院子 ground lings_14900081_0389_1 的称赞，但他也不能不去博取他们的欢心，顾到职业演员们的生活。写戏的人最感觉苦闷而又最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而最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怎样一面会真实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到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戏，常是使一个从事于戏剧的人最头痛的问题。孟实先生仿佛提到“获得观众的同情，对于一个写戏人是个很大的引诱”。（我猜是这个意思，然而如孟实先生那样说，是为着“叫太太小姐们看着舒服些”，便似乎有些挖苦。）其实，岂止是个引诱，简直是迫切的需要。莎剧里，有时便加进些</PGN0389.TXT/PGN>无关宏旨的小丑的打诨，莫里哀戏中也有时塞入毫无关系的趣剧，这些大师为着得到普通观众的欢心，不惜曲意逢迎。做戏的人确实也有许多明知其不可，而又不得已为五斗米折腰的。我说这些话，绝非为自己的作品辩白——如果无意中我已受了这种引诱的迷惑，得到万一营业上的不失败，令目前几个亏本的职业剧团，藉着一本非常幼稚的作品，侥幸地获得一些赢余，再维持下去。这也是一个作者所期望的。中国的话剧运动，方兴未艾，在在需要提携，怎样拥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是颇值得内行的先生们严重讨论的问题，无疑地天才的作家，自然一面拥有大众，一面又把真实犀利地显示个清楚。次一等的人便有些捉襟见肘，招架不来，写成经得演经不得读的东西。不过，万一因才有所限，二者不得兼顾，我希望还是想想中国目前的话剧事业，写一些经得起演的东西，先造出普遍酷爱戏剧的空气，我们虽然愚昧，但我相信我们的子孙会生出天才的。

如若这可以说是我的自白，我的辩解，那么我就得感谢大家已经纵容我

饶舌这许久了。我并不想再在这里唠唠不休；但我应该趁着这机会表白一点感激的心情。

我读了《大公报》文艺栏对于《日出》的集体批评，我想坦白地说几句话。一个作者自然喜欢别人称赞他的文章，可是他也并不一定就害怕人家责难他的作品。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青的作者）痛心的还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作者的自尊心。侥幸遇见了一位好心的编辑，怕冷淡一个年青作者的热诚，请许多前辈出来说话，让《日出》也占一点阳光。更幸运地有这些先进肯为着这一本窳陋不堪的作品耗费他们的精神，这已经够使一个年青人感动的了。读了这些批评文章，使我惊异而感佩的，是每篇文章的公允与诚挚。除了我一两位最好的友人给我无限的鼓励和兄弟般偏爱之外，我知道每篇文章几乎同样地燃烧着一副体贴的心肠。字里行间我觉出他们拿笔的时候是怎样担心一个字下重了，一句话说狠了，会刺痛一个年青人的情感，又怕过分纵容，会忽略应给与作者的指示。这是一座用同情和公正搭成的桥梁，作者不由得伸出一双手，接收通过来的教导。我感谢前面给与教益的孟实先生。

我也感谢茅盾、圣陶、沈从文、黎烈文、荒煤、李蕤、谢迪克、李广田、李影心、杨刚、陈蓝、王朔先生们，他们有的意存鼓励，有的好心指正，都给我无限的兴奋与愉快。最后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

（原载《日出》，1936年11月初版本）

李蕤先生责我对《日出》的人物都有些“过分的护短，即便是鞭打，无意中也是重起轻落。纵放他们躲入无罪中去。”我赞美他的深刻和锐利。《日出》里这些坏蛋，我深深地憎恶他们，却又不自主地怜悯他们的那许多聪明。（如李石清，潘月亭之类。）奇怪的是这两种情绪并行不悖，憎恨的情绪愈高，怜悯他们的心也愈重，究竟他们是玩弄人，还是为人所玩弄呢，写起来，无意中便流露出这种偏袒的态度。目前的社会固然是黑暗，人心却未必今不若古，堕落到若何田地，症结还归在整个制度的腐败，想到这一点，不知不觉又为他们做一些曲宥，轻轻地描淡了他们的责咎。谢迪克先生以一个异邦人那样细心体会这个剧本，并且那样周密而犀利地发挥他的意见，非常使人感佩。他很爽直地提到剧本长，出场繁，对话也多，这些地方都不是没有原由，而说起剧本犯了“重描”（Overemphasis）的毛病，我想也颇有道理，我想起写《雷雨》，为着藤萝架走了电，我描述了四遍，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锣鼓喧天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性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在《日出》恐怕也犯了这种涂而又涂的病，弄不到恰好。荒煤先生说我只“突击了现象”而忘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所以印象模糊，读完之后还有些茫然。透过“现象”来读“现实”，本来是很难的事，不过我不十分明白所指“现实”究竟怎么讲？依我的揣测，那“现实”也许可以用“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点出，因为这戏里一切现象都归根于这句话里。如若说到“现实”是指造成这本戏的原因，那么《日出》这种悲剧的原因果若能由一个剧作者找出来，说出究竟，那未免视一个写戏的人的本领太高了。固然，写这样的戏，有时可以道出个造成剧本所指现象的原因，而有时在各种实际箝制下，也只能描摹由于某种原因推演下来的“现象”。果若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什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

